武俠世界

第37年

16

$18.00

編者話

今期選刊北宮琦先生撰著的「修羅之妖」巨型小說。董春暉原名張不棄，是「天人幫」殺手組織的少山主，棄邪歸正後，以實際行動極力維護江湖正義，然而却妨礙了一批居心叵測的野心家之計謀，因此他們千方百計……北宮琦先生所著的故事，內容清新離奇，情節引人入勝，主人翁一心向善的不屈不撓精神令人敬佩。欲知眞假香香的來由，唯待讀友自己從千頭萬緒之中去尋找。這是一篇好文章，獻給讀友茶餘飯後慢慢的欣賞。

*　*　*

今期續刊讀友熱烈歡迎的中篇「玉釵盟」「俠盜武小郎」，經過增刪之後，更精彩絕倫，故事更深植愛好者的心中，好評不斷，多謝衆多讀友的捧場。

短篇選刊麥浪先生所著的「義薄雲天」，江湖中人，恩怨分明，點滴之恩……

*　*　*

下期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混沌初開宮」，端此預告。

84.8.9.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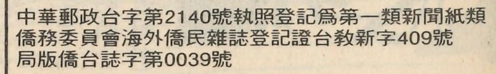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51.00
	一年港幣	$1,10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19.00
	一年港幣	$1,23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3.00
	一年港幣	$1,425.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僑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16期

（總號187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北宮琦•文
可飛•圖

修羅之妖

眞假香香 混淆不清

四五間竹茅屋，依山傍水立在一片竹林之前，茅屋左邊是幾畝菜圃，右邊是一口養魚池，茅屋前面種植了幾圃花草，茅屋四周圍了一圈約比人高的竹籬巴，竹籬巴上爬滿了青翠欲滴的長青籐。

魚池岸邊，排滿了幾株垂柳，垂柳下放置着五六座石墩。

石墩上正坐着一位穿青衫的樸素少婦，她正在一心一意的注視水面上的浮標，希望釣上幾條大魚，招待即將來到的佳客貴賓。

一陣脚步聲從門外傳來，驚動了那少婦，少婦放下了手中垂釣竿，旋轉身形，人已奔了出去，同時，口中還笑嘻嘻的呼喚道：「大哥，你接到了貴賓麼……」

她身形奇快，呼叫聲出口之後，已看清來人並不是她心目中的大哥，而是一個背上背着一個包袱，鬍子業已花白的半百老人，她話聲一斂，柳眉輕挑，頓時隱隱升起了些許的薄怒。

那半百老人，迎目望見那少婦，已先抱起雙拳一禮道：「請問一聲，夫人可是姓林?」

那少婦先是一怔，接道：「你，你……」

接着「哦」了一聲，大喜地叫道：「啊!你不就是郭大叔叔嗎?」

郭大叔郭子青是她娘家的總管，幾年不見，幾乎不認識了。

郭子青老臉生輝，上下打量了少婦一眼，打着顫聲道：「姑娘，姑娘，妳眞是香香姑娘?」

原來這位少婦就是林香香，早年人見人怕的花蝴蝶林香香，想不到現在已經變成了一位賢妻良母。

林香香嫣然一笑，道：「郭大叔，人總有成熟的一天，你說是不是?」

郭子青笑笑道：「妳眞是長大了，老夫人看到了……」臉上的笑容突然一斂，換上了那無比焦慮的神色，用一聲長嘆，打住了未完的語意。

林香香心神一震，急急問道：「我娘怎麼樣了?」

林香香的生活過得非常美滿，這些日子來，她眞忘了遠隔千里外的老娘，這時聽了郭子青的話，心中說不出的內疚，同時，也產生了强烈的孺慕之情，囁嚅的道：「是的，我該回去看看她老人家了。」

郭子青冷冷的說道：「要回去就要快啊!」

林香香聽出郭子青的語氣不對了，怔了一怔，愕然道：「郭大叔，你不遠千里迢迢而來，可是……」

郭子青臉色一緩，嘆聲道：「老夫人危在旦夕，心中掛念姑娘，所以子青日夜趕來請姑娘回去與老夫人見最後一面。」

林香香神色大變道：「她老人家生了甚麼病?」

郭子青答非所問，道：「老夫人命在傾刻，急如星火，請姑娘立刻啟程。」

林香香心急情切，腦中紛亂如痳，失了主意，當下點頭道：「好，我們這就去。」

說着連頭也不回，就向外面走去，走了兩三步，腦海中冷靜了下來，身形一停道：「我現在還不能走，家裏馬上就有客人來，而且我丈夫此刻不在家。」

郭子青點點頭道：「姑娘說得是，不過子青却要爭取時間，急着回去向老夫人覆命，那麼子青告辭了，請姑娘隨後趕來，莫要叫老夫人失望。」匆匆一禮，回身走了出去。

郭子青沒有勸說林香香，却用行動表示了他的意思，當然，他所表示的意思非常之明顯——不滿。

林香香心裏急得要命，見郭子青如此，也就顧不得丈夫和客人了，當下急急叫道：「郭大叔，等一等，待我留幾句話給夫君無我，隨你立刻就走。」

郭子青停身止步，道：「姑娘已是有家室的人，急也不在這片刻之間，等姑爺回來後再走也不遲。」

林香香也顧不得請郭子青入屋去休息，一面急步向屋內走去，一面回話道：「不要緊，留句話給無我就行了。」

她走進屋內，迫不及待的就用指力在桌上寫道：「家母病急垂危，方寸已亂先歸，請速來!」

她回身走出屋外，匆匆的和郭子青走了。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左右，鐵血行者任無我，陪着董春暉一路笑談而來。

董春暉就是從前的「修羅之妖」張不棄，如今他已棄邪歸正，解散了他義父留下的殺手組織「天人幫」，認祖歸宗，用父親金槍大俠董天成留下來的名字改稱董春暉。而後他與副幫主林童一戰，更是轟動江湖。

他們離茅屋還有很遠，便聽鐵血行者任無我大吼大嚷的叫道：「香香，貴客來了，還不快來迎接?」

董春暉笑道：「大哥，你胡嚷甚麼?大嫂說不定還恨着我哩?」

鐵血行者任無我搖頭道：「她從來沒有恨過你，尤其聽說她叔父是自絕死的，她不但不恨你，而且，還非常佩服你的胸襟偉大，光明坦蕩。」

董春暉嘴角泛起了一絲苦笑道：「大哥，有一件秘密，小弟最好

現在告訴你。」

鐵血行者任無我隨之問道：「甚麼秘密？」

董春暉道：「其實林童，就是大嫂的親生父親。」

鐵血行者任無我臉色一肅，搖手道：「你不能向她說明。」

董春暉道：「小弟怎會向大嫂提說此事，祇是小弟不能欺瞞大哥。」

鐵血行者任無我輕嘆一聲道：「多謝你這番心意，這個秘密祇有留待她老了以後，再告訴她了。」

董春暉道：「有時候善意的謊言是必要的，最好不告訴她，讓她永遠不知道的好，也讓她對自己的身世有個美好的回憶。」

鐵血行者任無我沒有再說甚麼，搶先急行兩步，他又叫開了，道：「香妹，香妹……」

一點動靜都沒有，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鐵血行者任無我驚覺的停止了呼叫，向董春暉打了一個手式，身形疾射而起，向屋內衝去。

董春暉心領神會，閃身貼在屋外左側，全神準備應變。

鐵血行者任無我在屋內叫道：「暉弟，你大嫂回娘家去了。」

董春暉心中被人打了一拳似的道：「大嫂不是有意避開我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哈哈大笑，道：「妳大嫂母親病危，所以她聞訊趕回去，怎麼會是要避開你！」

董春暉走進屋內，看到了桌上的指力留字，皺了一皺雙眉道：「事情發生得眞巧！」

鐵血行者任無我愕了一愕，點頭道：「天大的事情，也不該這樣的急如星火。」

董春暉道：「小弟陪你趕到她家中看看如何？」

鐵血行者任無我歉然道：「兄弟，這次太對不起你了。」

董春暉笑道：「知道了你的住處，還怕將來吃不到你一杯酒，走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雖然有了家室，還是不改江湖人的性格，一拍大腿，道：「走！」連大門都不關，就和董春暉走了。

千多里路，鐵血行者任無我和董春暉不多幾天就趕到地頭。

林香香的家遠在安徽丹陽城外，是一座不大不小的莊院，鐵血行者任無我這還是第一次上岳丈家的門，當他報出自己姓名時，立時轟動全莊上下。

老夫人傳命，在花廳後接見他，當時，就把他愕住了，老夫人沒有病，香香難道眞的不願和董春暉見面？

他不敢帶董春暉一同進去，先留董春暉在外廳休息，他獨自去見老夫人。

老夫人很慈祥，身體也健朗得很，鐵血行者任無我以小婿之禮拜見老夫人之後，老夫人笑着問他道：「無我，香兒爲甚麼不同你一齊回家，來看看老娘？」

事情再明顯不過，林香香就根本沒有回來。

鐵血行者任無我不免大吃一驚，急問：「香妹她沒有回來？」

老夫人一怔道：「你是說香兒，先你動身回來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香妹留字先走，小婿是隨後趕來的……也許小婿趕得快，趕到她前面了。」

老夫人一笑道：「你們吵架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沒有，香妹是說妳老人家病了……看來其中祇怕有些不妥。」

老夫人愕然道：「她留書說我病了……」接着環顧左右道：「你們可知道有誰傳過這種訊息給姑娘？」

陪老夫人接見鐵血行者任無我的是四個貼身丫環和一個年約四十左右的中年婦人，老夫人沒有要任無我拜見那中年婦人，鐵血行者任無我無法知道那中年婦人的身份。

這時，那中年婦人起身離座欠身，道：「沒有人傳任何訊息給姑娘。」

夫人神色一凝，道：「香兒不會隨便信人的話，一定有使她相信的理由，春梅，妳看有甚麼理由使她盲目相信？」

那中年婦人名叫春梅，憑鐵血行者任無我的頭腦，不難知道她是甚麼身份了，她一定是老夫人的心腹侍婢，熬到今天，在老夫人面前有了座位。

果然老夫人提到春梅，想起女婿還不認識春梅，當下馬上又指着春梅向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春梅是老身早年的閨伴，賢婿就叫她一聲春姨吧。」

老夫人這樣介紹春梅，只感動得春梅連忙起身搖手道：「不可，不可，姑爺，你就叫我春梅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一面行禮，一面道：「春姨替香妹侍奉娘親，理當受此稱呼，請受小侄一禮。」

春梅慌忙還禮不迭，心中對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尊敬她，又受用又感動。

禮貌過後，春梅沉思了片刻道：「夫人不是江湖人物，平日也沒有什麼信物，要得香姑娘信任，除非是香姑娘熟悉的人親口傳訊，不然，香姑娘她是不會隨便受騙的。」

老夫人點頭道：「妳的話很有道理，妳去查一查，這幾天有什麼

人離莊他去？」

春梅不加思索地搖頭道：「我們莊子裡，這幾年來只有三十八個人了，近來忙，沒有一個人離莊他去。」

這是一個精明的女人，治家的好手，不但回答了老夫人的問話，同時，也向鐵血行者任無我說明了莊中的情形。

老夫人又說道：「香兒又怎麼會這樣糊塗呢？」

任無我心中動了一動，道：「這兩年來，香妹並不知道家中人事變動，如果有離去的老人，去向香妹行騙，香妹就難免要中計受騙了。」

老夫人點頭道：「賢婿想得週到，春梅，妳看那些人能說得動香兒？」

春梅思索了大半天，道：「去年離莊歸去的共有十一個老人，如果眞正能說得動香姑娘的，大約只有前總管郭子青、採購吳天德和馬房許勝天三個人。」

老夫人對春梅的話是言聽計從，當下一點頭道：「不錯，這三個人香兒很尊重他們，如果他們去騙香兒，沒有騙不動的，快派人去找他們三個人回來。」

春梅道：「夫人，他們三個人都離這裡不近啦，如果眞是他們騙了香姑娘，只怕也不會再聽夫人的召喚了。」

老夫人怔一下，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人在人情在，過些日子，我們索性把其他的人也解散了算了。」

春梅曉得這是老夫人的感慨之詞，無需答腔，只陪着長嘆了一口氣，便轉向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姑爺，事不宜遲，我這裡有他們三個人的地址，痲煩你去找找他們，查個水落石出。」

話聲微微一頓，不待鐵血行者任無我說話，接着又解釋道：「近二年來，家中人口減少了不少，留下來的都是普通人手，也沒有能力眞正辦要事的人了，所以，姑爺親自去查是最可靠的。」

鐵血行者任無我情急的站起身來道：「梅姨說得是，小侄這就去找他們三個人去。」

老夫人搖手道：「急也不急在這一時半刻，休息一晚，明天再去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小婿現在片刻難安，還是早去早好。」

春梅含笑道：「姑爺心急，夫人就讓他去吧。」

老夫人又嘆了一口氣道：「孩子，娘沒有好好的款待你，心裡不安得很。」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以後的日子長着呢，小婿和香妹還要好好的來孝敬你老人家啦！」

一個孤獨的老太太，境遇是非常可憐的，任無我當然要挑起這副擔子。

春梅一面將寫好的地址交給任無我，一面接話道：「姑爺能搬回來同住，那是最好不過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鐵定的道：「小婿一定要奉養妳老人家。」

老夫人含笑撇開話題道：「和你同來的那位朋友是誰？」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董春暉，是小婿和香妹最好的朋友，有他插手，香妹的事，妳老人家儘可放心。」

老夫人點頭道：「董春暉，老身認識他，老身也不和他見面了，你替老身致意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想不到老夫人竟知道董春暉的爲人，當然也知道董春暉就是逼死林童的人，當時一陣尷尬，不知如何分說才好。

老夫人對董春暉顯然並無太深的記恨，只是悽然的笑了一笑，道：「孩子，你既然要去，那就去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辭別了老夫人出來了，和董春暉離開了林府，當天又趕了五十多里地，才在客棧住下。

他們兩人計議了一下，決定分頭進行，鐵血行者任無我去找許勝天，董春暉去找吳天德，然後，齊會於郭子青家中，再定行止。

鐵血行者任無我是找人的大行家，何況有明確的地址，可說一找就找了許勝天家中。

許勝天開了一家車行，連同出租的驛馬，生意非常之旺盛，整天忙個不可開交，不但近幾天來沒有離開過家，就半年來都沒有走開半步，完全沒有嫌疑。

鐵血行者任無我馬不停蹄的向郭子青家中奔去，當他看到了郭子青後，先自洩了一半氣，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董春暉身上了。

原來，郭子青回家不久，就生了一場大病，右腿抽筋，還瘸了一條腿，走路都不方便，自然無法去騙香香。

郭子青雖然沒有見過鐵血行者任無我，却早已知道鐵血行者任無我娶了林香香，因此對鐵血行者任無我招待得非常熱誠。

第二天，董春暉接踵而到，他說吳天德更是絲毫沒有可能，因爲他早在一年前就離開了人世，死人自然不能復活去騙林香香。

郭子青對董春暉和任無我又不一樣，他對董春暉打從心底就有着無法抑制的惶悚和恐懼、不安的態度，這種心理完全表露出來。

董春暉乘機安慰郭子青道：「郭大俠，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算

了，誰也不用放在心上，人不是每個人生下來就有清清白白的環境，我的過去，你不會不知道，前時候我解散了天人幫，並沒有爲難任何人，連歪鼻子林正我都給了他退隱的機會，由此你當可瞭解我作事爲人的原則……」

正當董春暉說得郭子青連連點頭、寸心大放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人，向郭子青耳邊說了些話。

只見郭子青臉色立時大變，顧不得有人在場，忽地拜倒在地，哀求道：「董大俠，小老兒眞的洗心革面，改過向善了，請你饒了小老兒全家大小吧。」

董春暉吃了一驚，拉起郭子青說道：「這話從何說起，你一定聽了什麼謠言了。」

目光轉動間，落到了剛才跑來向郭子青耳邊說話的那人臉上。

那人但覺一股寒氣從脚底升起，直透腦門，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冷顫，雙膝一軟跪了下去，也哀告道：「請大俠饒命，小的不是造謠生非的人，實在是傳言太眞實了，小的不得不告訴郭大爺。」

董春暉雙眉一皺道：「什麼傳言，請你照實說來。」

那人跪在地上，也不敢站起來，結結巴巴的道：「大家都說，許勝天和吳天德兩家大小都被兩位大俠殺得鷄犬不留，請大俠饒命，小的……小的……」

董春暉與鐵血行者任無我兩人皆愕然，你望我，我望着你，瞪目張口，半天說不出話來。

最後，還是鐵血行者任無我搖搖頭一嘆道：「郭大俠，我任某人可是有一句說一句，說一句算一句，你放心，我們不會動你全家半根毫毛。」

接着，轉頭向董春暉使了一個眼色道：「兄弟，咱們走了吧！」邁開大步走了出去。

董春暉心中一動，恍然而悟，忖道：「這時他們先入爲主，縱然是說乾了口，也難消除他們心中之疑，大哥這種應付方法倒是不錯。」笑了一笑，隨着鐵血行者任無我身後走出了郭家。

他們兩人一口氣走出了四五十里地，找了一處隱密的地方停了下來，鐵血行者任無我首先發話道：「兄弟，這件事情不簡單了。」

董春暉冷笑一聲道：「準是衝着我小弟而來，哼，我眞後悔，一念之仁，反而給大哥招來這場無妄之災。」

鐵血行者任無我說道：「眞相未明，不要妄下斷語，咱們好好休息一下，晚上再回去看個究竟，如果人家眞要嫁禍我們，今晚他們少不得要用同樣手段對付郭家的。」

董春暉點點頭道：「小弟與大哥有同感。」

鐵血行者任無我哈哈一笑道：「咱們先找點吃的東西，然後調息一下，我倒要看看他們有多大的氣候。」

*　*　*

夜幕低垂之後，鐵血行者任無我和董春暉放腿疾馳，初更未到之前，他們已隱身在郭家的屋脊一隅了。

他估計的一點不錯，二更時分，對面屋脊上先出現了三條黑影。

好大的膽子，那三人落地後，居然朗聲叫道：「郭子青，你出來領死。」

他們膽子雖大，可惜臉上用了面巾，顯見顧忌很多。

郭子青好像有先見之明，聞聲之下，便空着雙手從屋內走了出來，他似乎沒有絲毫反抗的意願，雙膝一軟便跪在地上，哀求道：「子青死有應得，自願束手就死，但求手下留情，饒過子青家小人等，子青死後有知，也感激你們的大德。」

鐵血行者任無我生怕那三人出手就傷了郭子青，枉死無辜，好在他們三人已經現身，不怕他們飛上天去，當下示意董春暉暫時隱身不動，自己發出一陣哈哈朗笑道：「朋友，寃有頭債有主，任某人親自在此，犯不着嫁禍他人了。」

他聲到人到，話聲未了，已伸手一把拉起郭子青，輕輕一送，送回屋中。

那三個幪面人大出意料之外楞了一下，當時沒有答話。

鐵血行者任無我劍眉高挑，虎目之中，精光暴射，冷笑一聲，接着又道：「朋友，該不會不認識我任某人吧？」

其中一人一挺胸道：「認識你任無我又怎樣，老子們敢惹你，就不會把你放在心上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點頭道：「好，好，三位既然不在乎我任某人，就請三位把臉上那勞什子取下來，也讓我任某人，見見你們的廬山眞面目。」

那爲首的冷笑一聲，道：「你有本事，你就自己來取……」

話聲未了，只見任無我人影已動，眞是快如閃電一樣，那人但覺微風一動，臉上已是一涼，而鐵血行者任無我已經回到原處，但手中却已多了一塊黑巾。

那人臉色劇變，全身都發起抖來。

要知，鐵血行者任無我自得一聲雷傳授之後，用功至勤，功力大增，尤其是他鑒於自己身材魁梧，應付小巧工夫吃虧太多，終於對一聲雷所傳的一種「六九」步法，特別

下了一番苦工，練得出神入化，所以，一出手就把對方面巾取了下來。

同時，一舉手之下便震住了那三人，可知鐵血行者任無我有多大的本領。

鐵血行者任無我原就不是無名小卒，這一手到拿來，更顯出他的威風，不由對方不膽戰心驚。

鐵血行者任無我借勢使威，伸手一指另二人道：「兩位自己動手取下臉上幪面巾呢？還是要本人代勞？」

那兩個人顯然也失去了鬥志，聞言之下，各自將面巾取了下來。

那三個人年紀都在四十左右五十不到，看他們太陽穴鼓得老高，顯然都不是普通庸手，只可惜相當怕死，被鐵血行者任無我一招就震住了。

這時，被送回屋內的郭子青又急腿回到了門邊，忽然大叫一聲，道：「任姑爺，子青認識當中爲首那人，他叫血手杜五……」

話聲未了，董春暉已飄身而下，望着血手杜五冷笑了一聲道：「杜五，你可還認識本人？」

董春暉當過天人幫的幫主，歪鼻子林正，都被他逼得收山退隱，其名頭之大，懾人之威，比鐵血行者任無我，又不知大上多少倍，尤其，董春暉自己就是有名的殺手，比血手杜五他們高明得多。

血手杜五見到董春暉當下就打了個冷戰，連最後掙扎的意志都消失了，肅然垂手道：「杜五見過幫主。」

董春暉峻聲的道：「誰是甚麼幫主，小心你的舌頭！」

血手杜五連忙改口道：「是，杜五見過董大俠。」

董春暉冷冷的道：「杜五，你也跟本人混過幾天，可還記得本人臨別贈言？」

血手杜五道：「杜五記得。」

董春暉道：「本人說的是甚麼話，你說來聽聽。」

常言道：「惡人只怕惡人磨。」血手杜五雖然名頭沒有「修羅之妖」大，在職業殺手羣中，也是一個有名有姓的人物。可是，這時，他發不出兇威來，乖乖的答道：「大俠曾說過『天地間最骯髒的是錢，它是由滿手血腥的殺手替人殺人賺來的錢；天地間最可憐的是人，就是見了錢就把命賣給別人的人。』杜五沒有忘記大俠的話……」

董春暉冷笑一聲截口道：「這次作爲，就是你對我的答覆！」

杜五悚然一驚道：「大俠，我們這次可不賺錢。」

董春暉怒聲問道：「那是爲了甚麼？」

血手杜五道：「朋友的義氣。」

董春暉打了一個哈哈，大笑道：「你們也懂得義氣兩字？」

血手杜五道：「這都是你大俠當年的教導。」

董春暉想不到他會說出這種話來，不由楞了一楞，啞然笑道：「好一個朋友義氣，可是你們對我董某人，就太不講朋友義氣了。」

血手杜五道：「杜五實不知此事與董大俠有關，要早知道，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冒犯大俠你的虎威。」

董春暉冷笑一聲道：「你們隨在我們身後，一路狂殺而來，會不知道此事與董某人有關？」

血手杜五急急道：「大俠有所不知，我們這次行動，只管殺人，該甚麼時候殺人，殺甚麼人都另外有人安排，不到動手的時候，事先甚麼都不用費心，也都一無所知。」

董春暉雙眉一皺，道：「此話當眞？」

血手杜五道：「杜五不敢欺騙大俠。」

董春暉臉色一冷，道：「這樣說來，你是越活越回去了，替人殺了人，還不知道自己做的是甚麼事，簡直叫人太笑話了。」

血手杜五被說得滿臉通紅，囁嚅道：「我們也不是全無所知，至少我們知道，我們是在幫甚麼人的忙。」

鐵血行者任無我插口問道：「你們是受了誰的利用？」

這種話董春暉是絕對不會問的，因爲他最知道他們這一行的行規，絕不會將幕後人說出來的，可是，杜五的答話，居然大出董春暉意料之外。

只見血手杜五不加猶豫地便道：「令正夫人。」

鐵血行者任無我張大了眼睛，大叫一聲，道：「甚麼？你是說『花蝴蝶』林香香？」不但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董春暉也同樣的大感意外，現出一臉驚訝之色。

血手杜五道：「在下曾經親受林姑娘面托，絕錯不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可知被你所殺的那些人與林香香的關係嗎？」

血手杜五道：「不清楚。」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們是甚麼時候見到林姑娘的？」

血手杜五默默的計算了一遍，道：「那是半個月以前的事了。」

半個月以前林香香還和鐵血行者任無我廝守在一起，杜五口中的林香香，自然不是林香香本人，而是另有人冒充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哈哈一笑道：「杜五，你這就不老實了，林香香十天前還和在下在一起，如何能

在半個月之前見到你，朋友……」

血手杜五接口道：「杜五說的全是實話，如果有不實的話，問題就在林香香姑娘身上。」

董春暉道：「你們見到的是一個假冒的林香香的姑娘。」

血手杜五頓足說道：「那麼我們上當了！」

董春暉道：「許勝天、吳天德兩家人口，總數在三十以上，他們不能白死，杜五，你說該怎麼辦？」

血手杜五長嘆了一聲，道：「殺人償命，任由董大俠處置。」

董春暉笑了一笑，道：「你們殺了三四十個人，就想一死了之麼？」

血手杜五可知道董春暉的厲害，當下臉色慘變道：「董大俠，我們原是上了人家的當……」

忽然，暗影中有人截口道：「其實林姑娘並沒有欺騙你們，因爲你們所見的，是眞的林姑娘。」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朋友，你終於忍不住現身出來了。」

一點驚訝的意味也沒有，因爲他早已發現了暗中有人。

暗中說話那人，緩步走了出來，是一個四十左右模樣像個讀書的人，他當然不是眞的讀書人，只不過打扮得和讀書人一樣。

董春暉不認識這個膽大包天的人，正要問話時，鐵血行者任無我已先冷笑一聲，道：「百面書生，咱們又見面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雙手抱拳道：「故人別來無恙。」

鐵血行者任無我「哼」了一聲，道：「咱們夠不上朋友，不必客氣。」

百面書生魏無常碰了一個釘子，不以爲意的轉向董春暉，雙手一抱拳道：「兄台想必是近來名動江湖的董春暉董大俠了，在下百面書生魏無常，有幸識荊，還望多多指教。」

董春暉點了一點頭道：「久仰久仰！」

鐵血行者任無我對百面書生魏無常其人印象壞到了極點，非常不客氣地道：「魏無常，你這次可別想倖免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笑嘻嘻地道：「任大俠，在下既不是血洗許、吳兩家的兇手，又不是幕後的主持人，大俠憑甚麼爲難在下？有請明教！」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聽你剛才說話的語氣，雖然不是主謀人，也必是同謀共犯，就憑這一點，本人就該向你討回公道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哈哈大笑道：「任大俠說得有理，看來在下這次是百口莫辯了，只是在下也有一句話請問任大俠，不知任大俠何以自處？」

鐵血行者任無我在冷笑着，沒有答理他！

那白面書生魏無常笑了一笑，接着又道：「林姑娘是我們的頭兒，也是負全部責任的人，我們替她辦事的人，固然幫兇有罪，但林姑娘與大俠乃是連理夫妻，禍福與共的終生伴侶，若說林姑娘有罪，不知你任大俠又該當何罪？」

鐵血行者任無我被他一頓的歪理，說得不知如何作答才好，心裡有氣，氣得鬚髮皆張，却是一籌莫展。

董春暉也看出這位百面書生不是好惹的人物，尤其是那張嘴巴，自忖自己也對付不了，當下臉色一斂道：「這裡不是耍嘴皮的地方，你再耍嘴皮，本人就先撕下你的嘴皮子。」

他邊說，邊移動身形，直向百面書生魏無常走了過去。

在某些地方來說，董春暉是不顧忌別人的觀感的，因此，他比鐵血行者任無我更難惹，更可怕。

百面書生魏無常就是怕蠻幹不講理的人，見董春暉虎虎生威的逼了過來，當時臉色就變了，變得又青又白，一面搖手，一面向後退着，道：「兩國交兵不斬來使，在下有話奉告！」

董春暉忍俊不禁，笑道：「有話就快說吧。」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兩位不是想找林姑娘嗎？」

董春暉道：「正是，她在那裡？」

魏無常道：「她行踪無定，在下說不上來。」

董春暉冷笑了一聲道：「你又要嘴皮子了。」

魏無常忽又忙道：「不，不，在下說的是實話。」

董春暉道：「你一問三不知，算是什麼來使？」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在下帶來信物一件，請任大俠一看，便可以證明在下所言不假。」說着伸手入懷中，取出一支玉釵交給鐵血行者任無我。

鐵血行者任無我接過信物點了一點頭，虎目中的淚水如泉湧般流了下來。

百面書生魏無常正色道：「半月之後，持此玉釵，前往岳陽樓，自有人引領大俠前往會見林姑娘，但要記住，只限大俠獨自一人。」

鐵血行者任無我精神爲之一振，道：「好，在下準時必到。」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至於許、吳兩家被殺之事，自有林姑娘向大俠交代，請大俠先放血手杜五等三人離去。」

鐵血行者任無我望望董春暉一眼，董春暉一點頭道：「冤有頭，債有主，只要有人出面，你帶他們走就是。」

百面書生魏無常轉頭向杜五他們三人揮揮手道：「你們沒事了，走吧！」

詎料，血手杜五搖頭道：「我們不走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一怔道：「你們瘋了不成，還不快滾！」

血手杜五回顧另外兩人道：「兩位兄台請自己作主吧！」

那兩人齊口同聲道：「我們皆爲杜老大馬首是瞻。」

血手杜五一點頭道：「難得兩位兄弟不棄，我杜五多謝了。」

忽然大踏步向前，直到董春暉面前，雙拳一抱道：「杜五一生殺人無數，從來沒有眨過眼皮，更沒有心中留下絲毫歉咎，但，這次血洗許、吳兩家，我杜五不但深自懊悔，同時也覺得窩囊到了極點，我杜五自知罪有應得，不想再逃避了，願接受大俠任何處分。」

百面書生魏無常氣得失去了假裝的斯文，粗魯的大罵道：「杜五，你這狗東西，不講江湖道義，我總有一天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血手杜五反唇罵道：「魏無常，你們玩弄『江湖道義』四個字，總有一天要自食惡果，要不是董大俠在此，老子現在就宰了你。」

董春暉臉色一愠，道：「杜兄，請退向一邊去，不必和他鬥嘴。」

血手杜五一揮手，帶着他們同來的兩個同伴，退到董春暉他們一邊去。

董春暉俊目一射，盯着百面書生魏無常冷峭的道：「你有什麼話說？」

百面書生魏無常神色大變地道：「你要怎的？」他以爲董春暉要向他下毒手，嚇得全身發顫。

董春暉哂然道：「你放心，我沒有忘記『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風範，可是我也不能沒了自己的威風，照例似乎也該給你稍示警戒。」

一語未了，百面書生魏無常大叫道：「董大俠，你是成名人物，名動當今，不能這樣沒有風度，叫天下英雄笑話。」

董春暉笑道：「笑罵由他笑罵，好壞我自爲之，你如果還想多活兩天，閉着你的嘴巴快滾吧！」

他說話中，也不見他如何動手，只見從袖中飛出一道白光，一閃而逝，當他把話說完，百面書生魏無常才覺出有點不對勁了，伸手一摸額頭，他才感掉了一撮頭髮，大叫一聲飛也似的逃之夭夭了。

大家回到郭子青屋裡，血手杜五不安的再次向董春暉請求處決，董春暉臉色一正道：「照說『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不管你有多大的理由，你都要負起這份責任來，可是，我不是許、吳兩家的親屬，無權寬恕你們，但更不是執法官吏，因此，也無權來制裁你們，我只能夠告訴你們，你們和我一樣，是一個血債纍纍的人。」

血手杜五聽來似懂非懂的道：「那我們該怎麼辦？」

董春暉聲音鏘然地道：「還，慢慢的還，用我們的心，用我們的血，一點一滴慢慢的還。」

血手杜五恍然而悟道：「對，這也叫『血債血還』，只要用我們自己的鮮血還。」

董春暉道：「死有重於泰山與輕於鴻毛之別，我們欠了債就不能逃避，雖不能死得重於泰山，但也不能死得輕於鴻毛，至少要死得心安理得，無負死在我們手中的無數冤魂債主。」

血手杜五點頭道：「多謝指教，杜五立志追隨大俠，洗清自己滿手的血腥。」

董春暉笑道：「追隨二字不敢承當，今後我們互策互勵，互慰共勉好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道：「難得杜兄如此明智，在下爲剛才不禮貌而道歉。」

杜五連連揖讓道：「不敢，不敢，是杜某自取其辱。」

鐵血行者任無我朗笑一聲，道：「彼此，彼此，今天任某人高興極了，郭兄，你也得請大家喝兩杯了。」

郭子青應聲道：「子青已準備好了，請姑爺代表子青請客。」

席間，話題少不得還是集中在林香香的身上。董春暉眉峯不展地道：「任大哥，大嫂近來有沒有什麼異狀呢？」

鐵血行者任無我信心十足的道：「兄弟，不要胡思亂想，百面書生魏無常口中的香香，肯定是假的。」

董春暉道：「事情萬一……」

鐵血行者任無我截口道：「什麼『萬一』？」

董春暉道：「萬一出現了『李代桃僵』之事……」

鐵血行者任無我又不讓董春暉把話說完，哈哈一笑道：「兄弟，你看大哥是這樣糊塗的人麼？而且，大嫂也不是那種人。」

董春暉點頭道：「大哥說得是，顯然是小弟多慮了，岳陽之會，爲期不遠，不知大哥有何吩咐？」

對方只約鐵血行者任無我一人獨自前往，因此董春暉有此一問。

鐵血行者任無我沉思了半天，

長嘆了一口氣道：「兄弟，這件事情仔細想起來，只怕不是表面上那樣簡單，暗中少不得還要兄弟你相助支援。」

董春暉道：「小弟正等你吩咐哩。」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咱們在這裡就分手，然後你暗我明和他們周旋，你看如何？」

董春暉點頭道：「正合小弟之意。」

* * *

董春暉與鐵血行者任無我分手之後，血手杜五和他的二位助手胡龍、褚豹，就留在董春暉跟前。

後來，血手杜五又和董春暉計議了一番，血手杜五他們三人決定索性明來明往試探對方的反應，而由董春暉暗中接應。

血手杜五三人明目張膽的向百面書生魏無常表明了態度，又明目張膽的照他們所知的綫索追查，照說必然會遭到無情的殺戮，可是對方竟然相應不理，沒有找他們麻煩。

自然，血手杜五他們追尋的綫索也處處中斷，得不到收穫。

對方如此沉得住氣，更顯出他們不是容易對付的對手，董春暉心中像是壓了塊石頭，沉甸甸的。

十五天的日子過得飛快，鐵血行者任無我如期上了岳陽樓，在茶座叫了一壺茶，憑欄遠眺，耐心等待。

鐵血行者任無我來得很早，等人的滋味把他煎熬得七竅生烟，幾乎難以抑制心頭的怒火的時候，才見一個十三四歲的半大丫頭出現在他的面前，打量了他半天，才問道：「大個子，你是不是叫任無我？」

有人出現了，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心氣已經平伏了一半，對那半大的丫頭的言語無禮，也不放在心上，點一點頭道：「不錯，我就是任無我了。」

那半大的丫頭嫣然一笑，道：「那你是小紅的姑爺了。」接着態度一變，欠身行了一禮。

鐵血行者任無我頗有啼笑皆非之感，站起身道：「我們走吧。」

這時，晚霞也將沉落，湖面上輕輕的拉上了一片薄霧，坐上小艇，駛入湖心。回首再望岳陽樓，已是一片朦朧，看不清楚其眞面目了。

湖面越來越黑了，槳葉打在水面，小艇走得又輕又快，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心潮，隨着湖面水波，一起一伏，忽然，耳際響起一聲：「到了，姑爺請上畫舫。」

鐵血行者任無我一驚醒神，才知道小艇已經靠在一艘華麗的畫舫旁邊了。

畫舫上燈火通明，但却靜悄悄的沒有半點喧嘩之聲。

艙中靜悄悄的等着他的，正是不辭而別的，分手不久的愛妻林香香，迎着他的目光是喜悅中稍微帶了些幽怨。

鐵血行者任無我熱血沸騰，他幾乎忍不住要撲向林香香，以解近月來的相思之苦。

但，他到底不是常人，終於化熱情爲平淡，輕輕的道：「妳這些日可好？」

林香香却沒有鐵血行者任無我那份冷靜，大叫一聲：「大哥……」人便撲到他懷裏去。

鐵血行者任無我在眞僞莫辨之情況下，心慮有詐，暗中移宮過穴，作了萬全的準備。

詎料，林香香並沒有暗算他，可見這位林香香眞是他的愛妻了。

他撫慰着愛妻，拉她並肩坐在一條錦墩上，嘆息一聲道：「香妹，這次可苦了妳，他們沒有虐待妳吧。」

林香香眨着一雙秀目道：「還好，他們沒有難爲我，祇是無法和你連絡，心中急得很，你是怎麼找來的？」

鐵血行者任無我爲了不想林香香的心情不愉快，忽然笑着道：「還不是妳接我來的麼？」

林香香楞了一楞，點頭道：「這樣看來，她眞是沒有惡意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他是誰？」

林香香道：「大哥，你看過兩個音容面貌相同的人沒有？」

鐵血行者任無我心中已知林香香要說甚麼話了，但他不願打斷林香香的興緻，順着她的口氣道：「沒有。」

林香香道：「這裏有一個和小妹長得一模一樣的人，現在我們已經結成姊妹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道：「眞的麼？那妳就請她出來，讓我開開眼界。」

林香香笑着站了起來，點着頭道：「好，不過……」忽然，又低下頭來，似乎有話要告訴他。

鐵血行者任無我當然不再懷疑林香香，可是世事就這樣叫人不可捉摸，他已認爲不可疑的事，居然出了意外，正當他仰起頭來，欲待站起時，林香香忽然伸出一雙玉手，搭在他的肩頭上。

這也是很平常的舉動，而令人有着情意綿綿的悠想。

可是，林香香雙手搭上任無我肩頭之後，任無我便已發覺情形不對，心中一動，還來不及有任何反抗時，兩根鋼針已深深的刺入他的肩井穴內。

那不但是兩根鋼針，而且還是淬毒鋼針，毒性又奇快無比，任你

任無我的本事通天，除了自嘆霉氣之外，也祇有聽天由命。

林香香雙手搭在鐵血行者任無我肩井穴上的雙手，並未因暗算得手而收回去，反而更情深款款的媚笑道：「大哥，你不會怪我吧，我也是不得已啊！」

鐵血行者任無我嘆了一口氣道：「女人心，海樣深，我……唉……」

林香香「噗嗤」一笑，道：「任大俠，你眞是至死都是糊塗蟲，再看看本姑娘可眞是你的香香？」

不必再看，聽她的語氣，她已自己承認她不是林香香了，可是，鐵血行者任無我，還是忍不住要向她臉上望上。

不過，從甚麼角度去衡量，她實在就是林香香，無法找出她與林香香的不同之處。

鐵血行者任無我愕然一笑，道：「妳燒成灰之後，還是林香香，祇有一點，就眞想不到……」

「那一點？」

「妳的心變得比湖上的風雲還快。」

林香香樂得哈哈大笑了起來，說道：「你……」

鐵血行者任無我，接着也冷冷一笑，截口道：「我看出來了，妳笑得有破綻。」

林香香笑聲一收，問道：「甚麼破綻？」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香香縱是開懷大笑，也沒有妳這般的與生俱來的野氣。」

那假林香香收回了雙手，訕訕的道：「這祇是百密一疏罷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一笑道：「祇要妳不是眞的林香香，我就是被妳暗算，心裏也好過得多。」

那假林香香不發一言的轉身出去，過了不久，又進來了一位林香香，這位林香香雖然和前一位穿着一樣，但却比前一位清瘦得多了，臉上罩着一層非常明顯的憂慮。

這不是能夠快樂的時候，從她臉上的憂慮神情看來，她必然是眞的林香香無疑了。

林香香看到鐵血行者任無我之後的眼神，更是黯然了，她輕輕的叫了一聲：「大哥，這都是我連累了你……」她低聲悲泣了起來。

鐵血行者任無我身中暗算，不但提不起勁來，就是想站起來，都無能爲力，祇好輕輕的拍了一下身旁的錦墩，道：「香香，妳坐下來。」

林香香挨在鐵血行者任無我身旁，輕聲問道：「大哥，妳是怎麼看出她的破綻來的？」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沒有，我是唬出來的，想不到她居然經不起考驗，自己先自承認了。」

林香香忍不住的笑了起來，道：「你眞壞。」

鐵血行者任無我嘆了一聲，道：「妳要不是清瘦了許多，我想再見到妳們時，實在分別不出來……」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又道：「妳們長得這樣相像，是不是一母雙生的姊妹？」

林香香道：「我也不太清楚，我個人瞭解，我是獨生女兒，並沒有甚麼姊妹……但……唉……我也糊塗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暗暗忖道：「狡兔三窟，林童暗中也許有很多的家，她竟把自己的父親當作叔父，自然更不會知道林童的眞實情況……」

林香香望着鐵血行者任無我發楞的神態，推了他一下，道：「大哥，你在想甚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收回神思，道：「我在想，你父親也許還有另外一個家。」

林香香點點頭道：「我也這樣懷疑過，可是，找不出事實証明，也祇有懷疑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她姓甚麼？叫甚麼名字？」

林香香搖了一搖頭：「不知道，她一直就把我的姓名當姓名。」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她對我們有甚麼目的？」

林香香道：「她一直沒有透露過半點口風！」

鐵血行者任無我心中一動，忽然道：「香妹，她一定沒有安着好心，爲了防她一點，我們得有個計較。」

林香香問道：「甚麼計較？」

鐵血行者任無我輕聲地在林香香耳邊說了一些話，林香香不住的點頭。

他們隔艙顯然有人暗中監視，當他們聲音小了下來時，另一個林香香已現身出來，笑哈哈的道：「不要咬耳朵了，有甚麼計較，小妹也參加一份好不好？」

鐵血行者任無我目光一轉，看到假林香香的面貌時，倒抽了一下冷氣，甚麼話也說不出來了。

敢情，就這片刻之間，那位假林香香也變得清瘦了起來，清瘦得和他身旁的林香香一模一樣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比較她們兩人一番後，心意也忽然混亂了起來，不敢確定誰是眞誰是假了。

後進來的林香香一笑，道：「有點作難了是不是……不用作難，我老實的告訴你，你身邊的才是你眞的妻子。」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你爲甚麼要說實話？」

眞林香香忽然笑道：「他怕你毛手毛脚呀。」

鐵血行者任無我「啊！」了一聲，臉色頓時變得通紅。

假林香香的臉色也紅了一紅，但，接着便一冷，道：「在稱呼上我們之間也該有個分別，以後，我叫香香，她叫香妹。」

鐵血行者任無我忍着一肚子氣，說道：「現在我們可不可以談談妳的用心和要求呢？」

假林香香點點頭道：「咱們先把話說開了也好。」

假林香香道：「我只問你一句話，你和董春暉眞有過命的交情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不錯，我們的交情很深。」

假林香香道：「你們交往的時間並不長呀！」

鐵血行者任無我冷笑道：「交朋友，貴在知心，妳怎會懂得這些道理。」

假林香香道：「這樣說來，我若是殺了你們，他一定會代你報仇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不會。」

「爲甚麼？」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我們有約在先，所以，你要殺我，最好趁早，否則，我一得到機會，決不輕易的放過你。」

假林香香道：「你是我的妹夫，我再狠心也不能看着我的妹子守寡……」

林香香插嘴道：「甚麼？妳是我的姊姊，別胡說八道了。」

假林香香道：「不信就算了，妳這種妹子呀，實在丟人現眼了。」

林香香反唇相譏道：「我有甚麼不好，至少不像妳這樣，自甘下流，冒認別人的老婆。」女人一發起脾氣來，她就不顧一切了。

假林香香嗤笑了一聲，道：「人家把他看成狗屎，妳却把他當成寶貝，妳甚麼人不好嫁，偏偏要嫁給了他，他……哼……」到了口邊的話，忽然收住不說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心念電轉，憑他的經驗智慧已看出一個大概情形了，當下心中暗自思量，忖道：「這假林香香定然是林童女兒，董春暉想得不錯，確然是衝着他來的，我何不索性把話說明，也看看林香香的反應。」

打定了主意，鐵血行者任無我笑了一聲，道：「妳不說，我替妳說吧，妳是說我是香妹的仇人，是不是？」

假林香香道：「你倒聰明得很。」

林香香愕然問道：「大哥，此話怎麼說？」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如今有人借題發揮生是非，我也不能再不告訴妳了。」

林香香臉現不悅之色，叫了一聲道：「大哥，你有甚麼事瞞着我？」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首先，妳要相信我，過去我並沒有瞞着妳甚麼事，如說我現在要說的事，那也是在妳離開後，董老弟告訴我的，妳能不能相信這一點？」

林香香點頭道：「我相信你，只要你過去沒有騙我，我就不會怪你。」

鐵血行者任無我輕輕嘆息一聲，道：「香妹，妳想過妳叔父也可能就是妳的父親的事沒有？」

林香香一震道：「你是說，我叔父眞是我的父親？」她心裡有過這種想法，所以才發出這種話來。

鐵血行者任無我點點頭，道：「大概錯不了……妳父親臨死時，不希望妳知道這一點，所以，董春暉一直沒有告訴妳，直到最近才告訴我。」

林香香木然地道：「他……他……我父親爲甚麼不讓我知道呢？」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如果我猜得不錯的話，妳父親一定是特別愛護妳，不願意因他遺禍妳們母女。」

林香香淒然道：「我……眞是一個不孝的人了。」

假林香香冷笑一聲道：「妹子，現在，妳甚麼都知道了，妳說，我們該不該替父親報仇？」

林香香和鐵血行者任無我成親以來，爲人行事都有了很大的變化，不像往前那樣，喚風就是風，說雨就是雨，她先望了一望任無我，囁嚅地道：「我……我……不知道！」

她實在打不定主意，所以她無法把話說出。

假林香香氣得跺脚說道：「眞是女心外向，不爭氣的東西！」

鐵血行者任無我冷冷的說道：「三思而行，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則，妳是不是她的姊姊，妳自己都沒有交代淸楚！妳怎能叫她盲目的跟着妳跑？」

假林香香到底沒有結婚，還沒有完全成熟，受不住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刺激，冷笑一聲道：「不錯，我就是她同父異母的姊姊，我叫林楚楚，我娘和香香的娘，也是姊妹，所以，我們長得非常相像。」

接着轉向林香香大聲叫道：「妹子，妳該相信我的話，相信我是妳的姊姊了吧！」

林香香輕輕的叫了一聲：「姊姊！」可是叫過了之後，又沒有下文了。

林楚楚點點頭道：「好，妳知道了我是妳姊姊，妳就要相信姊姊，姊姊絕不會害妳的。」

林香香心情沉重的道：「我想，妳大概眞是我的姊姊。」

林楚楚道：「妳相信我是妳姊姊，那就好了，我們可以携手合作，替我們父親報仇了。」

林香香自與鐵血行者任無我相處以來，對是非觀念，有了很大的改變，很能將心比心，持平判斷，她雖然傷痛父親的死，但却皺着眉頭，嘆了一口氣道：「姊姊，替父親報仇的事，我們還要多想一想，好不好？」

林楚楚道：「父仇不共戴天，替父親報仇，乃是天經地義之事，這又有甚麼可想的……啊！妳可是害怕董春暉的厲害，鬥不過他，這一點，妳可放心，姊姊自有取他小命的手段。」

林香香搖了一搖頭，道：「不，小妹倒不是怕他厲害，而是覺得這件事，非比等閑，不能意氣用事。」

林楚楚黛眉一揚，冷笑了一聲，道：「不要顧左右而言他，直說吧，妳是不是怕因此而失去妳那笨牛丈夫？」

林香香叫了一聲道：「姊姊，妳不能這樣說話。」

鐵血行者任無我微微一笑，道：「沒有關係，我本來就是生得笨，她說得一點不錯。」

林楚楚看出他們夫妻情深義重，不能馬上產生正面衝突，心機靈敏的一動笑道：「看不出，你原來是一條粗中有細的漢子。」

林香香望了鐵血行者任無我一眼，道：「姊姊，這件事，小妹還要請示我娘她老人家一聲。」

林楚楚笑笑道：「這本來就是娘的意思。」

林香香道：「小妹的意思是請示我親生娘親！」

林楚楚道：「我娘說了話，妳娘還有甚麼話說，我娘是姊姊，妳娘是妹妹，妳娘一向就聽我娘的話，不必再拐這個彎子了。」

林香香道：「姊姊的意見是就這樣決定了？」

林楚楚道：「是，就這樣決定了！」

林香香道：「姊姊，小妹想說幾句話，不知妳願不願意聽？」

林楚楚道：「妳是我的妹子，有話妳說吧！」

林香香道：「妳知不知道，父親他老人家並不希望我們替他報仇。」

林楚楚問道：「他老人家親口告訴妳嗎？」

林香香道：「這倒沒有。」

林楚楚冷笑一聲道：「妳既然沒有親耳聽到，又怎樣知他老人家的意思？」

林香香長嘆了一聲，道：「姊姊，妳不見他老人家的種種安排嗎，就說明了他的意思了。」

林楚楚淡淡的道：「我看不出。」

林香香道：「妳我是姊妹，是他老人家的親生骨肉，而我們過去，竟然彼此都不知道，想來世人知道此情的只怕少之又少了，他老人家爲甚麼要這樣做？」

林楚楚截口道：「他高興這樣做，誰管得着？」

林香香接着又道：「他老人家臨終之時，居然不認小妹是他的女兒，妳道這又是爲了甚麼？」

林楚楚道：「妳眞是差勁，這也看不出，他是怕當場的人，斬草除根呀！」

林香香道：「可是在小妹離開之後，他却告訴了董春暉，認了我這個女兒，而且，還要讓董春暉不要讓我知道，妳道這又是爲了甚麼？」

這當然不是怕董春暉斬草除根了，林楚楚啞口無言了半天，蛾眉一揚道：「董春暉的話，妳能相信麼？」

林香香道：「父親他老人家，殺孽滿天下，所樹仇敵車載斗量，不這樣做，那能保得住妳我姊妹的命在，他老人家一片苦心，我們應該體念才是。」

林楚楚道：「就因爲他老人家對我們有着愛護之心，妳我姊妹更應替他老人家報仇才對。」

她反正就是要報仇，林香香搖了一陣頭，不惜苦苦的勸道：「姊姊，我們出面報仇的事一旦傳揚出去，只怕仇未報成，天下找我們報仇的人，已蜂集而來，落個報仇不成反遭仇報了。」

林楚楚黛眉挑了一下，道：「這話說得對，我們雖然不怕別人來報仇，但仇敵太多，總是礙手礙脚，不勝其煩……這樣好了，我們打着替父親報仇的旗號……有了，我們就說董春暉得了先父……不，得了殺手之王林某一處珍藏寶庫，我們要他交出來，修造天下橋路，造福人羣，這樣豈不正反都有利，佔盡了上風。」她的腦筋轉動眞快，說出來的辦法，使鐵血行任無我，先就替董春暉頭痛起來。

林香香暗叫了一聲：「眞是弄巧反拙了！」但她還不死心，接着又道：「姊姊，父親他老人家……」

林楚楚一揮手道：「妳的那套話，我聽夠了，不要再說了，我只問妳，跟不跟着姊姊走？」

林香香雖是心性與往日大是不同，但她並不是一個完全沒有主意和性格的人，過多的忍讓，使她生

出了自然的反抗力，接着臉色一變，道：「我要說『不』呢？」

林楚楚道：「妳只要說半個『不』字，妳就不是父親的女兒，也就不是我的妹子，我就用對付路人的手段對付妳了。」

林香香冷冷的道：「現在我還沒有說『不』字，妳就先把妹夫整治得慘兮兮的，那有半點姊妹之情？」

林楚楚笑道：「妳原來爲了這笨牛丈夫這件事心裡不高興，那好說，只要妳點頭和姊姊携手合作，姊姊馬上就還妳一個生龍活虎的丈夫。」

林香香「哼」了一聲道：「說得好聽。」

鐵血行者任無我忽然插口道：「香妹，她如果能夠說話算數，我們不妨和她談一談。」

林香香泛着一抹疑訝的目光道：「大哥，你……」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誰叫她是妳姊姊呢，我們退讓半步是應該的。」

林香香嬌嗔猛發，嘔氣的道：「你要說你說，我不說。」

林楚楚一笑道：「妹妹，妳這就不對了，常言道『出嫁從夫』，妹夫的話，妳怎可不聽？妹夫，你深明大義，姊姊眞錯看你了，姊姊先向你陪不是，妹夫，你有什麼意見，請說吧！」

別看她年紀不大，倒是很會見風轉舵的呢。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我不願看到妳們姊妹因我而反目，姊姊，妳給我們一段時間先商量一下，好不好？」

林楚楚滿口答應道：「好，好，好，你們先談談好了，姊姊回頭再和你們討論。」轉身退了出去。

林香香橫了任無我一眼道：「大哥，你是怎麼想的？」

任無我苦笑一聲，道：「香妹，妳那裡知道，插在肩井穴上的那兩根銀針，使人比死都難受。」

林香香凄然的道：「大哥，這都是我連累了你。」

任無我道：「她要報仇，站在爲人子女之情來說，不能說不對，所以，我們就幫她了却這番心願吧。」

林香香尖聲叫：「大哥，你……」

鐵血行者任無我向她使了一個眼神，截口道：「妳不要提董春暉，無論怎樣說，他的份量都不能和妳比較，可是妳却不能不顧自己的骨肉親情。」

林香香道：「我還是要聽我娘親的吩咐。」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要是妳娘親點了頭呢？」

林香香道：「那我就沒有話說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我這方面妳儘可放心，我總是會支持妳的。」

林香香說道：「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大聲叫道：「好了，請進來，我們可以重新計較了。」

林楚楚笑吟吟的走進來道：「兩位商量好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差不多了，我們兩個人的意見已經一致了，現在就看大姊妳的了。」

林楚楚道：「只要你們肯合作，什麼話都好說。」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原則上，香妹也不反對替父復仇之事，小弟也願意婦唱夫隨，助妳們一臂之力，不過……」

林楚楚笑道：「有條件是不是？」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這不算是條件，香妹是一個孝女，她不願不聽她娘的話，所以，一定要她娘點頭，她才眞心誠意的和妳合作。」

林楚楚點了一點頭道：「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難事，她要這樣固執，我就將就一點好了，至於你呢？你有什麼要求？」

鐵血行者任無我笑了一笑道：「我想大姊當然不會虧待我，大姊看着辦吧！」

林楚楚一笑道：「你這樣通情達理，倒顯得姊姊小心眼了。」

沉思了片刻，搖了一搖頭，無可奈何地取出一紅一白兩粒藥丸，交給林香香道：「香妹，先把這粒白色藥丸給妹夫服下，然後替他將肩上的金針拔去，將紅色藥丸一分爲二，搽在傷口就沒有事了。」

林香香喜色盎然，接過藥丸，馬上動手，治理任無我的傷勢。

處理好任無我的傷勢，林楚楚吩咐擺上酒席，替任無我接風洗塵壓驚。

尋仇者衆　易容改裝

董春暉眼看鐵血行者任無我被一艘小艇載着駛入夜幕沉沉的洞庭湖，心中一動，也跳上一艘小艇，吩咐落在五十丈外，緊追不放。

湖中夜色加上水霧，五十丈外已是一片漆黑，看不見前面行船，前面的船當然也看不見後面有人尾隨，但董春暉功力深厚，却可以憑藉默察神功，掌握前面船隻的行止方向，可是追了一陣之後，前面的小艇越駛越快，而董春暉乘坐的小船却似強弩之末，越追越慢，越落越後了。

他不催還好，他這一催促，那划船的船夫忽然停下雙槳，嘆了一口氣道：「公子，小老兒實在盡了最大的努力，划不動了。」

董春暉上船時，暗中原有選擇，選的是一個壯漢子，這時聽他自稱小老兒，心中一震，已經知道自己一時大意，中了對方的圈套了。

董春暉聲色不動地道：「老丈，你就多多幫點忙吧，前面船上的人，眼看就有性命之憂了。」

後面船夫索性把雙槳收起，架在船緣喘着氣道：「公子，小老兒實在愛莫能助，半點氣力也沒有了，公子心急，那就請公子幫個力吧！」

董春暉生長在有山有水的地方，並不完全是隻旱鴨子，水上功夫也有兩手，當下微微一笑道：「好吧，你就看看本公子的。」伸手接過雙槳，定好位置，雙臂一用力，兩槳向後一壓，小船便箭也似的飛射出去。

三槳兩槳，約莫追上了二十多丈，董春暉暗暗得意之時，忽然水聲中傳來一聲輕响，接着便覺手中的槳一輕，船勢一緩，便慢了下來。

原來董春暉手中雙槳忽然在這緊要關頭齊皆斷了。

董春暉心裡有數，人家是有意害他，當下忍不住火氣一冒，冷笑了一聲，回頭說道：「老丈，好高明的『隔物傳功』手法。」

後座老人哈哈大笑道：「法眼更是高明，老夫惹不起你，失陪了！」身子向後一翻，水花四濺，便投入水中不見了。

董春暉原想揮手一掌，用劈空掌力將他打傷，可是他念動之下，終於沒有出手。

小船餘勢未盡，緩緩的向前滑了三四丈，終於完全停了下來。

董春暉臨機應變，取出一塊艙板，以掌代刀，略加修整，又成了一支可供使用的小槳，只是這種小槳長度不夠，吃水不深，無法快速行駛。

董春暉祇有搖頭一嘆，掉轉船頭向回程駛去。

船行不久，耳際忽然傳來一陣水响之聲，隱約間四週同時出現了不少黑影向董春暉小船圍堵而來。

董春暉冷笑了一聲，索性把小船停了下來，三二下脫下了衣服，就用那支小槳支在船中，使遠方看來像個人的樣子。然後，一翻身跳入水中向一艘小船潛去。

董春暉目力過人，其實他發現別人的時候，別人並沒有看見他，當來人看到了他的小船時，他已暗暗附在一艘來船後面了。

這些來船都是輕舟快艇，船身狹長，每船五人，一人划槳，四人手執兵刃弓箭，人手配合得有攻有守，倒是內行的安排。

快艇共有八條，遠離董春暉的小船三丈左右，便圍成了一圈，不再前進。

就在董春暉附着的快艇上忽然有人輕笑一聲道：「你看，那小子準是睡着了，一點動靜都沒有。」

另一個人道：「睡着了更好，大家免得多費手脚。」

又有一個人忽然道：「領班有命，要我們過去看看。」

董春暉身子一沉，潛到另一艘快艇後面，當他一露出水面時，只聽得那艘前去察看的快艇上有人大叫一聲道：「那小子不在船上，開溜了呀！」

前面叫聲一起，董春暉附着的那艘快船接着便有人冷冷的吩咐道：「回航，把小船帶走。」

董春暉樂得省力，就附在那快船後面，任由他們駛去。

快艇從大湖之中駛進了一條蘆葦草夾岸的港灣，快艇靠岸之後，一聲吆喝，人都登岸走了。

董春暉從水中起來，只見不遠處有一座大房子，他不慌不忙的把衣服上的水扭乾，然後才一長身形，向那座房子掩去。

祇見屋內亂嘈嘈的，都是一些橫眉怒目殺氣騰騰的漢子，沒有什麼重要的人物。

董春暉眉頭一皺，隱身向內廳裏掩去。

內廳裡坐了七八個人，當中首座一人正是那百面書生魏無常，這時廳正中站着一個漢子，向百面書生魏無常報告剛才圍攻董春暉的經過情形。

董春暉再仔細打量廳中另外五人，那五人中有三個人乃是林童手下助手，另外二人，董春暉從來未見過，不知是何來路，看他們那精光四射的眸子，其功力之高，顯然超過廳中所有的人。

董春暉對全盤情勢作了一個瞭解之後，便靜靜的呆在一旁，伺機採取最有利的措施。

董春暉曾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殺手，一位成功的殺手，除了有殺人本事之外，更要有隨機應變的急智，和靜如泰山的堅忍功夫。

董春暉藝高膽大，更加上他另一方面的修養，使他成爲一位活力與持重兼優的年輕絕頂好手。

那報告圍攻董春暉的漢子言辭雖然略有誇大，但總算並不太離譜，而百面書生魏無常，聽得已是皺眉不已。

那漢子留下董春暉的外衣後，退了下去。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各位再

看看這衣服，想想他可能是甚麼人？這人不但膽子大，而且水中功夫也高人一等，要不他絕不會棄船而去，此人的出現，對我們的壓力非常之大，不能等閒視之。」

董春暉的那件衣服在他們手中傳來傳去，他們各人提出各人自己的看法，幾經研究之下，已把董春暉的身材大小說得不離八九了。

最後，一位林童的助手名叫夜貓子東方亮的忽然大叫一聲道：「不好，一定是少山主找來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一怔道：「甚麼少山主？」

另一位林童的老助手斷命鈎李定道：「東方兄說的就是董春暉。」一時脫口把老關係說了出來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笑了一笑道：「東方兄，你憑甚麼認定這是董春暉的衣服？」

夜貓子東方亮提起那件衣服，指手劃脚的道：「各位看看，這件衣服材料好，手工好，它的主子，一定是位非常講究穿着的人，這種人，在武林之中並不多見，因爲一般武林朋友多半寧願把錢財花在酒色上，而不願意穿一件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好衣服找罪受。」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這種說法很有點理由，但是，祇能縮小範圍，並不能認定他就是董春暉。」

夜貓子東方亮道：「兄弟還有話說哩……這件衣服，看似一件儒服，其實並不是一件眞的儒服，它外形是儒服的樣子，但許多碍手碍脚的地方，都經過非常精良的改變，尤其，這道衣縫和這隻口袋，更非普通儒服所能有的。」

百面書生魏無常點頭道：「除非這條衣縫和這隻口袋是董春暉的習慣，否則，並不能說這衣服就是他的。」

夜貓子東方亮一笑道：「魏兄說對了，這正是他自己設計的衣着，所以準是他，錯不了。」

林童另一位老助手假瞎子張目冷冷的道：「你怎麼知道少山主的習性？」

夜貓子東方亮道：「長話短說吧，總之，我有過一次知道這種情形的機會就是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的眉峯一陣跳動，轉着眼珠子道：「要是他，那就有點痲煩了。」

一位陌生面孔的老者忽然接口道：「你不是說你已經另有安排，派人途中截住他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這還用說，那些沒用的東西當然是失敗了。」

另一位老者道：「那他一定找到林姑娘船上去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可是那邊並沒有警訊號傳來呀！」

那老者又道：「也許他尚在等待時機，所以尚未動手。」

百面書生魏無常點頭道：「石老言之有理，我們該通知林姑娘才是……來人呀！」

應聲走進一條漢子來，魏無常吩咐道：「傳出訊號知會林姑娘，小心董春暉潛入。」

那漢子剛轉身出去，魏無常心中一動，臉上變色的說道：「不好，他隨船到這裏來的可能性更大，我們不可不防。」

百面書生魏無常說得不錯，總算想到了這一點，接着一陣大亂，緊張得不得了。

結果，董春暉的影子都沒有，更沒有出面找他們的痲煩，他們空忙了一陣，却嚇得林童手下三個老人，匆匆交代了幾句話，就離開了這裏。

他們三人也沒有走同一條路，三人走了三條路，各自東西而散。

夜貓子東方亮惦記着岳陽城裏一個中年寡婦，跑得快若閃電，身形如箭。

忽然，半路上他覺得身後多了一個人，猛然一回頭，那人却輕輕的叫了聲：「東方大叔。」

夜貓子東方亮這一來，雙腿可就再也跑不動了，接着勢子猛刹，聲音也打抖顫，道：「原來是少山主，少山主一向可好？」

董春暉笑道：「東方大叔，別忘了，我已經不是少山主了。」

夜貓子東方亮忙又改口道：「是，是，老朽糊塗，忘了公子你的吩咐了。」

董春暉忽然停下脚步道：「東方大叔，我有一句話，想請教你一下！」

東方亮提心吊膽地道：「公子，有甚麼吩咐？」

董春暉道：「聽說大叔在岳陽開了一家糧行，生意非常興隆，可是眞的？」

東方亮道：「這都是公子你的關愛，老朽感激不盡。」

董春暉道：「這樣說來，大叔是很喜歡這種無驚無險的生活了？」

東方亮道：「喜歡極了。」

董春暉臉色一正道：「大叔，那你現在爲甚麼不珍惜你辛苦得來的晚景？」

東方亮猛然一震，道：「我……我……」

董春暉聲音一冷的道：「大叔，你們剛才做過甚麼事？」

夜貓子東方亮背上冒起一股冷氣，雙膝忽然軟弱無力地跪了下來，道：「請公子饒命！」

董春暉發出一股掌風，凌空托起他的身子，道：「我從前遣散你們的時候，說過一句話，你們犯在

我手裏時，可以還有一次機會改過的。」

夜貓子東方亮希冀的道：「公子是說，可以饒過老朽這次過失？」

董春暉道：「我說過的話永遠有效，祇是我饒過你之後，別人能不能饒過你我不知，如果你仍執迷不悟，你在我手中就不會再有另一次機會了。」

東方亮嘆息一聲道：「老朽懂得，可是，老朽……」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我並不要你明目張膽馬上脫離他們，也不在乎你眞刀眞槍對付我，祇要你暗中替我做事，就行了。」

東方亮就怕兩邊不討好，聽了董春暉這樣說，當時暗暗呼了一口氣，道：「老朽但憑公子吩咐！」

董春暉問了東方亮一些話，又吩咐了他一些話，拍了一拍他的肩頭，道：「大叔，多多重托了。」

董春暉飛身離開了東方亮，轉身又向假瞎子張目追去。

假瞎子張目的性格較懶散，很會花錢，却沒有賺錢的本事，當年董春暉至少給了他們每人一萬兩銀子自謀生活，夜貓子東方亮成了大老闆，可是假瞎子張目沒闊到半年，銀子成了別人的，他連半片瓦都沒有置得，最後落得住在來福寺，算是來福寺中的居士。

他有一間靠邊端的房子，房子不大不小，但進出却非常方便，無論是白天和晚上，都保有充份的自由活動。

他離開百面書生魏無常之後，心頭上像是壓上了一大塊石頭。

董春暉來了，不知他知不知道他們三個人的行爲，若要給他知道了，這可令人日夜都睡不着了。

他一面想着心事，一面翻過院牆，跨步進入了自己的小房間。

房間裏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他習慣的伸手去摸桌上的茶油燈，放茶油燈的地方，忽然摸着一隻手，他的手正好送到了那手中，他心中一涼，動也不敢再動了。

祇因爲他心中正念着董春暉，這隻手說不定就是董春暉的手，他心有所忌，那還敢再動。

別人也許不知道董春暉的厲害，他假瞎子張目可知道得太多了。

那隻手並沒有用力，忽然縮回去，同時，一股熱氣呼在他臉上，有人說道：「我們彼此時間不多，不說廢話，我問你，等會兒董春暉來找你，你準備怎麼做？」

對方不是董春暉，假瞎子張目的膽可就壯了起來，冷笑一聲，道：「朋友，你是那條路上的？」

那人道：「那條路都不是。」

假瞎子張目道：「那你何必多管閑事，請吧。」

那人果然走到了門口，借着天然微光，現出一個影子，那影子走到門口，停住身形又道：「如果董春暉問起誰是眞正主持人時，你就說『使君子』好了。」

假瞎子張目心中一凜，暗忖道：「原來他就是眞正的主子！」

接着，聲色皆恭的回答道：「請恕屬下……」

那人哈哈一笑，道：「你會錯意了。我說過，我和你們甚麼關係都沒……」

話聲未了，那影子一淡，便甚麼也沒有了。

假瞎子張目並不是一個祇知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人，腦筋倒很能轉幾個彎，可是現在，他却抓不住重點，楞在那裏，不知道該如何？

「哼！你做了虧心事，心神不安是不是？」

一個似曾相識的聲音在他耳邊响了起來。

「你是甚麼人？」旋身回肘，「倒打金鐘」，雙掌一抖，掌力一吐而出。

掌力輕飄飄的，掠空而過，甚麼東西都沒有沾上。

假瞎子張目大喝一聲，「野戰八方」，展開身形，劈出八八六十四掌……

「哼，你那六十四招追魂掌，唬不倒誰，你還是歇歇吧！」隨着一點火光，照亮了一個人的面貌。

那道火光，就是那個人用火摺子亮起來的，他高擧着火摺子，在假瞎子張目如濤的掌風勁力之中，火苗拉起一尺多高，一點也不受假瞎子張目掌風勁力影响。

別看那人的面貌了，就這份功力上的造詣，也足叫假瞎子張目嚇破了膽，何況，那張臉正是假瞎子張目擔心遇到的人。

他，就是董春暉。

假瞎子張目全身的氣力，似乎突然之間消失了，他虛脫似的雙膝一軟，跪在地上。

他叫了一聲，沒有出聲的「公子」。這是心虛的表現，是否叫出了聲，只怕他自己都不知道。

董春暉拉起假瞎子張目，微笑道：「張大叔，你不認識我了吧！」

假瞎子張目赤紅着一張老臉，訕訕的說道：「剛才老朽不知是公子，要早知道是公子，老朽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向公子無禮。」

董春暉笑道：「大叔，你剛才在想甚麼心事呀？」

假瞎子張目緩過一口氣，定了一定神，道：「想公子你。」

董春暉道：「你想我？」

假瞎子張目道：「公子，老朽有一機密事願向公子稟告，正不知如何向公子聯絡，想不到公子却忽

然出現了眼前。」

董春暉微笑道：「甚麼機密大事？」

張目道：「公子，你可否失落過一件外衣？」

董春暉暗暗忖道：「這人不問自招，莫非別人用心，我可要小心了。」

他心中念動，却是不動聲色的裝出一副驚訝之狀，道：「你怎麼知道的？」

張目細察董春暉眉目之間的反應，料想他並不知道自己的近況，惶悚之情漸漸消失，態度自然的一笑，道：「因爲老朽看到了那件外衣。」

董春暉大叫一聲，道：「你怎樣看到的？」

張目嘆了一口氣道：「說來話長，老朽意志不堅，又和他們搞在一起。」

董春暉又是劍眉一皺，道：「他們……你的意思是……」

張目道：「就是最近和公子你爲敵的那批人呀？」

董春暉一怔道：「他們眞正的目標是我，難道不是鐵血行者任無我他們？」

張目道：「他們只是陪襯的配角，眞正的目標還是公子你。」

董春暉冷然一笑道：「好，我倒要看看他們是那些三頭六臂的人物。」

發過脾氣語氣又緩和了下來，道：「他們以誰爲主？」

假瞎子張目道：「聽說是林香香，但老朽沒有見過她，老朽只見到代她出面的百面書生魏無常。」

董春暉冷笑一聲道：「你就憑了百面書生魏無常一句話和我作對起來？」

張目急急道：「不，老朽那敢和公子作對，老朽實乃情非得已，才和他們虛與委蛇……」

董春暉又是一聲冷笑，道：「情非得已，這句話成了推卸責任的萬應靈丹了？」

假瞎子張目以爲董春暉眞的發脾氣，嚇得臉色一變，道：「公子你有所不知，我們這次不聽公子的話，再作馮婦，實是因爲百面書生魏無常用了『陰陽玉符』，所以，老朽等無法不從。」

董春暉點了一點頭，道：「這樣說來，那就難怪你們……」

到「你們」兩字，董春暉故意一頓，觸動心念地道：「你們，你們，那麼不止你一個人了？」

張目道：「這裡有三個人，除了老朽之外，另有夜貓子東方亮，斷命鈎李定二人。」

董春暉道：「其他還有些甚麼人？」

張目道：「其他的，老朽就不知道了。」

董春暉道：「這裡就由你們三個人負責，那麼在湖中計算我的，也是你們三人的傑作了？」

張目搖手急忙道：「不，不，這都是百面書生魏無常親自安排指揮，我們只是聽命行事。」

董春暉想知道的，已經從夜貓子東方亮知道不少了，他這樣明知故問，一則是印證夜貓子東方亮的話，再則，也就是研判假瞎子張目是否眞情實意。

董春暉接口又道：「湖中圍攻我的人不少，他們是些甚麼人？」

假瞎子張目面對着董春暉就是想說假話，都假不起來，只有老老實實的道：「那些人都是洞庭雙蛟的手下，他們爲甚麼也聽百面書生魏無常的差使，老朽就不十分清楚了。」

張目所說的話雖則是說得很實在，只是，他說話的時候，目光閃爍不定，引起了董春暉的迷惑與懷疑，難道他們早就串連好了，說的並非眞話？不，這種情形不大可能，那麼他的心神爲甚麼這樣不定呢？奇怪。

董春暉放心不下，也不敢輕易信任他了，當下有口無心的拜托了他一番，便轉身欲離去。

當董春暉身形一起，人尚未翻過牆頭之際，張目忽然叫了一聲，道：「公子，請回，老朽另外還有一事相告。」

董春暉回身落地道：「要緊麼？」

張目道：「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老朽聽說，這次和公子作對的人，林香香之後另有主腦人物……」

張目換了一口氣，未見董春暉接口追問，便又說道：「有人說，有一位『使君子』，才是眞正的主腦，只不知確也不確。」

董春暉抬起驚訝的目光，望着假瞎子張目道：「這事非常重要，絕不會空穴來風，你是聽誰說的？」

看來不交代明白，董春暉絕不會放過他。

假瞎子張目雖然被董春暉的眼光鎮得頭皮直發痳，但他心中反而輕鬆了不少，於是，將剛才遇見那人影的事，和盤托出，最後，吁了口氣，道：「剛才，老朽打不定主意，該不該將那人的話說出來，心中一直不安，公子能不能相信，就全看公子的了。」

董春暉總算知道了假瞎子張目爲何心神不安的原因，但那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據張目說：聽那人說話的聲音，年紀應在五十以下，三十以上，同時功力奇高，如此而已。

他到底有甚麼用心呢？他一時也猜不出來了。

董春暉離開假瞎子張目之後，本想再去看看斷命鈎李定，但由於那神秘之人，神秘的消息，把他原有構想完全推翻了，勢非重起爐灶，重新衡量不可。

漫長的黑夜已將過去，天邊已經出現了魚肚白，董春暉可以不睡覺，但是，不能不吃東西，尤其是他優裕的生活習慣，就是早上的早點，也不能過份的馬虎，能有好一點的食物，絕不吃差一點的東西，就是辛苦兩條腿多跑不少路，他也寧願多跑些路，去吃一頓比較可口的東西。

附近只有岳陽的東西最好，所以，他又回頭向岳陽走去。

半路上，迎面飛也似的衝來一個人，董春暉眉頭一舒，攔住那人道：「小狗子，你到那裡去？」

現在的小狗子，已經不是當年的小狗子了，他雖然趕不上他師父鐵血行者任無我般高大魁梧，但也比一般人壯實得多，而且，穿得齊齊整整，顯得更見精神和幹練。

小狗子猛然一剎身子，喜得跳了起來道：「張大哥，哦不，董大哥，能遇上你，這可好了。」

董春暉道：「我想你也應該來了。」

小狗子道：「甚麼該來了，早就該來了，只是……」他皺起了一雙劍眉，搖了搖頭，苦笑了一聲道：「我在路上，上了一個當，才遲來了一步，董大哥，可有我師父的消息？」

董春暉道：「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

小狗子瞪着一雙眼睛，道：「董大哥，幾年不見了，你更會說話了。」

董春暉笑道：「你更是不得了，也會罵人不帶一個髒字了。」

小狗子哈哈大笑起來，笑了一陣，才又憂心忡忡的道：「說實在話，我師父到底是怎樣了？」

董春暉把昨夜的情形說了一遍，接着又道：「眞正的目標既然是我，你師父就不會有甚麼問題，就算你師父將來會有甚麼問題，也是在我失敗之後的事。」

小狗子嘆了一口氣道：「聽說這都是我師娘……」

董春暉截口道：「她不是你師娘，是一個假冒你的師娘的人，你不可錯怪了你師娘。」

小狗子吁了一氣，道：「這就好了。」

董春暉道：「你現在到那裡去？」

小狗子道：「我師父留有信息，找我師父去！」

董春暉道：「你師父明明是被對方賺上了大船，你這樣找得到他嗎？」

小狗子一笑道：「找不到了。」

董春暉又問道：「如果你沒有遇上我呢？」

小狗子道：「我一點也不知道師父上了對方的船，也一定會繼續追下去。」

董春暉道：「於是，你又上了一次當？」

小狗子一怔道：「那我現在該怎麼辦？」

董春暉張目四望，找了一個隱蔽的地方，一拉小狗子道：「走，我們到那邊去想個辦法，對付他們。」

小狗子最後還是與董春暉分道而行，小狗子不知去了那裡，董春暉還是回了岳陽。

回到岳陽正趕上吃早飯的時候，董春暉要的不多，但都是非常精製的食品，精製食品當然比普通粗食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所以，也不是一聲吩咐就會馬上送到。

董春暉倒也不心急，很有耐性的等着。有耐心的人，才能享受到眞正的口福，董春暉很明白這一點。

熱騰騰的美食終於送了上來，那是一個小堂倌送來的。

董春暉挾起了一隻水晶包子，「色香味高明極了，是那位大師父的手藝？我眞捨不得把它吃掉。」說着，把包子又送回盤子裡去。

那堂倌原凝足目光，看着他手中的水晶包子，充滿急不及待的神情，見董春暉把將要到口的水晶包子又送回盤子去，先是一怔，接着一笑道：「公子，儘管請用，如想帶回去，我們還有哩。」

董春暉忽然問道：「小哥，你是初來的吧？」

堂倌一怔道：「公子好利的法眼。」

董春暉笑了一笑道：「我看你除了送菜之外，還有另外一件任務。」

那小堂倌忽然退了一步道：「公子，你在說什麼呀？」

董春暉道：「沒有說什麼。」右手一伸，就抓住了小堂倌一隻手腕。

那小堂倌心理上原已做好了應變的準備，可是董春暉的快，快得叫他縱有準備也來不及走避，就被董春暉扣住了腕脈。

那小堂倌急得掙了一掙，尖聲叫道：「公子，你抓我做什麼？放尊重些！」

那聲尖叫，顯然引起了所有食客的注意，當下便掀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

董春暉沉着的一笑，道：「小

哥，你袖裡那把匕首是做什麼的？」

左手再揮，居然從那小堂倌袖中取出一把藍光閃閃的匕首來。

一把身淬劇毒的匕首，這是鐵一般的証明，急得那小堂倌臉色劇變，差不多要哭了起來，可是腕脈被制，就是哭了起來，也幫不了他的忙。

「什麼事？什麼事？」一個身穿長衫的漢子擠了過來。

董春暉目光一寒，射在來人身上，道：「你是掌櫃的？」

來人被董春暉的眼神罩得氣勢一弱，欠身道：「是，是，在下正是小號的掌櫃，公子有話好說，請放了這不懂事的小子，在下向公子你老陪罪。」

董春暉凝目問道：「這小子眞是你們店中的堂倌？」

那掌櫃連連點頭道：「是，是，他眞是小號的堂倌。」

董春暉只冷笑一聲，左手一拉，揭下了他頭上的帽子，一頭烏雲似的秀髮，立時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她是個大姑娘。」看熱鬧的人，不由得轟了起來。

董春暉臉色一寒道：「掌櫃的，咱們到官衙去說話。」拉着那大姑娘，也帶了那盤包子，便向外走去。

「報官」可是正大不過的理由，誰敢擋他，看熱鬧的人先自一分讓開了一條路。

那掌櫃的一時也沒了主意，楞在當場，不知如何是好。

董春暉却利用這機會，拉着那假堂倌的大姑娘出了店門，一拐彎奔向了湖邊。

一路上居然沒有人出手阻攔他們，也許因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所顧忌之故。

董春暉拉着那大姑娘走的並不是前往官府的道路，那大姑娘心中也是明白，任由董春暉拉着行走。

轉過湖濱，董春暉脚步加快，四週已經沒了人家，那是一片荒野之地。

董春暉鬆手放開了那大姑娘，冷笑一聲道：「姑娘，這裡好說話，妳爲什麼要謀害我？說個理由出來。」

那大姑娘一面搓着自己的手脚，一面悻悻的道：「你該死，所以本姑娘就要你死。」

董春暉笑道：「妳太幼稚了，既沉不住氣，又沒有殺人的經驗，豈能要得我的命？」

話在口中，心中忽然一動，暗忖道：百面書生魏無常是一個多麼狠毒的人物，怎會派出這種經不起世面的人暗算我，莫非這件事另有別因。

董春暉疑念一生，忽然把語氣放得和緩了下來道：「姑娘，妳我素未謀面，妳怎能肯定的說我該死呢？」

那大姑娘道：「我先問你，你是不是『修羅之妖』？」

董春暉暗中一皺眉頭，却搖着頭道：「我不是什麼『修羅之妖』，我是董春暉，姑娘想是認錯人了，既是這樣，在下也不怪責姑娘，姑娘妳請走吧！」

她雖然現在已經不再是『修羅之妖』，但這一定是過去的仇恨，過去給他壓滿了全身的懊惱和悔恨，他當然不能再責怪那姑娘什麼了。

那大姑娘睜着大眼睛，迷惑的道：「你就這樣的放了我？」

董春暉道：「妳要我殺了妳以絕後患？可惜我不是『修羅之妖』，也沒有斬草除根的必要，姑娘得罪了，妳請回去吧！」

那大姑娘沉吟了半天道：「你爲什麼這樣寬宏大量呢？至少你也應該打我一頓，痛駡我一番才是，你說是不是？」

董春暉搖搖頭道：「我不是這樣想，姑娘，妳請走吧，不要胡思亂想。」

那大姑娘道：「不，我不走，除非你給我一個明白答覆。」

董春暉頭痛道：「我肚子餓極了，對不起，妳不走，那麼我就告辭了。」

那大姑娘叫道：「且慢，你肚子餓了，我請客好不好？」

董春暉抱拳道：「不敢領情，告辭了！」身形猛轉，下定了決心，非走不可。

可是，他去的路却被人擋住了。

擋住他去路的人，共有五個人，一個五旬左右的老年人爲首，另外四個人都是精壯的漢子，五人手上都是亮着兵刃，殺氣騰騰的瞪着他。

董春暉一擺手，笑着道：「剛才是一場小誤會，現在已經解釋明白了，沒有事了。」

那爲首的半百老人，冷冷的問道：「貴姓大名如何稱呼？」

董春暉說了自己的姓名，回問道：「請教尊號如何稱呼？」

那半百老人道：「老夫柳中元，他們都是老夫的子侄輩，柳大權、大業、大開、大勇和飄香。」

董春暉雙手抱拳一禮道：「幸會，幸會，在下失陪了。」

柳大業身形一錯，攔住了董春暉道：「請稍留片刻，在下還有話請教。」

董春暉捺住了性子，吸了一口氣道：「兄台有何指教？在下洗耳恭聽。」

老船伕帶領董春暉去見四相先生……

柳大業神色一肅道：「你知不知道有位禪指金環柳中秀的人？」

董春暉點一點頭：「禪指金環柳大俠名動江湖，在下久仰得很，只可惜緣慳一面，未曾識荊。」

禪指金環柳中秀就是死在他的手中，可是董春暉無法直認不諱，因爲他已把私人恩怨昇華到另一個境界，他只能向廣大人們贖罪，而不能爲某一個人作輕如鴻毛的犧牲，所以他只能含糊的回答。

柳大業雙目猛然一瞪道：「沒有見過面？你眞會睜着眼睛說瞎話，老實說，他老人家是不是死在你暗算之下？」

董春暉咬牙搖頭道：「沒有。」

柳大業冷笑一聲道：「你有暗算別人的本事，却沒有擔當的勇氣，算是那門子人物，呸，雜種！」

董春暉氣得雙眼赤紅，臉色青裡帶黑，殺氣陡的衝腦而起，仰天發出一聲長嘯。

嘯聲穿雲裂石，柳氏六口，無不心神大震，血脈賁張，急急運勁抵抗。

董春暉長嘯了片刻，心情平息了不少，見了柳氏一門那種狼狽的情形，知道再長嘯下去，他們可就有罪受了，忙的一斂口，收了嘯聲，再一抱拳道：「對不起，在下實在不知柳大俠之事，失陪了。」

身形微動，掠空而逝，柳氏家族根本不知道董春暉是什麼時候離開的，他們運功抵抗都來不及，那會顧得及董春暉的突然離去。

很久很久，柳氏家族才緩過氣來，可是這時早已失去了董春暉的影子。

柳大業首先頓脚大駡道：「好小子，又給他逃跑了。」

柳飄香對董春暉的看法，似乎有了根本上的改變，接口道：「四哥，也許他眞不是『修羅之妖』，他要是『修羅之妖』那還會有我們的命在嗎？」

柳大業死心眼的道：「他絕對是『修羅之妖』錯不了。」

柳飄香道：「傳言不可盡信，就算他是『修羅之妖』，我們也不能說大伯就是被他殺死的。」

柳大業愕然道：「五妹，妳怎麼啦，怎麼替那小子說起話來了？」

柳飄香道：「我不是替他說話，我說的是事實，想那『修羅之妖』號稱殺手中的殺手，向來殺人不眨眼，要眞是他，我想他不會在乎多殺了我們六個人。」

柳中元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如果他不是兇手，我們還有報仇的希望，他要眞是兇手，我們就永遠沒有報仇的希望了，唉！我們走吧。」他的意志突然消沉下來，

人也突然蒼老了許多。

一陣颯颯風聲，接着人影亂閃，凌空飛瀉下來七條漢子。

這七個人打扮怪異，樣子奇特，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但那下降的身形快速到了極點，落地之後，點塵不揚，就像是原來站在那裏似的。

柳中元輕輕「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中條七煞駕到，想老朽……」

中條七煞落地之後，目光四搜，原沒有打量他們，及至柳中元說了話，七煞才冷冷的道：「你們還不配我兄弟找來，剛才是誰在這裏發嘯？」

柳大業初生之犢，可沒把中條七煞放在眼中，聽大煞目中無人的言語，先自忍耐不住，胸脯一挺，張嘴說了一聲：「你……」

柳中元那能讓他口出不遜，得罪中條七煞，倏然出手點了他的穴道，適時截斷了他惹禍的根源。

即使這樣，中條七煞老大已是雙目一寒，冷冷的問道：「小子你……」

柳中元身向前一橫，抱拳一禮道：「小子是說剛才在這裏發嘯的另有其人，與我們無關。」

七煞「哼！」了一聲，又道：「憑你們，有那個氣候，廢話，快說，那是甚麼人？」

柳中元忍着氣答道：「那是董春暉。」

七煞急急又問道：「他那裏去了？」

柳中元指出方向道：「他就從這個方向離開的……」

七煞一揮手，七條人影，像來時一樣，去得沒了影子。

柳中元搖一搖頭，伸手解了柳大業穴道，道：「大業，你這魯莽的脾氣幾時能改掉。」

柳大業悻悻的道：「怕甚麼？大不了就是一死。」

柳中元肅然的道：「死有重於泰山與輕於鴻毛之別，你這樣不愛惜自己的死了，算是為了甚麼，有甚麼意義？」

柳大業一時語塞，訕訕的道：「他們祇比我們多了一個人，我們就不見得敵不過他們。」

柳中元正色的道：「人貴自知，才能自重，你道你有多大的氣候，憑你們兄妹五人，也難是七煞一人之敵，剩下為父一人，也祇能和二煞打成平手，你想，這個結果將是多麼的不幸，究其原因，就為了你的一時之……」

「好了，好了，事情已經過去了，孩子們也該知道警惕了。」隨着話聲，緩步走出一位五十歲的長袍老人，向着他們立身之處走了過來。

柳中元道：「伍兄，小弟好慚愧。」

伍占奎號稱多臂熊，是江湖上有名的暗器名家，柳氏家族的向董春暉尋仇，就是他送的消息。

伍占奎於是嘆了一口氣，道：「對不起，是小弟估錯了董春暉那小子的功力，走，我們再想別的法子去。」

柳中元望了一望環繞身邊的五個子侄，祇見他們五個人滿臉希冀之色，顯然都不死心，事實上就此頓萌退志，也有不妥，微一猶豫之下，祇好點一點頭，道：「好吧，我們再從長計議，羣策羣力對付他。」

他們默默的隨着多臂熊伍占奎一路行去，剛轉過蘆葦地不遠，祇見中條七煞橫七豎八的倒滿地上，早已氣絕多時了。

四週並沒有留下猛烈的打鬥遺跡，中條七煞除了額前有一個流血不止的小洞，全身却無其他傷痕，甚至所穿衣服還是齊齊整整的，未見絲毫凌亂。

中條七煞號稱武林之狠，都不是好惹的角色，七人同行更是沒有被偷襲的可能，唯一致死之因，就是對手太强，不容他們七人有抗拒的機會，就奪去了他們的性命。

他們七個人看過現場之後，除了直皺着眉頭之外，更是沒有任何人有興趣說話了，就那好强過人、死不輸口氣的柳大業也發現了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這時，他心中的感觸，又勝於任何人。

沒有人表示任何意見，大家心情都沉甸甸的離開了現場。

中條七煞之死，是不值得憐憫的，因為他們實在早就該死了。

* * *

董春暉經過岳陽一鬧，雖然肚子還沒有進飲食，却也不便再回到岳陽去了，因為，那太教人注意了，也太顯眼了。

除了岳陽之外，最近的市鎮是麻塘，董春暉在麻塘出現了，麻塘不錯，也有兩家像樣的館子，董春暉選了一家，叫了幾樣愛吃的小菜，準備吃過飯之後，再作打算。

這幾天的遭遇，使他感到煩惱，接二連三的出現尋仇者，教他應接不暇，又不能掉以輕心。

過去原是他的不是，現在又怎能怪他們聞風前來尋仇搗亂？當然，他也看得出來，這些尋仇者的出現，定是對方對付他的手段之人，但是，這種手段實在困擾和拘束他，使他無法全力和對方周旋。

思潮起伏間，菜餚送上來了，他忘了饑餓，也忘了動筷子。

「堂倌，加一副碗筷來。」一個其貌不揚的矮小個子，大模大樣的在董春暉對面坐了下來，就好像他

是董春暉等候的客人似的。

董春暉皺了一下眉頭，心中暗笑一聲，忖道：「好，我就看看你能有多大的氣候。」

碗筷加來了，那人熟絡的一笑，道：「別想心事了，請吧！」也不管董春暉反應如何，就狠吞虎嚥的大吃大喝起來。

董春暉樂於精食，却不慣狠吞虎嚥，他筷子還沒有動，桌上的菜餚已被那莫名其妙的漢子吃了一大半。

董春暉一賭氣，吩咐道：「堂倌，外加一隻燒雞，四斤牛肉，二斤洞庭春。」

那人哈哈大笑，說道：「要得，夠朋友！」

董春暉冷笑一聲，道：「你可認識我是何許人也？」

那人笑道：「你不就是董老弟，董春暉，你忘了老哥哥，老哥哥吃定了你。」

董春暉一陣納悶，腦海中想不出這樣的朋友來，可是，由於那人一口道出他的姓名，他倒不能不加多一份謹慎了。

酒醉飯飽之後，那漢子一拍肚皮道：「能有你這個朋友，五臟廟可有福了。」轉身走出去了，口中沒帶半個「謝」字。

董春暉沒想到他說走就走，他還要付賬，無法立時追了出去，當他付完賬追出時，那還能找到那人的影子。

董春暉啞然失笑，猛低頭，忽然發現衣襟上多了一角小紙片，取過紙片一看，不由大叫一聲，道：「好小子，你往那裏逃！」身形一長，不理驚世駭俗，飛也似的向鎮外追了出去。

三轉兩轉，追到一條小河前面，蘆葦中忽然揚起一支槳，有人叫道：「請上船。」

董春暉一分蘆葦鑽了進去，點足上了小船，船上船伕正是剛才在館子中吃他喝他的那個人。

董春暉雙拳一抱道：「老丈上下如何稱呼，寵召在下而來，有何指教？」

那人一起雙槳，先把小船划了出去，然後說道：「老夫說一個人，你可知道？」

董春暉道：「你請說吧。」

「四相先生。」

董春暉點頭一笑道：「有勞了。」

洞庭湖濱港汊特別多，橫豎交叉，不是熟習地形的人，稍一失神，就會迷失方向，董春暉坐在小船上也不知轉了多少彎，最後停在一間小房子前面，上岸入屋，四相先生果然坐候佳客。

那接董春暉的人入門便笑道：「老四，這趟差事不錯，好好的打了次牙祭。」

董春暉抱拳道：「春暉見過四相先生。」

四相先生指着那接董春暉的人問董春暉道：「老弟可認識此公？」

此人在四相先生口中以「公」相稱，看來定非等閑之輩，董春暉轉向那人抱拳道：「晚輩有眼不識泰山，有請前輩賜教。」

那人一翻眼道：「老夫沒有名字，不敢高攀尊駕這樣武林新貴。」忽然扭頭走了出去。

董春暉想不到會碰了這種釘子，臉色一紅，訕訕的道：「此公……」

四相先生一笑道：「此公是個怪物，不要放在心上，任他去吧！」

董春暉很想知道那人到底是誰？不覺又問道：「此公……」

四相先生又打斷了他的話頭道：「他自己既然不願意表露身份，那就算了。」

董春暉哈哈一笑，道：「好，好，本來就不相識，又何必再相識？」他笑得很勉强，說得更勉强，那人臨去時的那些話和那種態度，很使董春暉感到難過。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他今天的作為，已經盡了他的最大努力和不少的心血了，想不到還有這樣輕視他的人。

四相先生也看出董春暉大為不快，暗暗嘆息一聲，道：「老弟，我們為人行事，但求無愧我心就算了，不必多想了，我們談談我們的吧！」

董春暉笑了一笑道：「四先生說得是，但不知四先生有何指教？」

四相先生道：「聽說任老弟最近有了麻煩，不知此事究竟如何？」

董春暉道：「他是池魚之殃，受了在下之累，對方眞正的對象其實是我。」

四相先生點了一點頭，道：「這就是了。」

董春暉聽他話中有話，心中一動問道：「四先生你可是別有所聞？」

四相先生道：「不錯，外面有很多傳言，對老弟甚為不利，所以老夫特來相告。」

此老古道熱腸，令人感動，董春暉心中一暖，道：「多謝關注。」

四相先生搖手一笑道：「你這樣說那就見外了，其實老夫又何嘗不是為了自己……唉，老夫有很多朋友也捲進去了。」

董春暉冷笑一聲道：「那是說好人難為了。」

四相先生急急道：「老弟，快不要這麼說，我擔心的就是怕你再

走極端。」

董春暉一笑道：「四先生你過慮了，晚輩立志如山，心堅如鐵，那會如此經不起磨練。」

四相先生長長吁了一口氣，道：「老弟有這種不屈不撓的胸懷，老夫就放心了，不過，有許多事情，常常會令人忍無可忍，終於事出意外，發生不幸的結果。」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四先生的意思，晚輩已知道了，以後晚輩加倍的忍讓就是。」

四相先生道：「光忍並不是善妥之策，老夫有一釜底抽薪之計，不知老弟可願接納？」

董春暉微微一笑，先不作承諾，却問道：「四先生有何釜底抽薪之計？」

四相先生道：「如果老弟能易容改服，暫避鋒頭，使那些找你麻煩的人找不到對象，豈不把一片腥風血雨，化解於無形，不知老弟可願受此委屈？」

董春暉臉現不悅之色，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晚輩算是甚麼？」

四相先生微微一笑道：「能大能小是條龍，只能大不能小是條虫，老弟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又何必在乎暫時的屈辱？」

董春暉嘆了一口氣，道：「晚輩罪孽深重，這點屈辱又能算甚麼？只是賺囚鐵血行者任無我兄那批人，如果找不到晚輩時，豈不是另生事端。」

四相先生點頭道：「老夫也曾想到這點，你何不製造一種身份，代表你現在的身份和他們周旋，這樣就可以兩面兼顧了。」

董春暉點首答應，但却苦笑一聲，道：「晚輩眞成了無立錐之地的喪家犬了。」

四相先生寬慰他道：「眞金不怕火，事久見人心，大家總有一天會瞭解你的苦心，尊敬你的爲人的。」

董春暉道：「瞭不瞭解晚輩，晚輩倒不在乎，晚輩只要先父含笑九泉於願足矣。」

四相先生贊許道：「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你這種心意，定能感動大家，化干戈爲玉帛。」

董春暉道：「到時候還望四先生美言化解是幸。」

四相先生道：「義不容辭，老弟但請放心……」

話音微微一頓，接着一指向裡面道：「房內準備得有易容化裝應用之物，老弟乃是此道中的高手，請自去易容吧！」

董春暉曾以「修羅之妖」現世，其易容之術，自亦非常之高明，不過片刻之間，他再回到廳上時，已變成了一呆頭呆腦的大小子。

廳中已不見了四相先生，他已先行離去，他實在是一位古道熱腸的長者，他能這樣悄悄的來相會，又悄悄的離去，自是亦有着滿懷難以言宣的心事。

四相先生雖不便明說甚麼，但董春暉不難從連日間的情況，明白他要說些甚麼。

早日他來岳陽途中，被一批尋仇者截擊過，今天又連遇到柳氏家族和中條七煞，由此可知其他要來找他的人，自然是以尋仇爲主了。

想起當年從事職業殺手時，不知殺了多少各式各樣的人物，今天他們這時蜂湧而來尋仇，時間又來得這麼巧，最簡易的推算，自然是幕後有人鼓動慫恿，使他應接不暇，自亂陣脚，授人以柄。

董春暉搖了一搖頭，發出一聲苦笑，自言自語道：「殺人償命，負債還錢，他們來尋仇沒有甚麼不對，可是，我不能就此捨命、償恨，我欠的債遠勝於他們的仇人，我應該將有限的生命，有爲的身手，向人們作更大的補償……」

「哼！聽你說的倒比唱的好聽多了。」接他進來的那人，忽然走了出來，正面的指摘他。

董春暉心中一笑，暗忖道：他原本就不喜歡我，只因受了四相先生之托，才不得不勉强把我接來。

側頭重新看了那人一眼，微笑道：「老丈，何以認爲在下是口是心非的人？」

那人道：「老夫只問你，中條七煞可是死在你手裡……」

董春暉點頭道：「不錯，是在下利用這機會除去他們七個武林敗類。」

那人冷笑一聲道：「尋仇的人，難道他們就不能向你尋仇？」

董春暉「哦」了一聲，道：「老丈有所不知，他們與在下並無私仇，只是像過去一樣，受了人家的金錢，代人尋仇而已，在下對自己的過去行爲至爲惱恨，是以對他們另有看法，何況他們積惡如山，怙惡不悛，人性早泯，而他們多活在世上一天，便多增許多孤兒寡婦，所以，在下不惜被人視爲好殺之徒，而除此惡獠，以保善良者的安寧。」

那老人眨了一眨眼睛，沉思了半天道：「你這麼說好像有點理由……」

董春暉微微一笑，接口道：「請老丈再看看柳氏家族與另一批向在下尋仇的太湖三義，在下可曾對他們下過毒手？」

那老人微微一怔，道：「太湖三義，也向你尋過仇？」

董春暉道：「那是三天以前的事，我們相遇於去岳陽途中，他們率領了十餘人，將在下困於死地，

在下苦戰突圍而出，却始終未下重手，而他們雖略有損傷，却並無一人身受重傷，老丈，在下當時如果出手稍重，便不會給他們圍困達半天之久，而不能及時到達岳陽，防止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失事了。」

那老人的心中的想法如何？不得而知，不過他綳得緊緊的面孔，却鬆弛了不少，點了一點頭道：「老夫送你出去。」

董春暉雙拳一抱道：「不敢再勞大駕相送，在下就此告辭了。」

說着，身形猛然半地而起，落在蘆葦梢上，就踏着蘆葦尖梢，一去就是七八十丈，直到人影消失不見，一路踏着蘆葦而行，未曾落下蘆葦一次。

董春暉施展了「天寶神法」上的奇學「一瀉千里」。「一瀉千里」就是草上飛昇華後的功夫，比「草上飛」又省力又持久，就以這一望無涯的蘆葦來說吧，只要展開身形之後，便可利用蘆葦尖梢起伏之力，一直走到了盡頭，而不損絲毫眞元之力。

那老人可是一個識貨的江湖奇人，直眼望着董春暉身形消失了半天，還回不過神來。

他聽了董春暉說的話，現在又看到董春暉這手震撼心神的神功，他焉能不感慨叢生，自我檢討嗎？」

「富老，你在發甚麼呆？」

猛然一震回頭，只見他身後併排站着三個人，三個身材高大的人，一色葛衫長袍的人。

富老，他就是富連山，富連山稱爲君山逸叟，君山逸叟就是南拳北腿的南拳。

後面來的三個人呢？他們也不是等閑的人物，三人併稱天星三傑，他們是同胞兄弟。大爺佟智、二爺佟仁、三爺佟勇，他們三兄弟光明正直功力高，在江湖上人緣好，朋友多，和富連山是多年老朋友。

君山逸叟富連山呵呵一笑道：「稀客，稀客，請屋內待茶。」

肅客進入屋內，三爺佟勇性子急，開口便問道：「富老，聽說你把董春暉弄來了，他人呢？」

君山逸叟富連山長嘆了一聲道：「走了。」

佟勇疑訝的道：「你老把他放了！」

富連山道：「老夫沒有放他，也沒有留他，他是自己走的。」

佟勇道：「你們動過手？」

富連山道：「沒有，老夫不是他的敵手。」

佟勇哈哈一笑道：「那怎麼可能呢？憑你老的神拳，那小子能擋得住麼？說笑話了。」

君山逸叟富連山指着外面那一望無涯的蘆葦道：「各位見過施展『草上飛』的功夫，一口氣走完這無盡的蘆葦草的人沒有？」

天星三傑，齊皆一驚，道：「難道他有這份功力？」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這可能只是他稍露顏色，各位可知中條七煞是怎麼死的？」

君山逸叟富連山問話出口之後，並沒有希望他們答話，接着又問道：「他動手的時候，老夫正從附近經過，只見他身形一動，中條七煞別說還擊，簡直連招架之工夫都沒有，便一齊喪命黃泉。」

佟仁面色一變道：「他也太心狠手辣了。」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最初老夫也是這樣的想，可是，現在我不是這麼想了。」

佟勇笑一笑道：「富老，你怎會有這種想法呢？你向來都是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

富連山截口道：「對於這一點，老夫現在也還是一樣，佟三爺，老夫先問你一句話，如果中條七煞被人買動了來加害你，而你又有一舉除去他們的力量，你會怎麼辦？」

佟勇不加思索的道：「先殺了他們，以免他們再害別人。」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你老弟這樣做，算不算心狠手辣呢？」

佟勇道：「除暴安良，怎能算是心狠手辣呢？」

君山逸叟富連山一笑道：「董春暉這樣做，又有什麼不同呢？」

佟勇一怔道：「他……」他實在沒有什麼不同，所以，佟勇的話也接不下去了。

富連山道：「其中還有一點，他是什麼『修羅之妖』也有問題，『修羅之妖』雖然殺人無數，但始終神秘莫測，實在很難把『修羅之妖』的帽子扣在他的頭上。」

佟勇道：「這一點錯不了，他實在是『修羅之妖』無疑，因爲這話是由他的繼母口中說出來的。」

君山逸叟富連山笑了一笑道：「我想不會有人親耳聽到他繼母說的，如果是從他家人口中傳言而出，這話值得懷疑。」

人，就是這樣怪，當你對他懷有成見時，他全身上下，沒有一根毫毛是對眼的，一旦消除了心中的成見，你却能想出很多理由爲他分說。

其實，君山逸叟富連山是一個很正直的人，這時說的話，就很偏袒董春暉了。

他這樣改變看法，固然是董春暉一番話說得他心中點頭認同，主要原因，還是他大大的受了四相先生的影響，他要是沒有受四相先生的影響，他當初就不會去接董春暉

來和四相先生相會了。

大爺佟智皺了一皺眉道：「富老，你可是要打退堂鼓了？」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這件事情，既然搭上了份，老夫也不會輕言退出，不過，老夫還要多看一看，多想一想，我們都是在江湖上打滾了一輩子的人，臨退隱之前，栽不起任何觔斗，更不能爲自己製造終生的悔恨。」

二爺佟仁沉哼出聲的自言自語：「這……這……」半天之後，一抬頭，左右回望老大、老三一眼道：「大哥、三弟，富老的話不無道理，我們要三思而行。」

三爺佟勇微微一笑道：「富老，四相先生來過你這裡沒有？」

君山逸叟富連山不是一個說謊話的人，別人不問他，他盡可以不提，現在佟勇問出了口，他只好無可奈何的點了一點頭道：「他確是來過了。」

三爺佟勇一笑道：「他似乎有點口是心非，他答應置身事外的·却暗中替董春暉做起說客來。」

富連山道：「四相先生的爲人，我想三位比老夫還清楚，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他是怎麼樣說的，三爺可記得麼？」

三爺佟勇道：「他說，對於董春暉這次事情他決不偏袒，但憑武林了斷。」

君山逸叟富連山道：「他來老夫這裡，也沒有多說什麼，他只是要老夫三思而行，該如何而行，還是由老夫自行決定。」

大爺佟智道：「老三，富老的話不錯，四相先生就是說了話也很公正，我們都知道他對董春暉的觀感，他能這樣委屈求全，已經非常難能可貴了。」

富連山道：「就老夫現在的看法來說，也是違反老夫的心意的，三位可知老夫三個劣徒，在三天之前被董春暉打得落花流水，照說，老夫該和大家一個鼻孔出氣才對，可是老夫不那麼想，老夫還是認爲應該三思而後行。」

二爺佟仁轉頭向着大爺佟智道：「大哥，依小弟之見，還是先看看情形，再作進一步的計較，比較安全妥當。」

三爺佟勇大嚷道：「二哥，你怎麼啦，好像食言而肥了。」

大爺佟智道：「老三，老二的持重是應該的，我們這一趟總算沒有白來，我們回去再商量。」

江湖之路　波譎雲詭

天星三傑告辭走了，君山逸叟富連山也忽然作了一個決定，划着他的小船離開了自己的家。

董春暉離開了君山逸叟富連山

後，也不回岳陽，却奔向了一座香火全無的冷廟。

這座廟雖冷，但却很大，顯見過去這裡有過非常風光的歷史。

廟中只有一個老道士和一個小道士，他們住在兩間進出最方便的房子，其他的空房多得很，根本沒有人管。

董春暉翻牆而入進入了一間房子。

房子裡的小狗子正獨自一人對着一大包鹵菜和一壺美酒邊飲邊皺眉頭。

董春暉咳了一聲，驚得小狗子猛的一震，跳了起來。

董春暉一笑道：「小狗子，是我，別怕。」他化了裝，却用本來的聲音說話。

小狗子一笑道：「原來是董大哥……該叫你董大叔才對。」

董春暉道：「小狗子，你爲什麼忽然改變了稱呼，我們不是說好了麼，各交各的。」

小狗子道：「這個稱呼，我剛才才想得透徹了，從前你與家師雖然是朋友，但沒有結盟，後來你們結了盟，我再這樣稱你大哥，就顯得我沒大沒小了，所以該改口稱你爲大叔，同時朗軒也請大叔不要叫我小狗子了。」

董春暉笑了笑道：「朗軒，你眞的長大了，我尊重你的意思就是了。」

柯朗軒(小狗子本姓柯，以後就以柯朗軒稱之)雙拳一抱道：「朗軒重新見過大叔。」

董春暉一揮手道：「你這就多此一舉了。」

柯朗軒道：「禮當如此。」

柯朗軒不但長大了，似乎還讀了不少書，與從前完全不一樣了，二、三年不見，眞是叫人刮目相看。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你進行的結果如何？」

柯朗軒道：「果然不出大叔所料，有人找上了朗軒。」

董春暉道：「你怎樣脫身的？」

柯朗軒道：「我們彼此保留了一份客氣，還沒有破臉。」

董春暉道：「那是說，他們向你提出了某種條件？」

柯朗軒道：「他們要朗軒把大叔賺到一個指定的地方，就釋放家師。」

董春暉道：「你答應了沒有？」

柯朗軒道：「我沒有答應，也沒有拒絕，却向他們提出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柯朗軒道：「我要先見到師父。」

董春暉道：「他們答應了沒有？」

柯朗軒道：「搭線的人不能作主，約定今晚三更時分再談。」

董春暉點點頭道：「好，到時候由我去赴約。」

＊　＊　＊

三更時分。

董春暉化成柯朗軒的樣子，到了約定的地點——一棵老槐樹下面。

四週死一般的寂靜，教董春暉等了好一陣時光。

當董春暉等到不耐煩時，大爲光火，頓足要走的時候，遠遠傳來一聲呼叫道：「柯少俠！」遠遠三條人影飛奔而來。

董春暉暗笑了一聲，罵道：「我早就知道你們藏在附近，這種手段，何異班門弄斧，哼！」

來人很快到了身前，領先一人年約五十左右，身穿長衫，有幾分斯文樣子，他身後另有二人，都是四十左右的壯漢，身上都帶了兵刃，氣勢非常之威猛。

董春暉打量了來人，正是柯朗軒說的那僞秀才王富學。

他打量了僞秀才王富學時，僞秀才王富學也把他看得非常仔細，同時，也皺起了眉頭。

僞秀才王富學的反應，早在董春暉意料之中，因爲董春暉到底不是柯朗軒，任他化裝術如何高明，也難化裝得和柯朗軒一模一樣，除非，董春暉有柯朗軒的人皮面具或特殊手術把容顏改變成柯朗軒，才能眞假莫辨。

可是，這都是很困難的事，譬如柯朗軒的人皮面具，柯朗軒不死，他的人皮面具從何而來，但柯朗軒又怎能死。

不過，董春暉是有備無患，心中篤定，當假秀才王富學眉峯一動，董春暉便冷笑道：「姓王的，皺什麼眉頭，莫非是你作不得主，被你們的頭兒打了回票？」

僞秀才王富學搖頭一笑道：「沒有的事，我們說定的話都算數，只是……」

董春暉現出一臉不屑的神色道：「只是什麼？」

僞秀才王富學訕訕的笑道：「柯兄，你可是眞的柯兄？」

董春暉一笑道：「你這話又從何問起呢？」

僞秀才王富學道：「你好像和我們初次見面時不一樣？」

董春暉神色自若的道：「不錯，是有點不一樣，你的眼力是相當厲害。」

假秀才王富學當時臉色一變道：「朋友，你到底是誰？好大的膽子，居然敢到老虎嘴裏去拔牙。」

董春暉忽然哈哈大笑道：「姓王的我又沒有說我與昨天是一個人，你發甚麼橫？」

假秀才王富學楞了一楞道：「那你爲甚麼今天和昨天不一樣？」

董春暉道：「那是在下的高興，不可以麼……」忽然，原地打了一個轉，轉身之間，伸手又在臉上動了一動手，臉貌又有了不少改變，接着，笑道：「你再看我現在，與剛才又有甚麼不同？」

假秀才王富學能說甚麼呢，祇有打着哈哈道：「柯兄，你的易容術，確實很高明。」

董春暉道：「你昨天見的我不一定是眞的我。今天的我，更不會不是我，要分眞假，見到了家師自然分曉，你擔心甚麼。」

假秀才王富學被董春暉唬得乾瞪眼，一時之間，不知應該怎樣說話才是。

董春暉話鋒一回又道：「我們好像約定過一種暗號，你爲甚麼不先試試呢？」

假秀才王富學被董春暉搶盡先機，這才緩過口氣來，笑道：「說得是，我眞糊塗得可以，怎會把這重要的事忘了。」

假秀才王富學神情一整道：「請問柯兄，你昨天是幾時幾刻起床的？」

董春暉答道：「子時一刻。」

「幾時幾刻啟程？」

「丑時三刻。」

「身上帶了幾兩銀子？」

「七兩三。」

假秀才王富學一笑道：「柯兄，你眞是柯兄，請呀。」

董春暉站在原地，紋風不動地道：「且慢，我們的話還沒有說明白。」

假秀才王富學道：「敝東有候柯兄多時了。」

董春暉搖首道：「第一個要見的是我師父。」

假秀才王富學道：「先與敝東談談，又有何妨？」

董春暉道：「見不到家師，一切免談，再見！」忽然身形一轉，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假秀才王富學叫道：「柯兄，請留步。」

董春暉不聞不問，人已走出了二三十丈外。

假秀才王富學拔身而起，飛落董春暉身前，攔住了董春暉，道：「柯兄，在下帶你去見令師就是。」

董春暉一笑道：「多謝了。」

假秀才王富學道：「不過，有一件事情，柯兄得完全與在下合作，才能夠見到了令師。」

董春暉一笑道：「見不得人的事，總是要掩掩遮遮的，你可是要制住在下穴道和蒙住在下雙目？」

假秀才王富學道：「咱們是誠心交你這朋友，豈敢冒犯制你穴道之理，但爲了你我大家方便，却要蒙住你雙目，你可願意稍受委屈？」

董春暉道：「在下願意，行啦，把蒙目的東西拿來。」

董春暉蒙好雙目，假秀才王富學接着輕嘯一聲，附近樹影中抬來一乘便轎，請董春暉坐了上去。

董春暉騎過馬，行過船也坐過車，就是沒有乘過轎，人坐在轎上，有如騰雲駕霧一般，別有一番風趣。

由三更時分走到黎明時分，到了目的地——一所新蓋的大茅屋。

董春暉走進茅屋，祇見大廳上正坐着鐵血行者任無我和他的夫人香香……

不知怎麼有兩位香香？董春暉以爲自己雙目被蒙花了，立時閉上雙目，定一定神，再仔細望去，依然還是兩個香香併坐在一起。

董春暉楞了一下，先向鐵血行者任無我行禮，拜見師父，口中却沒有把師娘稱呼在內。

鐵血行者任無我當然知道董春暉不是柯朗軒，不過他經驗豐富，臉上鎮定如常，微微一笑，道：「不必多禮，見過你師娘。」

董春暉忍不住問道：「那一位是師娘，徒兒實在迷糊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道：「二位都是。」

董春暉猶豫了，望了一望任無我一眼，任無我苦笑一聲，道：「二位都是，你就稱大師娘、二師娘吧！」

至於誰是大師娘，誰是二師娘？任無我却沒有作進一步的說明。

董春暉向二位師娘行過禮，在下首落坐。

鐵血行者任無我咳了一聲，說道：「好，現在你見到爲師了，你可以回去了。」

董春暉口中叫了一聲：「師父……」暗中又傳音道：「大哥，我是春暉……」

任無我揮手道：「多言無益，你還是回去吧！」

董春暉雙眉一皺，說道：「師父，弟子……」

鐵血行者任無我根本不讓董春暉把話說完，雙目一瞪道：「叫你走，你就走，難道你以爲你現在翅膀已經硬了，可以不聽爲師的話了……」

話聲未了，人已站了起來，走出大廳去了。

董春暉一向深知任無我的爲人，但他現在這種行爲却把董春暉弄糊塗了。他明明知道自己是誰，怎會放過這次交談的機會呢？

是我來錯了？還是他已經失去了自我？

微一失神之下，兩位師娘也都悄悄的退了出去，大廳之中，祇留下了董春暉一個人。

董春暉不知經過了多少大風大浪，可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尷尬的場面，他現正應了「有興而來，敗興而返」的寫照。

身後，假秀才王富學悄悄而來，悄悄道：「柯兄，你已見過令師了，請吧。」

董春暉下意識道：「去那裏？」

「去見敝東主呀？」

董春暉訝然問道：「令東主就在這裏嗎？」

假秀才王富學道：「敝東主爲了柯兄方便，也移駕而來。」

董春暉點點頭道：「好。」

假秀才王富學領着董春暉穿過一片密林，來到另一所茅屋之前，這所茅屋前面，分列着四個黑袍老人，一字排開擋在茅屋門前，假秀才王富學裝着笑臉向最前面一位黑袍老人欠身行禮，道：「煩請稟報一聲，柯少俠駕到……」

「王富學，請柯少俠進來。」不待通報，屋內已自傳出一道話聲，聲音不大，但聲音鏗鏘，入耳震人心弦。

這是有意賣弄功力，顯示威風，董春暉微微一笑，便隨着假秀才王富學進入屋內去。

假秀才王富學把董春暉送入廳中後，便先自退了出來。

廳內祇有董春暉和一個臉色木然、端坐正中太師椅上的紫袍人。

紫袍人上下打量了董春暉一眼道：「你就是鐵血行者任無我的徒弟，柯朗軒？」

董春暉應了一聲道：「是！」

紫袍人一擺手道：「坐！」

他沒說個「請」字，董春暉便也不說「謝」，在另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來。

紫袍人道：「你見過師父了？」

董春暉又道了一聲：「是。」

紫袍人明知故問，董春暉更是虛應事故，答了話，却顯得非常不調和。

紫袍人雙眉揚了一揚，道：「對你師父的安全，你現在可完全放心了嗎？」

董春暉依然機械似地回答道：「放心了。」

紫袍人道：「聽王富學說，你有辦法把董春暉賺來，此話可是當眞？」

董春暉道：「在下向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

紫袍人道：「你甚麼時候可以把董春暉賺來。」

董春暉道：「甚麼時候都可以。」

紫袍人一笑，道：「年輕人，你的信心倒是十分動人。」

董春暉道：「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的人，又豈能叫別人相信？」

紫袍人道：「老夫希望三天之內見到董春暉。」

董春暉道：「可以，不過……」

紫袍人道：「不過甚麼，希望你不要另生枝節。」

董春暉道：「好像我們的條件還沒有完全談妥。」

紫袍人道：「你把董春暉賺來，我們立刻放你師父，此外，老夫另外送你私人十萬兩銀子，算是老夫交你這一位少年朋友了。」

董春暉道：「銀子在下倒不在乎，倒是家師現在多了一位師娘，那多出來的一位師娘，是不是一併隨同家師離去？」

紫袍人道：「老夫最愛成人之美，自然由她隨同令師一同離去。」

董春暉道：「說了算數？」

紫袍人道：「老夫說話算話。」

董春暉道：「有何保證？」

紫袍人一笑道：「老夫的人格。」

董春暉一笑道：「人格，如果在下以人格擔保，叫你們先放走家師，你們信不信得過在下？」

紫袍人一怔道：「你可是不相信老夫？」

董春暉道：「相信是一回事，事實又是一回事，至少在下一人勢孤，最是吃虧，尊駕若是要甚麼花樣，在下可就吃不了只有兜着走了。」

紫袍人沉思了一下，道：「依你之見呢？」

董春暉道：「由我指定交人地點和時間。」

紫袍人道：「這個……」不免猶豫沉思起來。

董春暉道：「就算在下有甚麼企圖，難道還逃得過你們的人多勢衆。」

紫袍人哈哈大笑，道：「老夫對令師徒，向來最是看重，亦從無與令師徒爲敵之意，就是上少俠一個小小的當，又有何妨，老夫同意少俠的意見。」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如果在下能把交人的時日提前，尊駕同意不同意？」

紫袍人道：「常言道『夜長夢多』，你如能提前交人，最好不過，老夫豈有不同意之理？」

董春暉緩緩的站了起來，道：「請尊駕傳命下去，我們立時起程，在昨晚在下與王富學相會之地，了結這次交易。」

紫袍人大感意外地道：「你已經制住了董春暉？」

董春暉道：「有些機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下遇上了的機會，向來都很會把握。」

紫袍人哈哈大笑道：「少俠，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老夫佩服之至，走，老夫親自陪你走一次。」

這次沒有要董春暉坐轎子，同時，假秀才王富學也沒有和他們走在一起。

他們一路只有紫袍人帶了四個護衛和董春暉一行六個人。

董春暉和那紫袍人一路上有說有笑，就像老朋友一樣，打發了漫長的旅途。

約在黃昏時份，董春暉和紫袍人一行六人，最先到達了目的地。

到達了目的地之後，董春暉若無其事的只顧和紫袍人拉東扯西的聊天，好像忘記交人的事。

紫袍人忍不住的問道：「柯少俠，你要不要去準備一下？」

董春暉道：「不用，在下保證只要家師人到，就可以將人交出就是。」

紫袍人道：「你可是早已把董春暉藏在附近了。」

董春暉笑笑地道：「你敢不敢跟我打賭？」

紫袍人道：「打甚麼賭？」

董春暉道：「尊駕如果找得到董春暉的藏身之所，在下認輸，轉身就走，也不等待家師了。」

紫袍人道：「這個對你太不公平了，我們賭別的事情如何？」

董春暉道：「願聞高見。」

紫袍人道：「老夫很喜歡你這人，如果老夫找到了董春暉，老夫要你歸於老夫旗下，爲老夫出力辦事。」

董春暉道：「有期限沒有？」

紫袍人道：「以你看呢？」

「三天如何？」

紫袍人點頭道：「好，我們就以三天爲期。」

董春暉道：「要是你輸了呢？」

紫袍人道：「老夫聽你的意見。」

董春暉道：「化解了你與董春暉之間的恩仇如何？」

紫袍人凝目注視董春暉，道：「就算老夫有此心意，你又如何作得了董春暉的主？」

董春暉笑了一笑道：「你可知道董春暉與家師的交情，有家師一句話，包你恩怨全消。」

紫袍人搖了搖頭道：「這件事……你還是另提別的條件吧？」

董春暉和他一路談說而來，對這個紫袍人暗暗下了一番分析研究的工夫，覺得這紫袍人雖是壞，但還不是壞到無藥可救藥的地步，所以很想借此機會消弭這場流血慘事，這時心意難達，只有暗暗嘆了一口氣，道：「那麼今後你不得以任何理由打擾我們師徒的生活爲條件如何？」

紫袍人道：「老夫對你們師徒本來就無敵意，這件事老夫保證做到。」

董春暉道：「好吧，我倆就此一言爲定。」

紫袍人轉頭向隨身四衛一揮手道：「你們去搜。」

那四位黑袍人分頭飛掠而去。

董春暉暗暗估量，那四個人起落之間就有七丈，而身形之輕靈，巧快更似是四朵烏雲，浮空而去，這份功力，實在已經到了三花聚頂，五嶽朝元的境界，是爲當代不可多得的絕頂高手，也是他非常扎手的對手。

董春暉暗中咋舌之下，不由回望了紫袍人一眼，豈料，這時那紫袍人也正向他望來，兩人目光一對之下，紫袍人微微一笑道：「少俠可想知道他們四個人的身份？」

董春暉道：「身份唬不倒人，倒是他們四人練的那身『浮光步』堪稱天下奇學之一，令人驚佩之至。」

紫袍人目光連閃，臉上的表情更勝於董春暉對那四人的佩服。

董春暉暗道一聲：「糟了，多言必失，莫要被猜出我的身份才好。」

心驚之下，瞥目間，只見遠處已有十幾條黑影，疾奔飛掠而來。

董春暉暗暗吁了一口氣，大聲呼道：「看，那邊來了不少人物。」

董春暉這聲呼叫，暗中可注進了一種振撼的功勁，震得那紫袍人思維一斷，皺眉望去。

董春暉盡可能不讓他集中思維去回想原來的問題，馬上又道：「你看他們是不是家師等一行人？」

紫袍人點頭道：「應該是他們，他們也該趕到了。」

董春暉故作驚人之語道：「他們好像不是呀。」

紫袍人一笑道：「當先一人就是假秀才王富學，少俠，你難道沒有看出來麼？」

董春暉聽他的語氣，看他的神情，他剛才的疑心，似乎已因自己這番做作而清除了不少，暗笑一聲，忖道：「我要再逞能，這次打賭就一敗塗地了。」

他故意瞪大着眼睛，凝神望了大半天，才驚叫了一聲，道：「不錯，就是他們，家師不就走在第二麼？」

紫袍人忽然輕輕的叫了一聲：「董少俠……」

這一聲「董少俠，」可以把董春暉的三魂七魄叫得脫體而飛，當時只覺頭皮一痲，全身虛脫似的泄了氣……

但，董春暉可不是一個甘願認輸的人，心急之下，仍不現形色，故作無聞地自言自語，道：「奇

怪，二位師娘都是空手而來，難道她們不準備離開？」

緊鎖着雙眉，不得其解的深思起來。

紫袍人見董春暉全神貫注在來人身上，對自己試探性的呼叫聲，沒有任何反應，不免眉頭一皺，又猶豫了起來。

就這片刻間，鐵血行者任無我等一行人已停身在他們面前了。

董春暉好容易才吁了一口氣，大聲道：「師父，他答應放我們回去了。」

鐵血行者任無我驚訝道：「甚麼？他們會放我們？」

董春暉一指那紫袍人道：「話是這位紫袍人說的，師父你要是不信的話，你可以問問他。」

任無我驚愕失神了半天，邁開大步，走向紫袍人道：「此話當眞？」

紫袍人道：「話是不假，不過……」

董春暉心中最提心吊膽的事，就是怕紫袍人想出他的身份，先出口把他的身份叫破，所以，董春暉一聽紫袍人話中有話，馬上接口道：「咱們有言在先，現在請你下令放人，在下馬上交人……」

紫袍人急急道了一個「你」字，却又急被董春暉搶先道：「區區在下，就是董春暉，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尊駕不會反覆無常吧！」

同時以奇快的手法，從臉上揭下一張人皮面具，現出本來面目，昂然而立。

紫袍人贊嘆了一聲，問道：「董春暉，你夠機警，也夠厲害，老夫豈能落人口實……」

話聲一頓，隨又轉向任無我道：「不錯，任大俠，你可以隨時離開這裡。」

鐵血行者任無我問道：「連賤內一起嗎？」

紫袍人道：「兩位夫人一併在內，你們現在都自由了。」

「萬總管，你好大的膽子，誰叫你擅作主張？」鐵血行者任無我第一位夫人寒着臉色，走了出來。

紫袍老人微微一笑，道：「夫人，這裡的任何事情，向來都由老夫作主，甚至夫人與任大俠的婚事，也都是老夫的主意。」

林楚楚氣得杏眼圓睜，上氣不接下氣的戟指着紫袍人道：「你……你……」

紫袍人面目一冷，目光寒芒似劍的射在林楚楚的臉上，峻聲道：「任夫人，妳的春秋大夢也該醒一醒了，妳從來就不是主子，現在更不是主子，妳不信的話，妳可以試一試，看看有誰會聽妳的話。」

林楚楚當然不會相信天下有這樣莫名其妙的事，立時嬌軀一擰，尖聲叫道：「天香四鳳何在？」

四位身佩長劍的妙齡女郎原本身影不離的隨在她身後，那是她視爲心腹的天香四鳳。

她叫聲出口之後，「天香四鳳」倒是聞聲出來了，可是她們走到林楚楚身前時，並未停下來請示，却從身前一直走了過去，正眼也不看她一眼，走到紫袍人身後，恭立不動。

林楚楚知道不妙了，可是，她却無法接受當前的事實，額前的汗珠，爆得比黃豆還要大，搖着頭，頓脚說道：「不，不，不，這一定是在做夢，不是眞的事實。」

「夫人，這是眞的事實，令主替妳找了一位英雄夫婿，已是對妳天高地厚了，酬勞妳出過一番的心力。夫人，妳就隨任大俠走吧。」偽秀才王富學走過來，勸慰林楚楚。同時，插身在林楚楚與紫袍人之間，以免林楚楚想不開，做出自取其辱的事來。

同時，董春暉轉身向任無我一抱拳道：「大哥，這裡沒有你的事，請你帶了二位嫂嫂離此而去吧。」

鐵血行者任無我搖搖頭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先讓我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說。」

董春暉道：「這件事說來話長，一時也說不清楚，事後小弟再慢慢向你說明，你們先離開這裡吧。」

任無我正色道：「兄弟，你不說個明白，愚兄如何可以獨善其身，留下你獨自一人在此。」

董春暉一笑道：「我一人在此，安如泰山，你擔什麼心？」

任無我道：「你縱然安如泰山，愚兄也是不能獨自離去，除非你和愚兄一齊走。」

董春暉哈哈一笑道：「大哥，你想到那裡去，你道我們還會動刀動槍麼？其實，我們早已化敵爲友了，否則，人家豈會如此輕易讓你們回去。」

紫袍人忽然自動接口道：「任大俠，我們實在沒有什麼，只是朋友初交要好好的談一談，好好的聚一聚，任大俠儘可以放心。」

鐵血行者任無我暗暗思量了一陣，忖道：「看他們貌合神離，分明各有圖謀，春暉顧慮着我，我爲什麼這樣不通竅，我不會想別的辦法麼？」

心意一通，當時也就順水推舟，哈哈一笑道：「兩位既然是這樣說，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抱了一抱拳，算是向他們告辭了，轉身走到林楚楚身前，溫言道：「楚楚，我們走吧！」

林楚楚深受刺激，神智已失去控制，口中不住的唸唸有詞地道

：「這不是事實，絕不是事實。」

但却還是聽了鐵血行者任無我的話，隨着任無我離開了。

董春暉目睹他們身形遠遠消失了之後，這才輕咳了一聲，發話道：「朋友，你很夠風度，在下敬你三分。」

紫袍人微微一笑道：「你也不錯，剛才你有很好的機會向老夫下手，但你却沒有利用這機會。」

董春暉道：「人總有改變的一天，今天的我已經不是從前的我了。」

紫袍人道：「不出沒有把握的手。」話聲中，他忽然倒抽了一口冷氣，說不下去了。

因爲，這時董春暉手中不知什麼時候多了一把狹長的奇形怪劍，劍鋒正抵住他的腰眼上，一股劍氣透體而入。

在這種情形之下，紫袍人那還有什麼話好說。

董春暉用事實作了一個答覆，可是，他並沒有眞的把劍鋒送入紫袍人的體內，也沒有藉此而威脅紫袍人，出人意料之外的將寶劍收了回去，接着淡淡的一笑道：「不是不能，是不爲也。」

紫袍人緩緩的吸了一口氣，道：「你又失去一次機會。」

董春暉道：「這個機會，對你太不公平了，所以在下寧可放棄。」

紫袍人瞪目望了董春暉半天，忽然，向屬下隨從一揮手道：「你們大家退出五十丈之外去。」

一聲令下，只見人影紛飛，片刻之間，四週已是靜得只剩下了董春暉與那紫袍人的呼吸之聲。

董春暉退出了一丈之外道：「現在，我們的機會就公平均等了。」

紫袍人忽然清脆的一笑道：「我們今天不打了。」

聲音好奇怪，董春暉楞住了，望着紫袍人半天轉不過眼來，這紫袍人——

眞敎人看不穿，想不透。

紫袍人銀鈴般的笑道：「你會變來變去，老夫又豈能讓你獨自專美，你再看看老夫。」

一個旋身，回過臉來，居然完全變了另一個人，變成一位清麗絕俗的世間絕色，同時人也矮下去三四寸，原來他那全身紫袍，也突然變得又寬又大，敎人看了忍不住想笑。

董春暉笑了。

紫袍人嬌羞的一頓道：「有什麼好笑！」

急急的轉了一個身，又恢復了原來的老樣子，同時說話的聲音也變了，冷冷的道：「董春暉你可以走了。」

董春暉笑容一斂道：「妳……」他如同墮在五里霧中，不知道她在玩什麼花樣。

紫袍人其實是一位紫袍少女，現在又恢復了紫袍人的樣子，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董春暉這聰明人，似乎一下子也適應不了，無法採取明快的對策。

紫袍人頓足，喝道：「你爲什麼還不走？」

董春暉晃動了一下頭腦，抱起雙拳道：「在下請姑娘見示尊姓芳名。」

紫袍人道：「爲什麼要告訴你？你不走，那就我走好了。」

說着，人已半飛了出去，不等董春暉打定主意時，她的影子已經消失了。

董春暉發了半天呆，不但未能想出頭緒來，根本無法想起。

忽然，身後有個人叫了他一聲：「大叔！」

董春暉猛然一震，回過神來搖頭苦笑道：「朗軒，是你，什麼時候來的？」

柯朗軒道：「來了有一會了，因大叔在想事情，未敢驚動你。」

董春暉道：「你見到你師父了嗎？」

柯朗軒道：「見到了，他老人家請你去相會啦。」

董春暉搖了一搖頭，口中剛說得一個「不」字，心念一動，暗忖道：「這次的事情太奇怪，太不合情理了，或許從那位大嫂身上能找出一部份答案來。」於是，搖頭改作點頭道：「好吧！」

路上，董春暉還是掩去了本來面目。

* * *

任無我落脚在湖中一條漁船上，漁船不大，幾個人促膝擠在艙中，一面行船，一面交談。

林楚楚回復了理智，她對董春暉還是沒有好感，但經不住林香香和任無我你一言我一語的勸慰，最後，她心思稍微活的嘆了一口氣道：「我能說什麼呢？我要是自己明白，也不會突然間變成了喪家之犬。」

董春暉點頭道：「大嫂，妳最初召集人手時，有幾個心腹之人？」

林楚楚道：「當初是百面書生魏無常慫恿家母起用先父的舊人，着手網羅人手，他就是我第一任總管，後來，事情越來越複雜，於是，他就把總管的位置交給了萬和年。」

董春暉問道：「那個萬和年是什麼來頭的人？」

林楚楚道：「現在他是不是叫萬和年都有問題，那來歷還會眞的麼？」

董春暉道：「妳這話說得不錯，他那會把眞話告訴妳，大嫂，妳有沒有眞正的心腹？」

林楚楚嘆息了一聲：「現在，我誰也不敢相信了。」

董春暉道：「大嫂，妳如果還有機會回去時，妳還願不願意回去？」

林楚楚搖了搖頭道：「醒了，醒了，爭強鬥勝之心，還是讓你們男子去逞强罷了。」

林楚楚自以爲了不起，誰知一聲晴天霹靂，不但把她的美夢驚醒，而且是這樣殘忍的擊在她的身上，把她整個的信心都擊潰了。

董春暉本想從林楚楚口中探查出一些有價值的內幕情形，就這幾句談話中，不難看出林楚楚打開始就被百面書生魏無常玩弄於股掌之上，她那裡知道其中眞實內情，再說下去只有增加她心理上的不安，於是轉變話題安慰了林楚楚一番，轉向任無我道：「大哥，你是因禍得福載得美人歸，但不知你現在心中有何打算？」

鐵血行者任無我原是海闊天空自由自在的人，他第一次和林香香結合，是爲了董春暉的目的而結合，可說是一種爲了友情的自我犧牲，誰知婚後的林香香竟是脫胎換骨，完全變了另一個人，變得出奇的好。

這次，他再和林楚楚結合，事先雖然也是出於戲劇化，但他却是爲董春暉着眼，向林楚楚付出無比的耐心和誠意，想不到，這次的結果更戲劇化，自己更變成見女人就愛的登徒子，心中眞的不是味道。

董春暉忽然說了這句笑話，只見任無我長眉一挑，虎目暴睜，嚇得董春暉連忙大叫道：「大哥，笑話是笑話，小弟心中有數，什麼都知道。」

這一句話，比什麼淸凉劑都管用，任無我哈哈一笑道：「兄弟，我這一輩子可給你害慘了。」

董春暉笑道：「你可是說兩位大嫂不好？」這當然又是一句笑話，故意逗任無我發怒。

任無我笑道：「我可不是這個意思。」

董春暉偏着頭道：「那又是甚麼意思？」

任無我道：「我是說，我……的行動……」望了一望二位夫人，下面的話不敢說了。

林香香柳眉一揚，道：「大哥，你的行動怎麼樣了？又沒有人綁住你的手脚。」

鐵血行者任無我忽然站起身子道：「兄弟，走，有了你大嫂這句話，大哥可要出出胸中一口烏氣了。」

董春暉搖手道：「這可使不得，小弟還想多吃幾次香嫂子親手燒的四喜冬瓜哩。」

正當他們說笑中，行舟一頓，柯朗軒在船頭喝道：「你所爲何來？」

祇聽一個蒼老的聲音，道：「請問董大俠可在你們的船上？」

董春暉一長身上了船頭接口道：「在下就是董春暉，不知老丈有何見敎？」

一隻小筏子，筏子上祇有一個白髮如銀的老人，他不像一般船伕，不但穿着不同，氣宇更是不同。

白髮老人上下打量了董春暉一眼道：「你眞是董春暉？」

董春暉道：「如假包換。」

白髮老人道：「你戴了人皮面具？」

董春暉道：「你見過董春暉？」

白髮老人道：「沒有。」

董春暉道：「你老丈既然沒有見過董春暉，在下戴不戴人皮面具，對老丈來說，還不都是一樣？」

白髮老人道：「你說得有道理，就算你是董春暉吧。」

董春暉道：「那麼，老丈可以說明來意了。」

白髮老人道：「有人要見見你，你敢不敢去？」

董春暉一笑道：「老丈的激將法並不高明，但在下不能讓你白來一趟，我樂於陪你去覆命。」左脚一抬，跨步似的跨到了丈遠開外的小筏子上。

白髮老人微微一笑，道：「藝高人膽大，」撥轉小筏子，箭一般的射了出去。

任無我大叫一聲，道：「兄弟，大哥陪你走一趟。」身子凌空飛了過去。

董春暉雙掌一托，發出一般奇强無比的勁力，阻住了任無我的來勢，叫道：「大哥，你得護兩位嫂子要緊，請回吧！」同時，雙脚一用力使勁，把脚下小筏子逼得加快的射了出去。

* * *

鐵血行者任無我身子被董春暉勁力所阻，下面失去了落脚的小筏子，換了任何一個人，都非要洗個冷水澡不可，可是，任無我並沒有遭到甚麼困難，祇使了一招，「秋去冬來」，身子非常自然的一轉，就借着董春暉的來勁，輕飄飄的落向自己的船上。

這一手看來似乎很簡單的功夫，其實都是驚世駭俗的絕學，先就看得那白髮老人一震，道：「此人是誰？」

董春暉道：「乃在下尊爲大哥的人，普天之下，目前祇有他一人，老丈不難猜想得到的。」

白髮老人「啊」了一聲，臉上並未現出瞭然的表現，顯見他還不知道鐵血行者任無我是誰，但他也沒有再追問下去。

董春暉心念轉動，根據白髮老人的反應，他却對白髮老人作了一番分析：「一，此老不常在江湖走動，所以不知道他與鐵血行者任無我的關係。二，此老氣概不凡，不是普通聽使喚的人，想來必有相當身份，憑他的身份，而親自受命前來接他，那約見他的人更不是普通人了；三，由於此老的不大明白當前後起之秀，料想他的主人也是不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爲武林隱者料無疑議……那麼約見之人，會是甚麼人呢？」

最後一個疑問，捉住了董春暉整個的行船時間。

「到了。」董春暉問題還沒有想清，便已到了一艘大船之前。

白髮老人放下手中小槳，向董春暉道：「少俠請！」

董春暉飛身上了大船，白髮老人跟在他身後，同時上了大船。

大船艙面上站了七八個人，都是一臉恭敬之色，向着他們哈腰行禮。

董春暉暗暗忖道：我沒有猜錯，這個老人身份果然不凡。

走到大艙之前，那白髮老人忽然向前一步，道：「老夫有僭了。」

大艙間門上還垂得有五彩珠簾，珠簾由一位錦衣小丫頭掀了開來。

白髮老人當先大步走了進去，董春暉在他的身後，祇聽他道：「幸不辱命，榮昌已把董少俠請來了。」

「兄弟，多謝你了。」

白髮老人讓開身形後，坐在一張太師椅上。

白髮老人讓開身形後，董春暉見迎面錦榻之上端坐一位童顏白髮的老夫人。

老夫人身後，另外站着兩位穿着淡黃色衣裳的少女。

董春暉跨前一步，有禮的作了一個長揖道：「晚輩董春暉見過老前輩。」

老夫人含着微笑，欠了一欠身，道：「少俠，免禮，請坐。」

不待夫人吩咐，便見後艙走出一位身穿水綠色衣裳的少女，把香茗獻上。

老夫人慈和的目光，在董春暉的臉上打量了一下，微微一皺眉頭，望了望白髮老人，白髮老人心意相通的點了一點頭，笑向董春暉道：「老夫人有一不情之請，想請少俠除去臉上人皮面具，一認少俠廬山眞面目……」

董春暉不待他把話說完，便連連點頭道：「晚輩失禮，請老夫人見諒！」立時將臉上人皮面具除去，現出本來面目。

董春暉已是二十五歲了，臉上的稚氣早褪，代而取之的是一股英明之氣，配合着修長的劍眉，挺直的鼻樑和明澈的星目，不凡之中閃灼着智慧的光芒。

老夫人又望了白髮老人一眼：「老弟，你怎麼看？」

白髮老人道：「依榮昌的看法，傳聞或不可盡信。」

老夫人點點頭道：「可是耀東……」

白髮老人沒讓老夫人把話說完，截口道：「耀東他樣樣都不錯，就是耳根子軟。」

兩位老人家當着董春暉的面前，讚着董春暉的事，聽得董春暉心跳不止，坐立不安。

老夫人忽然說道：「你好好的問一問他。」

白髮老人輕咳了一聲，說道：「董少俠，請恕老夫無禮，老夫要不客氣的問你幾句話了。」

董春暉打定了主意，欠身，改口稱呼道：「老前輩有話盡管直詢，晚輩無不坦誠相告。」

白髮老人道：「少俠，看來你不但是個聰明的人，而且也是一個很自負的人。」

董春暉道：「自負不敢，晚輩祇是不甘自棄。」

白髮老人哈哈一笑，道：「出語不凡，後生可畏！」

接着臉色一沉，又道：「聽說你過去就是江湖上聲名懾人的殺手之王『修羅之妖』，此話可是當眞？」

董春暉臉上泛起了一片羞愧之色，點頭道：「晚輩慚愧，少不更事，如今已是後悔莫及了。」

白髮老人又道：「聽說，令尊就是死在你自己手中，此話可是當眞麼？」

董春暉咬緊牙關含着熱淚，道：「不錯。」

老夫人半起身子，顫聲道：「你……你爲甚麼這樣的狠心呢？」

董春暉淡然一嘆道：「不知老夫人可願聽晚輩說明情由？」

老夫人點點頭道：「最好說得越明白越好，老身看你也不是那樣沒有心肝的人。」

老夫人最後一句話，給了董春暉無比的安慰，也鼓起了他對老夫人無盡的敬意，這個老夫人的意見一定是公正的。

董春暉於是含着淚把自己的人生經歷，一事不漏的說了出來。

最後，慘然笑道：「晚輩罪有應得，所以也不敢怨及別人。」

老夫人臉上也佈滿了慽容，嘆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倒眞是難爲你了。」

白髮老人也聳然動容的道：「你這些話都是眞的？」

董春暉道：「晚輩所說的都是實話，別人的看法和說法，晚輩就不敢批評了。」

白髮老人道：「你能不能找出正直的人替你作證？」

董春暉道：「有兩個人。」

「哪兩個人？」

董春暉道：「一位是神州四異之四的四相先生，另一位就是老前輩剛才見到的那位漢子，晚輩稱呼他大哥的鐵血行者任無我。」

白髮老人點點頭道：「神州四異這四位晚輩倒也不錯，但那位莽漢子……」

董春暉笑道：「鐵血行者任無我兩肩擔道義，有名無我，在江湖上是人人皆知的鐵血漢子，老前輩又不問世事，自然是不知道他的爲人。」

老夫人道：「兄弟，這件事還得你去證實一下。」

白髮老人頷首道：「榮昌見過神州四異，找他很是方便，一點不麻煩。」

老夫人轉問董春暉道：「少俠，老身有心留你在此作客數天，不知少俠可願賞臉？」

董春暉雖然不知道這位老夫人是甚麼人物，但從她的語氣中，不難想像他們的身份定然是極爲不簡單，祇是，現在的事情太多了，一時難以決定，不免猶豫地道：「這……」

白髮老人截口道：「少俠，老夫人留你作客，那是你天大的福氣，還有甚麼猶豫的，快快謝過老夫人。」

董春暉搖了一搖頭道：「晚輩目前有很多待辦的事，實在清閒不下來。」

白髮老人道：「誰要你清閒來着，有老夫的一句話，你的痲煩就可以減少了一大半。」

董春暉借着此機會問道：「老前輩是……」

白髮老人道：「老夫人……」

老夫人截口含笑道：「你不要打着招牌唬人，倒是白老弟，董少俠却不可不知。」

「白榮昌，白榮昌……」董春暉腦臉上激起了無盡的景慕之色，忍不住興奮的道：「老前輩姓白，可是武林雙奇的南刀白老前輩？」

白榮昌笑道：「老了，老了，你就留下來吧，老夫走了。」

白榮昌走了，董春暉留了下來。

老夫人含着微笑給了董春暉一小張老黃紙道：「這幾天，你就自己打發時光吧。」

然後，命身後一位少女把董春暉送到靠船尾一間小艙房裡住下來。

董春暉打開小黃紙一看，原來是三招劍法，白榮昌沒有說錯，這在一般人來說，眞是天大的福緣。

可是，這時的董春暉的心情不同，想心事都來不及，那有心思注意那三招劍法。

第一天，他根本沒有翻看那三招劍法，第二天，才在想煩了心事之後，翻開那三招劍法來解悶。

詎料，這三招劍法一經全神貫注之後，便不能自已的非鑽研下去不可。

不知不覺那三招劍法足足花費了他三天時光，才心領神會的瞭然於胸，而且深深領會到那三招劍法的神妙無比，威力絕倫。

三招劍法融會貫通之後，董春暉感到非常疲憊，睡夢中忽然聽到了一陣脚步聲來到艙房外。

董春暉一驚而起，只聽艙外有人嬌喝道：「姓董的你滾出來，你好大的膽子，居然騙起老奶奶的武林絕學來。」

「砰！」的一聲響，艙門被掌力震開了，接着一道白光疾射而入，直向董春暉心中刺來。

董春暉人在睡夢中，但那三招劍法一直繚繞腦際，這時人已清醒，要命的劍勢已經到了胸前。

還好，董春暉身上帶有劍，吃驚之下，扭腰轉向一側，回手擋出一劍。

董春暉殺人的手法，就是攻其不備，他雖然對這種襲擊手法，有獨到的經驗，但向來却是他殺人，而不是被攻擊。

他應變奇快，還是慢了半分，嗤的一聲，他的衣襟被劍鋒對穿而過，只要再慢半分，少不得皮開肉綻，傷及肌膚。

董春暉回手一劍，出手得恰到好處，正好迎來第二劍。

三劍，四劍。

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在小小艙房之中響成了一片。

董春暉連接四劍之後，已看出來人使的就是他新學的三劍招，於是，他冷笑一聲，就用新學的三劍招和來人動上了手。

董春暉功力奇高，三招新學的劍法雖然新上手，但使開之後，却較來人更具威力，只殺得來人驚叫一聲，退出了艙房。

董春暉心中懊惱，追出艙房，剛才和他動手的那人只是一位少女。

這時，她已衣衫零亂，狼狽極了。

仔細再看一下，董春暉不由得張大着眼睛，驚訝的道：「怎麼是妳？」

原來，這少女不是別人，正是以男裝與他鬥過心機的紫袍人。

那少女杏眼一横，嬌嗔道：「我自己的家，難道不該是我？」扭頭轉身走了。

董春暉愣住了，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董春暉頭腦恢復正常功能的時候，走來了一位少女，欠身道：「老夫人有請少俠小敍。」

董春暉進入大艙間，只見那行爲離奇的少女正依偎在老夫人身旁，臉上堆滿了春花似的微笑，對董春暉也不横眉怒目了，好像剛才要殺董春暉的事，不是她所做似的。

老夫人笑向董春暉道：「聽小玲說你的大方三劍已練得非常精純，而且把小玲也打敗了。」

董春暉轉目向那少女望去，那少女向他擠眉而笑，這倒把他弄糊塗了，不過現在才知她剛才是善意不是惡意。

老夫人望着他也只是微笑，並未因他沒有答話而稍有不悅之色。

還是董春暉自己發覺了失態，暗「啊」了一聲，忙道：「這位小玲姑娘，晚輩好像在那裡見過。」藉詞把剛才的失態掩飾過去。

其實，這也是老實話，他們本來就是見過了面的。

老夫人含笑一低頭，話還沒有問出口，那小玲姑娘便急急道：「沒有，沒有，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

她爲什麼要否認呢？難道那是她個人私自在外胡作非爲？

董春暉有心試她一試，輕輕的一聲道：「好像……」故意一頓，等待那少女答話。

她果然接話道：「別胡思亂想，快坐下來喝一杯吧，剛才小妹嚇了你一跳，先敬你一杯，算是向你賠禮。」借着敬酒之機，一連向董春暉施了好幾道眼色，制住他胡言亂道。

董春暉微微一笑，輕輕的點了點頭，擧杯道：「姑娘好厲害的劍法，要不是姑娘手下留情，在下可要出乖露醜了。」

小玲姑娘道：「你眞了不起，三天就把大方三絕招練成了，而且快得叫人吃驚，記得我練這三絕劍的時候，足足練了半個月才練成，和你比起來，我眞成了大笨牛了。」

董春暉客氣地道：「那定是姑娘玩的時候多，練劍的時候少，雖說是十五天，眞正思索的時間，總加起來也不會有在下苦思三日三夜之多。」

小玲姑娘「哦」了一聲，恍然而悟的道：「你這話太有道理，這樣看來，我不是大笨牛了，喂，你這個人很明事理，看來很是不錯。」

她亂扯一頓，就是怕董春暉抛不開心中癥結。

董春暉道：「姑娘過獎，在下很是榮幸。」

小玲回頭望着老夫人道：「奶奶，妳老要他稱呼隨便一點好不好？」

老夫人微笑點頭道：「說得也是，少俠，你的年紀比她大，就叫她的名字小玲吧。」

董春暉道：「這個……晚輩……」

小玲姑娘截口道：「不要客氣了，奶奶的話就是聖旨，你叫我小玲，如果把小玲叫做玲妹，那就更好，我麼，先叫你董大哥了，董大哥！」

董春暉見小玲一味討好，已可以證實她在外面的作爲，把老夫人完全瞞在鼓裡，心中衡量了一下事理的輕重，覺得小玲撒嬌賣乖，定是老夫人至爲寵愛的小孫女，事情挑明了，也許適得其反，倒不如從小玲身上下手，將來的收穫也許會更大。

董春暉心中打定主意，笑道：「這樣說來，晚輩過於高攀了，這……」似乎不能答應得太快，還得再看看老夫人最後的一句話。

老夫人道：「春暉，老身先不客氣，托大叫你一聲春暉了，你就依從小玲的意思稱呼她吧！不過……」

董春暉與小玲齊皆一楞，不知老夫人要說出什麼話來，都不由自主的向老夫人望了過去。

老夫人頓了一頓，接着道：「不過，我家小玲這丫頭，可是惹禍精、搗亂鬼，你當了她大哥之後，將來可得有麻煩，老身可要先向你說明。」

小玲嬌嗔地依偎在老夫人懷中，道：「哎呀，奶奶，妳老就不會替小玲說兩句好話，你老要是把小玲新認的大哥嚇跑了，小玲可不依你老人家的。」

董春暉笑道：「看來玲妹實是不好惹，不過不遵命，只怕將來麻煩更多，春暉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小玲跳起來笑道：「大哥，看來你也是一個惹禍精了，所以才有這樣的膽子，敢當小妹的大哥……白爺爺，你回來了。」說着，向董春暉伸了一下舌頭，忽然規規矩矩的不敢放肆了。

看來，小玲這天不怕地不怕的野丫頭，對白老俠心裡甚是顧忌。

白榮昌向小玲點了一點頭道：「小玲，妳倒是先回來了，妳在外面……」

小玲臉色大變，急急叫道：「白爺爺，小玲這次在外面帶回來半斤『玉荀毛尖』，你好厲害呀，小玲還沒有拿出來，你就知道了。」

白榮昌對「玉荀毛尖」似乎有專癖，聞言色喜，到口的話忽然一改，笑道：「有寶爲什麼還不獻出來，難道妳還要老夫……老夫……」白老俠可也不簡單。抓住了機會，半點也不放鬆。

小玲一面轉身跑了出去，一面笑道：「白爺爺，遲早都是孝敬你老人家的，你還怕小玲賴皮麼？」

白榮昌哈哈大笑道：「妳最好不要賴皮。」

「啊！」白榮昌突然想起了什麼，訕訕地道：「只顧逗玲丫頭，忘了外面的客人了，老夫人，榮昌作主，已把神州四異中的老四，給老夫人請來了。」

老夫人揮手道：「老弟，你也眞是，爲甚麼不直接把他請進來，快！快！快請進來。」

四相先生進入大艙，見了老夫人一臉錯愕之色，惶悚的長揖作禮道：「晚輩單侗拜見老前輩。」

董春暉和四相先生算得上是忘年之交，直到現在才知道他的本姓本名。

老夫人愣了一下道：「你就是單侗，單家的那野小子？」

四相先生含笑道：「老夫人還記得野小子！」

老夫人含笑道：「你現在斯斯文文的，眞叫人想不到你會有今天的成就。」

接着，又伸手讓客道：「坐，坐，不要客氣！」

向老夫人行過禮後，四相先生才轉頭向董春暉點點頭打了招呼，道：「小兄弟，你怎麼也來了？」

白榮昌接口道：「老夫把他約來的。單老弟，老夫今天把你約來，也就是爲了他的事。」

四相先生神色緊張地說：「他……他……」

白榮昌一笑，道：「不要緊張，董春暉現在還是客人。」現在還是客人，也可能馬上就由座上客變作階下囚，這種話，那能叫四相先生安得心坐下來呢？

董春暉不知老夫人是何許人也，不能處之泰然，可是，四相先生就完全不同了。

因爲他知道這位老夫人在當今之世，實在沒有幾個人惹得起她，要惹惱了她，天下可要大亂了。

原來，這位老夫人早年在江湖上是有名的辣手觀音，嫁了一個丈夫，又是當年不作第二人想的奇劍方正，生了個兒子，又在江湖上出盡了風頭，打遍武林無敵手。

祇是，他們父子都不永年，若干年前都先後作古了，現在這大家族的武林世家，就由方老夫人統率了。

四相先生對這位老夫人知道得非常清楚，那能不爲董春暉提心吊擔。

四相先生望着董春暉，希望董春暉能事先給他一個暗示，也好讓他有個準備。

可是，董春暉除了一臉微笑之外，甚麼暗示都沒有。

老夫人輕輕哼了一聲，道：「單侗，聽說你和董春暉交往很久，你對他的事情最是清楚，你給老身說一遍吧。」

四相先生祇有硬着頭皮，把認識董春暉的經過和對董春暉的瞭解，巨細無遺的作了一番說明。

老夫人聽完之後，吁了一口氣，道：「聽你這麼說，春暉倒是知過能改的回頭浪子了？」

四相先生不知董春暉如何投了老夫人的緣。在方老夫人口中，竟是「春暉」叫得非常親切，大感驚奇的暗暗爲董春暉欣喜。

因爲，祇要方老夫人說一句話，敢再找董春暉麻煩的人，祇怕絕無僅有了。

四相先生一面暗自思量，一面接話道：「董少俠改過自新，力求上進之心，世人多不能諒解接受，如果老夫人能出面說兩句話，則董春暉幸甚，武林幸甚。」

老夫人微微一笑，道：「單侗，你認不認識周耀東其人？」

四相先生肅容道：「他老人家乃是晚輩大師伯。」

老夫人道：「老身就是被他再三邀請出來捉董春暉的，你說該如何是好？」

四相先生雙眉一皺，道：「他老人家，對聲討董春暉一事，非常固執，晚輩曾再三向他要求解說，他不但不聽，反而發誓，非替武林除去董春暉不可，因此，晚輩非常爲難。」

老夫人道：「他與董春暉有甚麼深仇大怨，非除去董春暉不可？」

四相先生道：「老夫人是知道的，他老人家素以古道熱腸見稱，自己雖然與董少俠沒有切身仇怨，但他老人家，却把所有的恩怨都挑在自己的肩上了。」

白榮昌忽然接口道：「老夫人，妳先作個主，管不管這件事？」

老夫人道：「正道人物，最容易犯的大毛病，就是『矯枉過正』，你大師伯過去好像並不是這種人呀，爲了他也爲了春暉，這件事老身不能不管。」

白榮昌道：「好，這件事我們管定了。第一步，榮昌認爲最好由老夫人出面，先約周耀東來談一談，能了則了，他不點頭時，我們就表明立場，各行其是好了。」

董春暉插口道：「老前輩，這樣不大好吧，如果各走極端，豈非

又是一場武林浩劫？」

白榮昌道：「如果眞要各走極端，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董春暉道：「晚輩剛才聽老夫人說起周老前輩，過去爲人行事，極有分寸，如今忽然與過去完全不同，他會不會有難言之苦呢？」

白榮昌怔了一怔，道：「這……單侗，你那大師伯可有甚麼難言之隱？」

四相先生沉思了一下，道：「家師伯這次出頭向董老弟算賬，起因是由於人情關係，有無其他隱情，晚輩就不得而知了。」

董春暉忽然皺起了眉頭，沉思了半天，接着自己又點了點頭，然後凝目望着老夫人，恭謹道：「老夫人，請恕晚輩唐突，晚輩有請老夫人見賜一事。」

老夫人見董春暉那愼重的樣子，不由得神態也是一凝的道：「甚麼事？」

董春暉道：「晚輩想老夫人退隱園林已久，應無出山之意才對，爲甚麼這次一經周老前輩邀約，老夫人便應約出門，這在平常人說來，並無可奇之處，但以老夫人來說，其中就不簡單了，不知老夫人以爲然否？」

老夫人臉上泛起了一道驚訝之色，點頭道：「春暉，你沒說錯，老身出山，確有別的原因……」說到這裏，似乎是拿不定主意，該不該把內情說出來，話聲一頓，遲疑了片刻，又望了一望白榮昌，最後，才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老身也有老身的一本經，老身獨子早逝，留下男孫女孫各一，小玲你已經見過，還有一位男孫叫方鳴皋，今年已經三十多歲，年前忽然離家出走，至今下落未明，老身答應周耀東之請出山，實則是爲了尋老身那孫兒。」

董春暉道：「有他的消息沒有？」

老夫人搖了搖頭，道：「沒有，就像是石沉大海，毫無消息。」

董春暉道：「玲妹經常外出，可是在找鳴皋兄？」

老夫人點點頭道：「小玲這孩子，平日淘氣頑皮到了極點，但遇到了正事，她倒非常得力，到處奔走，不畏辛勞，很難爲了她。」言下之意，不勝欣慰之至。

董春暉暗嘆一聲，忖道：老夫人，你可完全被蒙在鼓裏，她人小鬼大，正在替妳闖禍哩……

心念一轉，又思忖道：「常言道『欺瞞』一人容易，欺瞞大家難，小玲在外胡作胡爲，要瞞老夫人一人不難，但要瞞住所有人，祇怕不大容易……剛才，她和白老前輩之間的話，大有問題，莫非白老前輩……」想着想着，一雙眼睛不由得轉到白榮昌臉上。

白榮昌微微一笑，道：「小子，你的主意可是打到老夫身上？」

董春暉被說得臉上一紅，收起遐想，訕訕的道：「沒有，沒有，晚輩祇是在想以鳴皋兄的身世、年齡和一身出奇武功，一旦出現江湖，勢必轟動一時，引起一片議論，可是，江湖上却沒有絲毫消息，這不是有點奇怪嗎？」

老夫人點點頭道：「這一點老身也覺得甚是奇怪，這也就是找遍了天下找不到他的原因。」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晚輩想，總有辦法找到他的。」

老夫人精神一振道：「你是不是已經想到了辦法？」

董春暉道：「確切的辦法，晚輩還沒有想到，但晚輩料想不久之後，老夫人定可見到令孫的。」

老夫人笑道：「那就謝天謝地，太好了。」

到底如何着手去找方鳴皋，老夫人沒有追問，董春暉也沒有再說甚麼，因爲他們都是實事求事的人，口頭高興高興可以，但絕不會過份的空想。

其實，董春暉倒不是一點線索都沒有，祇是那僅是自己的猜想，也許一猜就猜中了，也許還隔着十萬八千里，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董春暉不敢在老夫人面前隨便出口。

但董春暉却把話題一轉，含笑道：「人人有本難念的經，也許周老前輩，有他的苦衷，所以，依晚輩之見，最好先查淸周老前輩有無苦衷，然後對症下藥，再加上老夫人與白老前輩的化解，想來他也不會過份堅持，非與晚輩作對到底不可。」

老夫人點頭道：「春暉言之有理，但是用甚麼方法調查他呢？」

董春暉道：「要明白一個人的隱秘，最好的辦法是和他生活在一起，從日常生活中去注意他，時日一久，他就隱藏不住自己了。」

老夫人笑道：「看來你年紀輕輕的，有些看法却是非常深刻。」

董春暉嘆息了一聲，道：「晚輩身爲職業殺手時，常把『知彼』視爲成功的第一要素，而一般正派人士，却視『知彼』有欠光明，因此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晚輩提出這個辦法，實在慚愧，但，這却是很有效的辦法。」

老夫人點點頭道：「你說得一點不錯，老身贊成這個辦法，白老弟，這件事只有你去進行才適合了，不知你願不願爲？」

白榮昌笑道：「老夫人不在乎這些，而且這也是爲了周老兒好，

老夫樂意去和他住些時日。」

董春暉道：「爲了方便起見，晚輩毛遂自荐，以老前輩侍童隨身伴住，替老前輩辦事，不知老前輩以爲如何？」

白榮昌笑道：「好極了……」

「你們去那我也要去！」方小玲嚷着跳了進來，其實她早該回來了，只因她爲人鬼得很，怕白榮昌揭她的短，所以，盡量避開他，不給他挑毛病的機會。

老夫人道：「他們到妳周爺爺那裡去，妳受得了周爺爺的那刻板臉孔？」

方小玲伸了一下舌頭，搖首道：「去他那裡呀！算了算了，你們走吧。」

白榮昌望着她咧嘴道：「丫頭，妳剛才是去做甚麼事情的？」

方小玲一怔，道：「甚麼事情？」

白榮昌笑道：「妳又要賴皮了是不是，送老夫的『玉筍毛尖』在哪裡呀？」

方小玲訕訕的道：「玲兒原是包得很好的，不知怎的，現在就是找不着了……白爺爺……下次……」

白榮昌笑道：「下次，下次祇怕妳連話都忘了啦，算妳運氣好，白爺爺沒有時間享那淸福，暫不與妳計較，不過，妳記着，白爺爺的帳可不好欠的呵！」

方小玲忙又道：「你們是不是現在就走，玲兒去叫他們替你們備船去……」說着一溜烟的又跑了出去。

老夫人笑道：「白老弟，小玲有甚麼把柄落在你手裡了？」

白榮昌笑道：「沒有甚麼，沒有甚麼……我們這就到周老兒那裡去了。」

迷途知返　武林之幸

周耀東住在一座大宅裡，同他住在一起的有二十多位江湖名人，大家以周耀東爲首，儼然成了圍捕董春暉的發號施令總部。

白榮昌的名頭尤在周耀東之上，又是方老夫人派來的代表，身份特殊，所受的禮遇自然也非常特殊。

董春暉雜在一班門人弟子羣中，裡裡外外跑進跑出，對於這班人的言行思想觀察得非常淸楚，這時，他也不由得深深佩服四相先生要他改容易裝的遠見，因爲這些人由於失去了他的踪跡，終日無所事事，原來那股同仇敵愾的氣勢，已大大的消失，而且無聊得有些厭倦了。

這裡鬥志消失的情形，周耀東也非常明白，可是他並沒有因此要大家各自回去，只是勉强的穩住大家，等候機會。

有時，有些董春暉出現的消息傳來，大家空忙了一陣之後，遺留下來的是更加消沉的意志和更想家的心情。

董春暉聲息不動的在周耀東身傍隱伏了十幾天，觀察了十幾天，發現周耀東附近有三個人最是可疑。

那三個人表面都算是正派人物，平日不苟言笑，望之儼然，但暗中他們三個人聚在一起時，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鬼鬼祟祟，不知有甚麼圖謀。

他們是以單掌開山成繼中，八爪神鷹陸起雄，千里追風胡飄萍，成、陸二人年紀在五十開外，但千里追風胡飄萍只有三十左右，却老成得和五六十歲人差不多。

這天，白榮昌開始向周耀東施加壓力了，他老實不客氣的道：「老周，我們到底甚麼時候可以找到董春暉的行踪？咱們的方老嫂子，等得不耐煩了。」

周耀東苦笑道：「老哥哥，你就勸勸方老夫人多等幾天吧！小弟保證，不出十天，便可查出董春暉的下落。」

白榮昌道：「我們這裡人手不少，就憑你我兄弟兩人，還怕制不住董春暉麼？爲甚麼一定要方老嫂子作此苦等？」

周耀東道：「白老哥，這個你就不知道了，你可知道董春暉，不但功力奇高，而且也有不少死黨，如果沒有方家大嫂的威名鎭壓，只怕很難收拾他。」

白榮昌道：「可是，小兄弟剛才接到方老嫂子傳信，她準備三天之後，就要回山了，到時候，小兄也愛莫能助了。」

周耀東道：「白老哥，你可千萬不能讓她走，至少你得替小弟多留她十天。」

白榮昌道：「方老嫂子的脾氣，你是知道的，她說過的話，有誰能勸得回來？」

這是事實，周耀東很明白這一點，所以，他無法勉强白榮昌替他講情，可是他却急得直搓手，坐立不安的自言自語道：「這……這……這……這却如何是好……」

白榮昌暗暗點頭忖道：「看他這副着急的樣子，故意要方老嫂子留下來，必有非常的用心，眞看他不出，他居然也不老實起來，哼！可惜你的用心早被我們料着了。」

周耀東着急了一陣子，忽然站起來道：「白老哥，小弟多派些人去，搜查董春暉的下落，你請坐坐，小弟失陪片刻。」

說着，匆匆的走了出去。

過了不久，董春暉進來了，點

頭微笑道：「他果然中計了，帶着千里追風胡飄萍去了。」

白榮昌說道：「他們的去向你能掌握麼？」

董春暉點頭道：「老前輩放心，不管他上天入地，都逃不出晚輩的掌握，現在，晚輩只擔心一件事……」

白榮昌問道：「是甚麼事？」

董春暉神秘的一笑道：「你老人家，可是明知故問？」

白榮昌神色一凝，半天沒有作聲，董春暉也不追問，面對面的和他耗着。

白榮昌道：「你可是擔心方鳴皐在搗甚麼鬼？」

董春暉道：「你是說，你也知道方鳴皐就在附近？」

白榮昌道：「老夫確信他就在附近，只是老夫始終找不到他……小玲，這丫頭定然知道他的下落，就不知他們安的是甚麼心？」

董春暉問道：「老夫人知不知道這些事呢？」

白榮昌搖首道：「她還不知道，同時，也不能讓她知道。」

董春暉說道：「爲甚麼不能讓她知道？」

白榮昌道：「方家是何等家世，如果她知道了眞情，她如何承受得起？」

董春暉一笑道：「老前輩，你的心事都讓晚輩給猜出來了，就請你老人家說個明明白白吧！」

白榮昌一愣道：「原來你並不知道甚麼，只在唬人？」

董春暉道：「並不是完全不知道，只是知道得不大清楚罷了。」

白榮昌道：「那你知道些甚麼？」

董春暉道：「晚輩只知道小玲姑娘是一個集團的總管，由此推想，要小玲姑娘做大總管的，自然是她哥哥方鳴皐了。」

白榮昌搖頭笑道：「錯了，根本就錯了，你想想，小玲這次隨她老奶奶出山前來這裡，前後不到兩個月，怎會是那集團的大總管，那集團的大總管，可是早已有了的啊！」

董春暉瞇着眼睛，疑惑的道：「那就是怪了，晚輩當面和她打過交道，那時，她就是大總管的身份。」

白榮昌愣了一愣道：「你不會認錯人吧！」

董春暉道：「晚輩絕對沒有認錯人，而且，她已用一種曲折的方式，證明了這一點的。」

白榮昌道：「再說下去。」

董春暉道：「老前輩，你道她爲甚麼認晚輩做大哥？」

白榮昌一笑忖道：「看你這小子精明透頂，怎麼會對男女之情就這樣笨得出奇？」看看董春暉，放聲笑了一聲，却暫不點破了他，故作糊塗地道：「爲甚麼？」

董春暉道：「她要晚輩替他保密，不向老夫人面前追問她的行爲，正像她用『玉筍毛尖』來堵老前輩的嘴一樣。」

白榮昌哈哈大笑，道：「你把老夫看成了甚麼人？」

董春暉道：「等待時機的人。」

白榮昌收住了笑聲，嘆了一口氣，道：「現在不能讓老夫人知道，她知道了，以後的事情便不好辦了。」

董春暉點了一點頭道：「晚輩也想到了一點，哦，晚輩想起一事，有待老前輩明示！」

「甚麼事？」

董春暉道：「老夫人召見晚輩的眞正理由是甚麼？」

白榮昌道：「那是老夫的主意，而老夫人已是受了單倜的影響，你明白了吧？」

董春暉一聽又是四相先生，心中那股感激之情，那就不用說了，星目之中，熱淚盈眶，只是喃喃的說了一聲：「生我者父母，知我愛我者非他老前輩莫屬了。」

白榮昌道：「好，我們不談單倜，老夫問你，你對這次洞庭風雲，有甚麼看法，說給老夫聽聽。」

董春暉沉思了一下道：「晚輩有一個奇怪的想法，不知是否有理。」

白榮昌道：「你說話好像和老太婆一樣，不要客氣，簡單明瞭的說吧。」

董春暉道：「晚輩覺得此次的風波，表面上是集中對付晚輩而來，只怕這不是眞正的目標，眞正的目標只怕別有圖謀，晚輩所遭受的只不過是池魚之殃罷了。」

白榮昌一震道：「你不是在嚇唬人吧？」

董春暉道：「嚇不嚇人，唬不唬人，我想不久，就會有較明確的答案了。」

白榮昌似乎因董春暉的話，給了他某一種提示，忽然臉色一凝，皺起雙眉，陷入了深思。

董春暉在這時候也心念連轉，作了很多種的推測和決定。

於是董春暉快步的左了出去，去做他的安排了。

周耀東回來了，回來得很快。

董春暉故意大聲說道：「白老爺子，老夫人又有話傳來，請你老人家回去一趟。」

白榮昌問道：「什麼事？」

董春暉答道：「傳訊的人沒有說。」

周耀東跨步而入，接口道：「老哥，什麼，老夫人要請你回

去？」

周耀東道：「巧極了，小弟剛才得到了一個消息，有人發現董春暉的行踪，現在設法把他引入一處絕地之中，老哥哥回去之後，務請留住老夫人，等待小弟最後的消息，再定行止。」

白榮昌道：「有董春暉的消息，那就好了，至少我在老夫人面前還有話說，不過，你可要加緊進行，拖延天把工夫，我或許還能想點辦法，時間久了，我就愛莫能助了。」

周耀東滿口答應道：「是，是，小弟這次一定要盡最大的力量圍住了董春暉，不能再令老夫人失望了。」

白榮昌與董春暉離開了周耀東之後，白榮昌搖頭大嘆道：「想不到周老兒居然也會學人說鬼話，交了數十年的朋友，好不叫人心寒。」

董春暉道：「說來他實在是個老實人，只因身不由己，他說謊的時候，臉紅氣喘，費了好大的力氣。」

白榮昌被說得一樂，笑道：「活該，活該！」

董春暉道：「晚輩覺得他很可憐。」

白榮昌嘆息一聲道：「這個不說了，你派人跟踪他的結果呢？」

董春暉道：「請老前輩隨晚輩來。」

轉了幾個彎，穿過一片蘆葦，蘆葦深處有一艘破船。

董春暉走到破船前面，只見破船下面，鑽出一條漢子，董春暉問道：「柯爺，有消息傳來沒有？」

那漢子欠身道：「有，請公子過目。」說着，遞過了一張紙條給董春暉。

董春暉看了字條一眼，隨即將字條毀去，轉身向白榮昌道：「老前輩，事情有點痳煩，晚輩要親自去看看，你老人家請先回去如何？」

白榮昌搖頭道：「老夫回去也是無事，我們一道走吧。」

董春暉猶豫了一下道：「這個……你老人家的身份，不大方便……」

白榮昌道：「大丈夫能屈能伸，老夫變一變就是。」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張人皮面具，戴在面上，變成一個四十多歲的壯年人，接着脫下外衣翻過來，撥弄三兩次的再穿回身上時，完全變了另外一個樣子。

敢情，白榮昌這套衣服是經過特別設計的，一套衣服能夠變化四五種花樣，實在高明極了。

董春暉笑道：「看不出老前輩你老人家原來還是個變化莫測的高手。」

白榮昌笑道：「老夫要是沒有兩手，又如何發現許多眞相隱情。」

笑談之間，董春暉和白榮昌經過一番疾馳，來到了一片竹林地裡，董春暉輕聲一咳，唸道：「二分山色三分水，一片竹林一片心。」

話聲方落，只見竹林深處，走出來一位斯文打扮的年輕人來。

董春暉向來人一招手，指着白榮昌道：「朗軒，來見過白前輩。」

當柯朗軒向白榮昌行禮時，董春暉把柯朗軒的情形，簡要的告訴了白榮昌。

白榮昌直口的問道：「柯少俠，剛才周耀東老兒去會見的是什麼人？」

柯朗軒道：「他出來一趟，沒有與任何人打交道，只轉了一圈就回去了，晚輩覺得非常奇怪。」

白榮昌望了望董春暉，沉吟着道：「難道他發現了柯少俠的跟踪？」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朗軒是當今江湖上追踪尋跡的有數人才，周前輩不容易發現他。」

柯朗軒道：「晚輩遠離他至少有五十丈開外，他要發現晚輩實在是非常困難的。」

白榮昌暗忖道：「那他說的那些話，是自己捏造的了。」

董春暉道：「他要打誑語，心眼一轉，就可以說出來，何必跑出來打圈子，依晚輩推斷，定是有人幕後授意，甚至可以大膽假設，其中必有陰謀。」

柯朗軒摸着自己的腦袋道：「他一路上確未與任何人接觸……莫非……莫非……他們有特別的地方交換訊息，這樣就看不到他和任何人接觸了。」

董春暉點頭說道：「此言有理。」

柯朗軒悔愧莫及嘆了一聲道：「唉，我當眞是太笨了，爲什麼沒有想到這一點呢？」

白榮昌皺着眉頭，搖了一搖頭道：「其中還有說不通的地方，這不僅是通通消息就了事，而是要馬上作決定，他那幕後人又不知我們來的這一手，如何能夠事先把決定想好，留在那隱秘之處等他去取……所以，老夫認爲決定是他自己作的，至於，到外面跑這一趟，沒有什麼意義，就像有些人遇到困難問題在自己房中直打圈子是一樣的道理。」

董春暉道：「如照老前輩說法，看來，那他自己就是主腦了，你看他有可能嗎？」

白榮昌思索了半天，搖頭道：「周老兒一身功力，算得上是登

堂入室，列入高手中的高手，但他功力雖然出衆，若要他出個點子，想個計謀，可還趕不上老夫，而老夫心中有數，只可以應付小問題，眞要運籌帷幄，就不是材料了。」

董春暉道：「也許他是屬於『大智若愚』之類。」

白榮昌道：「幾十年的交往，老夫看不出他是那類人物。」

董春暉不由一皺眉道：「這就奇了……」

心念突然一轉，接着便問柯朗軒道：「朗軒，我們先把這個周老兒放在一邊，你傳信說，出了一點小問題，那是什麼問題？」

柯朗軒說道：「家師他們又突然失踪了。」

董春暉一震道：「他們又失踪了，可有什麼綫索？」

柯朗軒搖頭道：「沒有。」

董春暉道：「你們的聯絡音訊？」

柯朗軒道：「什麼都沒有留下，看來向家師他們下手的人，對家師行動瞭解得非常清楚，向家師做了手脚，都預先有了防備。」

董春暉道：「當今武林之中有這種人麼？」

柯朗軒道：「很難說，小侄年紀越大，膽子就越小了。」

董春暉一笑道：「你倒是眞得長進了不少，放心，令師不會有問題的。」

柯朗軒那能放心得下，憂心忡忡的道：「大叔……」

董春暉搖手道：「不要說了，好好的守住你的崗位就是。」

柯朗軒無可奈何的應了一聲道：「是。」

董春暉笑着道：「我們走了，你等我的消息。」

董春暉與白榮昌離開了柯朗軒，董春暉道：「老前輩，現可要麻煩你了。」

白榮昌道：「你有什麼主意就直說吧。」

董春暉道：「現在我們只有找小玲了，老前輩想必有辦法找到她。」

白榮昌笑道：「你好像什麼都知道似的，我只是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她，可是我從來沒有去找過她。」

董春暉道：「我們不能再和她捉迷藏了，現在正是到了找小玲的時候。」

白榮昌沉思了一下，點頭道：「好，我們就去找她。」

董春暉又換了一種容貌，才和白榮昌去找方小玲。

＊ ＊ ＊

方小玲就住在岳陽城一座大宅第裡。

白榮昌要董春暉找了一處地方等他，他出去轉了一圈，回來點頭道：「安排好了，咱們晚上去見她。」

董春暉覺得太容易了，不免懷疑地道：「老前輩有把握？」

白榮昌道：「老夫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老夫在這顆棋子上至少已經花了上萬兩的銀子，你說這銀子能白花嗎？」

三更過後，董春暉和白榮昌以絕頂身手進入了那座大宅院，宅中雖然暗中隱伏了不少一流高手，由於暗中有了內奸，加上白榮昌與董春暉出神入化的身手，那些高手對他們簡直形同虛設。

沿途都有一顆小石子引路，每見到一顆小石子，白榮昌便拾起一顆小石子，放在口袋中。

白榮昌拾了十顆小石子，人便到了一間面臨荷花池畔的繡房之前。

房門也顯然早已動過了手，白榮昌輕輕一推，聲息全無的就被推開了。

他們兩人進入房中，關好了房門，方小玲竟然一無所知。

這不是方小玲睡得太死，也不是警覺性不高，只因爲白榮昌和董春暉身手太高了，所以方小玲毫無所覺。

白榮昌望着方小玲睡得又香又甜，不由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這一聲嘆息，可把方小玲驚嚇得從床上跳了起來。

幸好，白榮昌這時已將人面皮具取下，現出本來眞面目，方小玲雖然嚇了一跳，當看淸白榮昌之後，總算把即將跳出口腔的心收了回來，可是，她還是羞得玉面一紅，扯過一件外衣，披在身上，口中方說得一個「你」字，瞥見白榮昌身後的董春暉，她的臉色都變了。

原來，董春暉却沒有恢復方小玲認識的容貌，一個陌生人也到了她的房中，她那能不生氣。

董春暉笑着向前道：「玲妹，我是董大哥。」

方小玲長長的吁了口氣，驚訝不止的道：「你們怎麼找到我的？」

白榮昌道：「如何找到妳，這不是重要問題，妳爲甚麼在這裡自己有了一個家，倒是非常緊要，白爺爺很想知道眞相。」

說着，先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董春暉坐在門口，有意無意之間，阻住了方小玲的出路。

方小玲楞了一下，展容笑道：「白爺爺，你好兇啊！」

白榮昌寒着臉色道：「少來這一套，老夫問妳，妳在老夫人身上施甚麼手脚？」

方小玲大驚失色道：「白爺爺，我奶奶怎麼樣了？」別人的事，她不會在乎，老奶奶的事，她

可沉不住氣了。

白榮昌哼了一聲，道：「不要裝聾作啞，老夫問妳啦！」

方小玲壓着聲音叫道：「白爺爺，你寃枉小玲了，我甚麼都不知道。」

白榮昌道：「好，我們外面說去，不要驚動了別人。」

董春暉接口道：「不必，外人聽不到我們的談話聲，你們放心說罷。」

白榮昌愕然道：「少俠，你可是練成了隔音罡氣。」

董春暉不置可否的笑了一笑。

方小玲大叫一聲道：「我眞有點不相信，就憑你這點年紀。」

她口中說着，暗中使壞，柔細罡勁，已隨着話聲發了出來。

她心中有鬼，白榮昌他們的出現已使她大大的不安，如能因此驚動外面的人，他們便不能不走，這自己豈不安然脫離了困境。

可是，她話聲說出之後，外面的人像是睡死了，甚麼反應都沒有。

董春暉微微一笑道：「玲妹，妳最好不要使壞，否則，妳不要怪我告妳的御狀了。」

方小玲伸了一伸舌頭道：「老奶奶，還不知道我的事？」

白榮昌「嗯」了一聲，算是回答了。

方小玲道：「那你們的意思是……」

白榮昌道：「那得看看妳的態度了。」

方小玲道：「白爺爺，請你相信我，我眞的沒有在奶奶身上做了甚麼手脚。」

她當然沒有在老奶奶身上動甚麼手脚，因爲，老夫人根本就沒有甚麼事，這只是白榮昌故意說來唬嚇方小玲的。

白榮昌冷笑一聲道：「不是妳，那是誰？」

方小玲苦着臉道：「我……我……實在不知道，我如果知道，怎樣也不會讓人在奶奶身上動手脚。」

白榮昌大吼一聲道：「妳一直都在欺騙，誰能相信妳的話？」

董春暉又接口道：「玲妹，妳這次可要實話實說了，否則，妳的一片苦心，却弄巧反拙，要闖下瀰天大禍了。」

方小玲目光一亮，道：「董大哥，妳知道我沒有使壞心腸？」

董春暉點頭道：「我知道，妳原是一片好意，只是妳人雖聰明，却江湖經驗不足，總有些事情想不到，中途不是有差錯，就是奇裡奇怪的發生意外，所以，妳現在進退維谷，心裡窩囊極了，是不是？」

白榮昌和董春暉兩個人，一個做紅臉，一個做黑臉，你一言，我一語，把一個自作聰明，但又世故不深的方小玲說得失去了方寸，嘆了一口氣道：「大哥，你說得不錯，你看我該怎麼辦？」

白榮昌與董春暉正要她說這種話，有了她這句話，兩個人相視一笑，心中都樂了。

董春暉道：「好，玲妹，現在我們先把事情說清楚，然後再想辦法好不好？」

方小玲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這個包袱，我實在不想背了，你們要來援手最好不過了。」

董春暉道：「我來問妳，妳這個集團叫甚麼名稱？」

方小玲道：「還沒有名稱。」

董春暉問道：「誰是你們這些人的首領？」

方小玲道：「使君子。」

董春暉一問道：「使君子又是誰？」

方小玲猶豫起來了……

董春暉道：「玲妹，妳不說我也知是誰。」

「誰？」方小玲反問道。

董春暉道：「妳哥哥，方鳴皋？」

方小玲驚訝地道：「你都知道了，你是怎麼知道的？」

董春暉道：「這個妳就不用管了，我再問妳，周耀東是不是你們一夥的人？」

方小玲點點頭道：「他是我們的總護法。」

董春暉和白榮昌交換了一下目光，微微一笑道：「我好高興，爲了我一個人，居然把你們大家都驚動了。」

方小玲嗤鼻一笑道：「董大哥，你別自美吧，你以爲眞是爲了你麼？你只不過是個幌子而已。」

董春暉道：「那又是爲了甚麼？」

方小玲道：「好像是要成立一個甚麼門派吧！」

董春暉道：「奇怪，憑你們方家在武林之中的聲譽，比哪一個門派都不遜色，還要成立甚麼門派，豈不顯得多此一擧？」

方小玲道：「這個，我也弄不清楚，哥哥的想法，總是那樣奇奇怪怪。」

董春暉側着腦袋，問道：「他有些甚麼奇奇怪怪的想法？」

方小玲道：「一、他要用自己的雙手，創造自己的事業；二、他要集黑白二道於一爐，化解武林中許多不必要的紛爭；三、他要……反正，他有很多很多的抱負，將來，他一定是一個最了不起的人。」

董春暉道：「他既然要自己創一番事業，不願仰仗祖宗餘蔭，那

為甚麼又想着法子，把老夫人騙了出來呢？」

方小玲道：「因為老奶奶聲望高，有她老人家的名望，當然更能夠號召四方來臨。」

董春暉一笑道：「玲妹，妳不覺得妳哥哥的話有毛病麼？」

方小玲緊鎖秀眉道：「甚麼毛病？」

董春暉道：「妳哥哥不願靠祖宗餘蔭創立事業，却又想着法子要老奶奶出來替他撐場面，不知你們老奶奶算不算是你們的祖宗？」

方小玲瞪着眼睛發了半天楞，一拍大腿跳了起來，叫道：「對，哥哥的話，大有毛病，而且……」眉頭一皺，欲言又止的嘆了一口氣。

董春暉忽然啊了一聲道：「玲妹，有一句話，我早該向妳說，却一直沒有機會說……」

方小玲不自然的泛上一抹紅暈，笑盈盈的道：「甚麼話？」

董春暉道：「謝謝妳。」

方小玲臉上微現失望之色，道：「謝我，為甚麼？」

董春暉道：「謝謝妳解了我一次圍，放了我任大哥夫婦。」

方小玲淡淡一笑，道：「小事一件，算不了甚麼。」

董春暉道：「妳哥哥責怪妳沒有？」

方小玲道：「他敢說甚麼，我要連這點主意都做不到，我就不再替他當大總管了。」

董春暉抓住語病，追問道：「替他當大總管，妳並不是眞的大總管？」

方小玲道：「要眞當大總管，那可眞要把人煩死了，我只是在哥哥分身不開的時候，替替他。」

董春暉道：「你哥哥不是首腦嗎，怎麼又是大總管呢？」

方小玲一笑道：「這叫能者多勞呀！」

董春暉道：「只怕別有隱情。」

方小玲翹着鼻子，冷笑一聲道：「你好像是隱情專家，無論甚麼事，甚麼人，在你眼睛裡，似乎都別有隱情。」

董春暉道：「難道我說錯了，由妳說起，妳現在的話就不一定可靠。」

方小玲秀眉一揚，說道：「你說我在說謊？」

董春暉道：「我並不是說妳說謊。」

方小玲道：「那是甚麼意思？」

董春暉道：「也許妳所知道的只是表面上的說法，而眞正的實情，妳並不知道，所以妳的說話，就不能全信。」

這話也許說中了方小玲的心事，她低頭不語，不再强辯了。

董春暉接着又道：「目前就有三件事情，妳一定不知道，足證妳所知有限。」

方小玲懊惱地說道：「你說那三件事？」

董春暉道：「一，妳放了任無我夫婦，他却暗中又把他們夫婦擄走了；二，他們有一個逮捕我的計謀；三，他們更有一個强拉妳老奶奶入夥的深謀，就這三件事，妳知不知道？」

這三件事其實祇是二件事，而且剛才發生的，但董春暉把它分作三件事說，眞眞假假，就好應付了。

方小玲一楞道：「有這等事，我怎的一點也不知道，哥哥也太沒道理了，我要向他問個明白去。」

她眞的生氣了，站起來，就要向外走去。

董春暉笑着叫住她道：「玲妹，妳現在去不得。」

方小玲道：「為甚麼去不得？」

董春暉道：「如果妳哥哥問妳，妳從那裏知道這些事的，妳怎樣回答？」

方小玲道：「當然是實話實說。」

董春暉道：「第一，妳自己就先有不是之處！」

方小玲道：「我有那裏不是？」

董春暉道：「妳隱瞞了我的身份，所以他們才一直找我不到，這一點，妳就有通敵之嫌。」

方小玲嬌嗔道：「人家為了你，你倒說起人家來。」

董春暉道：「玲妹，你隱瞞我的身份，我很感激妳，但這總是事實，由這一點事實的推測，我想妳內心之中，一定不大滿意妳哥哥的作為，否則，妳沒有理由處處向着外人。」

董春暉這種方法，像是討論問題，衝破了方小玲的防備之心，使方小玲沒有壓迫感，自然而然的告訴了董春暉想要知道的情形。

方小玲嘆了一口氣，道：「不管怎麼樣，我都不能出賣他。」

其實，她所說出的話，在一個長於觀察分析的人來說，已經有足夠的資料理出一個頭緒來了。

白榮昌接口道：「那妳就能出賣妳的奶奶？」

這話太重了，方小玲嘟着小口，說不出話來了。

白榮昌冷笑了一聲，「你要知道，妳這不是出賣他，妳是幫他的忙，救他的命。同時，也是挽救你們的方家無數生命換來的武林聲譽。」

方小玲心地善良，又涉世不深，又是情，又是理的說得她方寸大亂，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別看白榮昌七老八十的，女孩

子一哭，先自慌了手脚，一點辦法都沒有了，他祇有向董春暉猛瞪眼，要董春暉想辦法安慰方小玲。

董春暉平時點子最多，可是對於女孩子的哭，也大感頭痛，甚麼主意都沒有了，祇覺喉乾舌燥，甚麼話都說不出來。

「彭，彭，彭」，外面忽然有人在拍房門。

方小玲忙忍住哭泣，問道：「甚麼人，半夜三更來吵甚麼，有事不能明早來說麼？」先發了一頓脾氣。

「玲妹，是我。」

「你是誰？」她明明知道來人就是她哥哥方鳴皋，却故意顯顯顏色，表示她心中正不愉快，同時，給以白榮昌他們走避的時間。

方鳴皋道：「妹妹，我是妳哥哥呀，妳難道聽不出我的聲音麼？」

方小玲一百個不高興的打開了房門。

方鳴皋見到了方小玲臉上淚未乾，雙目紅紅的，不覺怔道：「玲妹，妳哭過了，是誰給妳氣怒了。」

方小玲直截了當的道：「就是你。」

方鳴皋愕然道：「我……」

方小玲恨恨的道：「都是為了你，害得老奶奶不喜歡我了。」她靈機一觸，用起心智來了。

方鳴皋嘆了一口氣頹然笑道：「別提奶奶了，她出了事了。」

方小玲原已聽到董春暉告訴她，老奶奶被人動了手脚，因此，心中甚是沉着，口驚心不驚的道：「出了甚麼事？」

方鳴皋頓足道：「她老人家被人擄走了！」

方小玲心中一驚，失色道：「甚麼，她老人家給人家擄走了？」

這個消息，不但方小玲心驚不已，連藏在暗中的白榮昌與董春暉，也聽得驚悸無比。

白榮昌白髮一甩，虎目神光暴射，就要親身出來，向方鳴皋問罪。

幸好，董春暉伸手按住他，傳音道：「老前輩出去不得。」

白榮昌也恨恨地傳音道：「一定是這小畜牲暗中弄的鬼，這時又來欺騙妹妹，可恨，可惡！」

董春暉傳音道：「先聽他們說些甚麼再作主張。」

方小玲尖聲大叫道：「哥哥，你怎麼可以這樣的對待奶奶啦。」

方鳴皋急急道：「妹妹，妳怎可這樣想呢？哥哥又怎會做出這種事？」

方小玲氣勢洶洶的道：「你說，不是你可是誰？」

方鳴皋突然笑道：「妳要相信我，實在不是我。」

方小玲道：「不是你，那你快派人手去找呀！」

方鳴皋搖頭嘆惜道：「沒有用的。」

方小玲道：「你怎知道沒有用。」

方鳴皋搖一搖頭，不說話了。

方小玲氣得抓住對方的肩頭道：「你說話呀，你為甚麼不去找，你怎知道沒有用？」

「玲妹，我們去！」反手拉着方小玲，飛身而去。

白榮昌和董春暉不敢怠慢，隱身追了出去。

方鳴皋拉着方小玲急步如飛出了岳陽，到了一處僻靜之處，停了下來，道：「這裏說話方便些，我們在這裏候她。」

方小玲在一頓奔跑之下，倒把一股怒氣跑消了，心氣平和的叫了聲道：「哥哥，你……你……怕甚麼人？」

方鳴皋一挺胸脯，裝模作樣的道：「哥哥怕誰來着，祇是有些話不能叫別人聽去，免被人笑話。」

方小玲嘆了一口氣，道：「哥哥，你這是何苦來？那裏像甚麼頭兒，我看呀，你這個頭兒不當也罷。」

方鳴皋訕訕的笑道：「妹妹，我這頭兒那裏不對了？」

方小玲道：「我說不出來，就是感到有些不對味兒，我想你該自己心裏有數是不是？」

方鳴皋强打笑容道：「妹妹，頭兒也不能一個勁不講理呀，所以，自己總要檢點注意。」

方小玲「嗤」的笑一聲，道：「可是有很多該講理的事情，你却半點理也不講，哼，你道我不知道麼？」

方小玲本來沒有懷疑過方鳴皋，可是，經過董春暉一訪之後，想起很多事情，都不對勁，越想越可疑，於是，在言語中動了心機。

方鳴皋臉色一變，道：「妹妹，快不要這麼說，需知言多有失。」

方小玲暗笑一聲，忖道：「他果然在口風中有了破綻，我且再逼他一逼。」冷笑了一聲，又道：「你可是想殺我滅口。」

方鳴皋大驚急道：「妹妹，妳怎麼會說出這種話來，那哥哥還是人麼？」

方小玲問道：「如果我不是你妹妹呢？」

方鳴皋順口道：「那我……」

方小玲一笑道：「哥哥，你要承認的已經承認了，你就老實的將內情說出來吧，也許我還能替你出個主意哩。」

方鳴皋這才知道原來妹妹在使詐，自己被她詐出了口風，當時祇氣得頓脚罵道：「妹妹，妳這太不應該了，妳居然這樣對待哥哥。」

方小玲溫言叫了一聲：「哥哥，常言有道『上陣父子兵，打虎親兄弟』，妹妹是想幫你的忙，可是你不說出內情，我怎能插得上手？」

方鳴皋長嘆一聲，道：「妹妹，妳這份心意，哥哥領情，可是，哥哥沒有甚麼可說的。」

方小玲道：「你可是要我自己去尋查內情？走，哥哥，我就查給你看。」

說着生氣的一甩頭，轉身就走。

方鳴皋叫着攔住了方小玲道：「妹妹，妳可不得胡來，這樣要出大事情的。」

方小玲冷笑道：「縱然出事，那也是我的事，與你何關！」

方鳴皋道：「妳要出了事，將來第一個遭殃的就是奶奶。」

方小玲任性的道：「我不管！」

方鳴皋可眞怕方小玲任性亂闖一通，當下忍不住大喝道：「妹妹……」

方小玲一挺胸脯道：「除非你現在把我殺了，你不說，我決不罷休。」

方鳴皋搖了搖頭，道：「妹妹，你知道了並沒有好處。」

方小玲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既然是你妹妹，就應該與你禍福共享，沒有好處，我也認了。」

方鳴皋並不是窮凶極惡的人，所受的家庭教育更是可圈可點，兄妹之間更是手足情深，他拿方小玲沒辦法，實在無可奈何，不得已苦笑一聲道：「妹妹，我們聯合起來，顯顯我們方家的顏色吧。」

* * *

方鳴皋向方小玲說出一番話。

原來，方鳴皋仗劍江湖開始行道時，就遇上了一位少女，他們兩人一見鍾情，於是在女方寡母首肯之下，與那女子結爲夫妻。

起初，他們夫妻的生活過得非常美滿，後來他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發現林楚楚暗植勢力，準備向董春暉尋仇，他們夫妻忽發奇想，打入林楚楚的組織，慢慢暗中控制整個的組織，而鵲巢鳩佔了。

方小玲聽完了之後，笑問道：「哥哥原來有了嫂嫂，爲甚麼不早說，小妹該去拜見她才是。」

方鳴皋苦笑道：「我們有約在先，在未拜見奶奶之前，暫不向任何人表明。」

方小玲笑道：「這倒是好主意，但不知是誰的主意？」

方鳴皋道：「我們兩個人的主意。」

方小玲道：「這樣說來，你們甚麼事都是兩個人的主意了？」

方鳴皋道：「這……這……」

方小玲一笑道：「我知道了，她出主意，你辦事。」

方鳴皋笑而不答，等於默認了。

方小玲笑容忽然一斂，肅然道：「哥哥，你眞的不知道呢，還是裝糊塗？」

方鳴皋一楞道：「妹妹，妳這是甚麼意思？」

方小玲道：「你是眞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你打一開始就中了嫂嫂……那女人的圈套。」

方鳴皋又悶聲不響了，他不是笨蛋，那有眞不知道之理，祇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了，有苦說不出啊。剛才他說的一番話，一半是眞，一半是假。

方小玲算是完全明白了哥哥的處境，心中除了同情哥哥處境外，更是佩服董春暉的料事如神。

嘆了一口氣，方小玲道：「哥哥，事到如今，你還能敷衍遵循下去嗎？」

方鳴皋攤着雙手道：「妹妹，不敷衍又能怎樣，妳道我們方家那點點力量，能敵得過人家麼？」

方小玲道：「祇要你聽我的，我就有辦法。」

「有甚麼辦法，說出來大家聽聽！」一聲意想不到的聲音，忽然傳了過來，接着一條人影，輕飄飄的飄到了他們面前。

方小玲一見來人，柳眉倒豎，嬌叱一聲道：「百面書生，你好大膽子，竟敢來……」

方鳴皋急急喝道：「妹妹，不得無禮。」

方小玲氣道：「哥哥，你……」

方鳴皋那能再讓方小玲說出不中聽的話來，臉色一沉，怒叱道：「妹妹，不要說了。」

方小玲恍然而悟，哥哥顯然甚是畏懼這百面書生魏無常，心念一動，忖道：「他如此畏忌這百面書生必有原因。我倒不可就此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

因此，方小玲沒有再說刺人難聽的話了，可是，她的態度並沒有改好，生氣的一扭頭，把身子轉向一邊，望着一片掠過明月的浮雲。

百面書生魏無常笑道：「在下來得實在不當，打擾了賢兄妹的雅興，罪過！」

方鳴皋陪笑着道：「沒有的事，沒有的事，舍妹有點小性子，魏兄可不要生氣。」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舍妹的脾氣，在下久已領教，那有生氣之理……但是，你們剛才談的話，可教人聽了好不寒心，方公子，你說

我們那一點虧待了你？」

方鳴皋訕訕地道：「魏兄，千萬不要生氣……」

方小玲見哥哥那副小心翼翼的樣子，實在忍受不住，猛然轉身，戟指着百面書生魏無常喝道：「你是甚麼東西，敢對我的哥哥如此無禮，本姑娘可要教訓你這狂夫。」

她罵聲出口，右手一抬，一道耳括子，便向魏無常臉上刮去。

魏無常臉色一變，斜身側頭，讓過方小玲來掌，怒喝道：「丫頭，妳是活得不耐煩了？」

右掌一穿而出，拍向方小玲右肩。

方鳴皋急急叫道：「打不得……」一晃身而入，擋在他們二人之間。

可是，百面書生魏無常那一掌却落到了方鳴皋身上，打得方鳴皋悶哼一聲，臉色一變。

魏無常掌力一送，道了一聲：「去你的。」

方鳴皋的身子便被送得飛了出去。

方小玲見哥哥受傷，心中更是惱怒，大聲喝道：「好一個魏無常，竟敢出手犯上，看今天姑娘非收拾你不可。」

隨着喝聲，方小玲展開身形，使出了家傳絕學，極力攻向魏無常。

魏無常冷笑一聲，道：「你們方家那點鬼劃符，祇能唬唬別人，在本……書生面前，有丟人現眼。」

眨眼之間抬手揮袖，輕靈巧快的把方小玲的攻勢一一化解於無形。

方小玲一連換了三種手法，對魏無常竟然毫無辦法，不但威脅不到他，反而使方小玲越打越是心驚，越打越是膽怯，也越打越是迷惑。

魏無常對他們方家的武功不但瞭如指掌，而且，練有一種專門對付他們方家武功的手法，不論方小玲如何變化騰挪，魏無常都能制服先機，方小玲未動，他已先動，打到後來，方小玲根本遞不出招式了。

這種打法，魏無常已是穩操勝券，可是他偏不急於取勝，儘量的形成一種心理上的壓力，向方小玲作心理上擊潰。

這種情形，看得暗中的白榮昌也緊張起來，他幾次都想現身出來，替方小玲解圍，却被董春暉暗中止住，並且傳音說出了他的心意，道：「不到非出手不可的時候，我們千萬不能出手，這魏無常的功力，太出人意料之外，也許事情最後的發展，全給我們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

甚麼意外收穫，董春暉沒有詳細說明，可是白榮昌對董春暉已有了非常的信心，因此，硬着心腸，等待最後的變化。

方小玲與魏無常之戰，結束得非常出人意料之外，魏無常絕沒有傷害小玲一根毫毛，方小玲在全無勝算、完全絕望情形之下自動收手停了下來。

方小玲雙手一背，長嘆了一聲，道：「要殺要剮，但憑處置。」

魏無常笑了一笑道：「我不想殺妳，也不會放妳，我要妳跟在我身邊一輩子。」

方小玲一笑道：「你是甚麼東西，也不去照照鏡子，憑你……哈哈……」

魏無常不再理會方小玲，好像方小玲已是他俎上之肉，不值得再在她身上空費口舌，轉身走向方鳴皋身前，笑了一笑，態度非常和善的道：「傷得不要緊吧，快把這粒『三花丹』服下，我們也該帶小玲回去了。」

方鳴皋服了他送過來的「三花丹」，走到方小玲面前，伸手拉着小玲的手，道：「妹妹，我們先回去再說吧！」

方小玲一甩手，道：「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了。」

魏無常冷笑一聲，道：「賤丫頭，妳最好識趣一點，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了，自討苦吃。」

方小玲可也是一個寧死不屈的人，「哼」了一聲道：「大不了一條命而已，你能再把我……」

方鳴皋陪着笑臉道：「妹妹，妳不要說了，妳先隨我回去，保妳不會受甚麼委屈。」

方小玲一搖頭，斬釘截鐵的道：「不去……」話聲未了，事先毫無徵兆的忽然一式「驚鶴橫空」衝天射了出去。

打不過人家，祇有先跑了再說。

方鳴皋伸手一把，未能抓到方小玲，魏無常冷笑一聲道：「看來，今天非好好的教訓你這丫頭不可！」身形平地起飛，居然後發先至，擋住了方小玲的去路。

方小玲身形連閃之下，不但不能闖關而過，反而右手手腕已落在魏無常的手中。

白榮昌實在看不下去，再也顧不得董春暉的用心，大喝一聲叱道：「放開她！」

他聲如洪鐘，喝聲之下，有如一聲炸雷，魏無常竟被震得神情一驚。方小玲乘機擺脫了魏無常，移步躲在白榮昌的身後。

魏無常打量了白榮昌一眼，臉上堆滿了一臉笑容道：「來者可是白榮昌老前輩？」

白榮昌沒有好氣的道：「你是

甚麼東西，報上名來！」

魏無常對白榮昌這種不友善的態度，一點也不在乎，恭聲道：「晚輩魏無常，有請老前輩多多指教。」

白榮昌哼了一聲，道：「原來你就是百面書生魏無常，好，老夫正要找你，你就隨老夫走吧。說着，右手一探，便向魏無常肩頭上抓去。

白榮昌出手一抓，可非比等閑，手指未到，五道勁力已經罩定了魏無常肩頭。

要是平常功力稍差的人，別說閃躲避讓，光祇那五道指力就能把他定住，任他宰割了。

可是魏無常身如游魚，腳下一錯，已經脫身而出，他的姿勢是那樣美妙．態度是那樣輕快，就是像一隻燕子般，飛出了他的掌握。

白榮昌可是一位前輩，莫說平生不知遇見過多少武林高人，可是沒有遇見過這樣隨隨便便，便能避過他一擊的人，當時，楞一楞，唔了一聲，道：「好，這是英雄出少年，老夫倒小看你了……」

魏無常可不敢輕視白榮昌這位前輩英雄，站得遠遠的道：「老前輩過奬了，晚輩不過是一時僥倖，其實那能是老前輩三合之對手。」

話聲忽然頓了一頓，接着又說道：「晚輩久仰老前輩手中一把紫金七星刀，打遍天下無敵手，今日有幸得遇老前輩，晚輩倒很想在刀法上請老前輩指點了。」

好大的膽子，居然敢向天下第一名刀白榮昌叫起陣來。

白榮昌哈哈一笑，道：「好小子，看你不出，你倒很有幾分豪氣，老夫就和你在刀法上研究研究吧。」

當時兩人手中都沒有刀，可是附近有的是樹木，以掌代木，削木爲刀，在他們說來那是輕而易舉的事。

片刻之間各人手中，都有了一把木刀。

魏無常握刀在手，心中又有了主意，笑了一笑道：「老前輩，晚輩是末學後進，你老人家是刀法名家，如果動起手來，沒有甚麼限制，那對晚輩來說，多少有點不公平，不知老前輩以爲然否？」

白榮昌點點頭道：「說得有理，你有甚麼公平之法？」

魏無常道：「晚輩有是有一個辦法，只是對老前輩又不公平了。」

白榮昌被魏無常那謙恭的言詞，恭維得心中大爲受用，剛剛心中那股怒火，已消失了不少，語氣和緩的道：「甚麼方法？你說吧！」

魏無常道：「說功力，老前輩深厚無比，世人有此境界者，寥若星辰。晚輩更是不堪比擬，刀法老前輩以數十年去精修，晚輩更難望項背，晚輩想討個便宜，請老前輩只守不攻，接我十刀，晚輩如果在十刀之內，不能稍佔上風，算是晚輩落敗，如果晚輩幸得稍稍得勢，則請老前輩輸一點東西，不知老前輩認爲當否？」

他佔盡了便宜，白榮昌輸了就得輸一點東西，要是他輸了，就略而不提。

白榮昌當然聽得出來，只是他自恃刀法天下無雙，那裡把魏無常看在眼中，反正自己穩操勝券，當勝過他之後，還不是由自己要他怎樣就怎樣，所以只不把話扣死，看似自己吃虧，其實，倒未必盡然。

白榮昌有白榮昌的想法，只是他雖然江湖經驗豐富，却心性已然定規，爲人行事所走之路，是有相當的限制，那裡比得上這鬼計多端的魏無常，花招百出，變化無窮。

白榮昌打好了主意，方點了一下頭，話還沒出口，董春暉踱了出來，接口笑道：「你們打甚麼東道賭呀，在下聽得好不手癢，讓在下也參加一個好不好？」

白榮昌一瞪目，耳中已傳來董春暉的傳音朗語，道：「老前輩，你已經上了他的圈套了，再和他纏下去，你就只有硬着頭皮任他來宰割了，還是讓晚輩來對付他吧！」

白榮昌心中是一百個不願意，但是，這些方面，實在遠遠比不上董春暉，幸好他還是一個認定了某一點，就絕不放的那一種人，心中頗有容人之量，因此，故作不認識董春暉，哈哈一笑，道：「好，好，老夫是多多益善，你們就一同出手吧！」

他說出來的話，不但表示他不認識董春暉，而且，更把董春暉認作是對方的人，這樣使魏無常對董春暉的戒心要輕得多了。

董春暉走到三角地帶，向着魏無常微微一笑道：「魏兄，寃家路窄了，想不到我們又在這裡見面了。」

魏無常眼睛連連翻轉，冷笑一聲道：「這次你可不會有機會了。」

照說，董春暉目前的尊容知之者甚少，而魏無常的口氣，好像他們是老對頭似的，魏無常眞能看穿他嗎，那是非常令人懷疑的事，那他爲甚麼要當作認識董春暉？其中最有力的理由，那就是他根本就不是百面書生魏無常本人。

因爲，他不是魏無常本人，所以，魏無常到底有多少朋友，多少仇家，他也無法清楚，爲了怕人懷疑他不是魏無常，也只有自作聰明，見話答話了。

而他現在的自作聰明，正成了「弄巧反拙」的寫照了。

董春暉原就覺得這位百面書生魏無常的功力，比他從前所見那位魏無常的功力，高出至少一倍以上，這等大相逕庭的情形，不是用「深藏不露」四個字可以解釋得了，那種體驗，也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董春暉心裡有數，笑道：「這樣說，你這次是不放過我了。」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再沒有另外一次了。」

董春暉仰面一笑道：「你可眞的認識我？」

魏無常暗中一楞，想道：「敢情是在戲弄我，莫非他已看出了我的本來面目，這可由不得他了。」心念一轉，雙目之中便射出了兩道凌厲的殺光，冷冷的道：「你燒成了灰，我也認識你，莫說你只在臉上動了些手腳。」

董春暉道：「那就請你說說看，我到底是誰？」

一句好强的話，想不到招來一個難題，魏無常意味到對方那人不大簡單了，他不但觀察銳利，而且更能不失時機的擊中對方弱點，這樣互鬥下去，等於自找麻煩了，百面書生魏無常，當機立斷，口中道：「你是……」「是」一出口，身形已動，一式「閻王請客」，已隨着「是」字發了出來。

那是一招致命的奇襲殺手，乘對方心神不集中之際出手。

董春暉是這一行的出類拔萃的天才，當下哈哈一笑道：「就這一點點本事，你就想要人的命，也未免太少看本人了。」

董春暉身形一仰，背脊貼到了地上，隨即右手一按地面，身子衣不沾地的翻了一個身，同時，他的右手一穿而出，出掌如刀，向魏無常左肩切去。

魏無常那一招，打的是孤注一擲的主意，錯非是董春暉，只怕很少人能讓得開他這要命的一招，偏偏遇上的就是董春暉，而董春暉不但讓開了他這一招，而且，在極不可能的情形之下，穿掌而出，回敬了他一手殺着。

董春暉這一招，他却沒有本事躲讓得開，只聽「啪」的一响，那一掌實實在在的落在魏無常肩頭上，只打得魏無常「哎吔」的尖叫了一聲。

那是一聲非常出奇的尖叫，是一聲不折不扣的女人叫聲。

百面書生魏無常是一個女人，那眞是誰也想不到的事，當場除了方鳴皐之外，誰都止不住一楞。

董春暉微一失神之下，反應却是出奇的快，右手交互而出，五指一搭，又扣住了百面書生魏無常右手腕，喝聲，道：「你是誰？」

同時，左手一翻，便向百面書生魏無常臉上抓去。

魏無常原也有一身出奇武功，只因爲那聲意外的驚叫，不但驚嚇了別人，同時也驚動了自己，惱恨不已，雙方失神之下，董春暉却枓高一着，掌握了先機，使百面書生魏無常英雄無用武之地。

就當董春暉的手快要接觸到魏無常臉上時，方鳴皐搶身過來，大叫一聲，道：「放下，她是我的妻子，你怎敢如此無禮？」

話聲和着掌力，已迎頭蓋臉的壓向董春暉。

董春暉如眞要揭魏無常的臉上人皮面具，方鳴皐那能喝阻得及，方鳴皐之所以能阻止董春暉，當然是董春暉有意安排的。

當方鳴皐一聲道出百面書生魏無常底細時，董春暉已是放開了魏無常，哈哈笑道：「得罪嫂夫人了！」身形飄出一丈開外，向百面書生魏無常徐徐吹一口氣。

魏無常好像突然失去了神智，木然的站在那裡沒有絲毫反應。

方鳴皐橫身護住魏無常，臉上殺氣騰騰，有誓死護花，不惜流血五步的豪情。

白榮昌望着方鳴皐的那種氣概，搖頭大嘆道：「鳴皐，你這樣太不值得了？」

方小玲直趨方鳴皐面前，叫道：「哥哥，你要甚麼時候，才會明白過來。」

方鳴皐冷然道：「廢話少說，讓我們離開此地！」

方小玲搖頭道：「不，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豈能就此放手？」

方鳴皐道：「那妳是要逼我們各走極端了。」

方小玲道：「你就不顧老奶奶了？」

方鳴皐道：「我也是爲了老奶奶打算呀。」

方小玲回頭叫了一聲道：「白爺爺，你看怎麼樣才好了？」事關老奶奶的安危，她可不敢答話。

白榮昌也同樣的甚是顧忌，不敢亂出主意，他轉向董春暉道：「少俠，依你之見？」

董春暉道：「看方大哥剛才那搶先誓死的護花決心已經可以證明一件事。」

「甚麼事？」方小玲冷冷的問道。

董春暉道：「他們夫婦之間還有眞實的感情在，這份感情非常之珍貴，晚輩認爲值得尊重，讓他們去吧，老前輩以爲如何……」

方小玲道：「白爺爺，我們至少要他們把老奶奶送回來。」

方鳴皐的妻子忽然道：「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我們的確沒有擄走老奶奶。」

方小玲叫道：「那我們老奶奶

到那裡去了?」

方鳴皐的妻子道:「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我們的確沒有擄走老奶奶。」

白榮昌沉吟着道:「這就奇了。」

方鳴皐的妻子忽然又向董春暉道:「你到底是誰?」

董春暉道:「區區就是董春暉。」

方鳴皐的妻子驚哦了一聲道:「你原來就是董春暉?」

董春暉笑了一笑道:「見面不如聞名,是不是?」

方鳴皐的妻子道:「我姓常。」

董春暉一抱拳道:「常姑娘。」

常姑娘道:「董大俠,你可願老老實實的回答我幾句話?」

董春暉道:「可以。」

常姑娘道:「聽說你是殺手中的殺手『修羅之妖』,請問你爲什麼不珍惜自己的成就,寧願爲黑白兩道所棄?」

董春暉道:「爲不爲黑白兩道所棄,現在說來尚未免過早,至於爲什麼改變我自己,那是因爲過去我自己並不快樂,心頭上老是壓着一塊石頭,無日能安。」

常姑娘道:「那你現在是很快樂了吧?」

董春暉道:「不,我現在也是不快樂,但我心頭上那塊石却沒有了,我現在雖然仍不快樂,可是我却心安理得,對快樂的遠景有了指望,我想總有一天我會快樂的。」

常姑娘道:「你是說你這樣做,就有得到快樂的一天,不這樣做,就永遠得不到快樂?」

董春暉道:「姑娘是慧心人,道中了精要。」

常姑娘道:「好,現在我想和你放手一搏。」

方鳴皐截口道:「青娘,妳難道還不明白……」

常姑娘態度變得非常柔和的道:「大哥,你先不要胡思亂想,妹子自有主張,你且站過一邊,等最後的結果好了。」

董春暉神色一肅道:「全力一拚?」

常青娘道:「絕不容情!」

董春暉道:「可是姑娘一邊肩頭已經受了傷。」

常青娘道:「傷得不重,無關重要。」

董春暉大踏步向前道:「常姑娘,請!」

常青娘說了一聲:「小妹有僭了。」

他們兩人說打就打,根本不讓別人有插嘴的機會,兩人身形一動,就拳掌交加的打在一起。

他們兩人這一交手,便有一圈奇强的勁氣,隨着他們身體發射出來,逼得大家退出了三丈之外。

打得猛烈,結束得也很快,雙方大約只拚了七八招,常青娘身子已被打得橫飛了出去,方鳴皐雙手接着常青娘,常青娘却張口噴了方鳴皐一頭一臉的鮮血。

董春暉神色肅穆的走上前道:「常姑娘可有大礙?」

常青娘喘了一口氣道:「我還不想死。」

董春暉一語雙關道:「回去好好養傷吧,別再爭强好勝了。」

常青娘點點頭道:「七天之後,咱們約地再見,大哥,你抱我回去。」

方鳴皐恨恨的橫了董春暉一眼,抱起常青娘如飛的掠去。

方小玲大叫一聲道:「大哥!」

董春暉攔住她道:「讓他走吧!」

方小玲頓足地道:「唉,你這人眞怪,留住他們不是什麼事情都解決了嗎?」

白榮昌也皺着一雙眉頭道:「董少俠,你怕老夫上她的當,看來你反而要上她的當了。」

董春暉一笑道:「我們走着瞧吧,兩位請便,晚輩也失陪了。」

董春暉展開身形,獨自一人飛掠而去。

董春暉找到了柯朗軒,問道:「有你師父的消息沒有?」

柯朗軒苦着臉道:「沒有,這次可眞把小侄難倒了。」

董春暉道:「你隨我來吧!」

柯朗軒隨着董春暉在崇山峻嶺之中走了一天一夜,最後,董春暉帶他走進了一座深邃的山洞。

柯朗軒可是追踪覓跡的能手,人到洞口之前,已是喜上眉梢道:「董大叔,你們原來在整我的寃枉。」

敢情柯朗軒已經覺察出了他師父已在這個洞中了。

山洞很深,同時也沒有防衞,兩人摸黑了一段路,董春暉忽然從一塊洞口之後,取出一盞提燈,又走了一段路,只見一段幾個分歧的路,如果沒有提燈就很難走對正確的道路了。

走到洞底,又有一道石門,叫開正門,裡面不但燈光輝煌,而且還有柯朗軒未曾見過的陌生人。

進門是一座石廳,正中坐了一位老夫人,柯朗軒的兩位師母,正陪着那位老夫人說笑。

董春暉的出現,頓時給全廳帶來一陣興奮的情緒。鐵血行者任無我首先擁上來把他擁向方老夫人面前,其他的人也都圍了上來。

董春暉先向方老夫人行了一禮,道:「老夫人,這次辛苦妳老人家了。」

方老夫人呵呵笑道:「孩子,快不要這樣說,老身幾十年沒有過這樣有趣的生活了,有什麼辛苦可言,倒是你,爲了舍下的事,勞心勞力,老身不知該說什麼好了,外面的事情怎麼樣了?」

話聲頓了一頓,吐出了心中關切的問題。

董春暉道:「事情看來似是大有轉機了。」接着,將夜戰常青娘的經過情形一一說了出來。

老夫人先聽得皺了一陣眉頭道:「你說那死丫頭有意棄暗投明?」

董春暉道:「晚輩可以說,她已經悔悟了。」

老夫人道:「她有明白的承諾沒有?」

董春暉道:「沒有,但晚輩看得出,她已下了決心,所以,晚輩先來向老夫人稟明,並商量大計,以免臨事匆忙。」

老夫人點頭笑道:「你是不是已經有了主意?」

董春暉道:「晚輩想是想了一個腹案,只怕年輕識淺,料事不週,貽誤大局。」

老夫人笑道:「不要謙虛了,先說出來聽聽吧!」

於是,董春暉說出一番早經熟慮的話,他話聲剛落,老夫人已是連連點頭道:「好,好,就這樣辦。」

老夫人點了點頭,別人自然沒有不同意的了。其實別人也提不出更詳細週密的辦法,誰又能有什麼話可說。

吃過晚飯,董春暉又別過大家,帶走了柯朗軒。

他把柯朗軒帶到數十里外的另一座山洞之中,向柯朗軒道:「我們就住在這裡了,我要盡這幾天的時光,趕練一種武功,你要寸步不離的替我護法,同時,你也不能閒着,我這裡有幾種功夫,你也利用這段時間用用功。」

柯朗軒與董春暉相處久了,愈覺得他可親,也愈覺得可敬,所以才不敢與他稱兄道弟,退居晚輩,可以說,當今之世,除了他師父任無我之外,董春暉就是他唯一可以全心全意依靠的人了。

七天之後,董春暉已精神煥發,神采奕奕出了關。

一切果如董春暉所料,當董春暉回到岳陽時,方鳴皐已在約定的地方等他了。

方鳴皐把董春暉和柯朗軒引進了一條密道,在一間密室之內見到了常青娘。

常青娘和董春暉見面之後,也不再客氣,開門見山的道:「小妹想去作一次生死賭博,不知董大俠可願意隨行了?」

董春暉笑道:「在下向來不甘後人,姑娘敢去的地方,在下絕不示弱。」

常青娘點頭道:「好,我們一言爲定,晚上三更出發,現在我們享受一頓最後的晚餐吧。」

一聲吩咐,房中擺上了世間難得一見的野味佳餚,只是,美酒雖多,佳餚雖好,大家的胃口都不大好,尤其是方鳴皐更是愁眉苦臉,一副死相。

董春暉暗暗嘆息了一聲,舉起酒杯道:「兩位請乾此杯,在下有一好消息奉告兩位。」

好消息三個字就教人興奮的了,席間空氣震盪了一下,他們凝目望着董春暉,二顆心都是跳了起來了。

董春暉微微笑道:「老夫人接受了常姑娘,已經承認常姑娘是她的孫媳婦。」

常青娘根本不敢提這個問題,却沒想到喜從天降,董春暉自動替他們想到了。當然,這全是董春暉的大力促成,這份大恩大德,只感動得他們二人即席相擁而泣。

他們夫婦飲泣了一陣,常青娘忽然推開方鳴皐,起座而起,神色欣然向董春暉欠身一禮道:「小妹得蒙老奶奶接受,從今以後,可以無憾了,飲水思源,此皆大俠玉成之德,小妹深致謝意!」

董春暉還過一禮道:「常姑娘這就俗氣了,這是妳渴望的,不必謝我,如果妳不該有此報償,我可第一個就放不過妳啦,好了,咱們快快用飯,晚餐後調息一下,只怕有得一番苦戰啦。」

時到三更時分,大家已是調息得精神飽滿,戰意高昂,臨走的時候,常青娘又要董春暉易容化裝,以方鳴皐的身份和她一同走出了秘室。

出了秘室經過一條甬通,出得甬通時月影已經西斜,離三更不遠了。

常青娘領着董春暉快步如飛,向一處山林奔去。

他們登上一座山峯,峯上一片平坦,幾棵虬松分散四周,中間立着一間石屋。

石屋不大,遠遠看去像一堆亂石,站在石屋前面也看不出這石屋有甚麼了不起的地方,更無法相信這石屋之內是住了一個心懷叵測的大魔頭,但時間上不容他懷疑,裏面已經發出一聲陰森森的話聲,道:「外面來的可是青兒?」

常青娘應聲道:「正是孩兒青娘。」

屋內又問道:「另外一人又是誰?」

常青娘道:「是你老人家的女婿方鳴皐。」

「哼,妳帶他來幹甚麼?」

常青娘道:「他是有事來向你老人家面稟。」

屋內話聲道：「老身不是說過不准他前來，有話由妳轉達嗎？」

常青娘道：「他說，有機密的事非向妳老人家面陳不可。」

「甚麼機密事？」

常青娘道：「有關他家傳武功秘笈的存放處，所以，他要親口把這秘密告訴妳老人家。」

屋內的語氣突然變得親切的道：「啊！原來如此，那不能怪他了，進來吧！」

常青娘走在前面，董春暉走在後面，常青娘進入石屋之後，身子一閃，站在門的右邊。

董春暉一錯步，佔住了左邊。石屋不大，祇是一個通間，屋內沒有床鋪，祇有一隻蒲團放在正中央，一個長髮兇狠的老婦人，便坐在那蒲團上。

老婦人目光如電，向董春暉臉上一射，道：「你不是方鳴皋，你是誰？」

好厲害的眼睛，一眼就看出董春暉是個冒牌貨。

董春暉笑笑口道：「晚輩是董春暉。」說着把人皮面具除了下來，現出本來面目。

老婦人目光一橫，轉向常青娘道：「妳的膽子眞不小，居然勾結外人前來，可是想計算老身？」

常青娘道：「正是，想向妳老人家討一樣東西。」答得坦誠有力，正表示她是下定了決心。

老婦人道：「甚麼東西？」

常青娘道：「就是妳老人家蒲團下面的『陰陽玉符』。」

老婦人眞沉得住氣，冷冷的道：「要『陰陽玉符』做甚麼？」

常青娘道：「解散妳的狐羣狗黨。」

老婦人道：「妄想。」

常青娘道：「青兒心意已決，青兒美夢已醒，妳老人家如果不聽我言，執意不將『陰陽玉符』交出，青兒祇有和董大俠聯手向妳老人家無禮了。」

老婦人瞪目道：「那是說，你們不惜拚死一戰？」

常青娘道：「正是，我們得不到『陰陽玉符』，絕不活着離開。」

當時常青娘與董春暉鬥志高昂，表現在外的是一片湛然的神色，視死如歸的氣概。

詎料，這時候那老婦人忽然聲音一變道：「可惜，我已無能和你們動手了。」

忽然，變了另一個人的聲音，常青娘猛然一震，伸手抓向那老婦人，喝道：「你是誰，敢來計誆我們。」

董春暉臨機應變，晃身出了石屋守在石屋外面道：「在下守住門外，姑娘問他個清楚明白。」

常青娘伸手就推倒了那老婦人，那老婦人果眞全無反抗之力，五指一落，便從老婦人頭上掀下一張人皮面具，人皮面具後面現出一張更叫常青娘失驚的臉孔，原來他就是眞眞正正的百面書生魏無常。

常青娘無名火起三千丈，玉掌一揮，打了他一記耳光，怒道：「你如此氣弄本姑娘，你道本姑娘就不敢殺你麼？」

魏無常苦着臉道：「姑娘有所不知，老朽是身不由己，先被老太君廢了全身功力後，留在此地等待姑娘，老朽雖然明知姑娘定不相饒，但老太君之命，老朽又怎能不遵，何況，老朽功力被廢，縱使不遵老太君之命，亦勢所不能，尚望姑娘明察饒命。」

常青娘恨不得立時將他斃於掌下，但最後還是忍住了，嘆了一口氣，道：「快說，老太君那裏去！」

魏無常道：「老太君留了一封信給姑娘，姑娘過目便知。」

常青娘喝道：「信在那裏，還不快快取來。」

百面書生魏無常道：「在蒲團下。」

常青娘拿出信箋，看了下去。

青娘吾女知悉：

妳近來的轉變和苦心的安排，娘都知道了。妳雖然不是娘親生的女兒，但妳却是娘從妳六個月時帶大到如今。娘知妳最深，更希望妳能有美滿的人生，可惜，妳自小生來性情偏激，娘費盡了心機，都無法將妳導向正途，看來妳今生今世祇有伴罪惡以終其生了。

尚幸，皇天不負苦心人，娘在無意之間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他替娘想了一個辦法，用「以毒攻毒」的方法，讓妳親身去體驗罪惡的生涯，如果，妳眞的樂此不倦，那表示妳全無人性，爲娘祇有放棄妳了。

妳能迷途知返，及時回頭，娘知道了，眞太高興了，娘爲妳祝福。

最後，你告訴董春暉那小子，謝謝他的幫助，娘對他頗有好感。

娘走了，望妳——

浪子回頭金不換。

娘留字

常青娘看完信，已是傷心欲絕，大叫一聲，昏迷過去了。

董春暉以爲屋內有變，衝回屋內。祇見一頁信箋，落在常青娘身邊，而常青娘已昏了過去。

董春暉拾起信箋，看了一遍，臉上泛起一片微笑，俯身將信箋放回常青娘手中，然後拍了常青娘一掌，把常青娘拍醒了。

當常青娘一震醒來時，已經失去了董春暉的影子了。

（全文完）

義薄雲天

文•浪

圖•飛

湖海復仇故事/麥可

點滴之恩 湧泉以報

天后廟是一座很普通的廟，尤其是金陵這座充滿着富豪氣派的通都大邑，天后廟却是一些苦哈哈的好去處，三教九流、江湖豪傑以及升斗市民，都可以自由自在到這兒溜躂溜躂了。

王二痲子的戲法變得很好，神乎其技，觀衆最多，所以他的百寶萬應丹生意也做得很如意。

王二痲子有一個西洋鏡更令人嘖嘖稱奇，好遠好遠的地方，在那鏡子下，看得清楚明白。大人別說他，小孩子可就羨慕得很，恨不得拿回去慢慢地玩。

還有許多其它稀奇古怪的東西，件件都新奇，每一樣都令人大開眼界，嘆爲觀止。

拜坐地大哥，對久走江湖跑馬頭的人來說當然懂得。王二痲子一到金陵就先到大神呂宗奇處拜過山，然後才敢到天后廟前擺攤子，十天半月下來，果然太平無事，王二痲子心內暗暗高興。

俗語說：「人怕出名，豬怕壯。」

王二痲子戲法引人入勝，已令全行家討厭，再加上百寶萬應丹生意滔滔，更令人心動，因此之故，他的痲煩就避不了啦！

掌聲一樣的激烈，觀衆一樣的多，百寶萬應丹銷量像往日一樣好。

王二痲子心內高興，呼喝聲越發響亮，臉上一顆顆痲子燦然生光。

銅錢落地聲叮叮噹噹，聽起來異常的悅耳。

王二痲子俯身拾銅錢，心中暗暗計算今天的收入，似乎比昨天還好。

突然，一雙脚站在面前，王二痲子抬頭一望，一名壯漢站在面前，顯然有意找痲煩。

「這位大哥。」王二痲子趕緊陪笑臉道：「兄弟初來金陵，如有失禮之處，請多多包涵！」

「嘿嘿……」壯漢祇是一陣的冷笑。

「沒別的說，燕子樓上酒菜還過得去，今晚兄弟借花敬佛，敬大哥一杯，請賞個臉如何？」王二痲子作揖打躬，只差沒有跪下去。

「哼！」壯漢從鼻子透出股冷氣，依然是冷冰冰的，毫無轉寰餘地。

王二痲子滿頭大汗，他雖然跑慣碼頭，見過三山五嶽人馬，像今天這樣的人物眞令他束手無策，不

知如何辦好，這將是極其棘手的痲煩事。

觀眾也看出王二痲子今天要倒楣了，大家心內憤憤不平，但誰肯惹事呢？

空氣顯得異樣的沉悶，令人有股窒息的感覺。

王二痲子直搓着手，顯然是沒了主意。

突然，有名十二三歲的小女孩踏前一步，指着壯漢怒喝道：「喂！你這個人豈有此理！站在此處，到底有何目的？阻礙人家玩把戲，簡直混帳透頂！」

王二痲子及所有觀眾深感怪異，一名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竟然有此膽量，豈非怪哉！看她渾身錦緞，顯然是有錢人家的孩子，可能是嬌生慣養，家中大人呵護慣了，所以對任何人都不怕。但這流氓無賴可不是好惹的，眾人不禁暗自為女孩子擔心。

場中壯漢似乎也感到奇怪，細細打量這女孩子。她神態更兇，睜着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毫無畏色地與壯漢對望，旁人又奇怪又好笑。

王二痲子心中一轉，一聲不響地靜觀其變。

「小丫頭，妳家內的大人呢？今天一個人到此麼？」壯漢這次開了金口。

「混帳！本小姐在此，你竟敢無禮貌，等會兒要你好看，給我滾到一邊去，可以饒了你一條狗命！」少女叉起腰，神態着實兇了！

「嘿嘿！」壯漢一聲冷笑，緩步上前，顯然想動手對付小女孩。

許多人開始為小女孩擔心，但是，擔心歸擔心，一般人也只有力不從心，以愛莫能助的心情看着。

這時候，小女孩反而冷靜了下來，不聲不響緊閉小口，雙眼盯着壯漢絲毫未現怯色。

那壯漢緩步上前，堪堪走到小女孩只有五尺光景，右手揮去想給那小女孩一耳光。

小女孩絲毫不動，似乎嚇傻了，只望着對方，連眼皮都未眨一下，別說閃避甚麼的了！

壯漢葵扇般的巴掌眼看着就要打中小女孩的臉部之際，突然，前面多了一名矮瘦老頭子，他的出現，可說是非常之突然，驟然間，似乎由空中或不知何處而來。這壯漢一巴掌正巧結結實實地打中了他。

「啪！」的一聲響，很清脆，遠近都聽得清楚分明。

突然，眾人眼前一花，忽又失去矮瘦老頭子的身影，像他來時一樣，消失得令人莫測高深。

壯漢似乎也大感意外，一下子有點不信自己的眼睛，但手仍然有感覺，並非幻覺。

小女孩仍然若無其事站在原地，她絲毫未現異色，不知是未看清楚還是另有緣故。

王二痲子心中暗暗高興，他知道有了轉機，只要有人插手，自己可以逃過一難，說不定還會有甚麼好處！

「妳是誰？」壯漢呆了半晌突然問道。

小女孩下巴微揚，驕傲得很，只是鼻子冷哼了一聲，根本懶得回答。

壯漢問了幾句，小女孩神色傲慢，不由又引起了他的兇性，暗道：「看來只不過是騙人的玩意兒。就這麼一個小丫頭，否則，會如此好說話，自己可別給她唬了回去，那才是天大的笑話了！想到此處，立即膽氣一壯，喝道：「死丫頭，看看我大爺來收拾妳……」

小女孩一聽，眼中怒火更甚，喝道：「打！」

壯漢這次出手更辣，飛起一脚，照胸踢去，存心要人性命。

「啪！」壯漢臉上着了一巴掌，根本未看清楚動手的人，半邊牙齒已經全部打掉。

場中仍然是靜悄悄的，所有的觀眾興緻極高，比起瞧王二痲子所玩的把戲更好，更妙。

這一回，大家全都明白，這小女孩不簡單，別說她自己本領如何，剛才兩次現身的人，就已是了不起的高手了。

這時候，壯漢知道今日碰到了石頭了，於是，不敢再嚕嗦，滿嘴血和牙齒也來不及吐，趕緊逃了開去。

＊　＊　＊

王二痲子又驚又喜，趕緊上前陪笑道：「多謝小姐幫忙！小的沒有別的，這西洋鏡送給妳，略表心意如何！」

那小姑娘平時甚麼東西都有，只有這西洋鏡却是從來未見過，即使有錢也不容易買到，所以毫不客氣伸手接過。

王二痲子很高興，他知道這小女孩不簡單，她家裏的人肯定非同凡常，所以她的行動及言態也大異常規。這時還不趁機巴結，趕忙拱手道：「小的還有幾套把戲，可以變給小姐看。」

「好呀！快變，我最喜歡看。」小姑娘高興的道。

「小的立即動手表演。」王二痲子笑道。

一旁觀眾也想看把戲，但剛才大漢顯然是本地黑道人物，他這一走，事情並未了結，只怕好戲還在後頭。這小女孩可能惹不起，但王二痲子一個跑馬頭的，只怕性命難

保，所以也暗自替他擔心。

王二痲子全力施為，幾套戲法果然精彩絕倫，眾人由衷的欽佩，叫好喝彩之聲驚天動地地響了起來。

那小女孩更不用說了，高興得直拍着手。

又變了幾套王二痲子才收手，又送了三樣東西給小女孩。她本不想要，但拿在手中愛在心頭，件件都是叫人愛不釋手，所以吶吶的不知如何是好。

「小姑娘只管拿去吧，我留在身邊也沒有大用！」王二痲子笑道。

「這不大好意思，我看，還是算錢，讓我買下來可好。」那小女孩道。

「這幾樣小玩意兒，根本值不了幾個錢，小姑娘今天幫了我的大忙，沒給人家打傷已是感激不盡，幾個小玩意先別再客氣了！」王二痲子鄭重地說道。他絲毫不敢輕視對方年紀小小。

「好吧，我就不客氣了！」小姑娘老氣橫秋道。

王二痲子益發高興，只要這小女孩出頭，地方上幾個小流氓，又算得了甚麼，只要她高興，日後好處多得很哩！

正在這時，突然旁邊又有一名小男孩，冷冷地道：「幫忙，貪圖人家的東西，不要臉！」

這話一說出，眾人都聽得清清楚楚，不由一驚，那家孩子如此大膽，難道不要命了麼！

小女孩霍然轉身，只見一名十來歲大男孩站在圈子旁邊，臉露不屑的神色。

「你說甚麼？」小女孩叫道。

「嘿嘿，我說，妳難道未聽清楚麼！」男孩神態高傲，簡直不屑與她交談。

「好啦，敢是不要命了！」小女孩喝道。

「老羞成怒，殺人滅口，嘿嘿，叫你的幫手來呀！」男孩子似有意作對。

「本姑娘就可以教訓你這狂徒，來來來，讓你試試本姑娘的身手！」

「巧取豪奪的手段，我已見過了。」那男孩子冷冷地說道。

觀眾暗暗好笑，今天眞個好戲連場，王二痲子的把戲場中竟然引出這許多事故來，看來還有許多不知道的變化，這樣免費的好戲，自然是不會錯過。

「有膽的給我滾出來！」小女孩怒喝。

「嘿嘿，好男不與女鬥，我才懶得同妳糾纏！」男孩子淡淡道。

「狂徒找死！」小女孩似乎動了眞怒，身形微一晃，已縱到那男孩的面前伸手抓住衣襟。不知她用甚麼手法，男孩子已給擲飛出去。

「呀！」眾人驚叫了起來。

這一擲之勢，極其强勁有力，碰到地上，怕不要撞穿腦袋才怪。

但是，那男孩子人在空中，突然一弓腰，一個空心觔斗，輕巧地站在地上，滿面通紅，顯然也是動了眞怒。

小女孩似乎並未想到對方會有此身手，微一愕間，立即喝道：「小賊還敢口發狂言麼？」

男孩子深深吸了一口氣：「好吧！今日叫妳知道厲害，待本少爺來教訓教訓妳這小丫頭。」

「來吧！」那小女孩此時已走到場中，叉起腰，一副兇霸霸的神態，叫人看了也好笑！

男孩慢慢地踱進場中，若無其事地待走至那小女孩約一丈遠近，身形一滑，其快如飛，右手已抓着女孩肩頭，反手翻處，小女孩已給摔了一個大跤。

雖說是大意，剛才她自己也來了一手，人家這回報復，自是無話可說，但她受此侮辱，心內羞愧難當，怒喝一聲：「拿命來！」

那男孩不慌不忙，幾個輕巧手法，已將小女孩殺着化去，看情形，他的武功比小女孩好得多，而且含勁未化，力猶未盡，仍然未盡全力！

小女孩全力施展殺着，恨不得要了對方性命才甘心，數十招過後，仍是奈何不了人家了！

突然，小女孩的脚突蹬，人已凌空躍起，雙掌揮處，一把極小的奪命針，怕沒有數十枝，罩向男孩身上。

眾人大驚，看這兩名小孩身手，必然是武林世家子弟，任何一方有了傷亡，只怕從此多事，說不定又要牽連到許多人家！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男孩似乎也想不到，但密如驟雨的奪命針已快臨頭，當下往後一滾，竄出了三丈，堪堪避過，觀眾已有十數人受了傷。

小女孩打得發了性子，雙手又揚，這回發出的奪命針更多，男孩只怕難逃性命之危了。

正在此時，一件長衫臨空飛至，恰好擋在男孩身前，「嗤嗤嗤」之聲不絕於耳，全射到長衫上面，不僅救了男孩一人性命，只怕許多觀眾也免受其傷。

男孩兩次逃得了性命，虎吼一聲，身形竄出，已來到小女孩身旁，右掌擊出，快如閃電，已擊中小女孩左胸。

場外有人急叫道：「不可！」

但是，小女孩早已受傷了，口吐鮮血，翻身往後就倒，不省人事了。

「颼颼颼」三人同時飛落入場中，一名老者，渾身黑衫，臉上冷冰冰的，驟眼看去活脫脫的就是一具殭屍。

另一名中年漢子，看上去沒有甚麼特別，二人俯身察看小女孩傷勢。

男孩這邊，一名十七八歲少年人，低聲不斷的埋怨，似乎怪他下手太重。

埋怨了好半天，少年人立即走上前道：「二位想必是這位小姑娘的親人，我們這次失手，致令小姑娘受傷，還好我這裏還有半顆小還丹，或可對這位小姑娘傷勢有助，二位可否接納小可這番心意！」他們這次有點過火，但事已至此，只好致歉。

「哼！」活殭屍祇哼了一聲，不置可否。

另外一名相貌平凡的中年人，笑着接過小還丹，納入小姑娘口中，然後運掌推往小姑娘背心。

看把戲的人很多受傷，還好暗器上沒有毒，奪命針傷人還不太重。

王二痲子駭得不敢說話，呆呆地站一旁。

片刻後，小姑娘醒了過來，小還丹的確有靈效，小姑娘蒼白的臉色似乎好看了許多。

「小姐，妳怎麼啦？」中年人問。

「你們給我打，那小子太可恨了！」小女孩叫道。

「是，待小姐好了，再要他的命不遲！」中年人柔聲道，似乎是在安慰小女孩。

這時觀衆漸漸的離去後，場中只剩下老少五人，男孩仍然緊閉嘴唇，不發一言。

小女孩神色漸漸正常，看見男孩立即恨聲道：「問問他們的姓名、來歷，到時抓人容易些。」

不待中年人開口，男孩立即大聲道：「家父是清風俠徐寧，我叫徐小明，你們可以隨時來找我。」

「你呢？」小女孩向那少年人問。

「我只是一位下人，叫風行正。」少年人平靜的答問道。

「嘿嘿嘿！」小女孩冷冷的道：「我道是誰，敢在此逞兇，原來是清風俠的人，好吧，明夜三更，燕子樓上，我等着你們。」

「好，我一定來。」男孩徐小明答道。

「我們走。」小女孩道。

目送三人走後，少年人風行正埋怨道：「惹了他們，只怕從此多事，給你父親知道，只怕還有大痲煩！」

「怕甚麼？有我呢！」徐小明膽子倒不小。

「事到臨頭，怕又有甚麼用，明夜讓我單獨赴約，看看他們是甚麼三頭六臂的人物？」風行正道。

「不行，禍由我闖的，豈可讓你去冒險！」徐小明道。

「你如果去了，不管事情如何，令兩家仇恨更深，冤冤相報，結果不會好，我呢？所做的事可以個人負責，再說跑起來也方便些！」風行正道。

徐小明本意決定要去赴約，但給父親知道，在外邊惹事生非，只怕責罵是少不了的，所以也就不太堅持。

「事情這樣決定，我們回去別提了！」風行正說時即與徐小明回家。

他們府第距離並不太遠，半刻走了大半路程。

突然，一陣呼喝聲由前面傳來，二人立即循聲趕去，正是王二痲子給七八名大漢圍住了毒打。

「呔！你們幹甚麼？」徐小明怒喝道。

「好小子，你敢管起大爺們的閒事，敢情是不要命了，給我打！」其中一名大漢，看來是個頭兒，喝令手下動手。

由於徐小明年紀小，風行正也是少年人，看去並沒有甚麼驚人之處，所以只有一名大漢懶洋洋地走了過來。在他以爲，對付一個小孩子勝之不武。

只有王二痲子知道，徐小明及風行正武功高强，今天又第二次遇上了救星，可說是運氣好。

這時，大漢絲毫不用勁地伸手去抓。

徐小明右手迎上去，還未見他們用甚麼招式，大漢人已突地飛了起來，「吧！」的一聲跌在地上。

這一來，才知道徐小明有一身很好的武功，頓時忙亂了起來，暫時不理王二痲子。七八個大漢全部跑了過來，圍住徐小明及風行正。

「聰明些你快些夾着尾巴的逃，要鬥狠鬥强，你們一個都不配！」徐小明淡淡地道。

「我就不信！」一名大漢疾衝上來，聲勢赫赫，右拳猛搗，想給對方一個下馬威。

徐小明站在大漢面前矮了大半截，但他屹立不動，沒事人一般，待對方拳頭快臨近頭頂，右掌才伸出往前迎上去。

「砰！」同樣兩個拳頭，徐小明的太小，大漢的太大，外表看來强弱分明，誰也不敢看好徐小明，但事實上，這一碰，令得那大漢拳骨碎裂，慘呼聲震動四野。

風行正立即道：「今天到此爲止，人家跑馬頭混一碗飯糊口，你們趕盡殺絕，這事碰上江湖大俠的手上，只怕你們性命難保，這種作

風千萬要不得。今天我們也不爲已甚，再犯在我們手上，那時別說我們不客氣。」

「走吧！」徐小明招呼王二痲子，一齊往前走去。

千恩萬謝，作揖叩頭，王二痲子逕自往前走了，徐小明也回家了。

第二天，風行正囑咐徐小明，別告訴他父親，竟自個兒到了燕子樓赴會。

說起那小女孩，却是大有來頭，她父親魯中州，外號震九州，黑道上大大有名的且是數一數二的大魔頭，小女孩正是他心愛的女兒魯明珠。今天伴她看戲的，有活殭屍李誠及笑面神仙胡宗清，全是一等一的魔頭。風行正知道他們的來歷，所以想一人行動，化解了他們彼此間的仇恨。

風行正是個僕人，他是由一位武林名宿介紹來到徐府，表面上幹活賺錢，其實是在報恩，因爲當年清風俠在塞外曾救了風行正父親一命，如今風行正學成武功，立即趕到徐府報恩，但徐府中人並未注意。

風行正施施然趕路，時間尚早，所以不用太急，今晚雖無月光，但星光燦爛，周圍仍然依稀看個大概。

正走間，突然林中竄出十二個人，冷靜地站在路中央一言不發。

「各位是衝着我來麼？」風行正也冷靜的問他們。

「正是來追命的！」當中一名瘦漢子滿臉殺氣的道。

「很好，我的命在此，要看看各位的手段。」風行正絲毫不以爲意，面前十二個人似乎並未把他們放在心上。

「殺！」瘦漢子的聲音冷酷無情，顯然是個典型的殺手。

右首一漢子，雁翎刀像一道電光，往風行正頭上劈來，連招呼也不打一聲。

風行正右手突拍，正擊中對方刀把子上。那人把不住勁，往後疾退。風行正不待他站穩，右腳彈出，人和雁翎刀全上了中天去。

這羣人顯然未想到風行正會有這麼好的身手，僅僅數招，已經將一名高手打敗了。大家不由愕然。

「上！」瘦漢子聲音更冷。

「颼颼颼！」七個人飛身上前，三把單刀，一把劍，還有兩人使判官筆，另有一人竟然是空手。

風行正夷然不懼，冷靜地站在當地，視若無睹。

這般人行動全不顧江湖規矩，羣毆、抽冷子全上了，刀劍齊施，存心想置人於死地。

風行正微微一閃避，立即施展重手迎擊，「砰！」的一拳將正面敵人打飛，不待他們站好，右腳橫掃，已將兩名使判官筆的打退，肘手倒掙，身後空手者胸口中了一下。這時候，兩把劍已刺到，風行正身後像有眼睛，滑前三步，對方招式用老了，風行正右腳倒踢，兩人又飛了開去。

那名瘦漢子呆住了，似乎震驚過甚不知所措。

風行正望着那瘦漢子半晌，突然動了，這回他下手毫不客氣，手掌一伸，已罩住了對方胸口五處大穴。瘦漢子拚命抵抗，先機已失，那裏能夠逃脫，「托！」的一聲中了一下，立即萎頓地上。

「你們是甚麼人？」風行正問道。

瘦漢子緊閉嘴唇不響。

「我再問你一句，你不回答，那時別怪我手下無情，你們是甚麼來歷？」風行正冷峻地反問了一句。

瘦漢子依然不響。

風行正踏前一步，手指疾點，搜魂指施出，瘦漢子如受雷殛，渾身顫抖，但他依然閉緊嘴唇，拚命忍住，雖然他在地上亂滾滿臉流汗，看情形仍然不想回答。

風行正眉頭一皺，這傢伙雖然武功平常，骨頭倒硬。他能忍到現在不出聲，已是難能可貴了。但他們手段毒辣，顯然不是甚麼好路

數，所以下手也不客氣，當下右手伸出，已經施展出分筋錯骨手法。

這一來，瘦漢子即使是鐵鑄的也禁受不起了，當下伸手亂搖，意思是叫停手。

風行正微微一笑，連踢三脚，已解了搜魂指及分筋錯骨手法。

瘦漢子喘着氣，半晌仍說不出話來。

風行正冷冷望着他，不怕他能逃上天去了。

「我們是報應會！」瘦漢子有氣無力地道，說完這話，萎頓在地上直喘氣。

風行正深深地吸口氣，他知道報應會是專門爲人報仇雪恨的組織，認錢不認人，那怕是他的親兄弟，只要有人出了錢，他們一樣幹，所以江湖上提起它來都是談虎色變的，想不到今日竟然碰上了！

「王二痲子侵佔了人家利益，所以有人請我們報復，今天又給你們破壞，所以又第兩次請我們出手，想不到你的武功如此厲害，我們又再失敗了。」瘦漢子這時恢復了氣力，所以說來比較清楚些了。

風行正明白報應會與震九州毫無關係，再說約會時間已到，懶得與他們嚕嗦，立即往目的地疾馳而去。

燕子樓上，小姑娘魯明珠已先至，笑面神仙胡宗清及活殭屍李誠已在，另外還有兩名年輕人也在一起。

風行正趕緊抱拳道：「小可有事躭誤，累各位久候，抱歉之至！」

「那小子呢？」小姑娘魯明珠恨恨地道。

「哦，先前的事，是我們錯，姑娘別記在心上，那位小兄弟害怕給父親責罵，心內擔憂得不得了。過些時候，便當面向姑娘負荊請罪！」風行正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態度，一再委屈求全。

「我才不要他賠禮，到時我也要打得他吐血爲止才行！」小姑娘魯明珠恨恨地道。

「以姑娘的聰明，只要下功夫，不出一年，你的武功就可以勝過小兄弟，到時我們再刮目相看！」風行正陪笑道。

魯明珠這時候雖然鼓起了腮子，比先前好得多了，一來她的傷，全靠半顆小還丹，小還丹珍貴無比，風行正送出來，已是難能可貴。所以對於風行正的話，她多少也聽得入耳，幾句賠禮話一聽，她已經沒有氣了，雖然口頭上還是一樣硬，事實上已經沒有事了。

風行正暗暗鬆了口氣。徐、魯同是武林世家，眞個硬碰起來，準是兩敗俱傷的局面，說不定還要拖累一些好朋友，那後果眞是想都不敢想了，如今小姑娘氣消了，兩家的仇恨也就化解了。

不僅風行正如此想，活殭屍李誠及笑面神仙胡宗清恐怕也會同意。他們雖說不怕任何人，但無事生非，以及不必要的仇恨總是避免的好。

「五位，今晚太晚了，明日中午，由小可作東，到太白居痛飲，可否賞個臉？」風行正道。

「小兄弟盛情，我們一定去叨擾。但是，我這老眼不花，知道小兄弟身懷絕學，所以想和你切磋幾招，想來不致拒人千里之外吧！」笑面神仙胡宗清道。

風行正心中暗想，不給他們看看一些手段，只怕是瞧不起人，當下點頭道：「既然閣下盛情，小可只有捨命陪君子，討教討教也好！」

「好，就試試拳脚。」笑面神仙胡宗清說時，一面向場中走，他是心急得很。

風行正內心暗自盤算，一面也走回場中。

兩人相距八尺，然後凝立不動，風行正未入江湖，人家自然不知道他的底細，但是，笑面神仙胡宗清爲武林罕有的高手，三十年來橫行天下，未嘗敗績，這就可想而知，他一身武學何等之高强。

僵持了半晌，風行正突然先動了，他這次是試探虛實，右掌一伸，七個變化施展開來，但並未打實，剛好給對方看清楚。

「好！」笑面神仙胡宗清大喝一聲，雙掌突發，絕招立即施出，「笑面桃花」、「清風明月」、「江水溜溜」、「奈何天」……一連五招，聲勢赫赫，端的非同小可，駭人已極。

風行正展開了身子，與之抗拒。

三十招過去，二人未分勝負，旁邊觀看的幾人心內極端震駭，笑面神仙胡宗清一身武學豈同等閒，縱横宇內數十年未逢敵手，今日竟然爲一個十幾歲的毛頭小子接下了數十招，絲毫未露敗跡，這是何等駭人聽聞的事，說出去怕眞沒有人相信。

笑面神仙胡宗清自己又何嘗不震驚，起初他還自負神功絕學，只是好玩性質，一試之下，大吃一驚，這少年直到現在爲止，仍然未盡全力，自己竟然莫奈他何，他要是盡力施爲，自己只怕不甚樂觀！

「颼颼颼」掌風越來越强勁，笑面神仙胡宗清想以一身渾厚內功，將對方壓了下去，但是，風行正一身武功，竟然是因勢成長，你强一分，他也跟着强一分，漸漸發覺，他的內功一樣好，較之毫不遜色。

場中幾人都是大行家，此時也

不禁弄糊塗了，內功一途，必須循序漸進，絲毫無巧可取，對方年紀輕輕，練武總不會超過二十年吧，怎麼會有如此深厚的內功呢？

又過了五十招，笑面神仙胡宗清知道再打下去，也只有自取其辱，當下立即跳出了圈子笑道：「小老弟好功夫，我不是你的對手！」

「小可這點微末之技，根本難登大雅之堂，不說別的，即以前輩臨敵經驗，亦所不能及，再說我們又不是甚麼深仇大恨，前輩愛護之心，所以如此說。」風行正謙虛的回答，令得這位笑面神仙胡宗清，由心底透出喜歡。事實上對方的確有下殺手之念，只不過風行正一再說明，於他作罷。

俗語說：「滿招損，謙受益。」風行正只不過幾句話，日後受用可大啦！

活殭屍李誠本來想出手相試，見風行正態度謙恭，反倒不好意思出口了！

「今日得見當世高賢，亦自獲益不少，明日太白居再行請教！」風行正拱手說道。

「風大哥，明天我和你比賽喝酒，看誰喝得多，輸了可要懲罰！」小姑娘魯明珠滿臉笑容道。

「那一定是我輸了，乾脆不用比，照罰就是了！」風行正哈哈笑道。

經此一會，雙方仇恨全部消解了，這可以說是風行正的做人處事之成功，所以才能做到化干戈爲玉帛。不然的話，魯、徐兩大武林世家拚鬥起來，那種可想像的血腥後果眞令人想想都會害怕。

「老弟，夜深了，今日先行告別，明天再見！」笑面神仙胡宗清說時，招呼了一聲，當先領路離去。

風行正回到了徐府，翻牆入內。回到房內，不由一怔，徐小明原說好的在這兒等，怎麼會走，想想覺得事有蹊蹺，立即趕去徐小明的臥房，也是空空如也，不見人影。

冷靜的一想，可能徐小明趕去燕子樓，風行正不得已，又沿途的細細找尋，絲毫不見任何蛛絲馬跡。

風行正滿頭大汗，徐小明如有差錯，如何對得起清風俠徐寧呢？自己奉父親之命，前來徐府相護，暗中報恩，竟然將他的獨子失去，那是如何是好？

坐在路旁想了半天，到底是誰做的手脚呢？

「嗯，是了。那一定是魯府，魯中州，領導黑道，外號震九州，他的女兒竟然給人打得吐血，當然不會算了，燕子樓之行，不過是個幌子，徐小明來了，他們一定會施展雷霆手段，擄人報仇，徐小明不來，他們定然另設奸計，暗中派高手劫人。」

風行正想到此處，霍地的跳了起來，暗自決心，即是丢了性命，也要到魯府闖一闖，拚了性命也要救回徐小明，以報清風俠的恩典。

心急如焚，風行正下定了決心，立即往魯府馳去，這時天色已亮，魯府大門外，已有八名大漢，分別兩旁排列，伴着兩座大石獅子，威風凜凜，震九州的府第，果然不同凡響。

風行正暗自盤算，如何着手進行，一名大漢已經粗聲粗氣的喝道：「呔，混小子，鬼頭鬼腦，敢是討打！」

風行正完全不當一回事，淡淡道：「請震九州魯中州出來相見！」

「混帳小子！敢是活得不耐煩了，盟主何等身份，他來見你，敢情是討打了，快滾！」那大漢大喝道。

「既然如此，待我自己去見他吧！」風行正說時，舉步向石階上走去了。

那壯漢不由大怒，一名毛頭小伙子，在大門口鬼叫，成何體統？震九州在武林中，是何等身份，竟然有人欺上門來，是可忍孰不可忍也。這等存心找痲煩的傢伙，自然不必客氣，壯漢怒火勃勃之下，伸手就打。

風行正神色冷峻，隨勢一帶那大漢的手腕，左手輕輕一托那大漢腰部，那大漢雖像頭大水牛，但被風行正稍爲用點力，已整個人突然地飛了起來，越飛越高，竟然越過三丈高的圍牆，跌到院內去了。

這一來，其餘七名大漢知道風行正武功高强，看來是個找痲煩的人，立即呼喝起來，另派一人入內報告。

其實壯漢一跌進院子，已經令得整得府第震動，「颼颼颼……」已有數個人出來。

當先是一名年輕小伙子，身負長劍，英氣勃勃。顯然是位武林高手，他正是震九州魯中州的外甥小金龍何用，跟在他身旁的一名少女，也是在武林中赫赫有名，素手羅刹魏小芳。

另外兩名紅光滿面老人，正是祁連雙霸，這四人一出來，七名大漢立即神氣活現了威風起來，粗聲叫道：「這小子一早就來無理取鬧，逞兇打人！」

「好小子，讓我來試試你的武功。」小金龍何用緩步上前，抽出了肩上的長劍。

「只管出手！」風行正知道，必先給他們一個厲害，然後才可以說話，否則，他們根本不會理會。

風行正口氣夠狂，令得小金龍何用暗怒，決心施展殺手，懲戒對方。

等了半天，風行正仍然是赤手空拳，小金龍何用怒道：「你的兵刃呢？」

「需要用兵刃時，自會使用，你有多少本事，盡量使出來，不用客氣！」風行正淡淡道。

小金龍何用幾時受過這等侮辱，心中暗動殺機，一言不發，手中劍如風擺柳，看上去無甚威力，然而一招之間，已將風行正全身大穴罩住。

風行正如要閃避，那就是愈避愈險，最後一樣難逃中劍之厄。

其餘幾人，自然知道小金龍何用之絕招，心中暗自替風行正惋惜。

但是，風行正紋風不動，好像不怕利劍似的，小金龍何用暗自一咬牙，長劍直刺，眼看風行正就要被一劍穿心了，突然，風行正手指突出，中指與食指將長劍夾住，依理說，長劍不易被夾住。

小金龍何用心內大驚，用盡全身之力，仍然抽不回來，長劍好像是生了根，分毫動彈不得。

風行正屹立不動，冷靜得像座沒有感情的石人，僵立原處。

小金龍何用三次運力，仍然不能撼動分毫，當下心一橫，立即棄劍，右掌運足十成功力，兜胸直擊而下，想一下子就取人性命。

風行正見對方心狠手辣，也就不客氣，右掌迎去，「砰！」的一聲大響，小金龍何用腕骨立斷，一股暗勁透入，已受了極重的內傷。

素手羅剎魏小芳怒叱一聲，飛身而起，三枝柳葉飛刀射出，跟着一隻賽雪欺霜的玉手已挾着呼呼勁風當頭打到。

風行正往左一踏步，堪堪避過柳葉飛刀，身形微微一長，鐵掌迎頭猛擊，素手羅剎魏小芳尚未落地，雙掌一接實，立即往後飛回去，幾個觔斗，人已落在三丈之外，不斷的喘大氣，看來也吃了暗虧，這還是風行正手下只施出五成功力，不然的話，只怕她那隻玉手一樣要吃大虧了。

兩大高手，只不過剎那之間經已大敗，祁連雙霸神色一變，準備下場。

「慢來！」一名老者由大門走了出來。

風行正暗自駭然，這老者不怒而威，隱然流露出懾人銳鋒，不要說明，也知道是位威震四方的武林霸主，當下不敢怠慢，抱拳道：「見過魯盟主！」

「嗯，罷了，你是何人？到此大鬧，究竟是爲了甚麼事？」震九州魯中州冷峻地問。

「我本來是想見盟主，貴門下一再攔阻，小可只好出手自衞，得罪之處尚請見諒！」風行正抱拳道。

「好吧，他們吃虧，只好怪自己學藝不精，現在見了面，有甚麼話可以說了。」魯中州冷峻地說。

「在下小主人失踪了，特來詢問。」風行正冷靜地道。

「哈哈哈……」魯中州放聲狂笑，笑聲中貫足了內力，鋪天蓋地般往前捲去，有如金聲玉振，直透雲霄，內力差一點的，已自禁不住了。

震九州的確有他稱霸武林的本領，即使內家氣功，當今宇內就沒有幾個可以與之抗衡。

但是，風行正仍然凝立，神色絲毫未變，連眉毛都未跳一下，以他年紀，已有如此深厚的內功，令人更加驚詫，要不是親目所見，誰會相信？

笑聲突停，震九州魯中州定神細細打量對方，在他面前的少年，確有他不凡之處，足足有半盞茶時分，魯中州才說道：「很好，很好，老夫得見當世英傑，實屬平生快事，小朋友，你剛才所說，小主人失踪，我魯某尚不屑做這等事，只怕另有其人吧！」

「盟主一言九鼎，在下焉有不信之理，我到此處，也不過是探聽而已，如今確知小主人不在此處，就此告辭，日內再來負荊請罪！」

風行正抱拳爲禮告辭後退。

「可要老夫讓幾個人幫你去找？」魯中州問道。

「多謝盛情，在下自信可以找到，再見！」

震九州魯中州望着風行正的背影，心內生出一股別樣的感覺，他知道這年輕人是位難得的少年英俠，未來的武林，是他大展身手的好天地，稱雄宇內，領袖羣雄，這年輕人有此能力。

他自己已是位豪雄，所以對於英雄人物的感覺，也是特別的敏銳。

＊　＊　＊

風行正離開了魯府，又回到了清風俠徐寧家中，徐小明仍然踪跡杳然，毫無信息，簡直是石沉大海。

風行正詳細分析，推敲一番，立即確定，這是報應會玩的把戲，決定自己以身犯險，上天入地，也要尋回小主人徐小明，也算是對得起徐家了。

雖然在天后廟前，與他們的人會過，但並不清楚他們的特點，一時間，又那裏去找？再說他又沒有標明自己是報應會的人，根本不易分別，更別說是找了。

廣場上，沒有王二麻子的變戲

法的踪迹，大概是給報應會趕走或打傷，找王二麻子也是一條線索，茫茫人海中，又那裏去找呢？

風行正暗自焦慮，到處亂轉，連影子都沒有，遑論找人！

毫無頭緒，漫無目的，風行正這份焦慮眞個可以，無奈之下，只好到處跑，滿街滿巷的走。金陵地方大，豪華的院落，偏僻的荒郊，風行正已跑了好幾處，仍然是沒有絲毫消息。

最後，風行正來到天后廟前，溜躂溜躂，看看三教九流的行業，只希望有一兩個報應會的人出現，就可以追踪。

三天過去，風平浪靜，賣狗皮膏藥的，算命看相的，全都相安無事，報應會的人馬完全失了踪跡。

風行正突然想到，自己明鑼張鼓，報應會可能有所顧忌，倒不如暗中尋訪反而會方便些。這一決定後，暗中買下乾糧、水袋，趁沒有人看見，「颼颼颼」的一聲竄到濃密的樹林中，舒舒服服躺在樹枝上，細心觀察廣場上來往人物。

兩天過去，仍然無消息，風行正幾乎急瘋了，但事實上，急也急不來，可以說是一籌莫展，只好守株待兔了，躲在樹上，暗中觀察動靜。

晚上，初月東昇之際，風行正幾乎睡着了，突然，一陣爭吵聲傳來，要不是他的耳朵特別靈敏，眞不容易聽到，有動靜，總比茫無頭緒的好，當下精神一振，掠過幾棵大樹，循聲趕去。

荒郊之上，七個人圍攻一個女子，風行正細心觀察，那女子約莫十七八歲，渾身浴血，武功頗有根底，這圍攻她的七個人刀法狠辣，刀子全是狠命的攻着，那女子拚命抗拒，雖然吃力，勉强還可以抵住。

又過了半晌，那女子似乎氣力不足，一柄短劍漸漸的露出破綻，七人下手更辣。

「噹！」的一聲，短劍陡地飛上天去，那女子大驚，一個踉蹌，跌翻地上。

七把刀如烏雲蓋頂，猛劈了下去，跟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女就要被剁成肉醬。

「颼！」一條人影由天而降，「砰砰砰……」七個人翻翻滾滾，全給打了出去。

風行正已威風凜凜，站在那女子身前護衞着。

七人定睛看清是風行正，立即哈哈狂笑了起來，似乎見了甚麼開心的事一般。

風行正被他們笑得莫名其妙，這有甚麼好笑，這班混蛋莫非是瘋了不成？

「小子，你好大的膽，竟敢管我們的閒事！」其中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大聲喝道。

「看來你們七個男人，黑夜之中，幹這殺人越貨勾當，被我看見，哼哼！可不容你們得手！」風行正冷峻的道。

「乳臭未乾小子，不怕閃了舌頭，今晚要你來得去不得，拿命來吧！」那大漢說時，手中刀橫劈了過去。

風行正藝高人膽大，絲毫不以爲意，正想展開空手入白刃功力，又給這傢伙一個厲害，身後兩把刀襲到，勁道十足，而且刀法奇特，顯然是個使刀高手。

風行正大驚，雙足疾蹬，衝天而起，極險地避開五刀，心內不由大吃一驚，這般人剛才並未使出全力，此時所顯露的刀法，比剛才何止高出十倍，這究竟是何原因？

七把刀，組成嚴密的狙殺網，簡直是天羅地網，風行正連連遇險，全力施展，一連使出了十二種身法，才漸漸穩定了局面。

雙方交換了二百餘招，由於出手太快，所以一剎那就過去了。

風行正暗自忖道：「剛才爲何要隱瞞，自己一援手，他們即全力施爲，其中顯然有不對勁的地方，莫非這是報應會的陰謀？」

「颼颼颼……」刀勢越來越强勁，七人聯手合擊，當眞有如雷霆萬鈞之勢。

風行正暗自一咬牙，立即施展出不輕易用的師門絕學——「無孔不入」。

這一招曠古絕今的奇技絕學，一施展開來，果然有神鬼莫測之機，兩把刀奪過，風行正像一條游魚，脫出了包圍圈。

「好功夫，了不起！」那名爲首的大漢冷峻地道。

看來對這招「無孔不入」由衷的佩服，對於風行正的敵意，卻有增無減，一場更慘烈的生死決鬥，立即就要展開。

「你們是報應會的吧。」風行正緩緩道。

「很聰明，你當然也知道，本會成立以來，並不輕易得罪江湖朋友，閣下竟然一再阻攔本會行事，破壞大事，俗語說：『光棍不斷人財路。』，閣下這種行徑，大概是自恃武功可以橫行無忌，不顧江湖道義了吧！」大漢怒道。

「很好，你們是報應會的人，王二麻子是一個跑江湖的賣藝者，也可以說是一名可憐的苦哈哈，生意好，多賺一點錢，你們或者爲了自己，也可能是受人所托，這種强橫霸道手段實在太過份，非但是我，只要是江湖上稍有正義感的人，恐怕也不會任你們如此胡作胡爲。」風行正侃侃而談，義正辭

嚴，報應會各人聽了，似乎是無話可說。

隔了好半晌，爲首大漢冷峻地道：「看來我們雙方，只有訴諸武力了。」

「我想先確定，徐小明的失蹤，是否你們做的手脚？」風行正問道。

「正是，凡與本會作對的人，決不放過。」那大漢道。

「恩怨分明，原屬武林人士的本色，但我要鄭重告訴你們一聲，徐小明如有絲毫損傷，我要殺盡你們報應會的人，這點，希望你們明白！」風行正說得很認眞，使人不敢懷疑他說話的眞實性。

「本會行事，有一定的準則，並不是受人恐嚇就畏首畏尾，究竟會怎麼樣發展，那要看看彼此的造化了。」爲首的大漢也說得很清楚。

「好，報應會果然有本事，今晚我們這一戰，可能是很激烈的決戰，你們可要小心啦！」風行正語氣很平靜的道。

爲首大漢也感染了一股凌厲的殺氣，心內莫名其妙的湧起了絲絲的寒意。

其餘六名大漢神態嚴肅，他們知道這一戰的重要性，風行正年紀輕輕，一身武功，已練到化境，報應會有這名敵人，那將是意料不到的事。

雙方僵持着，習習晚風，吹得人心發涼。

「颼！」身後一名高瘦子全力擊出，單刀挾着雷霆萬鈞之勢，電光石火般的襲到。

風行正左腿向後倒踢，奇準的擊中在刀把之上，他整個人突然平地浮起，右脚輕點，已在那人胸前敲了一下。

其餘五柄刀凌空劈到，那眞是極端厲害的殺着，有極密切的配合，精奇的刀法與五個人步法，組成一道的天羅地網，普通高手未必能應付得這一招，但風行正只往地上一伏，五柄刀突失踪影。

五人稍一呆，這電光石火的刹那，風行正突然彈身而起，手脚並用，不出三十招，五柄刀已丟了。

這幾人全是一等一的高手，可以說是報應會的精英，他們知道風行正武功精湛，所以動用全部精英，誰知風行正的武功，仍然大出他們的意料之外，這一全力施爲之下，當眞有神鬼莫測之機，雷霆萬鈞之勢，銳不可擋。

幾人聯手合力抵擋，但聯手合擊之勢已被破，那裏還支持得住。

颼颼颼！風行正得理不饒人，連環殺手施出，幾名報應會的精英高手全都躺了下去。

戰事結束了，風行正冷峻地望着他們，一言不發。

「有種的殺了我們吧！」爲首的大漢怒道。

「你們雖然可惡，罪不至死，否則，我手下決不容情，最重要的一點，徐小明在甚麼地方，快說出來，稍有延遲的話，我下手殺人，可別怪我心狠手辣了！」風行正記住徐家大恩，所以心內耿耿於懷，記住徐小明的安危。

這幾名報應會精英高手經過幾次事，他們完全明白風行正說話做事，百分之百眞實，毫無虛假的。所以他們不敢强硬，只怕一句話不合，報應會的精英高手就要斷送在此。

這幾個精英高手你望我，我望着你，一時拿不定主意。

風行正也不再追問，只是冷峻地望着他們，很有耐性的等着。

山風習習，天地間瀰漫着令人沉悶的靜。

突然，那躺在地上的女子醒了，口中發出蚊語之聲，身體微微蠕動。

風行正趕緊上前，低頭問道：「姑娘，妳怎樣了？」

「我脚部受傷，其他倒沒有甚麼！」那女子道。

「好，待我與他們了結了公事，然後再送姑娘回去。」風行正柔聲道。

「你是否找一名小孩子？」那女子問道。

風行正大喜道：「正是，姑娘可知道他在何處？」

「就在報應會的總舵，如今他們精英高手盡出，我們很容易便可救他出來的。」那女子道。

「多謝姑娘，我們就去吧！」風行正大喜過望地道。

「只是我的腿……」那女子苦着臉道。

風行正眉頭暗皺，當下不得已道：「事不宜遲，由我背着姑娘去好啦！」

「看來只有這樣了。」女子說時掙扎着爬行。

風行正趕緊上前攙扶她，心內還很高興。

突然，那女子一側，往右跌去，風行正趕緊左扶，那女子已抓住了風行正的手腕。

「哈哈哈……」報應會的幾人突然放聲大笑了起來。

風行正不知發生了何事，轉頭望去，幾個人仍然大笑，顯然開心已極。

一定有不對的地方，風行正心內暗自警惕。

突然，那女子手指如鐵，正扣着風行正的手腕寸關大脈，左手嗤嗤聲響，已連點了風行正十三處大穴。

「砰！」風行正跌翻在地，一時仍不知是甚麼原因。

「唔唔，總舵主果然妙計，擒下這小子，不費吹灰之力，屬下眞是五體投地了。」那大漢欣然的道。

風行正大驚，這年輕的少女竟然是報應會的總舵主，有誰相信，自己一時不小心，中了妙計，失手被擒，看來徐小明不易救出，對不住徐家了。

「把他帶回去！」報應會總舵主冷峻的道。

「慢來！」人隨聲現。

風行正大喜，定睛望去，果然不錯，正是清風俠徐寧及震九州魯中州帶着十餘名高手。

奇怪的是，他們身後還扣着一個老婦人。

「娘！」報應會總舵主一聲一聲急叫。

「小姑娘，妳快放了風老弟，令堂自然無事，至於日後是友是敵，就看你們的了，這一回合，我們算是平手。」清風俠徐寧緩緩的說道。

「好，算你們本事，換人。」報應會總舵主還眞大方，說罷立即放手。

清風俠徐寧右手一揮，兩名漢子立即將老婦人放開，報應會總舵主奔上前叫道：「娘……」

「孩子，妳總不聽我的話，任性胡爲，以後可要好好改過才是。」老婦人含笑道。

「知道了。」報應會總舵主撒嬌道。

「風大哥。」一名小孩子衝了出來，抱住了風行正，不是別人，正是徐小明。

「我們回去吧！」清風俠徐寧一面走一面解釋，愛子被擄後，立即查明幾日來經過始末，又知會魯中州，試想，這是何等力量？報應會雖有組織，但怎能與這些老江湖抗衡，今日的結果已是最好的了。

徐小明的笑聲，令得風行正心內高興。

旭日東升，霞光萬道，四周一片光明，到處充滿了歡笑。

（完）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上文提要：徐元平身負血海沉冤，夜入少林藏經閣欲盜易筋經，屢屢與阻攔僧人拚殺，幸遇一老僧勸其放下兵刃，老僧武功罕見，令其願棄劍，並誠告易筋經之用途。老僧更告知徐方平，其師兄乃通達「達摩易筋經」之竅門之人，因觸犯清規被囚已達一甲子，若能助其解脫囚禁，或可得他指點，當可償其所願，徐方平聽後便赴「戒持院」……

欲學武功闖禁地　臨危不懼聽要訣

徐元平由沉睡中清醒時，被制穴道已解，他伸手舒展一下身體，睜眼望去，不禁啊呀失聲。

原來他經那鬚髮掩身的老人用本身精深無比的內功，運迫眞氣，替他療治好了受震的傷勢，智力記憶盡復。

昨宵往事，一幕幕在他腦際閃過。

定神望去，只見那鬚髮掩身怪人，合掌閉目的靜坐在木榻之上，那木榻一角早已破碎，但他已忘去那破碎的木榻一角，正是他自己肩頭所撞。

他已瞭然對面鬚髮蔽體，盤膝靜坐的怪人，就是那白眉老僧口中所說，他那位被囚禁幽室六十年的師兄時，不禁黯然一歎。

六十年的歲月，對一個人的生命旅程，是何等悠長、重要？

但那盤膝靜坐怪人却把這生命中極大部份時間，在這幾間瓦舍中渡過……

想到感慨之處，不覺觸景傷情，勾憶起自己淒慘的際遇。

緩緩起身，對那老人跪拜下去，觸手輕響，木榻又被他按碎一塊。要知那木榻經過六十年的時間，無人掃刷，木腐蟲蛀，早已朽爛，表面上看去，雖然仍是完好的一張木床，其實已難承受一點壓力。

徐元平在對那老人跪拜之時，無意中伸手按在那木榻上面。

他迅速的縮回觸按在木榻上的右手，望了那老人一眼，說道：「晚輩徐元平叩謝老禪師相救之恩。」說罷，立即拜伏榻前。

祇聽那怪人冷笑了一聲，道：「你膽子不小，竟敢闖到老衲囚居之室，哼，甚麼人指點你來，意欲爲何？」

徐元平抬起頭，思索了一陣，答道：「晚輩得蒙一位白眉老禪師的指點，尋來此處，懇求老前輩大發慈悲，允晚輩列身門牆。」

那怪人忽的睜開雙目道：「甚麼，你想認我作你師父？」

徐元平道：「晚輩身負血海沉冤，無法昭雪，敬祈老禪師大發慈悲，指點晚輩幾招武學……」

鬚髮掩身的老僧冷漠的乾笑了兩聲，接道：「指點你幾招武學，哈哈，世上當眞有這等容易的事麼？」

徐元平黯然歎道：「祇要老禪師答允傳授晚輩武功，使我能昭雪沉冤，晚輩願以畢生之年，爲老禪師完成幾件善功，以謝深恩。」

那怪人忽然感慨的歎息一聲道：「你這話可是當眞？」

徐元平道：「如有一句虛言，天誅地滅。」

那怪人忽的圓睜雙目，望着室

外說道：「他們來捉拿你了。」

言罷，又緩緩閉上了眼睛。

徐元平回頭望去，但見滿院翠竹搖動，那裏有半個人影，方感懷疑，忽聞幾聲卜卜木魚，緊接着傳來一個宏亮的聲音，道：「掌門方丈駕到。」

餘音未絕，驟見人影閃動，兩個身披黃色袈裟，身材魁梧的和尚，聯袂躍入靜院，直向靜室走來，到了門邊，停住脚步，四道眼神一齊投注在那鬚髮掩身的怪人身上，臉上微現驚愕之色，合掌當胸，躬身一禮後，分列門外，合掌垂首，一言不發。

那兩扇木門，早已被徐元平推得碎裂成片片木塊，室內景物一目瞭然，但二僧祇驚愕的望了那鬚髮掩身的老人一眼之外，不再向室內探視。

徐元平細看室門外分列二僧，靜如山嶽，臉泛紅光，兩面太陽穴高高突起，一望即知是內外兼修的高手，心頭微感一震，不自覺翻手向肩上一摸，一把抓空，才想起寶劍在昨宵已被人震落那靜院外面。

但聞那卜卜木魚之聲，又連續響了三聲，兩個身披大紅袈裟的和尚，又聯袂躍入圍牆，和那身披黃色袈裟的和尚一般，對幽室那鬚髮掩身的怪人一禮之後，分站在靜室門外。

徐元平看他們飛越圍牆的迅靈身法，已知四個和尚都是身懷絕學的高僧，即使讓自己和人單打獨鬥，亦毫無制勝把握……

轉臉看去，那鬚髮掩身怪人仍然閉目靜坐，對室外四僧渾如不見。

就在他一轉臉間，圍牆外又輕飄飄躍入了三個人來。

正中一人身披紅線滾邊的黃色袈裟，左右各有一個十四五歲面貌清秀的小沙彌，左面一人懷抱拂塵，右面一人手捧一根奇形短杖，緩步向着靜室走來。

那正中僧人，年約五旬上下，方面大耳，長眉入鬢，袈裟飄飄，貌相莊嚴，和藹之中，隱含懾人神威，徐元平不覺心頭一跳，暗道：「這和尚氣度非凡，定然是寺中身份極高之人。」

心中忖思之間，那和尚已到靜室門外，但見排列室外四僧一齊躬身作禮，神態間恭謹異常。

祇聽他高喧一聲佛號後，合掌說道：「少林寺第三十二代掌門方丈元通，晋謁師伯。」

說罷，屈膝拜了下去，兩個小沙彌和四僧也隨着跪拜室外。

那怪人忽然鬚髮顫動，就座木榻，微一躬身，說道：「請恕老衲身有先師刑具，此刻不便迎拜掌門方丈。」

元通微微一笑，起身答道：「弟子不敢……」瞥眼看見地上朱諭封條，不禁臉色一變，接道：「弟子恪於派中戒規，不便常來探望師伯，尚請師伯鑒諒。」

那長髮怪人冷笑一聲，道：「那也罷了，先師遺命，自難怪你，不知今日有何見教之處，親勞掌門佛駕。」

元通道：「弟子昨宵得到『戒持院』中報告，有人誤闖師伯靜修聖地，想此地乃上兩代掌門方丈手劃禁區，即本寺僧衆也不得擅入一步，何況外人，弟子不敢背棄職守，特請了歷代掌門收執的綠玉拂杖，查詢此事。」

說完話，從右側小沙彌手中取過那根綠玉拂杖，高擧過頂。

那鬚髮掩身怪人口中雖在和元通說話，但始終未睜過一雙眼睛，單憑聽覺，分辨幾人動聽，但在聞得那綠玉拂杖之後，忽然圓睜雙目，兩道神光暴射而出，室外羣僧吃他那眼神一逼，都不禁身子一顫。

祇有元通大師仍鎭靜如恆，面不改容的笑道：「師伯！請驗明綠玉拂杖信物，弟子此刻要傳諭拿人了。」

徐元平定神看去，祇見那綠玉拂杖大約有一尺五寸長短，上端雕刻了一個佛像，通體碧光，晶瑩耀目。

綠玉拂杖乃少林歷代傳給掌門方丈的至寶，凡是少林門下弟子，不分僧俗輩份，祇要見了綠玉拂杖，一律得拜伏地上，聽候執杖人的令諭，徐元平不是少林門下弟子，自然不知道那綠玉拂杖的用途，但見那綠杖耀目碧光之中，隱隱現出幾條血紋，已知是極爲名貴的寶物。

那長髮怪人雙目注定那綠玉拂杖，足足一盞熱茶工夫之久，在這時刻中，他目光有着幾種不大相同的變化，忽而激動忿慨，忽而黯然神傷。

終於，他緩緩的閉上了眼睛，合掌拜伏在木榻之上。

元通見他屈服，微微一笑，收了綠玉拂杖，吩咐列身兩側的紅衣和尚道：「兩位紅衣護法，請依本門戒律拿人。」

兩個紅衣和尚同時躬身說道：「敬領法諭。」一先一後的進了靜室，緩步向徐元平逼去。

徐元平望着二僧逐漸迫近的來勢，心中十分爲難，不知是束手就縛，還是奮力抗拒……

忽聽耳際響起一個細小而却清晰的聲音道：「你後退一尺，和我打坐雲床觸接，然後發掌拒敵，不論對方攻勢如何强烈，均請放心拒擋。」

那聲音似是從遙遠的地方飄傳而來，但却字字入耳，清晰異常，可是那兩個相距數尺，身披紅色袈裟的和尚，却似未曾聽得一般，仍然緩步迫來。

看兩人移動身軀的步法，沉穩如山，這在行家眼內看來，立即可以分辨出兩人都有着極爲沉厚的內功基礎，在行動之時，仍可隨時拒擋對方强猛的攻勢。如以兩人擧步的沉穩看來，至少有分辨兩丈內落葉觸地之能，但却不知何故，兩人竟似未聽到那響在自己耳際的聲音……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間，二僧已迫近他兩尺以內，他不敢再多想下去，雙手撐地，原坐姿勢不變，身軀向後移動一尺，背靠木榻，剛好把那鬚髮掩身的怪人擋住。

祇見二僧同時合掌當胸，躬身一禮，說道：「少林寺三十二代掌門方丈隨身護法弟子百智、百鏡，奉了掌門法諭，擒拿擅闖師祖靜修禁地的綠林盜匪，敬望師祖原宥弟子等放肆擧動。」說罷，高喧了一聲佛號，垂首靜立不動。

祇聽那鬚髮蔽身怪人冷冷的答道：「掌門人既請了綠玉拂杖，老衲焉敢不遵法諭，爾等既奉掌門之命，老衲自是不便干涉，但請動手便了。」

那鬚髮蔽身怪人全身都隱在徐元平的身後，無法看清他的神色表情，祇聞其聲，不見其人，但從他冷漠的聲音之中，猜測他十分不悅。

二僧本來並肩垂首靜立，在聞得那怪人答覆之言後，霍然抬頭，沉聲應道：「弟子等身任護法，難以自己，請師祖原諒了。」

餘音未絕，站在左側的百智當先出手，右臂一探，緩緩向徐元平右肩抓去。

徐元平祇覺隨着對方緩緩抓來之勢，有一股極强潛力，掌勢未到，勁已自迫人，不禁心頭大駭，右臂一振，疾拂出手。

那知對方正是要徐元平如此，倏忽一翻右腕，隨掌潛力頓然消失，由緩變快，迅若電光，翻轉之間，便扣住了徐元平的右腕。

徐元平一掌拂空，已知不妙，再想收住急拂之勢，那裏還來得及，祇覺得右腕一痲，如被扣上一道鐵箍，全身勁力一齊消失。

徐元平看對方出手一擊，就擒拿自己脈門要穴，不禁氣餒，正待認輸就縛，忽覺一隻手掌緊按背心之上，一股熱流急攻丹田，心知已得身後怪人以本身眞力相助，登時鬥志大增，吐氣出聲，振腕一甩。

但聞百智沉哼一聲，高大魁梧的身軀竟被那一甩之力，震退了四五步之遠，扣在徐元平右腕上的五指，也同時被一股內家强勁的反彈之力震開。

這變化，不但使百智感到震驚，就是一側觀戰的百鏡，也同時臉上變色，連那站在靜室外面的元通大師，也不覺聳然動容，想不到對方一個十幾歲的少年，竟有這等精深的內功。

祇聽百鏡冷笑一聲道：「小檀越果然不凡，貧僧也領教幾手高招。」

說是領教，其實當先出手，擧手一掌，當頭拍下。

徐元平在揮手一甩之間，把那和尚震退，掙脫了被扣脈門，連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不禁呆了一呆，待他聽到百鏡之言，掌風已當頭罩下，這次擊來之勢，和先前大不相同，不但迅快無比，而且不帶一點風聲潛力，輕飄飄的拍擊而下。

徐元平來不及出手化解，祇得一擧左手，硬把擊來的掌勢接住。

百鏡早把全身功力運集掌上，但却蓄勁不發，是以，那擊出掌勢，絲毫不帶破風聲，直待和徐元平左掌觸接之後，才陡然把含蘊在掌心的勁力發了出來。

徐元平的功力和百鏡相差極遠，如何能擋受得住百鏡這排山倒海而下全力一擊，祇覺血氣翻動，頭暈眼花，左腕上骨疼欲裂。但他知道只要自己一收拒抵對方掌力的左手，對方那强猛絕倫的內力，立時將疾沉而下，當場就得斃人掌下，祇得拚盡全身眞力苦撐。

忽覺那觸在背心的手掌一緊，又是一股熱流衝入丹田，催動全身眞氣，驟覺力量大增，不自覺振腕向上一抬，祇聽百鏡悶哼一聲，身軀忽的凌空而起，砰的一聲，撞在牆壁上，祇震得全屋搖動，落塵如雨。

這座房屋已有數十年沒人打掃，除了大樑之外，很多椽木都已朽爛，如何還能經受得這極强的一震之力，落塵彌空之中，祇聽得卡卡幾聲，屋上椽木連斷了十三四根，雜在彌空積塵之中落了下來。

這時，幽室中的百智、百鏡和徐元平等都被滿室飄飛的積塵迷得雙目難睜，不知對方有何擧動。

靜室外的元通大師，內功本極精深，運足目力看去，也祇隱隱可辨大概，百鏡似乎受傷不輕，在撞壁之後，就未再站起身子，百智却用左臂寬大的衣袖，遮住頭臉，右手當胸而立，擋在百鏡前面。

徐元平仍然盤膝而坐，用雙手掩住面門。

大約有一盞熱茶工夫之久，那滿室落塵才逐漸消減……

百智不再攻敵，翻身抱起百鏡，一躍而出。

元通慈眉微聳，仔細的察看了

百鏡的傷勢後，道：「他震及內腑，傷勢不輕，快送『達摩院』去療治傷勢。」

百智立掌低聲答道：「敬領法諭。」探臂抱起百鏡，急奔而去。

元通大師回顧了兩個隨侍身側的小沙彌一眼道：「你們守在門外。」伸手取過綠玉拂杖，緩步進了靜室。

兩個身披黃色袈裟的護法僧人，緊搶兩步，一左一右的隨在元通大師身側。

徐元平目睹少林寺的掌門方丈，親自臨敵，心頭大感凜駭，祇覺對方擧動之間，威嚴懾人，竟不敢發掌拒敵，瞪着雙目，看着人一步一步迫近。忽覺那觸及背心的手掌一緊，耳際又響起一個微小清晰的聲音，道：「快些出手發掌，別讓他逼近身邊。」餘音未絕，一股熱流，又攻入丹田之中。

徐元平右掌一擧，正待擊出，忽見元通大師停止脚步，雙目一瞪，湛湛神光，直注臉上，威稜逼人，不禁心頭一震，擧起的右掌又緩緩的放了下來。

兩個黃衣護法僧人，忽的雙雙躍出，一左一右疾撲而到，迅如電射，一閃而至。

徐元平看二僧撲擊的來勢奇猛，那裏還敢怠慢，雙手齊出，分拒二僧。

他這發掌拒擋之勢，祇是一種防衛的本能，那知掌勢出手，忽覺一股眞氣由丹田直貫雙臂，但聞兩個護法僧人同時哼了一聲，身軀一齊凌空向後飛去。

數尺外的元通大師，見他一擧手間，把自己身側兩個護法一齊震飛起來，不禁吃了一驚，張口噏住右手拿着的綠玉拂杖，左右雙手齊出，一手一個，竟把兩僧向後疾摔的身軀，一齊接住，動作迅靈，間不容髮。但却被那强猛的衝擊之力，震得身軀晃動，一連後退三步。

徐元平幾時見過這等罕絕武林的手法，祇看得呆了一呆，心中讚歎不已。

忽聽那微小的聲音又在耳際響起道：「快些趁勢發掌，把他逼出靜室。」祇覺丹田熱流激蕩，全身眞氣上衝，不自覺間擧手擊出一掌。

元通大師尚未放下兩個護法僧人的身體，陡感一陣潛力直逼過來，一時之間，無法用手拒擋，祇好運集眞氣，挺胸硬接一擊。

這一掌看似輕描淡寫，其實力道大得出奇，元通祇感全身一震，前胸如受千斤重鎚一擊，氣血翻動，馬步不穩，不由自主地向後退了一步，每一落足之處，足印深陷地下半寸多深。

要知元通大師乃少林寺第三十二代弟子之中第一高手，內功深厚，拳掌無匹，但竟似承受不了這一掌之力，後退三步，仍然噴出一口鮮血。

但他畢竟是有道高僧，雖在重創之下，心神仍然不亂，緩緩把手中兩個護法僧人放下，右手取下口噏綠玉拂杖，低喧了一聲佛號道：「弟子罪該萬死，冒犯師伯，雖受懲戒，但也不敢妄存半點怨恨之心，不過師伯借人之手，拒擋綠玉拂杖，是否觸犯欺師滅祖戒律，弟子不敢妄自論斷，自當召集寺中長老商議，以憑公決，一俟此事圓滿告結之時，弟子再當面領求師伯責罰，以謝冒犯尊長之罪。」說完，捧杖躬身一禮，退出靜室。

原來元通大師心思機敏過人，在徐元平和百智動手之時，已然懷疑到是師伯暗以本身眞力相助對方，直待他承受了徐元平一掌之後，愈發認定不錯。

他雖然沒有見過這位被囚禁幽室六十年的師伯，但却聽師父談過這位不幸的師長際遇，知他才華絕世，聰英無比，是近十代中少林寺最傑出的人才，十八歲那年，試技羅漢堂，藝壓同門，監試師長無不驚奇他的成就，二十歲行道江湖，爲少林寺三百年中，最年輕的出寺行道僧人，不及兩年，已名噪大江南北……

因無意觸犯清規，被師父囚居這一座靜院幽室之中，少林寺已經兩易掌門方丈，他却在這數間瓦舍之中，虛渡了六十年的悠長歲月。

他想到這位師伯諸般不幸的遭遇，不禁黯然一歎，停住脚步，又回頭望了那靜室一眼，祇見徐元平盤膝靜坐在木榻前面，擋住了那鬚髮蔽體的老人全身。

忽覺胸前一疼，一口熱血又向上翻起，趕緊排除腦際雜念，凝神調息一下，穩住了翻動的氣血，在兩個小沙彌和兩個護法僧人護擁下，緩步繞着翠竹，離開了靜院。

徐元平望着幾個和尚的背影消失在翠竹叢中之後，翻過身子，對那鬚髮蔽體的老僧叩拜下去，說道：「如非老前輩暗中相助，恐晚輩早被人震斃掌下了……」

祇聽那怪人冷笑一聲，截住徐元平的話道：「佛門之中，慈悲爲懷，就算是沒有老衲暗中相助你擊退他們，他們也不會傷害於你，哼！你闖到我們少林寺劃列的禁區之內，就算讓你吃些苦頭，那也是你罪有應得。」

徐元平聽得怔了一怔，暗道：「明明是你叫我發掌拒敵，怎麼能夠怪我？」他心中雖有這般想法，但口中却是不敢說出。

忽聽那怪人仰臉哈哈大笑起

來，笑聲異常特異，叫人分不出他是哭是笑，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才好。

徐元平呆呆的跪在當地，足足有一盞熱茶工夫之後，那怪人才停住笑聲，蒼蒼皓髯白髮掩遮中，仍隱隱可見他滿臉淚痕。

徐元平忽然覺得眼前這武功絕世的老人，有着深沉的憂鬱、凄涼。

他是自己生平所見所聞的第一位武林奇人，有着蓋代絕倫的武功，和不可思議的深厚內力，大概當今之世，再無人能有他這樣的成就了。

但他却把人生最寶貴的青春歲月，埋沒在這小小靜院的幽室之中……

忽聽那老人冷笑一聲，說道：「你要我傳授甚麼武功？」

徐元平道：「晚輩想學那『達摩易筋經』上記載的武學。」

長髮老人搖搖頭，冷漠的一笑道：「你難道也想找一處人跡罕至的地方，嘗受二十年面壁之苦麼？」

徐元平心頭一凜，道：「甚麼？要二十年以上之久？」

長髮老人忽然微微一笑，這是徐元平第一次看到他眞正的笑容，仔細看去，不禁吃了一驚，原來那長髮怪人的臉色，竟是十分紅潤，祇因被長垂的白髮雪髯掩遮，不留心很難看得出來。

此刻，他那紅潤的臉上更覺光彩耀目，眼神也閃動着歡愉的光輝，顯然，似對自己在武學上的成就，有着很大的滿足和驕傲。

忽然，他像觸了電流般，臉上的歡愉之容立時隱去，眼神中的光輝也隨着消失。

長長歎息一聲，閉上雙目，說道：「那『達摩易筋經』上記載武學，盡都是深奧無比的內家修練之法，別說廿年的時間，就是三十年苦思窮究，也未必能夠博通，需知世間大成之事，决無僥倖成功，雖然偶有例外，但却絕無僅有，而且多屬旁門之學，失之偏激，縱然學有所成，日後必蒙其害，老衲生平之中，祇見過一人從旁門別徑之中修得大成，而那人竟還是一個女人……」

徐元平啊了一聲，道：「怎麼？難道當今武林之中眞還有比前輩武功高強之人不成……」

忽然想到了自己目睹身歷的悲慘往事，那人不但武功絕高，而且下手陰辣無比，半宵之間，連傷十二個武林高手……

血淋淋的悲慘景象，又從他記憶之中一幕幕展現腦際，祇覺胸中熱血沸騰，淚水奪眶而出。

長髮老人舉手拂着他頭頂，十分慈悲的說道：「孩子，我知道你一定有着悲慘遭遇，所以，才到少林寺來偸那『達摩易筋經』，想練成蓋代無匹的武功，以作報仇之用……不過，這是一件毫無成功希望的事，別說你根本就無法找到列爲我們寺中三寶的『達摩易筋經』，縱然探得它存放之處，但以你那點本領，也無能偸竊到手，千數百年以來，也不知有多少黑道高手，江湖豪客，都在覬覦那部『達摩易筋經』奇書，可是千數百年之中，却無一人能得到手……」

徐元平道：「晚輩祇想學得經上功夫，以報血海深仇，並未存甚麼逐鹿江湖，爭霸武林之願……」

長髮怪人道：「經上記載武功，字字深奧博大，單是求解經文就得費你三年以上的時間，如想窺得門徑，修有所成，至少也耗去你二十年的青春。」

徐元平覺得那長髮怪人在短促的一瞬之間，如同換了一個人般，變得十分慈祥和藹。祇聽那老人繼續說道：「廿年不算很短，那時，你的仇人也許早已不在人間了。」

徐元平道：「這麼說來，晚輩今生今世，是永遠無法報得大仇了？」

長髮怪人沉吟一陣說道：「那『達摩易筋經』上，記載的武功雖然淵博，但並無克敵制勝的實用法門，既無法選擇精要的竅訣練習，亦不能一鼓作氣練成，你這心願祇怕今生亦難有得償之日。」

徐元平千里迢迢的趕來嵩山少林寺，目的就是爲着那部眞經，如今聽見那老人之言，不禁心頭一涼，問道：「這麼說來，晚輩是無望修練那『達摩易筋經』上記載之學了？」

長髮怪人道：「其實我們少林武學之中，不少深遠博大的武功，你能學上幾招實用手法，也比你偸得那『達摩易筋經』好……」

徐元平道：「晚輩的仇人，乃當今黑道中一位高手，武功絕倫，心狠手辣，而且黨羽無數，智計百出……」

怪老人輕輕歎息一聲，接道：「老衲在這幽室之中，渡過六十年的時間，已把『達摩易筋經』中記載的武學悟透，但我自知本身武功並非天下第一，我縱不惜叛道私授，祇怕也未必一定能報你大仇……」

他忽然閉上雙目，倏然住口，默默沉思起來。

徐元平驚愕的望着那沉忖的老人，心中十分惶恐，他敏感的覺到，眼下片刻的時光，將是他整個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關鍵，他可能得到天下武林人物夢想的「達摩易筋經」上乘武學眞傳，也可能被

那老人摒棄門外，逐出幽室……

忽聽那老人一聲悠長的歎息，激動的神情逐漸的平復下來。

緩緩的睜開雙目，莊嚴的說道：「六十年的時光變化，江湖上早已把老衲忘去，老衲也早和大千世界脫離，祇有一事耿耿於懷，使我不能掃淨靈台，早證佛果……」

這時忽聞鐘鼓之聲，遙遙飄傳而來，打斷那老人未完之言。

徐元平細聽那鐘鼓之聲，緊促異常，那老人剛剛平復的臉色陡然大變，直待鐘鼓聲復歸沉寂，才黯然說道：「這是少林寺最緊急的集議訊號，寺中的長老，和各層殿院中的住持都將聚集在『達摩院』內，研究對付老衲之策。」

徐元平道：「老前輩乃貴寺當今方丈師伯，難道他還眞敢對付老前輩麼？」

老人凄涼一笑道：「我們少林長幼之分雖然嚴格，但掌門人的尊嚴却凌駕輩份之上，剛才我出手太重，打得他口中噴血，此事乃大不應該之舉，祇要他一聲令下，慧、元、百、天，四代中高手，都當會集這靜院之中，羣攻老衲。」

徐元平聽得呆了一呆，忖道：少林寺中僧人，不下數千之衆，四代高手何至百人，如果一齊出手，縱然是達摩重生，也難抵敵，看來這老人是凶多吉少了……

祇聽那長髮怪人呵呵一陣大笑道：「孩子，咱們打一個賭，好不好？」

徐元平看他突然之間，由緊張變得十分輕鬆，心中甚是不解，但口中却茫然應道：「老前輩吩咐，晚輩焉敢不遵，不知要打甚麼賭？」

長髮老人笑道：「咱們打這賭最是容易不過，你先坐起來再說不遲。」

徐元平聽他言詞輕鬆，全不擔憂生死之事，這時不覺精神一振，當下依言起身，旁榻而坐。

祇見那長髮老人遊目馳騁，滿室亂瞧，原來他隨口說出打賭之言，事前並無深思，這幽室之中，空空四壁，瞧來瞧去，找不出可以用作打賭之物。

忽見那長髮老人左手輕輕在徐元平臉上一拂，右手疾伸而出，徐元平祇覺一陣微風拂面而過，視線被阻，眼睛一黑。

待他視力復常，耳際已響起那老和尙哈哈大笑之聲，道：「這辦法最是公平不過，你猜猜我這雙手之中，拿的甚麼？」

祇見他兩手緊合，神色歡愉，似是對這場打賭之事，與趣十分濃厚。

徐元平微微一笑，正待隨口胡猜上一句，忽見那老人臉上笑容一斂，神情鄭重的說道：「這場打賭，關係甚大，你如猜得不對，我要立刻把你逐出此室，那就別再想我傳你武功了！」

忽然急鼓三響，劃空傳入耳際，娓娓餘音未絕，靜院圍牆之外，飄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大師兄身體可好，小弟慧果來看你了。」

長髮老人臉色一變，冷冷的答道：「我佛慈悲，小兄弟身體托安，師弟幾時回到寺中來了？」

但聽一聲悠長歎息，劃空而來，長歎餘音未絕，人已到了幽室門外。

徐元平定神看去，祇見一個身着灰袍的八旬老僧，神態甚是恭謹的說道：「小弟已回寺三日了。」

長髮老人冷漠的望了當門而立的僧人一眼，道：「師弟可奉了掌門人的令諭，來擒拿我這不成材的師兄麼？」

不再理那老僧，却望着徐元平道：「如果你猜中老衲手中之物，這場賭就算你勝了，老衲當盡所能，完成你的心願。」

徐元平本是極爲聰明之人，成敗決定在一言之間，不禁大感猶豫，本來極爲輕鬆的心情，忽然間沉重起來，仰臉沉思，久久答不出話。

慧果看師兄對自己神情冷漠，心中甚是傷感，想起昔年學藝之時，得受師兄惠賜良多，眼下他即將大禍臨頭，自己却愛莫能助，也許在掌門方丈的綠玉拂杖之下，自己還得親自和師兄動手，想到爲難傷心之處，不覺滴下來兩點老淚，悄然退走。

徐元平雙目轉動，不放過幽室中一草一木，他想尋找出一些跡痕，幫助他判斷那老人雙手合蓋之物……

突然一陣積塵落下，抬頭望去，祇見一隻蝙蝠振翼而去，心中一動，脫口說道：「老前輩手中可是一隻蝙蝠麼？」

長髮怪人忽的全身一顫，放開雙手，果然是一隻蝙蝠，振翼飛走。

徐元平見自己在無意中勝了這場賭賽，心中暗自慶幸，歡愉之情，形露於色。

轉臉看那長髮怪人，祇見他臉上流露着極爲奇異的神情，雙掌合十，喃喃祈禱，而且聲音極微，徐元平坐在他身側也聽不出說的甚麼。

他放下合十當胸的雙手，笑道：「蘭因絮果，强他不得，你既然勝得我們這場打賭，快請說出條件，老衲自當盡力而爲，時光無多，寸陰寶貴，老衲祇能盡其在我，成敗要看你的才智造化了。」

徐元平亦知這座靜院幽室即將受到少林寺羣僧圍攻，他那兩句時光無多，光陰寶貴的話，正爲此故，當即答道：「弟子想學那『達摩易筋經』上乘內功心法！」

長髮老人忽的臉色一沉，道：「我是打賭輸給你的武功，咱們可毫無師徒關係，日後你出道江湖，盡可以把贏得的武功眞象示人，但不能說你是少林門下弟子。」

徐元平微微一怔，正想以師倫大道相辯，但見對方神態莊肅，言似由衷而發，忽然心中一動，忖道：是了，想這等冠絕武林的少林秘技，豈能隨便授人，我如認他作師，必得受了少林派中門規限制，也許少林派門規之中，有着不能隨意傳授門下絕技的限制……

徐元平心念一轉道：「晚輩當謹記老前輩相誡之言。」

長髮怪人臉色大見緩和，微微一笑，道：「咱們再打一個賭，好也不好？」

徐元平一皺眉頭，忖道：怎麼這位老前輩這等愛賭，我剛才只一時僥倖勝他，再賭一次必敗無疑，難道他又改變心意，不願以絕技相授，要借重賭賽毀諾不成，毫無致勝把握，一時間沉吟不語。

只見那長髮怪人哈哈一笑，道：「小檀越不要多疑，剛才咱們賭的是相傳武功之事，老衲既然輸給了你，自然不能借重賭毀諾，當盡我所能，以數十年修爲禪功相授。但因咱們沒有師徒之情，老衲也不能强令你替我辦事，咱們最好是再賭上一賭，如果你再勝了，老衲除傳授武功之外，還送你一件至寶，助你復仇之用，如果老衲勝了，只請你代尋訪一個人的下落，告訴他老衲的諸般經過……我佛慈悲，請恕弟子罪過。」

說至此處，倏然一閉雙目，莊肅神情中溢露出無限凄凉。

徐元平雖不知他要尋找的是甚麼人，但見他那種異樣的神情，想那人定然和他有着不尋常的關係。

當下接道：「這等容易的事，何需打賭，只望老前輩告訴晚輩那人住處姓名，晚輩如能活着出了少林寺，就先去找他。」

長髮怪人搖搖頭，接道：「老衲生平不求於人，豈能在古稀之年，破此禁例，此賭非打不可。」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既是如此，當請命題。」

長髮怪人道：「剛才由老衲出題，這一次由小檀越了。」

徐元平略一沉思，探手入懷摸出兩枚銅錢，笑道：「晚輩手中現有兩枚銅錢，我把這兩枚銅錢放入衣袋，暗扣手中，老前輩請猜晚輩手中扣着幾枚，如果猜中，就算老前輩贏了。」

長髮怪人笑道：「很好，這辦法也很公平，咱們快些開始。」說罷，閉目靜坐。

徐元平本存意相讓之心，以他那等目力，只要一看自己握錢的右手形態，定可猜得出來，那知他竟閉目不看，不禁心頭大急。

忽然心中一動，在右手扣錢之時，故意使兩錢輕微觸摸，發出極細小的聲音，心想對方精深內功，定可聞得自己手中是扣的兩枚銅錢，當下從衣袋之中取出在手，在木榻上一放，道：「老前輩請猜。」

長髮怪人眼未睜開，口已叫道：「一枚。」

徐元平心頭一跳，急道：「晚輩輸了，老前輩猜得不錯……」他在說話之時，已急收右手，想把手中兩枚制錢，放回一枚入袋中。

那知長髮怪人功夫比他還快，左手一伸，已扣住他右手脈門，徐元平只覺右臂一麻，緊握的右手不自主鬆開，兩枚制錢，一齊滾落地上。

長髮怪人神情一變，歎道：「小檀越存心忠厚，老衲却弄巧成拙……」他鬆了扣制徐元平右腕的左手，接道：「天意如此，小檀越也不必爲此抱憾，快請凝神調息，掃除心中雜念，聽老衲講授『達摩易筋經』上記載的易筋，洗髓，無上心法要訣。」

說話之間，舉起右掌，輕按在徐元平「天靈穴」上。

但覺一股熱流，由頂門直向全身散去，全身眞氣受那熱流一催，立刻回聚丹田，氣聚身凝，忽覺心境空明如洗，百念俱消。

只聽那長髮怪人說道：「五心向天，萬念集一，導引吐納，功諸關節，筋力易換，轉衰爲壯……」

忽聞靜院之外，鐘聲大作，佛號震耳，徐元平不自覺心神一分。

長髮怪人緩緩放下按在徐元平「天靈穴」上右手，歎道：「慧、元、百、天四代高手已羣集靜院之外，看來是難免一場搏鬥，小檀越如不能在掌風刀光之下，鎭靜心神，老衲縱有傾囊相授之心，只怕你也難獲半點裨益。」

徐元平急道：「老前輩但請放心，縱然刀劍相加，晚輩亦自能保持鎭靜。」

長髮怪人歎道：「你雖有視死如歸的豪氣，但未必有心分兩用之能，一面拒敵，一面聽我講說那『達摩易筋經』的心法要訣，老衲乃少林門下弟子，不便親自出手和同門搏鬥，勢非借助你雙掌拒敵不可，你只要略有失措，或是誤聽了經文要訣，不但老衲心血白費，你也會終生蒙受其害。」

忽然間鐘聲羣歸沉寂，靜院

外，飄傳來一個洪亮的聲音道：「少林寺三十二代掌門方丈，率慧、元、百、天四代弟子，親訪『悔心禪院』，弟子奉傳命，敬請慧空師祖迎接掌門法駕。」

長髮怪人輕喟一聲道：「老衲這佛門法號，已六十年未聞人呼叫了。」

徐元平啊了聲道：「那慧空法號就是老前輩麼？」

在他記憶之中，似乎聽人說過慧空二字，只是一時想不起來，但這慧空二字却在他腦海中，留着很深的印象……

只聽慧空高喧了一聲佛號，道：「請恕老僧身罹先師刑具，無法迎接掌門人的大駕。」

片刻之後，靜院外洪亮的聲音重又響起，道：「掌門人已以綠玉拂杖，解除慧空師祖身受三十代掌門師祖加諸刑具，召請師祖迎駕。」

慧空雙掌當胸一合，就木榻盤坐躬身答道：「老僧不敢擅除先師加身刑具，只有就榻恭迎掌門人大駕了。」

只聽靜室外砰然一聲巨震，深鎖了「悔心禪院」六十年的兩扇木門，已被震得片片破裂。

慧空臉色一變，低聲對徐元平道：「小檀越快些收斂心神，勿爲眼前形勢所動，聽老衲講解『達摩易筋經』內容要訣。」

徐元平轉眼一瞥，只見羣僧魚貫的由兩扇碎裂的院門湧入，最先幾人已快近幽室，後面仍不斷有人湧入，聲勢浩大，觸目驚心。

慧空一舉右掌，輕拍在他後背的「命門穴」上，怒道：「還不快收斂心神，當眞要老衲白費一場心血麼？」

徐元平心頭一凜，慌忙閉上雙目，凝神內視，摒絕雜念。

他心神還未完全定下，耳際響起慧空細微的聲音，閉目冥心，握固靜思，固精練氣，運轉奇經，養氣化神，上行十二重樓，神還虛，虛化三花聚頂。

要知「達摩易筋經」文，句句含意博大，字字深奧費解，慧空一口氣誦完了第一章經文之後，又逐句分解給徐元平聽，一面又指點他實用法門。

徐元平本來有很好的內功基礎，人又聰明絕倫，原文雖難瞭解，但經慧空一再解說，已大都能予領悟，有幾處絕難知其所以，但却把實用竅訣，字字句句默記心中……

忽然有兩隻粗壯的手臂，疾伸而前，抓住了徐元平左右雙腕的脈門要穴。

原來兩人都把精神集中經文之上，一個在用心索求原文解說的方法，一個在神凝意會的默記經文及各種實用法門竅訣，竟不知有人到了身側。

睜眼看去，只見兩個身披灰袍的人，分停兩側，一人扣着他一隻手腕。

但聞右面一僧冷笑道：「小檀越膽子不小，竟敢擅闖入本寺禁區……」

這和尚話還未完，徐元平突覺一隻手猛觸後背，他已連番得慧空內力相助克敵，有了經驗，暗中一提眞氣，兩臂突然一收一推，只聽二僧同時一聲悶哼，吃他借助慧空內家反彈之力，兩個和尚一齊彈退數步，跌在地上。

放眼向門外望去，只見元通大師手捧着綠玉拂杖，肅容而立，左側站着一個古稀開外，白眉遮眼瞼的老僧，正是昨宵相遇，指點他來這「悔心禪院」的老和尚。

右面一個八旬上下，身着灰色僧袍僧人，乃是剛才還來這「悔心禪院」探望慧空的慧果。

元通大師身後，併肩站着四個五旬開外的和尚，披着一色的深紅袈裟，幾人臉上，都隱隱泛現怒意。

此外，尚有三排行列十分整齊的和尚，分站在元通大師四週，這正是少林寺慧、元、百、天四代弟子中的高手。

只見元通大師冷漠一笑，道：「少林寺三十二代掌門人元通，拜見師伯。」說完話，合掌躬身一禮。

慧空聞言合掌一笑，道：「罷了，老僧擔當不起。」

元通身側的慧因、慧果，同時向前一上步，拜伏地上，道：「慧因、慧果叩見師兄。」

慧空一擺手笑道：「先師親手把我幽禁這『悔心禪院』之時，你們都是親目所見，是也不是？」

慧因、慧果齊聲答道：「當時先師正在盛怒之下，弟等不敢饒舌求情，致使師兄受了六十年……」

慧空微微一笑，截住了兩人的話道：「師倫大道，豈敢背叛，先師縱然對小兄處罰過重一些，但小兄並無抱恨先師之心。」

慧因歎道：「二師兄接掌門戶之後，我和慧果、慧生兩位師弟，也曾懇求二師兄請傳綠玉拂杖，解除大師兄身罹先師刑具，但因二師兄顧着先師聖明，不敢借傳綠玉拂令，傷損先師尊嚴……」

慧空忽然放聲一陣哈哈大笑，道：「先師對小兄愛之甚切，故亦責之甚深，二師弟不請傳綠玉拂令，以解先師加諸小兄身上刑具，正是他尊敬先師之處，自是難以怪他……」

（未完・二）

上文提要：駱鈴以激將法邀得溫文、牛麗生陪她夜探「紅毛拿督」，三人潛入屋中，溫文馴犬有術沒驚動屋中人，於暗中見一老一少在揮棍，少的竟是顧影，牛麗生體驗過顧影的棍法，已讓他佩服得五體投地，如今竟輸給老者，令他咋舌。三人又潛到神壇前，只見閃爍着一星紅火，三人於壇前到處摸索，有如入魔幻之境感覺，又如在夢中怪事頻頻……



六人幫故事之二／溫瑞安・文　可飛・圖

金血

受作弄產生幻覺　無奈何口出不遜

顧步瞪着三人。

駱玲、牛麗生、溫文回瞪。

周圍一片沉寂。

他們三人無話可說。三人都自知理虧。

可是三個人的反應都不一樣。

溫文垂首說：「對不起，我們錯了，我們現在就走，不好意思，再見！」

牛麗生則硬繃繃的道：「你要怎樣？」

駱玲又起了腰，用一種彷彿對方既欠了她的債而又膽敢追求她似的姿態說：「你這兒妖裏妖氣的，一定不是好地方，你這兒古裏古怪的！我來問你這鼓裏爲甚麼要藏着人？這人爲甚麼給你變……害成一條蛇！你這個妖道，還不快告訴本姑娘你曾幹過甚麼惡事？」然後她又說：「這兒的神像全是面目猙獰，準不是甚麼正神！你施的準是妖法，姓顧的都不是甚麼好東西！」

顧步端坐在神枱上。

原先駱玲那一番話，他還是靜靜的聽着，浸在鮮血一般的紅燭光裏，他的臉色如何，也看不出來，人人的五官，都只剩下紅黑二色，既可怕亦柔和。至少，顧步原來還帶着點微笑的，儘管他的微笑是那麼的孤僻，還帶了點不屑。

直至他聽到駱玲說到後來，竟辱及了他所供拜的神明的時候，就算是淹沒在單調的燈色下也可以覺察得到他的不悅。

「哦，這麼說來，你們就是那幾個剛來此地的遊客了？」

駱玲因爲害怕，所以惡人先告狀。她在香港久了，土生土長，雖然也到過外國留學，所以更有了比較：在香港社會不惡是不行的。你有理，若不惡，縱理直也氣不壯。要是無理，更不惡不行，只要夠惡，理曲也可以氣壯。反正不管有理無理、有禮無禮，一定先要氣壯。要氣壯，得夠惡。如果別人對你凶，你便得對他更凶，軟弱是無法生存的。駱玲人雖有傲氣、驕氣，但人倒是挺好的，因爲不想眞的傷人，反而不夠人惡，吃了暗虧，所以，現在她「學乖了」，每遇人惡時，她就更惡；如果自己名不正言不順，更自然而然的要「大聲夾惡」，以壯聲威。

她一上來就失了風，而且給嚇得亂了神志，所以現在就只一味凶悍：「是遊客又怎樣！這裏的警方和黑社會，我們有的是熟人！坦白告訴你，我們既是『皇牌』，也有『黑底』，你少惹我們！」

「有這麼厲害？」老人伸直了腿，負手自神枱上步下來，「那麼，是你們打傷犬子的了？」

牛麗生說：「我們剛才沒打傷

你的狗。」

溫文道：「他是說他的兒子。」

牛麗生說：「哦，你的狗便是我打的。」

老人冷哼一聲，用一雙霍霍有神的眼光打量着他，就像利刀在砧石上來回打磨着一般：「你練的是『老牛轟拳』？」

牛麗生奇道：「咦，你怎知道？我這套拳法已失傳了很久了，世上可沒幾個練成呢！」

「世上？這世界大得很呢！」老人霍然反問，「豈止於『老牛轟拳』！青年步法你會不會？黃牛陣法你懂不懂？泥牛掌法你知不知道？野牛肘你學過沒有？犀牛功你聽過沒有？耕牛漫步你有沒有練過？癲牛掌法呢？昏牛試樁呢？小牛刀法呢？瘋牛怒斧呢？還有狂牛戟、一牛劍呢？你練得成的有幾樣？千萬可別小覷了天下高手了！」

牛麗生給這個瘦小老人，一連串問得口瞪目呆。老人所說的功夫，有的他聽過沒學過，有的他學過卻練不成，也有的他連聽都沒聽過。

駱玲見牛麗生一上陣就給人問得啞口無言，有心替他出一口氣：「你少來唬人，你們幹的甚麼勾當，本小姐可清楚得很。」

「哦？」老人頓生興趣，「是甚麼勾當，你倒說說看？」

「你殺人、放火，」駱玲百無禁忌的說：「放的是黑火！」

顧老頭兒靜了下來，然後一轉身，點燃了神壇前的兩根蠟燭。

燭火映照着他瘦小的身軀，投射到牆上，成爲巨頭而晃動的影子。

那巨影就像躍擊搏殺着的戰神一樣。

顧老頭的聲音變了。變得很嚴峻、凌厲。

「好，你們跟我走」他說。

「去那裏？」溫文問。

「警察局。」顧步說：「你們夜闖私家重地，圖謀不軌，到警局再說。」

駱玲說：「我爲甚麼要跟你去？」

老頭子拿了根鼓搥在手上把玩着，冷笑道：「你剛才不是說跟警方的人挺熟的嗎？」

「熟是熟……」駱玲耍賴，「我們又沒搶沒偷的，爲甚麼要去？」

「不去也行，」老頭子再退一步，「你罵我的話，我就當沒聽了；你們半夜闖進來，我也可以當沒看到，反正也沒損失甚麼，不過，你在神前罵過的話，我不可以不計較，神靈可不能給你褻瀆了，你得要誠心上香，三跪九叩，奉茶求恕，我才能放人！」

「甚麼？放屁！」駱玲幾乎大叫起來，「要我三跪九叩，你以爲眞的有神啊？」

「沒有神？你給鬼纏着的時候誰救你！」老頭子也光火了，他決定寸步不讓，「好，讓你見識見識。你們要是不束手就縛，我可要倚老抓人了！」

駱玲一聽，要動手？這可樂了。「你要抓我們？還是小心走路好了，省得賣老不成摔壞了老骨頭吧。」

老頭子眼色一冷：「這位小姑娘的嘴好刁。」

駱玲巴不得來一場武鬥，把剛才的恐怖記憶揮去抹掉，「我的手更刁。」

「貴姓？」

「本小姐姓駱。」

「駱小姐，」老頭子的臉映着燭光，像鍍了一層金一般，「我現在要你馬上跪拜神明，祈求神靈原諒你不知天高地厚，出言無狀，否則，你就要負起一切責任。」

「我爲甚麼要跪、要拜的？」駱玲蠻強地道：「我要負甚麼責任？」

「那你就別見怪了。」老頭子森冷地說。那燭火只增添他的幽森，不見得能增他生命裏的熱力。

「你要幹甚麼？」駱玲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

「打你耳光，」老頭兒說：「代神明掌摑你的嘴巴。」

「甚麼！」駱玲叫了起來，「你自己有本事就過來打，別裝神弄鬼的！本小姐一向不怕人動手，只怕人不出手。」

「好。」老頭子一字一句地道：「這句話可是你自己說的？」

老頭子左手拿着鼓搥，冷着臉向駱玲走來。

牛麗生和溫文不禁都爲駱玲躭心了起來。

牛麗生本就拙於言辭，駱玲在「不平社」的位置又比他高，他明知駱玲所作所爲，好像有點不對，而且也有點不對勁，但他也不知如何去阻止她才好。

就這麼幾句話下來，駱玲已把老頭兒激怒了。

動武已在所難免。

溫文則不是這種心情。

經過剛才那如眞如幻的一幕，他對駱玲竟產生了一種難以言喻的情愫，所以當駱玲向顧步狡辯之際，他只是在想：怎麼一個女子竟可如此咄咄逼人、蠻橫無理？自己日後如何跟她長相廝守！這樣想着的時候，竟把駱玲當着是他的老伴了。

也就是那麼一陣玄想，駱玲已跟顧步語言上衝突了起來。

眼看顧老頭兒要動手，牛麗生和溫文連忙站到駱玲身前，要護着

她。

顧老頭子見此情狀，忽發出一聲森冷的笑：「哦，是三個年輕人，對付我一個糟老頭子？」

牛麗生一聽就洩了氣，讓開半步。

溫文正想勸說幾句，駱玲已推開了他，挺身大聲道：「對付你這種妖物，才用不着三個！你年紀大了，但我是女的，我來對你，這可公平了吧……」

話未說完，「啪」的一響。

駱玲已吃了一記耳光。

＊　＊　＊

老頭子出手是那麼快，就像一條毒蛇一般叮了對方一口，立即又回復原狀。

快得使牛麗生和溫文都不及出手阻攔。

駱玲也不及閃躲。

然後顧老頭子這樣說：「我已打了。現在，你們是要自己去警局，還是要我綁你們去？」

駱玲的頰上出現了五道瘀痕——那原來可能是赭色的，因在紅色的燈光映照着，所以成了灰色——她認爲是奇恥大辱。

——雖然是「奇恥大辱」，只因「自取其辱」，但一個在怒忿中的女子又怎會理會這些甚麼前因後果？

她立即還擊。

——連她的父母，也不會這樣掌摑過她，這叫她怎下得了這口氣！

人爲了一口氣，是甚麼都幹得出來的。

＊　＊　＊

駱玲一動手，溫文和牛麗生也只好動手：因爲就算沒有那一巴掌，誰都可以看得出來，駱玲不會是這枯瘦老頭的對手。

這一個事實，大概除了駱玲自己看不出來之外，無論是誰都看得出來了。

牛麗生是撲向顧步。

他想跟他較量較量。

——以武會友，本來就是他最大的志趣。

溫文則是要上前拖住駱玲。

他要把她拉開。

他覺得那老頭兒危險得就像一包將要引爆的黃色炸藥。

何況三個人去圍攻一個老頭子的事，在場的三人——就算是一向撒賴的駱玲——也都不肯幹的。

只不過，當他們三人一齊有所動作的時候，乍眼看去，是不是像極了三人都向着一個老頭子出手？

連顧步也這樣認爲。

所以他馬上反擊。

一張符，突然貼向牛麗生。

那牆上的巨影，忽然跑落下來，痛擊溫文。

＊　＊　＊

如果牛麗生和溫文不是因爲懸念於駱玲的安危，這局面恐怕要比現在所發生的更糟。

影子畢竟不是人。

有光才有影子。

影子是沒有生命的。

可是，這牆上的巨大影子，竟然「活」了起來，騰身向溫文撲擊。

溫文一面退避，一面駭然。

——這是怎麼回事？

相比之下，牛麗生要比溫文更加驚駭。

牛麗生可以說是一個從來都不知道甚麼是害怕的人，早年，他在他家鄉遇上飢荒，連樹皮、草根都給嚼光了，有人想起去墓園裏挖死屍吃。他參與掘屍，忽然失足摔落到一個坑洞裏，那裡甚至少有一千具以上不知在多少年前被活埋的屍體，可是同伴們並不知道牛麗生已掉下去了，而又急於去避公安局的人的搜尋，全部溜光了。公安人員把那坑洞旁的泥隨便地填回去，而牛麗生就被困在坑洞下面，足足三個晚上。

那三天三晚，他沒有死，也沒有暈過去。他一面用十隻手指刨土，一面幾乎完全可以聽得見那一千個腐爛掉的死屍互相喁喁細語，而且這些死屍還會磨牙。有一首屍首，還忽然抱着他，那一張比糞坑還臭的嘴，還湊近他的臉上，就差沒眞的一口咬下來。

當他擦亮口袋最後第三根火柴的時候，他敢打賭有一男一女形狀的屍體正在蠕動着——那就像是做愛的動作。他還看見有一具爛得像一堆起黛綠泡泡泥濘的屍首上，居然開出一朵鮮艷的花。他甚至可以感覺到有一種蘚苔正在他手背上和脖子裏滋長，而有色的霉菌要比黑白的霉菌長得更迅疾，他還可以聽到那些菌類滋長的聲音。他沒有再擦亮火柴，因爲坑裏已沒有多少的氧氣可用。

他給活埋了三天三夜，在至少一千具給「坑」死了的屍首之間。

可是他沒有死。

他還「活」着出來後，連嗅到屎味都覺得是香的。

一直到現在，他還不大可以分辨氣味，因爲那暗無天日的坑中歲月，已把他的味覺毀壞了，扭曲了。

他有時候聞到香就是臭的，臭就是香的。

一直到今天，他還常常夢到自己死了，跟一大堆死屍睡在一起。有時甚至他在香港的街頭上行走，他也覺得那是一大堆行屍走肉，都是一些已經死了或即將死去而不自知的人仍木然地活着而已。

就連那時候的感覺，牛麗生也

覺得不如這一刻駭怖。

因爲那道符。

那道要命的符！

傳說那些趕屍人要在屍體額上貼上一道符，以便鎮懾住他們的鬼性——只要那道符仍在額上，那隻殭屍便無法作怪。

可是牛麗生當然不是殭屍。

他也還沒有死。

這老頭兒居然用一面符籙來懾制他！

而這道符，是會「咬人」的！

牛麗生正要小心翼翼的去避開那張符，突然之間，他乍見那張符的硃砂變成一張嘴。

一張血紅的口。

口裏還有八隻鋒利的利齒。

利齒間還咀嚼着一些蠟腸般的東西，血肉模糊、鮮血淋漓。

他定睛一看，才知道是手指。

他突然覺得自己的手一陣劇痛。

他正要去看自己的手指，就在這一失神之下，額角已給符咒貼中。

一時之間，他只覺天昏地暗。

要比坑洞中更昏更暗。

他什麼也看不見。

他發出狂吼，拳脚盲目揮動。

同一時間，溫文一面在應付那鬼魅時，一面繞視全場：他馬上就知道牛麗生已失去了戰鬥力。

說也奇怪，不管牛麗生怎麼拳打脚踢、竄高伏地，但他始終拔不掉臉上的符籙，也砸不掉神壇裏任何一件法器、事物。

牛麗生的情形令溫文駭然。

現在牛麗生的情形，就像是一頭瞎了而且瘋了的大象，而面對着成千上萬隻老鼠。

溫文本來對牛麗生有指望。

他只敢對駱鈴有期待，但決不會有指望。

指望與期待是不一樣的。

他對駱鈴當然有所「期待」：因爲駱鈴是個女子，而且又是那麼漂亮的女子。

何況他剛才又在那種恍惚的狀態下，對駱鈴產生了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

這種感覺就像與其共患過難、打過架、睡過覺一樣，雖然不一定能分辨得一清二楚，但却分明跟別的人不一樣。

他不能對駱鈴有所「指望」，也因爲她是一個女子。

她武功再好，也只是一個女子。

女子是不能依靠的。

說什麼也不能依賴女子。

這是溫文的感覺。

也是他做人的原則。

所以他寧願「指望」牛麗生。

這干人中，牛麗生塊頭最大，不必看他身手，只瞧他的實力，便知他足可山崩扛山，樹倒扶樹，鬼來趕鬼，天塌下來也有他先頂住。

不料，牛麗生竟給一張符——一道小小的符籙——弄得像一頭嘴和尾巴都給綁在一起的狗一樣。

溫文心中已沒了指望。

他只好指望自己。

可是，那道巨大的影子，竟像眞人一樣，溫文閃到東「牠」跟到東，溫文躲到西「牠」跟到西，溫文翻身回擊「牠」又兜到他的後頭，冷裏突襲，但溫文穩住不動之際，「牠」竟「貼」到地上去儘向溫文的下盤招呼。

溫文這才知道什麼叫「如影附身」。

「牠」不僅是「附」了身，還「上」了身了！

溫文甩不掉。

他飛身上桌子，影子就在桌下罵他。他要搶出門去，影子攔在門口。他用木棍搗過去，那影子彷彿手裏也拿了支棍倒刺了過來。溫文眞有點懷疑：那「影子」究竟是個眞人，還是根本就是他自己的「影子」。

就在溫文給纏箇沒了之際，駱鈴那兒就像一個披上婚紗的新娘子偏遇上一陣大風雨，既無處可躲，更狠狽不堪。

她吃了老頭子一記耳光，氣得什麼都豁出去了，甚至不知道什麼叫做害怕。也難怪駱鈴會那麼忿恨。

因爲向來連她的父母也不敢大聲喝斥她一句，而今竟給人打了一記耳光子，駱鈴說什麼也吞不下這口惡氣。

她要撐摑向那老頭子。

她正要動手，忽然眼前已不見了老頭子顧步，只有一尊菩薩坐在那兒，冷着黑臉對她笑了笑。

她愣了愣。有人拍拍她的後肩，她霍然轉身，一臉煞裏帶俏，却見老頭子正在她的後頭，臉上還掛了半個嘲弄的笑容。她搶步要去揍他，脚下却是一絆，幾乎沒跌個金星直冒。

待她定過神來，那頭人面蛇身的「怪物」已經溜走。

她到處尋她的「仇人」，却沒見着，紅燈黃帳儘是影影綽綽的神像，猛一抬頭，「滋」的一響，她的髮梢燙着了正在燃的吊塔檀香，幾沒燒着起來。

駱鈴退了兩步，「蓬」地又撞着了一物，把她嚇了老大的一跳。

原來是她後踭踢着了那面鼓。

那面鼓裏發出辱罵的聲音來。

駱鈴氣極了，她拿起個掃帚柄子就來捌那面鼓，忽然，肩膀又給人碰了一碰。

她這次連身子都不回，一個側

肘就撞了出去！

「哎喲！」一聲，駱鈴聽得耳熟，轉首望去，只見溫文已給她這一肘打得五官都擠在鼻樑印堂處打起結來。

駱鈴吐舌：「對不起……」話未說完，身前一人沙嗄的道：「你肯認了就好。」駱鈴乍見顧步又神出鬼沒的就在她面前。

駱鈴那肯服輸？搶過去又要出手，顧步冷笑：「眞不識好歹。」

門外一個聲音接道：「爸，不如讓我來收拾她。」

駱鈴一聽，心知不妙。她認得出來，那是顧影的聲音。一個老王八已難對付，何況還來了個小王八。單憑那小王八的武藝，就能鎮住牛麗生，何況還有眼前這個老王八！

駱鈴已知道情形越來越凶險。

可是她就是不肯認輸。

她就是吞不下這口氣！

* * *

駱鈴已發了狠。

她什麼都不管了。

拚了再說。

通常能夠什麼都不管了的人，只有兩種：一是給逼急了，走投無路，不背水一戰，瀕死一擊便沒有活路了，這叫不得不爾，置之死地而後生；一是從來沒什麼負擔，也沒什麼責任感，或者也沒受過什麼苦楚，稍不中意，就孤注一擲，作乾坤一擊。

有些人，不到最後關頭，臨上大節大義，是絕不盲目胡拚的，這叫「重於泰山」；有些人，動輒就與人拚箇你死我活，稍遇不快就要死要活，這叫「輕於鴻毛」。

駱鈴這一拚，且不論是泰山還是鴻毛，但她的出手，倒眞有泰山崩於一擊之力，鴻毛飄於微風之輕。

這一擊已盡施她平生之學。

* * *

這一擊，完全無效。

不是打不中，而是中途被人截住了。

不是顧步。

顧步只鐵冷着臉，沒有出聲。

而是一個男子搶了進來，駱鈴幾乎撞入他的懷裏。那人一伸手，就扣搭住了駱鈴。

「你就別惹我父親了！」說話的人正是顧影。

「你！」駱鈴尖叫怒掙：「放手！」

「放手？」顧影臉上又現出那傲笑，「讓你去送死？」由於駱鈴掙動不已，顧影又不想輕薄，所以一逕地扣住她不是要害處。

忽然他的笑容就凝結在他的臉上。

然後他的笑意在瞬間成了苦痛之色。他放手，捂胸一退，一邊身子軟軟的，像癱了一般。

駱鈴笑了。

笑聲像銀鈴一樣。

她手裏拈着一樣東西。

一口針。

細、長、尖巧的銀針。

* * *

「哈！」她笑着說，「你還不栽在本姑娘的手裏？」

「銀針刺穴？」顧步一伸手，扶住他的兒子，臉色給燭火映得一跳一跳的，五官就像要分別跳出來噬人似的：「那就休怪我了……」

「老傢伙！」駱鈴一招得手，猶正洋洋自得：「你？你又能怎樣？本姑娘……」話未說完，老頭子已到了她的面前，近得幾乎是睫毛可以觸着她的眉毛。

她連吃驚都來不及，只怕老傢伙又來打她耳光了，手中的針已急刺了出去。

她的「神針尋穴」，自得名師親授，別的她可以不精，但在刺穴一門，她就算是閉了眼睛、做夢時也神準無誤。

她知道眼前這個老頭子絕不是個易與的人物，是以她也不求有功，只求先把這出沒倏忽的老傢伙逼退再說。

沒料她這一刺，竟刺入了什麼似的，「嗤」地直沒了進去。

她手上的銀針足有七寸長。

她因求逼退勁敵，所以並不留手，取的是「腹中穴」，要是直刺進去，恐怕會將對方胸背洞穿不可——這豈不是要了人命？

駱鈴這回可是比什麼都害怕，慌忙止住腕勁。沉肘一抽，連忙收回銀針。

「噗」的一響，那銀針像自什麼物體內拔出來似的——駱鈴一顆心打上下前後左右來回猛撞：她可不想殺人！

何況那是一位老人！

那老人也是不過打了她一巴掌。

而且那老人顯然還留了情。

她怎能在一怒之下就把一個老人一針刺死呢？想到這裏，她手抖了、腳輕了、氣也消了，膽更怯了。

她把那口銀針收回的時候，忽見老人心胸上「呼」的一下噴出了一股鮮血。

不，不是血。

在燈光下，猶看得分明。

那不是血。

血是紅色的。

那噴濺出來的液體，是金色的。

一個人，要是受傷了，自然會流血。

血，當然是紅色的。

可是眼下這老頭，竟流出金色的血！

金血！

* * *

就這麼一怔神間，駱鈴手上的針也給打飛了，抵擋也來不及了，老頭子用鷹一般的眼睛盯着她，但用狠一般的眼色瞪住她。

他的中指就按在她的眉心上。

饒是駱鈴一向膽大妄爲、任性驕傲，這回也不敢妄動了。

原因很簡單：眼前這老人，簡直不是人！

她刺了他一針，他不倒，不但噴出金色的血，而且還能反擊。

她也沒忘記眼前那老頭子的兒子，僅用一根手指就重創了幾乎是刀砍不入的牛麗生，而這老頭子又是憑一根棍子就制住了他的兒子。

而今，這老傢伙的手指就按在自己的眉心穴上。

駱鈴現在終於知道：

她是落在敵人手裏了。

而且，這個所謂「敵人」，也不知是人或是鬼？今晚所遇的，也不知是邪還是魔？眼下的情形，也不知是生或是死？

這時，牛麗生仍然給那張符鎮住，就像給幪住了臉被圍毆一般；溫文正跟那不知是他自己的還是什麼人的影子搏鬥，直打得筋疲力倦。

「不知天高地厚、乳臭未乾的東西！」老人的話音就像是罩在鐵籠子裏點燃的鞭炮，「你們是來找死！」

「死不得！」

這句話在外面響起。

等這句話說完的時候，駱鈴和老人之間，已驀地多了一人。

他一出現，已格開了顧步戮在駱鈴眉上的手指。

老人立即回招。

那人也馬上招架。

老人一連攻了七次。

那人連守四次，到第五次，守不住了，反守爲攻，以攻化守，連消帶打，使老人七次搶攻無效。

這只不過是一瞬間的工夫。

那人已閃了進來，救了駱鈴，與老人交手七次。

駱鈴只聽到這人的語音，只見到這人的背影，隱約看到這人的出手，便已再無懷疑，喜極而叫：

「老大！」

* * *

來的正是陳劍誰。

他幾時來的？他怎會來的？他不是說過明天才來嗎？

這幾個問題，像燭火晃吐一般在駱鈴腦海中閃過。

但她已來不及去想答案，已聽到老頭子和陳劍誰正作出一段令她莫名其妙的對話：

「五叔！」

「哦？你是……」

「我是劍誰啊，當年『希望社』的鬥官啊……」

「你……你是老昏的……」

「我是他兒子！」

「你就是鬥官啊！哎吔，你，唉，這又是幾十年了！」

「是，家父還常常惦着你。」

「呵，老昏他……身子好吧？」

「『希望社』都失去希望了，他老人家怎麼會好過？」

「唉，這眞是……我剛才跟你交手，心中就奇怪，這不正是當年老昏的『虎躍式』嗎？『虎之躍也，必伏乃厲』，你可比當年你老爹更穩更厲，眞是後生可畏啊。你來很久了吧？你看我居然都沒有發現，我我我這可是老糊塗了哩。」

「顧叔見笑了。我們禮數不週，擅自闖入，還在顧叔靈壇前放肆，懇請五叔嚴懲。」

「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算了。只是，我想要知道幾件事。」

「一，你們爲何要闖進我家裏？二，你們爲何要打傷犬子？三，這三位朋友是幹甚麼的？四，他們爲何說黑火與我有關？五，告訴我：老昏在哪裏？他在搞『希望社』嗎？」

他問到這裏駱鈴就叫了起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嘛？」她用別人摑她那一記耳光的熱辣喊了出來，「你們究竟在說甚麼？」

* * *

如果來的不是陳劍誰，這局面誰也難以說得清楚，就算說清楚了，顧步也不見得會相信，就算顧步相信了，駱鈴也定必不甘休。

有時候史流芳不小心踩了她一腳，她過了十天八天還會記得踩回他一下，還說這叫「女子報仇，十日不晚」云云。

可是對陳劍誰，她卻不敢太過放肆。

她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蟲和陳劍誰——她「怕」陳劍誰，總要比她父親加母親加祖父加師父合起來還要敬畏些。

不過縱是這樣，她也只是怕那麼一點點而已。而這一點點的「敬畏」，在恃寵生嬌的駱鈴來說已經是難能可貴，不可多得的了。

陳劍誰用最簡潔的語句說明了他們的來意，然後才補充：「我們原本是擬在明晨來『紅毛拿督』拜晤的，不過，我也萬未想到主持會是五叔您，不然，說甚麼也不敢來打擾。」

駱鈴恍然：「原來是你剛才一直跟在我身後吹氣……難怪我一直都覺得有人跟踪着了。我眞是好機警啊！」

陳劍誰的臉色在結冰，眼色也

在降雪似的：「我只後悔沒在半途上把你給截回去。你私闖進人家的神壇裏，胡鬧了一番，連人帶神你都褻瀆了，實在是太不像話了。」

駱鈴還待分辯：「我哪有……」

陳劍誰眼色裏的冰和臉色裏的雪一下子到了暮晚般的：「你忘了『不平社』的規矩嗎？」

駱鈴登時不敢辯駁下去了，可是心裏總是不服氣，玉腮也像是鼓了包氣在裏面似的。

顧步開亮了燈，請大家坐了，叫顧影吩咐工人端茶上來。一個中年僕人，給他們倒茶，陳劍誰等欠身謝過，才知道他是個啞巴，叫成才，大家都叫他做「才哥」。才哥一直笑態可掬，簡直要滿溢出來，在旁服侍，斟茶倒水，每次進去，都再端出些好吃也好看的糕餅和點心來。陳劍誰只說不敢叨擾，明天再來拜會，顧步說：「你倒不必跟我客氣這個。這是我的兒子，跟你兩個朋友弟妹鬧了一場，也算不打不相識。今後，就算是同一個門裏出來的，點頭就是朋友，誰也不要再嘔誰的氣了。」

陳劍誰向駱鈴和牛麗生嚴峻地道：「五叔是當年『希望社』裏八大南天柱之一。沒有當年的『希望社』，今天也許就沒有『不平社』。論輩份，顧五叔是前輩，論功勳，當年五叔爲國爲民，抗日鋤奸，我們那能比得上？當年的『希望社在』是爲保衞家國民族抛排頭顱、灑熱血的，今天我們『不平社』至多只替人打抱不平，申申冤屈，在份量上，那是不能比擬的。」

駱鈴和牛麗生都約略知道「希望社」過去轟轟烈烈的事蹟，就算在「不平社」裏，如果沒有當年「希望社」的兩三個老人家鼎力支持，想怕也不會有今天的局面了。却沒想到，會在這裏見到這麼一個傳說中的人物。

當年「希望社」的八大天柱，是在中國正內亂外侮之時而成立的，他們是爲中華民族之希望而努力，爲中國百姓之前途而奮鬥，是以名爲「希望社」。初成立時有十一人，陳劍誰之父陳塵，字昏，排行第二，跟排行第五的顧秋勝，都是該社的天柱，也是在時局裏叱咤風雲的人物，却沒想到他現在改了個名字。

不過，「希望社」一直秉持理想而奮戰，不爲勢劫利誘所動，也不願與殘酷現實妥協，而時局寙敗，「希望社」的重要支柱也都死的死、傷的傷、敗的敗、傷心絕望的也都傷心絕望。終至大局潰敗，狂瀾既倒，不可挽回，剩下的幾名本少負奇志、身負奇學的「希望社」的當家們，也退隱的退隱，放棄的放棄，隨波逐流的也隨波逐流去了。

這便是「希望社」的興起與敗亡。

唯其中還有二三位「希望社」的元老，雖已無心再投身現世的洪流中爭雄鬥勝，但也以他們的力量或明或暗的支持「不平社」，把他們過去的希望寄託在陳劍誰等人的身上。

只是「不平社」跟「希望社」性質並不一樣，因爲所處的時局也大不相同了。「不平社」是爲含冤受屈、遭侮被欺的弱小者出頭出力，至於國家民族的大章節，他們自然也有操持，但却輪不到他們來操心。何況，「不平社」的層面比較廣泛，可以說是一種國際性的組織，組合的成員多是在社會上已有了一定的地位或具備專業性的學識，還有先行建立了一定的經濟基礎，但仍有一顆不被泯滅的良知，希望能以一己之力和結合大衆的力量去幫助一些正義的人和事。這跟當年熱情澎湃爲多人共同之「希望」而奉獻一切的「希望社」有着很大的差異，就連向心力也相距甚遠了，不過，在現實社會裏，「不平社」反而有着生存下去的條件和實力。

駱鈴和牛麗生對「希望社」的事蹟雖都只是道聽塗說，略知一二，但對那些前輩的努力，却只有景仰的份兒。

顧秋勝在昔年的「希望社」裏，也是比較突出的一個。他少時即在南洋一帶生活，學過奇術，也在南美各地遊歷過，加以他曾在雲貴川西等地與日軍作過相當時期的游擊戰，所以對邪術、妖法之類的知識，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據說當年雲南的「蠱王」不服，與他比法，也落得個鎩羽而歸。

是以，駱鈴雖然捱了顧步一記耳光，但她剛才反正不知情，把對方痛罵了一頓，說來也總算拚回一口氣了，這樣想反而使她氣平。

她倒是對顧影一副嘲笑她受到教訓的神氣模樣，越看越不順眼。

溫文却不知「希望社」是甚麼。有時，知多一些，負擔便多上一些。溫文不知倒好，心裏沒甚麼負擔。他只笑嘻嘻的，那是因爲眼前熱鬧。一會又笑微微的，因爲想起剛才在神壇裏跟駱鈴的一幕。

那是他心坎裏的秘密，不能說與人知。

牛麗生則對顧步又敬重又好奇：「您您您……您就是『奇術顧五』顧秋勝顧顧顧先生……」

「顧秋勝已經死了，」老頭子嘆了一口氣，「現在仍苟延殘喘的是顧步。」

陳劍誰不以爲然：「五叔爲何要這樣說呢？您當年名滿天下，到今天，還不知有多少年輕人要拿你作榜樣呢！」

「那是你抬舉我！其實，現在

的年輕人，有幾人是熟讀過去的歷史的？有幾人是願意去正視過去的事的！別說我了，就算眞是改變了歷史的大人物，他們也未必知道。他們只要在現實裏活得好，便歷史上的仁人烈士老土古板，他們現在講究的是圓滑勢利。他們寧可沉迷故事傳奇，也不願去面對歷史人物！」顧步蒼然的苦笑，也許是由於開着了電燈，或因他臉上的笑容，大家這才發現他其實是很老的了，「那也許是因爲我們過去的歷史委實是太殘酷了吧。過去的顧秋勝算是甚麼！沒跟壯烈犧牲的兄弟們同死，也沒跟現在仍在奮鬥的兄弟們同活！我們辛辛苦苦力爭的正義又有甚麼用？爭得的都只教人受苦，連過眼雲煙都還未曾，就煙消雲散了！」

陳劍誰忙道：「也不是這麼說的！要是沒有你們那一輩的人奮戰，今天大家的局面還不知會淪落到怎麼個樣子。」

「不提這些不快的事，」顧步扯開了話題，「我現在寧可隱居此地，幫幫人、教教武，總算也可以靜下來好好的研究整理我對一些所謂妖法異術的心得。這兒雖不是人間天堂，但只要不去招惹犯禁，也還算是個清靜安樂居呀。我比不上你父親，令尊雄才大略，我這種小角色，能安於一隅、自甘澹淡。」

陳劍誰苦笑說：「家父在晚年的心境，也很不好過啊，他時時盼着能跟五叔相見，却只不知您行踪何處。」

「是了，我們也沒見上二十年了。這下倒好，見了你，倒互通了訊息。」顧步忽爾想起便問：「你們倒是以爲我是放黑火的人了？」

「五叔，您別見怪，我們不知道是你，又聽人說起，只要在你廟裏求了神物祈了福，就不會遇禍……我們就因而生疑了。」陳劍誰很有些尷尬。

「這也難怪，而且不知者不怪。」顧步釋然地說：「開始黑火的事，我也非常注意……你們想不想知道多一些有關這事？」

「想極了。」溫文叫道。

「我還想知道這神壇怎麼……眞有神啊？」駱鈴望着顧步的肚子，那兒的唐裝上除了還沾了一灘褐金凝塊和隱約的一個針孔之外，彷彿甚麼事也沒發生過，這未免更令她好奇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你……你的血眞是金色的不成？」

那啞僕立即咿啊作聲，手比足踩，表示他的不憤。他覺得駱鈴對老主人出言不遜。

「其實，所謂邪術和妖術，有時也只是科學和技術的結合而已。譬如，有些能量，人類尚未懂得運用，乍看就以爲是妖法了。就像沒見過磁鐵的人，以爲拿着這塊東西就可以叫醒五金的靈魂；又像非州蠻荒部落裏的野人拾得一架收音機，他還以爲是神對他說話。」顧步倒平心靜氣的解釋。「如果你在一百年前就有一些可以收看的電視機，那你就是大法師了。今天，太陽能已被普遍地運用，就算是在當年創『希望社』的歲月裏，還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溫文詫異道：「您的意思是……黑火、金血，這些……都是科學？」

「那也不盡是。世上確有些神秘的力量，到今天我們猶未能解釋得清楚的。有些時候，動物的能力就比我們高，牠們可以預知地震、豪雨、海嘯，可以憑嗅覺、雷達、震波作出我們人類遠所不及的事……我們是爲萬物之靈，其實甚麼都不太靈光，只萬幸的還算有個好腦袋。」

駱鈴笑着指向牛麗生：「他啊，可沒有……」

陳劍誰怕傷了牛麗生的自尊，忙打岔指向溫文說：「他的嗅覺倒好，跟狗可以打交道。」

溫文訕訕然一笑。顧步恍然道：「難怪我養的狗都無聲無息的讓你們進來了。」

駱鈴看着陳劍誰：「果然是你在跟着我們。」

溫文却讚起駱鈴來了：「你倒眞敏感，我們都不會覺察。」

「其實人類有許多能力，是我們自己都沒善加運用，或不知道的。譬如頭髮，除了禦寒、袪熱和美觀外，原來還有很多用途呢，又如指甲，生長來作甚麼用呢？要知道人類連一個味覺、一個細胞、一根睫毛都有其必要的功用，只不過我們有些功能是已退化了……」顧步並不樂觀的態度從他的語氣裏完全流露了出來，「隨着機械文明愈來愈進步，人體的功力就越來越衰退。以後人的走動愈少，一雙腿子會不會像尾巴一樣消失了，或已不知原來功用了，你別說這種事不可能發生。」

駱鈴小聲咕噥道：「幸虧沒有尾巴，醜死了……」

陳劍誰即問：「黑火是不是人爲的？」

顧步略一沉吟：「是。」

陳劍誰再問：「黑火是一種障眼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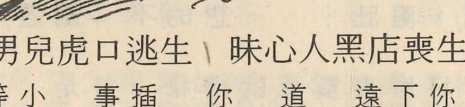
「不但黑火是，金血也是，」顧步說，「剛才我說過，有些人已失去了天生的秉賦，就像牙齒到了老年就不能咀嚼食物而脫落一樣。有些人却還像留了或强化了部份超異的能力，譬如美國就有人可以憑心志力平空昇起一架汽車。」

（未完・三）

新派湖海俠士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俠盗武小郎

上文提要・武小郎巧救張水柔出大牢後，伙同劉風搶救被押往邊疆從軍的燕大山，原來他們三人都是梁山英雄的後代。他們藏身大谷口伺機救人，武小郎發現七人中有相識的泰山縣程百里捕頭，便見機行事，巧計調離捕快……原來滄州惡霸司馬亮派人截殺燕大山才是此行目的，武小郎這才明白原來黑道與官家勾結……


好男兒虎口逃生 \ 昧心人黑店喪生

姓苟的叱道：「你早晚為財而亡！」

武小郎道：「老子心甘情願！」

姓苟的咬牙道：「你馬上就知道挨刀滋味！」

武小郎道：「行，我接他們三人了！」

他拉開個大敞門架式，不把那三人放眼裡！

姓苟的對三人道：「周金山，你正面上，白大明，你側西砍他的下三路，高峯呀，你給這小子來個遠交近攻殺他的背面！」

他交代的還眞清楚，燕大山吼道：「眞不要臉，三個打一個！」

劉風吼道：「武兄弟，我來幫你！」

不料武小郎叱道：「喂，你少插手，我們又不認識，你多的甚麼事！」

他這一句話令劉風一瞪眼，武小郎已向對面三人招手，道：「還等甚麼？」

「殺！」姓周的舉刀迎頭殺上去了！

側面一人往武小郎背後躍，另一人抱刀滾地上，這是要武小郎的命了。

就聽武小郎一聲厲吼：「殺！」他的身體一躬而蜷曲成一團，好一片光華在他的身上佈成一道極圈，仔細看去眞嚇人，極圈滾動的宛如風車，隨之三團人影往外撞去，那鮮血宛如天上下血雨！

「嗤！」

那是三人一齊在厲嗥，早已分不出是誰在叫了！

一片「咻」聲中，武小郎拚命的剎車止步，等到他站定才大大的喘了一口氣，道：「唔，這次生意眞費了不少力氣，平日不用的『天泣刄』也祇好抖出來了，還不就是為了那麼些銀子呀！」

姓苟的急忙看他的三個人，不由吃驚又吼：「可惡啊，你小子別想過太平日子了！」

武小郎道：「太平日子？自從手中有把刀以後，我可說從未想過太平日子，我過的是轟轟烈烈日子！」

姓苟的道：「你可知爺們甚麼來歷？」

武小郎道：「嗤，我還正打算問一問，你們是甚麼個來頭，如果來頭大，我轉頭便跑，他娘的，再也不出現江湖了！」

姓苟的冷笑道：「咱們乃滄州太歲司馬亮的屬下，小子，便官家也要靠邊站，你算他甚麼鳥蛋！」

武小郎一聽冷冷笑道：「嗤，就是那個同金人暗中搭上綫的司馬亮呀！」

「你怕了？」

「怕你娘的蛋，早晚老子還要去找他吶，老子我打算改改他的名，叫他一聲司馬不亮！」

姓苟的大怒叱道：「他娘的，你又算甚麼東西，你個王八蛋祇不過潑皮一個……」

「叭！」

「哎呀！」姓苟的挨了一刀背，打得他幾乎吐血。

武小郎怒道：「奶奶的，你沒弄錯吧，如今老子手中捏的是王牌呀，你手中可是大憋十，你咤唬個鳥！」

姓苟的道：「司馬老爺子絕不會放過你的。」

武小郎道：「那是以後的事，我從不為未來的事去煩心，眼前才最要緊！」

他把刀在姓苟的面前晃了幾下，又道：「說，你們一共四個，要死要活一句話！」

姓苟的叱道：「幾曾見人活膩了的？」

武小郎道：「好，這筆買賣進入情況了，拿來吧！」

他把手一伸，姓苟的吼道：「拿甚麼？」

「當然是買命的銀子了，有銀子我放人，沒銀子我宰活人，如此而已！」

姓苟的一瞪眼，忽聽燕大山大叫：「妙吔，惡霸遇上土匪了！」

武小郎叱道：「誰是土匪？咱是用本事換銀子，如果我挨刀呢？」

姓苟的就摸不着猜不透這小子到底與另外二人是不是一夥的。

燕大山也不開口了。

當然，那劉風也不知武小郎在賣弄甚麼手段！

祇聽武小郎一聲厲吼：「娘的，快把銀子取出來，不想活了嗎？」

姓苟的道：「好，算你狠，老子們今天認栽，祇不過你小子敢留個名字嗎？」

武小郎道：「想知我的名嗎？容易，我是行不改姓坐不改名的武小郎！」

「武小郎？」

武小郎道：「嗨嗨，說武小郎你們也許不清楚，武大郎你們聽說過沒有？」

「那個賣燒餅的三寸丁矮冬瓜呀，沒聽說潘金蓮給他生過兒子，而你又是個鬼機靈，武大郎沒有這個種！」

武小郎道：「我是他的乾兒子呀！」

他自我解嘲的又道：「可是我都是由我二叔調教的，這麼一說夠明白了吧！」

「武松？」

「不錯。」

「難怪你有那麼辛辣的刀法！」

武小郎道：「那就快拿銀子呀！」

姓苟的自袋中摸出一錠銀子拋在地上，道：「拿去，買口棺材你住着。」

噗叱一聲笑，武小郎道：「你這是多少呀！」

「一兩銀子呀，娘的，你窮得連銀子也不認得了？」

武小郎道：「你這是打發甚麼人了？你以為老子是要小錢的呀，操！」

「你要多少？」

「有多少要多少！」

姓苟的道：「媽的，窮瘋了呀！」

武小郎回叱道：「誰窮瘋了，咱是玩命換來的，命呀，一人祇有一條命呀，娘的，你要弄清楚……」

姓苟的又取出幾錠銀子道：「都給你！」

武小郎道：「祇有這麼些個呀！」

姓苟的道：「咱們出來殺人的，咱們不是辦貨做生意的，那裡能帶多少銀子呀！」

武小郎道：「那是你說的，我祇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忽然把刀架在姓苟的的脖子上，自己動手掏起來，嚄，兩張銀票摸出來，他猛一抖，每張五百兩，武小郎笑了。

「你不能拿去！」

這是高峯在大叫。

「是的，那是我們大家的呀！」

白大明也叫起來。

武小郎一聽哈哈笑了。

「好哇，這一千兩銀子必是那司馬亮送你們的黑心銀子，直待你們中途殺了姓燕的，回去便分這黑心錢，哈……我收下了！」

姓苟的的怒叱道：「可惡啊，你全吞了！」

武小郎道：「不是吞，是老子刀法高明賺來的，這一點你們必需弄清楚！」

他忽的繞到另外三人面前，又道：「掏！」

周金山一怔道：「掏甚麼？」

武小郎道：「當然是掏銀子！」

周金山怒道：「銀子已被你搜光，你還要怎樣？如今爺們受了傷，此去滄州三百里，還不知如何走回去吶，你要把爺們趕上絕路呀！」

武小郎道：「似你們這種人，啃天啃地不滿意，一切全是你們的，手拿刀子要人命，誰不給誰沒命，掏，那個不掏就挨刀！」

周金山與白大明祇好又把口袋掏，那高峯把口袋翻出來，道：「你小子看清楚，口袋是空的！」

武小郎又掏了一把銀子裝身

上，他指着北方道：「各位，你們可以走了，早早去把傷治一治，小心化膿發了炎就不對勁了！」

姓苟的咬牙切齒道：「江湖上怎麼出了你這號死不要臉的潑皮精，你……等着吧！」

武小郎道：「我等着再收銀子，哈……」

他大步的走了，他直走入林中轉眼不見了。

劉風想叫，但被燕大山阻住。

姓苟的四人又想向燕大山二人圍過去，祇可惜四人傷得也不輕，眞要再殺實在無把握！

燕大山把手鐐擱在石頭上，就見劉風舉刀「噹噹噹噹」連着砍，「叭卡」一聲鍊斷了！

燕大山虓地站起來，他自由了，抖着鐵鍊大聲罵：「操你祖奶的，回去告訴司馬不亮，想活命就快快放了那人，小心老子找上他家門。」

已經走遠了的苟萬聞言回罵：「王八蛋，歡迎你到滄州來，看爺們怎麼侍候你！」

雙方越罵越遠直到聽不見。

於是，武小郎又出現了。

「喂，快走呀！」

劉風有些不悅的道：「還以爲你不認咱們兄弟了！」

笑笑，武小郎道：「那怎麼會呢？我如果承認咱們是一夥，十字坡我就別住下去了，我是响馬呀！」

燕大山已把傷裹妥，他對武小郎道：「兄弟，別在江湖胡混了，跟咱們走吧，李大哥必重用兄弟你的！」

笑笑，武小郎道：「何必把目標搞大，那會惹上大批官兵的，我獨幹，有時候一個人唱獨脚戲也滿自在的！」

劉風道：「莫非被那張姑娘選上了，那沒關係，帶着張姑娘一齊上橫山！」

武小郎道：「水柔呀，哈……」

燕大山道：「誰是張姑娘？」

劉風道：「就是張青大伯的女兒，孫二娘就生了這麼一個女兒，長得可美吶！」

燕大山一聽笑道：「孫前輩一雙大脚丫子踢死人，他的女兒會美到那裡呀！」

「哈……」武小郎笑了。

「二位，咱們繞道十字坡，我今請二位喝酒養傷，把傷養好了再回橫山去！」

於是，三人繞道轉往十字坡去了。

* * *

一條長板櫈坐着一個人，一個女人，這女人一隻脚還擱在櫈子上，祇差未用手指頭去揉搓她的脚丫子。

她無法去揉搓，因爲她穿了鞋和襪。

天氣有些冷，颯颯冷風把門口的那塊木招牌吹得搖搖晃晃，碰牆發出咚叮響。

櫈子上的女子美倒不美，可俏得叫人想摟抱，她可不是別人，乃孫二娘與張青二人的親骨肉張水柔是也！

張青爲女兒起名叫水柔，那是有用意的，也是做父母的苦心吶，想那張青與孫二娘梁山爲寇多年，每日裡打打殺殺沒有個好結果，如今輪到他們女兒，他們便再也不想女兒步其後塵爲寇，除了指點武功之外，一再的叫女兒像個大姑娘，便爲女兒起了個水柔，像水一樣的柔順可人，祇可惜龍生龍鳳生鳳老子玩槍兒動刀，生出的老鼠專打洞，張水柔女承父母蔭，十字坡她老店新開了。

* * *

張水柔正在托茶盅喝着茶，忽見遠處來了一彪漢，她的眼睛張大了。

「小丁，快出來。」

小丁沒出來，倒把店中一伙計小馬叫出來。

「老闆娘，甚麼事？」

張水柔指着遠處林邊道：「你瞧瞧，那是些甚麼人來了？」

日頭照西上，小馬手搭涼棚瞧去，不由「咦」了一聲道：「好像是官府的人呀！」

張水柔道：「升火，做飯，肉剁碎加辣椒。」

小馬又問：「大蒜刹酸味，小姐。」

張水柔頭不回身不動的道：「三斤大蒜拌蔴油。」

嚄，兩個伙計齊動手，鍋灶上先加水後放肉，那肉一罈一罈的封了口，嘩的一聲倒入鍋中煮起來了。

門外面傳來叱叱聲：「老板娘，快快煮幾碗好吃的，吃完了咱們就上路。」

「喲，官爺們呀，你們是……是……」

張水柔忽然發現這中間四個人傷了兩對整，就是不知怎麼傷的。

張水柔起身忙帶路，她邊走邊笑道：「差爺們在外辦案多辛苦，風刮日晒還要挨刀受氣，快請進我的小客店中歇歇腿，要吃酒來二鍋頭，要吃肉來老黃牛，坐坐坐，大家坐了好吃喝。」

那來的人正是甘元與三名捕快，他四人把人犯押丟了，心中着實不自在，聽了張水柔的話，那甘元大吼一聲道：「每人一碗黃牛肉，二鍋頭兩斤先送來。」

張水柔聽得一聲哈哈笑，她大聲吩咐兩個伙計：「小丁小馬聽到沒有，大碗牛肉四大碗，兩斤二鍋頭呀！」

「來了，來了！」兩個伙計齊聲應，其實全在一間大屋中，客人的話早聽清楚了，只不過這是排場，店家呼叫，客人就會覺得臉上有光彩。

一個大木盤由小丁端着四碗黃牛肉湯送上桌，那小馬已爲每人斟上二鍋頭。

「各位爺，天冷了，牛肉擋饑又暖身，加上幾兩二鍋頭，吃了以後勁頭足呀！」

那捕頭甘元受了傷，哪有心情聽嚷嚷：「去，去，咱們自已來斟酒！」

小馬不敢多言，打了一躬退到二門前，他斜着雙目在冷笑吶。

忽的有人一聲吼：「奶奶的，這是甚麼東西呀！」

小丁回頭看，心中也一驚，怎麼人的頭髮在牛肉碗中拉出來了。

小丁心眼精，忙笑笑道：「爺，你知道這兩天西北冷風刮得凶，把我頭髮刮掉不少根，我的頭髮，嘿……」他接過頭髮便往門外甩去。

「砰」的一聲響，甘元叱道：「你們這是甚麼二鍋頭呀，馬尿差不多！」

張水柔過來了，她舉杯聞了一下，笑道：「這是漏氣了，沒關係，稍時算帳打八折！」

提到付錢甘元心中不愉快，他重重的哼了一聲，才又舉杯張口要喝酒，忽見另一捕役以筷挾着一片指甲往桌上放，道：「這是甚麼？」

小丁低頭看，笑笑道：「牛身上一共有一千八百個小脆骨，你有幸吃到了，恭喜你呀！」

那捕快叱道：「我看不像脆骨，倒像是我的脚指甲。」

小丁吃吃一笑道：「開玩笑不是。」

也許幾個人是餓了，狠虎般的一頓猛吃喝，那甘元把張水柔叫到桌邊來了。

「這是妳開的野店，是嗎？」

張水柔忙笑道：「是呀，大人。」

甘元眼一瞪道：「早聽人言，十字坡前有黑店，人肉包子家常麵，蒙汗藥放在酒裡面，黑店的後院有暗房，開膛破肚死了不少商旅，是不是？」

吃的一笑，張水柔道：「大人，你眞會開玩笑，那是傳言，傳言是在糟蹋人，你瞧我是大姑娘，我會殺人嗎，殺雞也怕呀！」

甘元道：「我問你，當年有個孫二娘，她同張青開黑店，妳會不知道？」

張水柔道：「我爹娘早就立地成佛了。」

甘元道：「好，妳低頭看。」

張水柔低頭桌上瞧，又是人毛又是小指帶指甲，但她只是淡淡一笑，道：「吃燒餅也會掉芝蔴粒呀！你們吃了幾碗肉，吐了這點骨頭毛渣子，平常嘛！」

甘元忽的起身道：「本大人要去妳的後院瞧瞧。」

「瞧甚麼？」

「瞧一瞧可有殺人的暗房沒有。」

張水柔火了，她雙手叉腰一瞪眼道：「幹甚麼呀，吃飽了喝足了找碴不是，是不是腰中不方便找個小痲煩玩手段？」

又是一聲冷笑，張水柔又道：「沒錢就說沒錢的話，我張水柔愛交朋友，別說是這點吃喝，便是再多幾許又怎麼着！不過，如果想無事生非找痲煩，我張水柔也非好欺的，我一不犯法，二不坑人，幹的是方便客人的生意，怎麼的，你大人是不是……」

甘元眼一瞪叱道：「妳有完沒完？」

張水柔道：「有完沒完全由大人你了。」

甘元道：「先搜了再說。」

張水柔道：「搜了以後少給半個蹦子也不行。」

甘元火大了，但另一捕快道：「如果不搜呢？」

張水柔道：「那是大人們給足了面子，這頓酒肉我請各位白吃白喝了。」

甘元重重的道：「張家姑娘，妳聽清楚了，在這十字坡開店，你最好老實些，千萬別讓我甘某人捉住妳的小辮子，妳知道那是甚麼結果。」

他不等張水柔再開口，一聲重哼：「走！」

三個捕快立刻與甘元匆匆的走出這家野店了。

四個人一路折轉回滄州去了。

張水柔走到門口直冷笑：「王八蛋，若非是官差，若非這幾日我的行動不方便，你們四個還想有命呀！」

就在這時候忽的遠處又來了一批人，這批人也是四個大漢，而且也是受了傷的四個大漢。

不錯，從山中來了苟萬與周金山，白大明與高峯四個人，四個受傷的人來了。

四個人尚未走到野店門口吶，張水柔回身換了一張臉，她笑嘻嘻的迎上去：「喲，各位爺們辛苦了，快來歇一歇，店中現成的牛肉湯，肉包子全是瘦肉餡，要喝酒也不缺，高粱酒二鍋頭，糯米黃酒熱了喝，吃飽喝足有大炕，大炕睡到大天亮，快請。」

她還未說完，苟萬四人已圍坐

在桌子邊上了。

這四個人還直哎呀，那白大明還開罵：「操他奶奶的甚麼武大郎武小郎，我看他是個殺人王。」

苟萬道：「咱們今天歇一宿，明日趕回滄州去，跑了响馬找官衙，奶奶的，報仇就找武小郎。」

這四個人的話全被張水柔聽去了。

張水柔心中也冷笑：「好哇，我小郎的仇人送上門來了呀！」

張水柔對小丁與小馬二人道：「你們要熱烈的招待四位客人呀，我去後面為客人把酒熱一熱。」

她扭動腰肢往後院去了。

張水柔臨去拋媚眼，只可惜她拋的媚眼不是時候，因為苟萬四人傷得還真不輕。

於是，小丁與小馬二人忙把吃的喝的全端上，苟萬四人也許餓極了，端上牛肉湯就喝，大盤的包子端上桌，苟萬直叫：「怎麼不見酒來到。」

「來了，來了，熱呼呼的糯米黃酒端來了。」

只見張水柔小心翼翼的把酒壺端上桌，那苟萬當先就猛喝一杯下肚。

「不錯，這酒真純，好喝！」

他放下酒碗對張水柔道：「有住的地方嗎？」

張水柔道：「野店，也許吃不好，睡房倒是有三間。」

苟萬道：「今夜咱們不走了，就在妳這兒住一宿。」

張水柔把手一伸道：「歡迎，付帳以後咱們為四位備棉被。」

苟萬一怔道：「掌櫃的，在實說，咱們一時不方便，滄州回來還妳的錢。」

張水柔一聽冷笑了。

「喲，只聽過潑皮惡霸住霸王店，可從未聽過這麼闊氣的老爺吃惡食的呀！」

苟萬忿怒的道：「大爺們原都不缺錢，只因為遇上惡小子，老子們弄了個憋十受了傷，銀子被敲光，一時手頭不方便，那個要住霸王店！」

忽聽高峯叱道：「喂，咱們是為司馬大爺辦事，我問你，妳開店賺銀子抽了甚麼稅嗎？」

一怔，張水柔道：「稅？甚麼稅呀，咱沒聽過有此一說的。」

高峯冷笑道：「這麼說來，妳還未向咱們納稅呀！」

張水柔道：「我為甚麼要納稅？新鮮詞兒。」

高峯道：「妳不納稅爺們吃甚麼？老板娘，像妳開的這家野店，少說每月也要上繳白銀二十兩。」

張水柔一瞪眼，道：「便交稅吧，也不會交給你們四位大爺吧？」

高峯道：「由咱們苟管事出字據，這個月不派人來收妳的稅銀了。」

他看向正在無奈的苟萬，又道：「管事寫張字條便是銀子。」

苟萬還真的點點頭。

張水柔吃的笑了：「別寫了，我今不收各位銀子，各位吃飽了睡大覺。」

張水柔扭動腰肢往後就走，苟萬四人也真累了，初冬北國早降霜，這一夜大炕上每人一張老棉被，只不過炕上睡覺癢得慌。

為甚麼每個人癢得睡不着？無他、土炕之上藏了一窩窩的老臭虫，這玩意冬天照咬人。

苟萬四人這麼一折騰，一個個倒在土炕上擁被而眠，睡得直呼嚕。

* * *

有間地室忙碌呐，兩男一女在安排，蔴繩取了三大綑，牛耳尖刀插一邊，大案板一共有兩張，羊皮兜肚纏腰間，便在這時候張水柔對小丁小馬二人道：「醃缸五個不夠用，我看再去抬兩個。」

小丁對小馬道：「小馬去取大木桶，鮮血不能流地上，那會霉氣的。」

這三人在幹甚麼？開黑店就是這個樣。

這三人準備宰人了。

別以為開黑店的會亂殺人，嗨，他們也有一定的規矩要進行。先是，張水柔請出判官老爺的神像來，判官兩邊還有黑白二無常，帶鎖鏈的小鬼也有兩個分開站。

一張木桌上盡是這幾位「神」物，那張水柔先是拈香下跪，叩頭禱告。

「判官老爺呀，世道艱險呐，民不聊生吔，這原是個人吃人的世界嘛，你不殺人人殺你，奸人世道稱英雄，豪傑殺人天天有，可憐咱這窮百姓，今夜我張水柔操刀殺的是滄州惡霸的手下，你判官老爺可要幫我一把呀！」

她這是把判官老爺也拉到她一邊變成她的同路人了，這樣出刀才不會膽驚受怕。

於是，三炷香插在香爐上，張水柔先是拜三拜，她又對小丁小馬二人道：「快來呀，給判官老爺叩响頭！」

小丁小馬立刻照辦，二人把頭叩得彭彭响。

上了香又燒了紙，張水柔變了，變得雙目盡赤，活脫似個瘋婆子，此刻她絕不會輸給她娘孫二娘。

這就是人們說的，美的女人發了火，那要比醜女人發火還嚇人。

只見張水柔兩把尖尖的牛耳尖刀在手上左右的磨蹭不已而發出「切切切」的刺耳聲。

然後她抬頭道：「你們快燒水，熱上五大桶水送下來，我這就去動手了。」

她果然往地面上走去。

張水柔心中忿怒，她冷冷的想着：「滄州有個惡太歲叫司馬亮，司馬亮的兩個兒子也可惡，想不到吃啃到三百里地的十字坡來了。」

她已跳上地面，左右一瞧，心中又想：「今天就叫你們四個人消失了，我看那司馬亮又能對我怎麼樣！」

一個錯身到了客房大窗外，張水柔貼耳窗上聽，嚄，客房土炕上盡是呼嚕聲，此起彼落似打雷，每個人都在夢遊中。

張水柔愉快的笑了。

此刻，夜色濛濛，野風呼嘯，正是下手時機。

只見她自懷中摸出個金色鶴嘴，匆匆的燃上火，鶴嘴已插入窗內了。

這張水柔用力吹，灰煙吹進大炕上，她越吹越有勁，直到她以為滿意才把東西又揣在懷中了。

張水柔等了一會兒她大膽的去拍門。

「喂，各位醒一醒呀，好吃的送來了。」

她還用力去推門，「卡」的一聲開了門，她便走進客房中直撲大床前。

張水柔冷冷一哂道：「娘的，吃白食呀，我就不信你們沒有錢。」

她還真的掏，她掏每一個人的衣袋，便是內衣褲也不放過。

只可惜她真的一紋也掏不到，氣得她大罵：「可惡，只有這幾把刀子呀！」

她取刀在手仔細瞧，只見上面還刻有字樣，她可不管那麼多，只要值錢的都要。

張水柔還把苟萬的外罩也脫下來。

「唔，這件外罩很神氣，叫我的小郎穿了必神氣十足！太好了。」

就在這時候，那小丁走過來了。

「老板娘怎麼樣，都中了？」

張水柔點點頭道：「一個也別想站起來。」

小丁搓搓手笑道：「太好了，小馬的熱水也燒好了，他就快來了。」

張水柔道：「你二人把他四人抬下去，我在地下室中等你們。」

她扭動腰肢又走回地下道去了。

果然見小馬走過來，小馬是個大個子，一身力氣好像用不完似的：「怎麼樣，倒了嗎？」

張水柔笑道：「扛下地道宰活人啦！」

「哈……」二人笑了。

張水柔當先溜下地室中，抬頭看去真齊全，不論是牆上掛的，案上放的，地上擺的，每一件看了都會嚇一跳。

牆上掛的有尖刀，有繩索，掛鈎七八支支支發亮，案上四角有牛筋，小木板是砍肉骨的，那兩把片皮小刀的像柳葉一樣小，三把斧頭也擱在桌子上，再看地面上放的是盆子帶籮筐，蔴袋也有五七隻堆一邊。

除了這些嚇人的東西之外，牆裡角還放了個大石臼，鐵杵兩根豎在石臼裡，可就是不知那是做什麼用的。

張水柔走到地室的另一端，她把大海鍋鍋蓋掀開來，好一股白烟衝起來，那是一鍋剛燒開的熱水。

鍋的一邊排放着十幾隻小罈子，兩隻籃子裡放了十多斤葱薑與大蒜，辣椒與鹽巴。

張水柔各樣東西看一遍，她拍拍手又點點頭，今夜這兒要殺人解體了。

就在地道口處，小丁與小馬二人各自抱了個昏迷的大漢過來了。

張水柔道：「快快抬進去，一切全備妥，上面我去瞧一瞧，如果沒有人再經過，我就打烊門關上。」

她邊說邊走到前店門，這時候已快二更天了吧！

* * *

張水柔走出店外左右瞧，她笑笑道：「太好了，今天客人少。」

就在她自言自語中隨手把門外掛的氣死風燈吹熄掉，回身閉上門又上了門，口中自言自語：「這四個傢伙是我小郎的仇家，我要親自去下刀。」

真愉快，她關好前門關二門，轉入後院下地道，匆匆的人尚未到地下室，已聽得地下室中叮叮噹噹聲。

張水柔先是哈哈一聲笑道：「這麼快就動刀了。」

抬頭看，嚄，一個大漢變成八大件了。

鮮血流了滿案板，人頭擱在桌子邊，只見小丁與小馬二人齜牙咧嘴的笑。

張水柔走近前，她看看那個被分解的大漢冷冷道：「瘦肉也不少。」

那小丁放下手中刀，雙手捧了三大塊便拋進熱水鍋中了，只見他還真熟稔，一把葱薑帶大蒜，又把二鍋頭倒了一瓶半，歪身又加一把鹽，就這麼的煮起來。

隨之，小馬也捧了一堆肉拋入開水鍋裡去了。

張水柔道：「你們記住了，留下那個頭兒的人頭別毀掉，我要叫我的心上人瞧一瞧，看我爲他報仇了。」

小丁走過來笑問：「老板娘呀，妳眞的有了心上人？唔……這人必是個美男子了。」他忘了武小郎就是老板娘的心上人了。

武小郎在泰山縣設計救出張水柔，二人相互間道明各人的出身以後，這才發生你儂我儂的情意，張水柔要跟着武小郎過日子了。

* * *

張水柔很得意的道：「在我眼中他就是個十分標準的美男子。」

小丁笑道：「情人眼中出西施呀！」

另一邊的小馬往大鍋走，他也笑道：「能跟咱們老板娘過日子，這個男子必定閻王也怕他，武爺必是個人物。」

張水柔反而哈哈笑起來了。

* * *

果然，只有一顆人頭留下來，那是滄州太歲司馬亮手下大將苟萬的人頭，正直不楞的擱在案板上。

肉在鍋中煮，五香加上更加香。張水柔也插手，她用拖把抹地下。

小丁與小馬把所有的骨頭堆放在那個大石臼邊上，四人的骨架一大堆。眞殘忍，只見這二人把一根根的骨頭拋入石臼中，這二人便各自取來一根大鐵杵，叮叮噹噹的往骨頭上砸起來。

骨頭一根根的砸成骨粉油泥，然後再掏出來裝蔴袋。

四副骨架整整裝了一大蔴袋才裝完，這玩意再抬出去，恁誰也不知道這是人骨一大堆，因爲……

工作分兩頭，地道中張水柔把煮熟的人肉一塊一塊的往罈子中放進去，快放滿的時候又是一把鹽巴洒上面，她的工作很仔細，只差自己未嚐嚐。

再說兩個大伙計，小丁、小馬抬着大蔴袋往山中走去，這二人邊走邊唱山歌。

「判官喲，哎嗨嗨，小鬼喲，哎嗨嗨，人間處處王八蛋唷，哎嗨嗨，神明喲，哎嗨嗨，你睜眼閉眼沒看見，二天燒你頭爐香，香火直上老青天吶嗨嗨……」

這二人唱的一個詞兒，好像他們常唱。

* * *

翻過土坡是大山，二人上得斷崖邊，那小丁對小馬道：「來到老地方，總是有些親切感。」

小馬道：「什麼親切感，你不覺崖下陰風慘慘吶！」

小丁道：「嗨，你怎麼越來越膽小了呀，你想想，這世上那一天不死個千二八百人的呀，如果遇上大兵荒，一天就能死個千千萬。」

他頓了一下在解蔴袋，又道：「想當年，我爹背着我逃荒避那批賊人，我見他們殺人不眨眼，好像個個比賽着誰殺人殺得多似的。」

小馬道：「這世上的人有三種死法。」

小丁奇怪的道：「那三種死法？」

小馬笑笑道：「這頭一種死法殘忍些，兵對兵來將對將的一場斷殺，殺到最後都死掉，第二種死法是受災荒，老天不下雨，地上穀不出，一個飢荒年便要死上千千萬，還有就是生了大病有疫症，人吶就更不值錢了。」

小丁道：「所以啦，咱們宰幾個惡人又怎麼樣，咱們是替天行道呀！」

小馬道：「當今老板娘可並非她娘孫二娘一樣，好人是不殺的，惡人她一個也不放過。」

小丁道：「所以咱們殺人也不用良心有不安。」

這二人已解開蔴袋了。

只見，先是小丁用手掐，他掐出一把碎如細泥沙的骨油揉了團，然後用力的往崖下拋去。

這光景他們好像有研究，因爲這玩意如果成團，乾了以後係沙石，誰相信那是人的骨頭呀！

* * *

兩個人拋着拋着高了興，小丁提個見議道：「小馬呀，你先拋，我再砸你拋的，每人比賽三次，且看那個拋得準。」

小馬笑笑，道：「當然我的準。」

於是，小馬先拋。

「砰」碎了，小丁哈哈笑：「怎麼樣，我砸中了。」

果然，小馬連三拋，三次均是一團碎骨粉碎掉。

小馬瞪眼了。

「娘的，你什麼時候學了這一手，百發百中呀！」

小丁得意的道：「該你砸我的了。」

小馬早已備好了，見小丁把一團碎骨團往空中拋，立刻抖手打上去，「吧」的一聲打中了。

小馬也是連中三次，可是小馬心中也嚇壞了。

因爲他明明見自己擲得不準，相差至少有丈遠，怎麼會碎了的？

小馬自脊樑骨涼到屁股，他看小丁。

小丁也怔了，因爲那不是因爲小馬擲中的關係，而是他看着小馬的未打中。

忽的，小馬道：「小丁兄，你不覺得有些不對勁？」

只見小丁拖起大蔴袋底部，把所有的碎骨全部抖到山崖下，便對小馬道：「走！」

「去那兒？」

這一聲來得突然，嚇得小丁與小馬二人幾乎跌下那道斷崖下。

於是，黑暗中走出一個人來了。

小丁驚呼一聲：「誰？」

只見樹影中走出的人眞玄，一個箭步便到了小丁與小馬二人前面，這人手上一把刀，冷冷的道：「半夜山崖拋東西，必非什麼好事情，說，你們拋的是什麼呀？」

小丁一見是人，心中略定，至少不是鬼怪就好辦。

小馬已開口道：「實在沒什麼，不相信你來看，崖邊尚有幾許未拋下。」

那人哈哈一笑道：「娘的，我不是傻子，等我低頭瞧下去，你小子抽冷子踢我一腳是不是？」

小丁道：「那麼，你就別過來，我找一些你瞧瞧。」

他果然在崖邊找了幾許碎渣子遞過去道：「你瞧瞧，這些都是餿水東西，夜裡倒在山中餵野狠呀！」

那人哈的一聲冷笑道：「餿水？餵狠？娘的，你們開的什麼大飯店呀？」

小丁用手指山下道：「遠近只有一家飯店，吶，不遠處就是十字坡，咱們的老板是位大姑娘。」

那人一聽哈哈笑道：「你們老板貴姓呀？」

小丁道：「張，張家大姑娘。」

小馬跟上一句，又道：「咱們張姑娘乃是女承母業在這十字坡前繼續爲來往客人服務，你老兄如果不相信，吶，此刻隨我二人前去便知。」

那人又是一聲笑道：「好，好，好，快帶路，只不過這玩意……」

他接過一把碎骨渣放在鼻下聞了聞道：「這是什麼餿水呀，娘的，腥羶的。」

小馬笑道：「如果是香的咱們還拿來賣錢吶。」

小丁也哈哈笑了。

* * *

前面走的小丁與小馬，這二人邊走邊對後面緊跟的那人道：「老兄呀，你怎麼在這山溝裡出現呀，餓了吧，去店中有現成的熱包子。」

那人嚥了一下口水道：「還眞餓了。」

小丁隨之又道：「對了，來時我還熱了一壺暖酒，你包子就酒，吃了就舒坦，一覺睡到大天亮。」

那人笑笑道：「聽你二人這樣講，不到客店咱們就變成朋友了，哈！」

「哈……」小丁與小馬也跟着笑了。

小馬道：「常言道得好，一回生二回熱，三回四回成朋友，一條褲子也合着穿了，哈！」

小丁接道：「你江北我江南，江北江南一道川，吃香喝辣三頓飯，扯上關係就是一家親，你說是不是？」

那人聽得哈哈笑了，刀也收起來了。

只不過半個多時辰，小丁與小馬已帶着那人到了十字坡下的張家野店了。

小丁當先推開門，發覺前面沒有人，他心中明白，水柔姑娘必然在地室中分裝那麼一大鍋人肉吶。

他急忙對那人道：「坐坐，你先吃點喝點，咱們小姐可能天晚已睡了，我等一等去叫她。」

小馬不說話，先在灶上端上一盤肉包子，小丁已把酒送上，二人陪着也坐下來了。

那人把刀一邊放，大大方方的先吃起包子來。

「辣肉包呀……」那人邊吃邊唏溜，因爲太辣了。

小丁笑道：「天冷呀，客人都喜歡吃辣包，越辣越過癮，越辣越是不怕冷。」

只這麼幾句話，兩個肉包已下肚，於是，那人舉杯猛一口，小馬已笑道：「眞是吃酒行家，包子下肚墊了底就不容易喝醉，行家呀，哈哈哈！」

那人一瞪眼道：「怎麼不去叫你們小姐老板快出來呀，我要見見她，我要同她喝幾杯酒呀！」

小丁一聲冷笑道：「娘的，我看你小子能挺到幾時。」

小馬道：「快了，快了，別急呀！」

就這麼兩句話，那人已在猛搖頭，不旋踵間他一瞪眼伸手便去桌邊拔他的刀。

只不過他還未把刀拔出一半來，一個側身旋轉，人已搖晃得分不清東西南北了。

他撐着不即倒下，但小丁一腳踢過來，「咚」的一聲，那人倒地上了。

小馬拍拍手，冷冷道：「娘的，又多一個小鬼奔向枉死城了，嘿！」

小丁道：「不張眼的東西，手上有把刀就想吃定你家丁大爺了呀，操！」

小馬「咚」的一聲門上門又擧着燈道：「丁兄，拖他到手術室，也叫咱們老板知道咱們多能幹。」

（未完・二）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惡人洞不老峯上的七個惡人圍着小五子，每人都拿出自己一樣心愛値錢的寶物送給小五子，因爲小五子要去獨闖天下，相約一年後再回來，白爾艷更像母親送兒子上遠路似的依依難捨再三叮囑。小五子在惡人洞十多年，練就了高深武藝，也學了欺人，辨析人的一套本領，小五子帶着七惡給的各式兵器離開了老人峯……



謊言欲拜英雄塚　孺慕之情藏心中

小五子右掌上托着一把宰牛尖刀。明晃晃的尖刀正泛着晶瑩的冷芒，那是「屠夫」金太保送給他的。

這把尖刀宰過牛，當年金太保是宰牛的，他當然宰過許多牛，他就是用這把尖刀刺入牛的脖子裏。

後來金太保不宰牛了，他宰人，而且用同樣的一把刀，也同樣的宰了不少人。

現在，這把刀握在小五子的手中，小五子也要用這把刀殺人了。

小五子就曾用這把「刀」，在大散關殺了石大娘，他也在華陰的渭河上殺傷過兩個人，現在，他雙目閃耀着嚇人的厲芒，施施然逼向玉姑娘。

玉姑娘幾乎躲到掌櫃的後面，她已背貼在大桌邊。

小五子眞要殺人了，至少他已往玉姑娘逼，手中的尖刀已揚起來。

突然，年輕人發瘋也似的狂吼道：「好可惡，我同你拚了！」

「咚！」

「啊！」

年輕人還未撲近小五子的身邊，便已被小五子的左腿踢翻在地上。

就在年輕人一聲「啊」甫自叫出來，小五子的身形暴掠，快得宛似幽靈般到了老掌櫃的身後面。

祇見他尖刀自玉姑娘的頭上一閃而過，「颯」的一聲，玉姑娘幾乎嚇昏在地。

小五子業已哈哈大笑走出大門，他手中的尖刀上正插着一塊醬牛肉，剛滷好的一大塊醬牛肉，還在冒熱氣。

掌櫃扶着玉姑娘走出大門看，小五子已跨上坐騎往大路上奔去。

小五子在馬上自語：「我爲甚麼要殺玉姑娘？他們要我多多殺人，我就是偏不殺，陶叔曾說：『這世上的人眞是多，好人太少了，惡人要出頭。』可是我怎能同你們一樣？我爹是一位大俠，難道我就不能當大俠？」

快馬奔馳在黃土大道上，小五子還吹起口哨來，光景他在遊山玩水樂陶陶了。

怒馬奔上一道荒嶺上，小五子剛剛游目看，遠處奔來三騎快馬。

三匹快馬啣尾奔馳，揚起一溜黃土飛揚。

小五子撥馬道邊，他把坐騎緩下來。

小五子要看看這三個人是幹甚麼的？

蹄聲如雷般滾滾而來，二十丈外，小五子業已看清楚，是一個男人兩個女人。

那男的騎馬在前面，小五子已看清楚，男的紫色長衫，頭戴紫皮帽，腰上卻圍了一條黃帶子。

唔，後面的兩個女人眞好看，就好像不老峯春天自雪地上冒出來的小花般，美極了。

兩個女人都好看，一個穿藍裙粉紅衣，另一個身穿一身絳衣裙，上身與裙子繡幾朵玫瑰花。

小五子也引得那三人的注意，三個人也把馬緩了下來，顯然要看看小五子是甚麼人！

隻方很快的照上面。

小五子不看男的，因爲男的實在不好看。

那男的臉上有刀疤，誰看了心裏都不自在。

再好看的男人，如果臉上有刀疤，別人都稱之謂「破相」，這個男人不但破了相，而且破得厲害。

從左面橫過鼻樑骨到右頰，有一半起鮮紅的肉瘤，這種傷絕非是刀砍的。

小五子當然不會看這醜男人，他祇瞄了一眼，便把目光移在後面的兩個女人身上。

小五子就像看花兒一般的在欣賞這兩個女人。

以他的年紀，還不到十七歲，但他還是愛看漂亮的女人，玉姑娘就是個漂亮姑娘。

面前的兩個女人，年紀似乎大了些，但卻長得像朵花，像盛開的花。

「咦？」

後面的女人看了小五子一眼，立刻發出驚訝之聲！

立刻問，另一女人回頭問：「怎麼了？」

後面的女人攏住坐騎，她的雙目露出詫異之色，直直的在打量小五子。

小五子正自緩緩的駛坐騎，聞言也多看了這女人一下，淡淡的露出個微笑。

「你！」

前面的女人又回頭問：「七妹，你認得這人？」

那叫七妹的緩緩道：「四姐，你不覺得他像一個人？」

那位四姐道：「像誰？」她的目光移向小五子。

小五子的笑，本來是正常現象，一個人如果看到美麗的事物，總是會露出個微笑，尤其是遇見美麗的女人。

但小五子的笑，卻令那位身穿絳衣的女人更吃一驚，她不由得自言自語的道：「太像了！眞的太像了！」

她忽然一招手，對已走過的小五子道：「小兄弟，你請等一等，如何？」

小五子聞得這聲音之細膩，音調之好聽，比白阿姨的又好聽多了。

他立刻就攏住坐騎，回頭笑道：「你叫我？」

那女人立刻又驚訝的道：「聽，這聲音……」

「七妹，你說她像誰？」

那女人立刻道：「他像南大俠！」

前面的男人也回過馬來了。

仰起他那破了相的臉，仔細的給小五子相臉，邊冷冷的道：「嗯，除了年紀青一點，面貌還眞像。」

叫四姐的女人淡淡的道：「這世上有許多長得神似的人，也沒甚麼奇怪的。」

小五子心中在沸騰，這女人卻認識南大俠，南大俠是自己的爹啊！

然而小五子的臉上卻十分平靜，羅老大曾一而再的對他說道：「你心中想的，絕不可在你的臉上顯露出來，否則就會吃大虧，口是心非，讓別人去吃虧，這就是江湖。」

雖然小五子聞得那女子提起他父親南大俠，但他還是一副漠然樣子。

「嗯，小兄弟，你貴姓呀？」

小五子一怔，道：「我貴姓？」

那女人笑笑，道：「就是你姓甚麼？」

小五子道：「我叫小五子。」

「小五子，小五子！」女子在咀嚼小五子三字。

男的冷冷道：「不相干的人，別誤了我們的行程。」

那女人立刻道：「不，劉哥，你別忘了，南大俠也留下有一男一女，聞得男的被一個白鬍子老頭抱走了，可是我一直懷疑，那個抱走南大俠兒子的人就是當年在十八盤荒嶺上劫寶的羅老大，雖然七里蕩我沒有機會問南大俠，不過，我相信南大俠當時也不知道。」

男的姓劉，他們提起十年前十八盤荒嶺劫寶之事。

小五子立刻大感興趣。

他重重的凝視男的臉上疤痕，便又立刻想起那天在荒山之中一場血戰。

嗯，這姓劉的一定是那日受的傷。

看他臉上的疤痕，也必定是中了陶叔的尖錐指環。

小五子果然猜對了。

面前這男子，正是「絕一鏢」劉言。

十年前的荒嶺血戰，當時劉言對付「大頭鬼」包藍與「瘋狗仔」陶民。

那陶民使的是辰州陶家拳，但他卻在中指套尖錐，姓陶的中了劉言的飛鏢，但劉言幾乎被陶民的尖錐把臉盤上的皮撕掉。

劉言是被酒肉和尚救走的。

酒肉和尚也受了重傷，二人在百花谷養了三個多月的傷，因爲劉言是百花谷的東床佳婿，也就是蝴蝶門下七金釵老四的丈夫。

＊　＊　＊

「絕一鏢」劉言的傷好了，但他那漂亮的面孔卻一變而醜陋不堪。

於是，上官蘭花在傷心之餘，便與劉言雙雙離開百花谷，他們下定決心要找七惡八邪報仇。

毀容之仇比殺了劉言還令上官蘭花忿恨。

然而，他們找了幾個地方，卻沒有發現七惡的人。

七里蕩找不到「大頭鬼」包藍。

辰州陶家堡也沒有陶民的消息。

黑風洞更沒有丁大川。

八里崗的金太保早就不宰牛了。

不過，這幾年常隨他們一齊在江湖上走動的，便祇有上官玫瑰與上官茉莉兩個人。

這一次，上官茉莉未出谷，上官玫瑰跟來了。

他們往天山而來，原是想碰碰運氣。

他們當然找不到惡人洞，便是找到惡人洞，怕也休想進得去，因爲他們不知道如何叫開那道暗門。

此刻，小五子欠身笑笑，道：「請問南大俠是誰？」

上官玫瑰道：「十五年前，南大俠便已譽滿江湖了，那時候你……」

小五子笑笑，道：「我一定很小，所以我不知道南大俠是誰！」

上官玫瑰道：「南大俠的出現，確使江湖平靜一陣子，祇可惜……」

上官玫瑰的臉色忽然變了，她變得相當冷酷，也變得一副孤傲的樣子。

就像她忽然變了個人，她也忽然變得老了許多。

一個人發怒，最容易顯得老化，上官玫瑰業已三十多歲了，她若不發怒，便好像二十幾歲的人。

小五子就有這種感覺，他覺得她忽然老了許多。

上官玫瑰咬咬牙，道：「可恨那個妖嬈的女人，她以嬌柔的美麗，把南大俠奪走，南大俠應該是百花谷的女婿，姓柳的是甚麼東西！」

姓柳的當然是柳柔柔，小五子並不知道他的母親就是柳柔柔，他祇知道南大俠是他的父親，業已死去多年了，淡淡的，小五子道：「你一定很恨姓柳的女人了？」

冷冷的上官玫瑰道：「不錯！」

小五子道：「後來呢？」

又是一聲冷笑，上官玫瑰道：「我爲甚麼要告訴你這些往日的恨事？我又不知道你是誰？」

小五子一楞！

上官玫瑰當然不會說出她曾經設計騙柳柔柔上當的事，像這種坑人「家毀人亡」的事，她絕不會逢人便說，她甚至還有一份內疚。

小五子道：「你有權利不說，但我也有權利不聽，我現在就不想聽你們再囉嗦下去。」

小五子調過馬頭來，他要走了。

上官蘭花已沉聲道：「小子，你敢說我們囉嗦？」

蝴蝶門下七金釵，個個武功了得，尤其這十年來，上官蘭花的脾氣更大，因爲她祇要一看到丈夫的那張面孔，她就生氣，百花谷的女婿，怎會讓人在臉上留下那麼一個永遠也抹不去的疤？

小五子笑笑，道：「是你們叫住我的，我可沒有找上你們。」

上官蘭花沉喝道：「你還敢頂嘴？」

她吼聲猶在，人已往小五子彈掠過來，纖掌暴揚，猛往小五子臉上打去。

「咻！」

上官蘭花一掌竟然拍空。

小五子也失去影踪。

掠過馬背又彈落在自己馬上，上官蘭花回頭看，見小五子仍然笑自馬腹下面滑上馬背，他好像在馬的肚皮上翻了一圈。

其實他用的就是白爾艷的「蛇行功」。

「咦！」

上官玫瑰驚訝的道：「小兄弟，眞好身手。」

小五子笑笑道：「我若不想挨揍，這個人一輩子也打不到我！」

他看向仍在忿怒的上官蘭花。

上官蘭花又要出手了，但卻被上官玫瑰攔住。

小五子又笑笑，正要抖動韁繩，忽聞上官玫瑰道：「請等等！」

小五子道：「幹甚麼？」

上官玫瑰道：「你長得很像當年的南大俠。」

小五子道：「你剛才已經說過了。」

「遺憾的是南大俠已埋骨在兩狠山了，否則，你們二人相遇在一起，一定都會吃一驚！」

上官玫瑰的話確實令小五子吃一驚。

小五子吃驚的並不是與南英相遇會吃驚，他吃驚這女人怎會知道南英埋骨之地！

吃驚的結果，便產生了一睹南大俠埋骨之地之心。

因爲能到父親的墓上叩個頭，也算聊盡一番心意，雖然，南英是個甚麼樣子，自己一點也不知道。

小五子再也笑不出來了。

上官玫瑰已從他的眼神中看出來。

小五子道：「兩狠山？兩狠山在甚麼地方？」

上官玫瑰道：「你問兩狠山幹甚麼？」

小五子道：「既然我長得很像南大俠，倒是想去兩狠山看看他的墓呀！」

上官玫瑰道：「黃土一坯，荒草蔓頂，墓中枯骨一堆，你甚麼也看不到了。」

小五子道：「向一代大俠膜拜一番，也是對前輩高人的一番敬意。」

上官玫瑰道：「小兄弟，如果你眞的對南大俠心存敬意，那就跟我們一齊走吧！」

小五子道：「跟你們走？去那兒？」

上官玫瑰道：「我們是前往天山不老峯的。」

小五子大感興趣的道：「你們去不老峯？找誰？」

上官玫瑰道：「青衣江上無憂島，我們找了幾年，八邪的人一個也找不到，如今趕來天山，想找七惡鬥一鬥，剛才見你的身手不俗，所以……」

小五子笑笑道：「想帶我去找人打架？」

上官玫瑰道：「不錯，你若是怕了就別去。」

小五子大笑起來。

上官蘭花又吼道：「小兔崽子，你笑甚麼？」

小五子道：「我不說你們還不知道，我最喜歡同人打架，我飯都可以不吃，走，你們說，找誰打架呀！」

上官玫瑰滿意的笑道：「小兄弟，你可曾聽過江湖上的七惡八邪？」

小五子當然聽過。

他就是七惡養大的。

他的武功也是七惡傳授的。

吃吃一聲笑，小五子道：「甚麼七惡八邪？」

上官玫瑰道：「江湖上的七惡八邪，就是十五個臭味相投，沆瀣一氣，狼狽爲惡的十五個壞蛋，而且是大大的壞蛋！」

小五子道：「這十五個人壞到甚麼程度？」

上官玫瑰道：「壞到每個人該死一百次的程度。」

小五子道：「可是他們爲甚麼還活着？」

上官玫瑰道：「祇因爲他們不常做案，一旦作案，必是大案，他們更會躲，躲到誰也找不到他們的地方。」

小五子搖搖頭，道：「我不跟你們去了。」

上官玫瑰道：「爲甚麼？你怕了？」

小五子道：「不是怕，而是擔心跟你們白走一趟，江湖上那麼多的人都找不到他們，你們三個也一定找不到他們，所以……」

上官玫瑰道：「你有要事急辦？」

小五子道：「去兩狠山吶！」

笑笑，上官玫瑰道：「等我們找不到七惡的人之後，我帶你去兩狠山，你一定不會多走冤枉路。」

小五子想了一下，立刻點點頭，道：「好，我就信你這一次吧！」

其實這句話是他故意說的。

他本來準備把三人帶到不老峯，祇因爲上官蘭花想打他一巴掌，雖然未打中，卻令他心中惱恨。

小五子本想回敬上官蘭花一巴掌，但他祇一個人，面前的三個人都不好惹，尤其那姓劉的，當年同七惡血戰在十八盤荒嶺上，如今他們敢找來天山，三個人絕非泛泛。

白爾艷就曾經對他一再的叮囑：「絕不可以打沒有把握的仗。」

白爾艷還曾告訴他：「聰明的人創造機會，祇有傻蛋才等機會。」

如今正是小五子創造機會的時候到了。

他要把三個人帶到不老峯，他不惹百花谷的人，他可以叫羅老大幾個人出來修理他們。

他眞的打自心眼裡笑了。

小五子又吹起了口哨。

小五子吹口哨是跟錢一串學的。

錢一串吹起口哨兩撇嘴唇不會動，如果不仔細看，眞以爲口哨不是他吹的。

現在，小五子也像錢一串一樣，吹起口哨嘴不動，他與錢一串吹的一樣好，抑揚頓挫，音調逗人，就好像出谷的黃鶯般的好聽。

前面「絕一鏢」劉言卻厭惡的回頭看了小五子一眼，想罵卻又沒罵出口來，狠狠的往地上吐了一下。

過去，「絕一鏢」劉言可不是這樣的人，他也時常在臉上掛微笑，得意的微笑，祇是自從臉上被破了相，他就少笑過，人也變得有些凶殘。

上官玫瑰與小五子併馬騎，她很喜歡小五子的模樣，尤其是小五子那臉蛋，從側面看，他幾乎就是「刀公子」南英的化身。

小五子就是南英的化身，因爲他是南英的兒子。

上官玫瑰等小五子吹了一段不知名，但也很好聽的調子以後，她淡淡的笑問：「你說你叫小五子，是嗎？」

小五子點點頭，道：「不錯。」

上官玫瑰道：「你從天山來？」

小五子笑道：「從西北方來的人，都是來自天山，天山有幾千里長！」

上官玫瑰一笑，道：「你從天山甚麼地方來的？」

小五子道：「天山不老峯！」

上官玫瑰一怔，立刻又問：「天山不老峯，方圓有多大呀？」

小五子道：「說大也不大，從谷口走到出口，總有個百來里地！」

上官玫瑰道：「你是不老峯的人？」

小五子道：「我在那兒長大的。」

上官玫瑰道：「那兒一定很荒涼吧！」

小五子道：「有的地方很荒涼，有的地方也很熱鬧！」

上官玫瑰不知道小五子所說熱鬧的地方是甚麼樣，她以爲不老峯下還有市集。

小五子說的熱鬧地方乃是惡人洞，惡人洞中住了七惡人，當然熱鬧。

上官玫瑰道：「你已經走了幾天？」

小五子笑笑，道：「不記得了，如果有急事，快馬大約三五天便會到了。」

三五天並不算長，上官玫瑰三人業已騎馬半個月了。

他們三人都是快馬趕，一天總能馳上四百多里地。

前面的上官蘭花回頭沉聲道：「小五子，你在不老峯長大的，難道沒聽說過有一處惡人洞？」

小五子大笑道：「知道，知道，我知道有個惡人洞，哈，你算問對人了。」

連「絕一鏢」劉言也緊緊的攏住馬，沉聲道：「小子，你去過惡人洞？」

小五子心中不快，自己明明叫小五子，他怎麼把中間的「五」字省略了。

省略個「五」字不要緊，自己立刻成了小子。

淡淡的，小五子道：「你聽錯了，我祇說知道有個惡人洞，可是並沒有去過，因爲……」

上官蘭花臉色一寒，道：「因爲甚麼？」

小五子道：「因爲我還不想死，惡人洞住的一定是惡人，沒事我往那兒去幹甚麼！」

上官玫瑰道：「至少你也會知道惡人洞在甚麼方向，或者在那個山崖上？」

小五子笑笑，道：「我不知道，祇有到了再仔細找。」

上官玫瑰有些失望的樣子。

女人的失望表情往往也會吸引男人的同情，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上官玫瑰就是漂亮的女人，她正含着楚楚的失望，差一點沒有嘆口氣。

小五子卻又笑道：「不用愁，也許我眞的能找到惡人洞也說不定！」

原本三天的馬程，但小五子卻故意多繞了一天，他存的甚麼心？連他自己也不清楚，他祇覺得應該多繞幾座荒山，這樣便可以令來人迷失方向。

就在第四天過午，小五子已指一座高峯，道：「看！那峯頂戴白帽的就是不老峯！」

峯上積雪未化，看上去就如同戴一頂白帽子。

上官蘭花冷沉的道：「我祈求上蒼，讓姓陶的在，姓包的也在！」

小五子笑道：「哦，原來你們是找姓陶的與姓包的呀！」

劉言忽然拔身而起，猛古丁往小五子撲過來，他人在空中，大聲吼道：「你認識這兩個人？」

劉言又落了空，當他撲向小五子的時候，斜刺裡小五子扭腰挺胸，人也離了鞍。

小五子落在劉言的馬背上，回頭笑道：「你要同我換坐騎？」

劉言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落在小五子的馬上，呆呆的說不出話來。

上官玫瑰已拍手笑道：「這好像我們百花谷絕學『金蟬脫殼』！」

小五子道：「甚麼金蟬脫殼，我是怕挨揍才躲過來的。」

忽然，劉言再次騰空，不料兩匹原本不動的馬，小五子突然一挾馬背，大聲「哈」，那馬立刻揚蹄往前奔去，等到劉言撲到，小五子業已在十丈外了。

劉言撲個空，他一個觔斗落在地，怒吼道：「小子，你想逃？」

小五子立刻回頭笑道：「前面就是不老峯，我們就在不老峯前面見，失陪了。」

小五子的武功之高，業已不在話下，但他的騎術更妙，他曾經騎過一頭大野狼，當時他才十一歲，大野狼背他滿山跑又跳，但小五子就是不下來，那頭野狼本來是要吃掉他的，可是被小五子騎上以後連回頭咬的機會也沒有，除了狂奔之外，一點辦法也沒有。

小五子口中啣尖刀，雙手抓緊老狼的脖子，直到老狼跑不動，他才一刀捅進老狼的脖子裡。

小五子七歲就騎馬了，自西京劫寶回來以後，他一直就想騎馬，但惡人洞中沒有馬。

此刻，小五子騎上劉言的馬，直往不老峯奔去。

上官玫瑰立刻拍馬追趕，但她追過兩個大山彎，便失去了小五子的踪影。

上官蘭花好懊惱，她冷冷的瞪着劉言。

自從劉言破了相，她就沒有對劉言笑過，如果不是爲了百花谷的聲譽，她眞想同劉言解除婚約。

劉言一言不發，拍馬趕了一程，見七妹在一片荒林邊踟躕不前，立刻追上去，道：「那小子跑了？」

上官玫瑰道：「被你打跑的。」

劉言急道：「可是我一下也沒打到他。」

上官玫瑰道：「早晚你會打到他的，他當然要跑。」

三個人騎在馬背上，四週是一片荒涼。

高山上壓下一陣冷風，三個人全身有些不自在。

上官蘭花道：「這小子眞的走了？」

上官玫瑰道：「如果他眞的走了，也是被四姐夫打走的，這年輕人的功夫相當不錯，他的修養也是一流的，有人打他，他就是不還手，我就辦不到，如果有人打我，我會殺死他。」

上官玫瑰眞的以爲小五子的修養好，她眞的被小五子騙過了。

小五子不是不還手，他心中想的是另一種比還手更妙的事情。

此刻，他從一條密道走近一塊上面長滿青苔的岩石前，他騎的馬早已被他藏在林子裡面了。

低沉的，小五子對那大石叫道：「天塌啦，進洞吧！」

小五子回頭望望，他眞怕上官姐妹追上來。

百花谷蝴蝶門的輕功獨步江湖，這話是包藍說的。

「轟隆！」一聲大震，惡人洞打開兩尺寬一個石洞門，小五子像個小老鼠似的低頭溜了進去。

於是，那塊大巨又「砰」的一聲關起來。

「小施主，怎麼又回來了？」是看門的和尚大師問他。

小五子拍拍空明的肩頭，笑道：「我不回來，等被外面的人宰我？」

一邊的空見大師吃一驚，道：「小施主，你開玩笑，憑小施主如今的修爲，業已立於高手中的高手了，誰能奈何小施主如此慌張的奔回來？」

小五子笑道：「我本來不怕他們的，可是他們找的不是我，我爲何替自己製造仇人？」

空明又問：「來人是誰？找人甚麼人？」

小五子道：「百花谷的人，找包叔與陶叔！」

空見與空明對望一眼，似感失望的嘆了一口氣。

小五子奔入洞中，穿過半里長的石洞，前面一處谷底，就在百花齊放，香氣瀰漫中，他已大聲叫道：「白姨、各位叔叔，我回來了。」

就在小五子的吼叫聲裡，四週立刻響起一陣轟隆聲。

四週也立刻出現七個人。

小五子坐在地上直喘氣，他把自己的臉色擠壓得像是大病一場似的。

第一個摸上去的就是「萬人迷」白爾艷，她的上衣不整，頭髮散亂，顯然是從床上跑出來的。

「我的小五子，你怎麼了？中了山瘴？還是中了邪呀，怎麼如此可憐相！」

羅老大也來了，他重重的逼視小五子，道：「這是叫你去闖天下的，怎麼才不出十天，你就灰頭土臉的回來了，沒出息，那像是我們七惡調教出來的！」

小五子抬頭看，四週還有錢一串、金太保、丁大川、陶民與包藍，哈！一個也不少。

小五子嘆了一口氣，道：「你們猜不到我遇上了誰！」

白爾艷道：「誰？」

「百花谷蝴蝶門的人。」

羅老大淡然的道：「你如今是可以對付百花谷任何一個人。」

小五子道：「他們一共三個人。」

羅老大道：「你照樣可以把他們擺平。」

小五子道：「問題是他們之中有女的。」

包藍沉聲道：「你小子還沒畢業，竟然憐香惜玉了，這那是我們調教出來的接班人？」

小五子苦兮兮的道：「包叔，你冤枉小五子一片孝心了，我是要把那兩個女子留給包叔的，你們不知道，看幾位叔叔長年住在惡人洞，除了玩玩各色財寶之外，連個女人也沒有，多沒意思，所以我把她們引來了。」

羅老大忿怒的抓住小五子，叱道：「你怎麼把外人引來惡人洞，你存的甚麼心！」

小五子道：「全是一片孝心，那三人都在山的另一面，他們絕對找不到這裡來。」

白爾艷吃吃笑道：「可好，把他們擄進來，你們幾個解解饞，也叫我休息幾天。」

錢一串道：「走，去抓她們。」

羅老大道：「要抓就抓他們到狼洞，千萬不能帶到這兒來。」

狼洞距離惡人洞偏北七里半，原是住了五十多頭野狼，如今業已狼去洞空，據說野狼羣也會遷移，下雪的時候往山下遷，化雪的時候

都上了山，爲的是山上有許多小動物，雪一化便都出洞來了。

小五子立刻搖手，道：「有個女的直在找陶叔，還有個男人找包叔，另外那個女子我就不知道了。」

「大頭鬼」包藍吃吃笑道：「找我，幹甚麼？」

「瘋狗仔」陶民業已雙手叉腰大聲笑道：「陶叔把那女的抱進狠洞，我先快活過十來天，哈……小五子，陶叔打心眼裡謝謝你。」

羅老大沉沉的道：「別忘了，蝴蝶門下七金釵，一個個都是小辣椒，小心着了她們的道兒了！」

白爾艷也點頭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你二人還是小心了！」

「屠夫」金太保道：「我陪你們去！」

「大頭鬼」包藍搖手道：「免了，免了，你莫不是想喝涮鍋水，佔便宜！」

金太保道：「八里崗的金太保不吃腥，放心，我不會爲女人同你二人爭風吃醋。」

羅老大突然道：「屠夫別去了，叫小五子陪他二人去，對方三個人，他們三個人足以夠應付了。」

小五子一怔，道：「我去？」

白爾艷笑道：「去磨練磨練也不錯，你該知道，被他們追趕多沒面子。」

羅老大道：「我就是要他去找回失去的面子。」

陶民也拉小五子，笑道：「兩個女的你不用愁，那個男的是你的了。」

小五子道：「祇怕由不得你了，陶叔！」

陶民一楞，道：「爲甚麼？」

小五子道：「因爲那個男的就是指名要殺你！」

陶民哈哈笑道：「好，我殺了男的，再抱走女的，小五子，帶路了。」

小五子站起身來，道：「各位，我這一回可是眞的要去闖天下了，一年後再見了。」

羅老大道：「個小鬼頭！」

於是，「瘋狗仔」陶民當先大步往惡人洞口走。

「大頭鬼」包藍反手拔出後背腰帶上的尺寬雙彎刀，笑對小五子道：「我親愛的小王子，你替包叔前面帶路了，哈！」

小五子雙手一拍，胸脯一挺，道：「小五子遵命，陶叔呀，你請了。」

三人一路來到洞口，陶民回身問小五子道：「小五子，你看那三個該殺的會不會就在洞口外？」

小五子道：「陶叔顧慮的對，別叫他們三個人發現惡人洞口就不對勁了，不如我先潛出洞，再把外面看仔細，然後我吹起口哨來，你二位再出去，如何？」

「大頭鬼」包藍笑道：「這主意不錯，小五子，你可千萬要小心了。」

洞口的大石頭移開半尺多一點，小五子靠邊閃出洞外面，他回頭來看，洞口的大石頭又闔起來，小五子就好像石頭裡蹦出來似的。

小五子騰身上了樹，他向四週看一眼，心中明白，百花谷的三個人是不會找到這兒來的，說不定三個人還在後山到處跑。

小五子也想到了，惡人洞中不會祇出來陶民與包藍兩個人，江湖上誰都對百花谷的人忌諱三分，七惡八邪的人也不願招惹他們，如今百花谷的人找到了不老峯，羅老大不應該祇派兩個人應戰。

就算加上小五子，也不是羅老大應有的作風。

羅老大是不會打沒把握的仗。

如果陶民或包藍二人失手，那麼，不老峯就不會太平了，惡人洞將沒有密秘可言，羅老大等便再也休想在此地過太平日子了。

小五子在此過了十多年，他深知羅老大的爲人，不過這一次他仍然堅信，羅老大幾個人絕不會坐視。

七惡如果收拾了百花谷來的三人，以後誰還會敢輕易的找上不老峯？

就算百花谷的人想找來報復，如果沒有人帶路，他們一輩子也找不到這裡，就像十年前，西京官府派出大批官兵搜山挖洞也找不到是一樣的。

十年前，西京損失那批無價之寶以後，西京的總督大人親率兩千人馬進入天山西南方幾個大山谷中，其中就有不老峯，但兵官一搜三月，直到刮起西北風，天將降雪，官兵才無功而返。

那時候官兵在外面搜山，七惡在洞內大笑，小五子也在洞裡樂陶陶。

此刻，小五子吹起口哨，聲音像鳥叫，但包藍卻知道這是小五子在送暗號。

於是，大石又啟開一縫，兩條人影竄出洞外來。

陶民果然像個瘋狗，他一出洞便四下裡躍，光景是要找人拚命了。

他本來就是出來拚命的，他的兩隻寸長尖錐又套在他的兩個中指上，碗一樣大的拳頭虛空掄，口中厲吼，道：「人呢？在那兒？」

「大頭鬼」包藍反手握寬刃彎刀，他甩着大腦袋怪聲道：「咦？小五子呢？」

便在這時，遠處傳來口哨聲。

「是那個小子的口哨聲。」這話出自女子口音，正是上官蘭花。

另一男子聲音，吼道：「不錯，一定是的，就在那道坡下面。」

女的又尖聲道：「七妹，快散開來，我們兜過去，絕不能讓他跑了。」

三條人影往這面圍，馬匹就拴在山坡下。

另一面，包藍與陶民也往這面找，他二人也是聞得口哨聲撲過來的。

包藍一直以爲那是小五子送過來的暗號，他也相信小五子就在那兒。

奔出林子，前面三條人影業已發現了包藍與陶民二人，兩個他們一直在找的仇人。

陶民也發現上官姐妹與劉言了。

他雙手叉腰哈哈笑。

包藍卻大刺刺的道：「喂，十年不見，不料你們果然還活，命蠻長的嘛！」

「絕一鏢」劉言雙手托兩支三菱鋼鏢，齜牙咧嘴的撲過來，道：「見你的大頭鬼，我們的命長，你的狗命怕就要完蛋了。」

他本來一表人材，自從臉盤被陶民挑裂，業已變成個醜相，如今站在仇人面前，他更變得如厲鬼一般，全身功力內斂，面龐漲得硃赤，好不嚇人。

「大頭鬼」包藍吃吃笑道：「你錯了，老子以爲長命應是惡人的專利，難道你就沒聽人言，禍害遺千年，好人豈命長？你們自許白道清高，應該早早死掉算了。」

一邊的「瘋狗仔」陶民道：「包大頭，你忘了？上回他沒有死在十八盤荒嶺上，一定活得不痛快，所以他又迫不及待的找來了。」

「找來叫我們送他上路，哈……」

「絕一鏢」劉言大怒，沉聲道：「大話少吹，且看誰送誰上路。」

上官蘭花大步逼近陶民，她重重的冷視陶民一陣，沉聲道：「嗯，就是你，不會錯！」

陶民笑道：「當然不會錯，你選老子當丈夫，那準是錯不了，哈哈……」

上官玫瑰叱道：「找死！」

不料上官蘭花伸手攔住上官玫瑰，道：「等等，我絕不許別人對他動手，因爲他必須死，而且要死在我的手中，我要他知道毀我丈夫容貌的代價是甚麼。」

陶民又是哈哈笑，道：「那代價我清楚，還不就是當我陶民的老婆。」

劉言忿怒的厲吼，道：「蘭妹痛宰姓陶的，大頭鬼由我來收拾。」

上官蘭花尖聲道：「十年江湖奔波，就是爲了今天，言哥，殺！」

她「殺」字出口，身子業已懸空，長劍便在這瞬間幻化爲一道筆直的流電射來，鋒刃破空之聲剛剛響起，劍尖已到了陶民的面前。

左拳變掌橫拍，右肩疾往後甩，陶民已閃在左面五尺外，他的右拳便反臂往敵人打去，打向敵人的肚子。

上官蘭花尖叱挺腰向上，反力道的拔空三尺，長劍便回削陶民右腕，銳風削到處，陶民縮手連退五步。

陡然騰空，上官蘭花的嬌軀幾乎平飛在半空中，就好像一團飄浮的棉絮不即落下。

「蝴蝶弄花」這是百花谷的輕功絕學。

陶民知道不能迎上去，因爲百花谷除了輕功之外，他們的飛鏢也令人頭痛不已。

大旋身掠在一丈外，果然，上官蘭花的左手抖然發出「咻」聲，三朵花瓣也似的飛鏢，業已到了陶民的面前。

「瘋狗仔」陶民雙掌連拍，擊落三支飛鏢，虎吼一聲，張開雙臂便往落下地的上官蘭花抱去。

上官蘭花的輕功再高，也不能永遠停留在空中不下地，陶民就看準這一點。

但上官蘭花又比陶民更高一籌，她知道陶民會在這時候向她撲來，所以她故意吃驚的側身旋，而且右手長劍指向右方，左手也高舉，那表示她的劍勢已老，左手並未探囊取鏢。

陶民也以爲上官蘭花沒有機會取鏢，他並不懼她的劍，因爲「明槍易躲」，所以他奮不顧身的張開雙臂抱！

但就在這時候，上官蘭花又發出一聲冷笑，她那高舉的左手，就在她的雙足半旋中自空中反手甩下來，便也甩出兩點寒芒。

「颯颯」兩聲脆響，兩點寒星已鑲在陶民的臉上，祇差半寸，沒有打中他的雙目。

鮮血立刻自他的兩隻怒目下方往下滴，那是兩支蘭花瓣模樣的鋼鏢，大半邊都是鋒利的利刃。

上官蘭花也覺懊惱，那本是指向敵人的雙目，祇要先摘下敵人的照子，她便有機會慢慢的切割敵人的臉皮。

她曾在劉言破相後發過誓，她絕不要這人的命，她祇要廢了這人的武功，毀去這人的面貌，包括一雙眼睛，令這人生不如死的苟延殘喘下去。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 飛天蜈蚣丁百年在自己寨中大肆宴客，各方梟雄欲聯手上長安奪取一對刻有達摩混元秘笈的龍珠。在座的有石板坡的勾家兩兄弟及勾大娘；平鄉崔家兩頭虎，這兩方面的人原也是覬覦寶珠，但如今只想借丁百年之力量除去艾慈和勞克，爲他們的親人報仇，此外還有米氏夫婦願助威當保鏢，這可樂壞了丁百年，一行人浩浩蕩蕩上長安……



小子統吃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可　士飛　文・圖

藉此儆戒又索銀　夤夜督府偷官印

艾慈與勞克二人仍然在那間廂內吃喝着。

小二的眼睛也瞪大了。因爲秦川八大件是十八份的大菜，不料件件都是盤底朝天，東西一點兒也沒有剩，就連一點油水也沒有。

小二心中就感到很驚訝：「好個傢伙，這兩個人可還眞能吃，好像是餓了十天八天似的。」

秦川八大件這時還有最後一道——八味珍湯未上來。

兩個家將就在寶祥走後，二人掀簾走了進來，小心請安又請罪。

艾慈眞大方，五兩銀子塞過去，道：「拿去吧！出去不可亂講話。」

二人的眼睛猛一亮。

二人心中這才明白，這人一定是京裡的財經大臣，要不然出手這麼大方。

也好像二人剛剛出門就摔了一跤，仔細地一看，原來地上有個大元寶，喜不自勝的模樣。

手上托着銀子，二人齊齊雙膝點地，打了個千，興高采烈的下樓而去。

就在樓梯口，二人還一把抓住送菜的小二，道：「雅廂裡坐的是京裡來的貴客，你可要小心的侍候了。」

小二忙點頭，道：「錯不了，我都一身是汗了。」

艾慈吃着菜，幾乎笑了出來。

勞克喝着酒，一副王爺樣，他還眞的威風起來了。

二人隔着窗遠處望，明月已在驪山上，兩個峯尖隱隱然，遐思中，令人有着飄飄然，似神仙。

也許是酒喝得多了，艾慈的肚皮脹得鼓鼓的。

所以，當兩個人回到客房中時，勞克突然對艾慈道：「趕着睡上一覺，三更天咱們去幹他娘的一票，不過嘛……」

「老規矩，對吧？」

「不錯，你記得就好。」

二人也不脫衣衫，倒在床上便睡起來了。

三更天過了一大半。

酒樓的後院翻出兩條人影來。

這二人身法奇快，動作宛如狸貓一般，眨個眼，便越過幾排房，光景往總督衙門那個方向掠去了。

＊　＊　＊

一溜的灰色高牆，足有兩丈高，這時候有個腰佩鋼刀的軍爺，領着十二名手持紅纓長槍的兵，步伐整齊的繞着圍牆走過來。

黑影中，正是艾慈與勞克二人。

勞克輕輕的打了個手勢，他便撩起了衣衫，擧頭看了一眼月色，貼牆輕輕一縱便上了牆。

艾慈嘴一咧，一個彈身，他人已躺在一家百姓的屋脊上，居高望向總督府，好傢伙，總督府內可眞大。

有拱門，有花園，小橋流水像山澗，有亭台，有樓閣，屋簷重重疊疊眞氣派，就是有點陰森森的好嚇人。

艾慈在屋脊上仔細看，前面有長廊，幾個軍士把守着，寬道大院還有樹，人影兒好像也有十幾個。

勞大叔不知道溜到那裡去了。

艾慈看了一陣子，他的肚皮撐得慌，他不看了。

他躺在屋面上睡起來了。

屋面是斜坡，他頭上足朝下，肚子裡的東西就移動得快，連噎也不打了。

片刻……

總督衙門內傳來擊節聲。

唔！四更天了。

但仍不見勞大叔走出來。

艾慈有點兒沉不住氣了。

他剛剛皺起了眉兒，衙門裡傳來了吆喝聲。

立刻，鑼聲大震。

月影下，不少人提刀走出來。

艾慈一驚，他早已看好路線了。

他準備迎上勞大叔，却不料高牆上有人喊道：「捉到了！捉到了！個老狗，膽子可眞是大。」

傳來個粗暴的聲音，道：「老狗，你敢夜闖總督府，非偷即盜，也許你是來行刺的，把他手脚綁結實，準備着大人面前聽候發落。」

不少人齊聲吆喝着，把人推到一處高大的台階前。

艾慈暗中瞧，他暗叫不妙，難道歲月不饒人，大叔眞的該退休了。

也罷，且等這次以後，得勸勸他老該退休了，找一處山明水秀，風景絕佳而又不曾污染之地，由小三侍候着他老人家頤養天年吧！

心雖在想，但當前的事也得辦。

他忖度着衙門內的形勢，不敢稍怠慢，使一招「黑豹越澗」，他躍上總督衙門的高牆，三個起落，便落在長廊的暗影中。

一粒石子擲向遠方。

響聲引來軍士們的注意，艾慈不等軍士們走過去瞧，又是一粒石子擲出去，然後自己斜刺裡一閃身。

他故意暴露自己身形，朝着衙門後面衝去。

銅鑼又響了。

有人在狂叫：「還有一個，到後面去了，快攔住他！」

「後面是內眷，快攔住他呀！」

艾慈閃得快，三轉兩轉，一下子上到前面大廳，却發現還有七八個軍士未離開，一個個更加小心謹愼的握刀守在綑着的人四周。

時間眞的是金錢。

但有時候比金錢要貴得多。

有人這麼說：「寸金難買寸光陰。」

這時候對艾慈而言，時間就是比銀子要貴得多，因爲當那一大批軍士趕到後面，發現沒有人，必會又很快的折回來，到了那時候，便麻煩了。

他的利刀拔在手，動作像頭黑豹子，艾慈自暗影中一竄而出。

八個軍士猛一怔，尚未會過意，已躺了一半在地上。

另外四個擧刀砍，艾慈連冷哼聲也免了，他打了個旋，利刀盡在四個人的後腦勺上敲，他轉眼便把這四個也放倒，沒有一個喊出聲。

軍士們忘了喊，誰會知道小子出手那麼快。

後面的聲音越來越近了，便脚步聲也聽到了。

他看也不多看的雙手抓緊那人身上的繩索，往肩上一扛就翻過了牆。

他背着那人跑了。

他的動作眞俐落，一路跑來一路說：「我親愛的大叔，你什麼地方不好動手，偏偏往戒嚴的地方來遊玩，本來嘛！酒足飯飽正好眠，却又不得不跟着你老人家來擔風險，我說大叔呀，咱們這一票可是石灰缸裡揉饅頭——白幹了。」

肩上的人開口了。

他一開口，嚇了艾慈一大跳。

那人道：「英雄，我不是你大叔，怕是……」

他當然不是勞克，勞克的聲音艾慈當然聽得出來。

艾慈一歪身，將肩上的人放下來，雙手扳過臉來仔細看，不由大叫道：「我的媽呀！你是誰？」

艾慈救錯人了，還以爲救的人是勞克，誰知道會是個不相干的人。

那是個老頭兒，年紀同勞克差不多。

他低聲道：「此地尚不安全，你快快的將我身上的繩索給解開來，由我來帶路。」

艾慈道：「我幫你解開繩子，你快快逃，我還有要事不能走。」

老者退着身上的繩子，低聲道：「英雄，此時再往衙門跑，一定不智之擧，三百名軍士都出籠，遍佈在衙門內外各要道，唔！對了……」

他眨眨眼睛，又道：「我似乎發現一條影子，那人身法之快，我老頭子此生第一回看到，他早已越牆而出，等我起身仔細看，早已不知去向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的眼

睛不昏花，那不是什麼大花貓，他是個人，一定是你要找的人。」

艾慈道：「你怎知我是找那個人？」

一笑，老者說道：「你背着我的時候直抱怨，我猜就是這碼子事。」

艾慈道：「好吧！長安你比我熟，這小巷裡烏漆八黑的我更不熟，那你就帶路吧！」

老者整好衣衫，四下再一看，打聲招呼就往前走。

一陣急走後，已不聞呼叫聲，想是離開總督衙門遠了。

不多久，老者把艾慈帶到城牆邊附近的小菜園。

小菜園一邊有個小井，井邊不遠處兩間小瓦屋，一棵大樹下，就在小場邊，小井上方還架着轆轤，上面垂着一根井繩。

老者推開門，他把艾慈請進屋，便立刻回身關上門，他取過火來點燃油燈，不禁吃了一驚。

因爲他發覺艾慈這麼年輕，頂多不過十六七。

就在這時候，睡屋中的布簾掀起，走出個二十左右的姑娘來，看起來大手大脚，生得倒也細皮白肉，俏目俏嘴，未開口先是一對酒渦露，長髮披肩，羅衣鬆寬，另是一番迷人樣。

老人拉過一張椅子叫艾慈坐，他對姑娘道：「若非小英雄及時援手，妳我父女再也見不到面了，快替爹給小英雄叩三個頭。」

艾慈心中很不自在，他現在成了小英雄。

他從不以爲自己是英雄，爲了那些張口吃閒飯的娃兒們，他做了不少坑人的事，雖然坑的都是土豪惡霸，但若說自己是人物或英雄，那會糟蹋英雄這兩個字，更何況他也不習慣別人對他叩響頭。

何況，又是個姑娘家。

再說，他也是無心扯一把，他若知道不是勞大叔，也許他早走了。

他急忙攔住那姑娘，道：「免了，免了，在下不敢當。」

露出一口貝齒，姑娘扭着小蠻腰，靦覥一禮，道：「多謝少俠救我爹的命。」

艾慈見姑娘去煮茶，他問道：「請問，何事夜闖總督衙門？」

老者先是一嘆，說道：「說起來眞是氣人，不過，小老兒得先請教，少俠仙鄉是在那個地方？」

艾慈苦笑道：「什麼仙鄉？那是個兎子不拉屎的窮地方，二年兩頭鬧災荒，說出來你一定知道，孟津南邊的艾家集。」

他見老者揚眉，又道：「你老是……」

老者突又皺着眉，道：「祖籍也是河南，二十年前一場災荒，才舉家來到秦川，那時候小女剛生不久。」

艾慈道：「原來是同鄉嘛！」

老者道：「也是孟津南面的小村莊。」

老者過來秦川時，小艾慈還沒生呢！

但人不親土親，土不親還是故鄉人親呢。

艾慈十分平靜地說道：「你老說一說，爲什麼你要冒着生命的危險去闖總督衙門？」

老者道：「我們姓李，在這長安城中落戶，以種菜維生，唉！在這長安城中，誰不怕總督大公子寶祥。前日我這丫頭到大街上買些針線，不巧爲寶祥那斷碰見，他竟當街調戲她，還伸手拖拉她，却見附近的人多才作罷，不料寶祥派人四處打探，唉！」

李老頭喘口氣，又道：「不瞞你小英雄，當年我也會練過幾年武，明目張膽他們人多，夜間摸進去總可以，我是準備找上那斷，一刀兩斷殺了他，大不了我父女遠走高飛，不料仍被發現，所幸遇到你小英雄，唉！」

艾慈冷冷地道：「原來這麼回事，李大叔，你記着，這幾天你可千萬別出去，這件事我會替你做，今夜遇上的是老鄉親，我乾脆好人做到底，我送你銀子一百兩，往後你們生活也好得多。」

李老頭以爲自己遇上的是財神爺了。

父女二人楞然的連個謝字也忘了。

姑娘剛剛送上茶，外面的天色已魚肚白。

於是，艾慈拍拍屁股就走。

李老頭想拉也拉不住，李姑娘扶着門框翻白眼，她沒敢開口說出話。

艾慈就在李老頭的指引下，他繞過了七條大小街，才又摸回東關的望月酒樓的後客房去。

＊　＊　＊

艾慈推門進入客房中，發現勞克睡得可眞香甜。

他笑笑，也不脫衣衫，和衣卧在床舖上。

突然，勞克不打鼾了，他說道：「我老人家找你保鏢，你却爲別人出力氣，害得我老人家被一羣鷹犬好一陣子窮追不捨，若非我老人家溜得快，娘的，說不準已被囚在總督府的大牢裡面了。」

艾慈道：「多謝你引開追兵，再謝了。」

勞克挺起了身子，道：「我說小子呀，你把人家救出以後，就得趕緊回頭，爲什麼跟着人家走？」

艾慈道：「天黑路不熟，我得

要那老者引路呀！」

勞克冷冷地道：「你小子弄錯了，你是我老人家保鏢的，你發覺救錯了人，就該立刻回頭來，娘的，你怎麼走了！」

艾慈道：「我本來要回頭，可是那老者說有個人影猛一晃，早走了，我猜八成是你老人家，所以……」

「所以你就溜了？」

艾慈笑了笑，道：「別盡說我了，大叔，倒是你這一趟，溜進總督衙門折騰一陣子，可有什麼值得炫耀掛齒的光彩事蹟？」

勞克眼一斜，道：「你以爲進入總督衙門，應該如何才有佳績？」

艾慈道：「官家的銀票不好用，官家的銀票有血腥，所以我從不打算弄官家的銀票花用，也就沒有在這方面加以研究了。」

勞克道：「且聽老夫告訴你，我老人家這方面稍有認識，我摸進總督府，先把老總的大印往腰裡一塞，正要摸進衙後找那大公子霉氣，突然鑼聲大響，我他娘的還以爲自己失手被發現，不料打橫又來了個老頭兒，我老人家這才一咬牙，一跺脚，心不甘情不願的溜出了總督衙門來。」

艾慈拍着手，道：「還是大叔的手段妙，夠水準，不費吹灰之力便能整得總督老兒三天吃不下半碗飯，兩天嚥不下半碗湯，不過……」

他伸出手來，又道：「拿來吧，善後事宜我來辦，大叔等着分銀子了。」

勞克道：「拿什麼？」

「總督老爺的官印呀！」

「哦……呸！」

他戟指艾慈叱道：「你小子昏了頭，是不是？」

「怎麼啦？」

勞克冷冷道：「怎麼啦，你也不想想看，總督老爺的大印，是任人提在手上當鳥籠子玩的呀！」

艾慈笑道：「是是是，是不能提在手上玩，不過……大叔的意思是……」

「我藏起來了。」

「藏在什麼地方？」

「我現在不能告訴你。」

「你應該立刻告訴我呀！大叔。」

「爲什麼？」

艾慈走近勞克，低聲道：「大叔，請恕小子說實話，你都已經這麼一大把的年紀了，今夜床上躺，明日不定還能下得了床，突然來了個腦中風什麼的，那小子可要到什麼地方去拿大印？」

勞克氣得紅鼻子猛往上抽，罵道：「好小子，你咒老夫命不長呀！」

艾慈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是長遠打算，大叔多多體諒。」

「我體諒個屁，誰來體諒我？」

艾慈道：「一個人何需太多人體諒的，你老有個小三子，再加上我家三口人對你多孝敬，你老有福了。」

勞克叱喝一聲，道：「好小子，你來了這麼一手，踢人一脚又給了人糖吃，叫人哭笑不得呀！」

他頓了頓，嘆口氣又道：「小子，把耳朵給豎過來，我這就告訴你。」

艾慈側過耳朵聽，勞克嘴巴在嘀咕。

艾慈邊聽邊點頭。

勞克說着說着哈哈笑了起來。

艾慈低聲道：「那實在是個好地方，好地方。」

勞克道：「別忘了，萬一老夫眞的被你說中而不幸夭折了，以後的事便全靠你一個人了。」

艾慈哈哈地笑，道：「你老別忘了，常言說得好，『被人咒，活得久』，我咒你是想要你活過一百呀！」

勞克「呸！」一聲，道：「我不想活得那麼久，那多辛苦。」

艾慈道：「大叔，這以後我們怎麼辦？」

勞克道：「觀風頭，看形勢，再好生敲他娘一筆銀子，折騰他個養子不教我們來替他教。」

艾慈道：「你打算去找大公子霉氣？」

勞克道：「至少我也要叫總督大人知道，他有個不成材的太保兒。」

二人這天關緊門，杵在客房中淺酌小飲。

他們不必走出門，就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

只因他們買通了店小二，長安大街上發生天塌下來的大事，他都會不漏一字的送進房來。

二人房中坐，便知天下事，果然有錢能使鬼推磨。

不過，最叫艾慈與勞克二人感興趣的事情，並非總督大人失印信，而是天將黑的時候，小二送來酒菜之時，同時也送來一件消息。

這消息也是無意間小二說出來的。

「二位慢慢飲，十四位遠從中原趕來的客人，全部住進望月大酒樓，小的這就要去幫着把他們的坐騎拉進騾馬棧房，我馬上就回來。」

勞克道：「你只管去張羅。」

小二摸擦着衣襟，急急的退出房門。

勞克笑嘻嘻地說道：「如果老

夫猜得不錯的話，八成是丁百年那伙人趕來了。」

艾慈道：「且等小二一報，你我只管吃酒。」

勞克道：「小子，你好像並不擔心嘛！」

「擔心？我只擔心對方沒銀子！」

勞克又擧起杯子來，他湊到嘴邊未張口。

他又在打什麼主意了。

* * *

艾慈如今心情愉快，他在打着總督大印的主意了。

他與勞克二人各有着不同主意在打，但目的却是一樣，爲了銀子而在動腦筋。

這世上有那個人不爲銀子而動心？

* * *

二人在房中酒足飯飽之餘，更把精神給養足，暗中突然發現，十多人朝着另一個院落走進去。

爲首的敢情正是「飛天蜈蚣」丁百年。

只是……

勞克隔窗望過去，心中大感吃驚。

因爲，緊跟在丁百年後面的兩個俱都是白髮蒼蒼的老東西。

他可是清楚得很，放眼當今，能夠自稱爲黑道老祖宗的，大概也只有這兩個掉了牙的老傢伙。

一個人，能被人稱爲「閻王舅」，可想這人一定十分凶殘，因爲連閻王老子也得叫他一聲舅舅。

另一邊，「羅刹奶奶」的一頭白髮已可數得出來，只是她在頭上盤了個布帶，雖然拄着拐杖，但看起來比老頭兒還要高上半個頭。

勞克臉上忽然笑意盎然。

他哈哈地在低聲笑。

因爲他看到了丁百年後面的幾個人。

這幾個人，他一個也不陌生。

一邊的艾慈開了腔：「除了兩個老古董之外，其餘的，關洛道上的牛鬼蛇神全都到齊了。」

勞克道：「只是少了安家寨的一條龍。」

他說的是「一條龍」安天海。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看這些人不一定就是爲了那一對龍珠來的。」

艾慈道：「既爲龍珠，也爲報仇。」

勞克冷然道：「你這小子以後要多留意一點，千萬別被他們一夥兒兜上了你，別忘了，這些人都想吃你的肉。」

「彼此小心，彼此照顧。」

小二推門走了進來。

他低聲地說道：「二位爺，這兩天千萬可別外出，長安城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也不知從那裡冒出那麼多吃糧當差的，每條街道都是刀呀槍的，見到人就搜身，聽說四城貼告示，捉拿飛賊了。」

艾慈與勞克相視一笑。

小二接着又說道：「總督府昨晚鬧飛賊，傳言大人丟了印，這笑話可大了，偷印幹什麼，會被殺頭的。」

一塊銀子塞在小二手中。

艾慈說道：「夜裡別來打攪我們的好夢。」

小二點點頭，回身走出客房門。

艾慈關好門，他把繞腮鬍貼在嘴巴上，雙手背在身後面，回過身來對勞克道：「小子出去瞧瞧熱鬧了。」

勞克未開口。

他也不想搭腔。

只見他仍躺在床上，直哼二簧。

* * *

艾慈邁着四方步，上身微微駝，一搖三晃的走到大街上。

這時候，他如果走到丁百年那幾個人的面前晃上一圈，怕也沒有人認得他就是「黑桃愛司」來。

艾慈緩步到了東城門。

他發現一隊軍士，對出城的人仔細搜，進城的反倒任其進去了。

艾慈笑笑，轉身便往總督衙門走去。

原來勞克與他，二人是分工合作，勞克管偷，至於到手之後，艾慈便會琢磨着該怎麼去辦。

勞克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艾慈就得重溫那闖龍潭入虎穴的噩夢，直上總督衙門去了。

總督府那條大街在長安城是最大的，氣勢陰森而嚴肅，人們在這條街上走，看不出那個嘻笑的。

街兩邊栽種着兩排大樹，秋風蕭蕭中，黃葉旋舞在街道上，發出了無奈的脆響，一陣陣風來，這些樹葉就會捲積在街邊牆角下。

艾慈走到總督府大門外，一對石獅子正昂首探爪，怒目平視着，張着大嘴兒好像要噬人一般。

五盞巨型大紗燈，分別寫着「長安總督府」五個大紅字。

正門匾額上也是五個大黑字。

佩着腰刀的軍士，兩邊各有八人，往裡看，總督的大堂上，人影幢幢，足足有二十多人，正在議論着什麼。

艾慈的心中可明白，這些人一定是在爲總督大印而傷透了腦筋，不知該如何辦才好。

艾慈搖搖擺擺的走到府衙台階前，他還伸頭往裡面看。

他不但看，還輕輕地笑。

艾慈又擧首望望天，秋月似在天上笑，他也在笑。

笑着擧步往台階上走。

這光景立刻引來四個軍士一衝而上，有個大個子扭住艾慈的衣領，怒吼道：「大鬍子，你要幹什麼？」

冷冷的，艾慈壓着嗓門裝老生，道：「放手！如果我在總督大人面前一句話，你小子就沒命了。」

那軍士嚇一跳，却仍喝問道：「你是幹什麼的？」

艾慈看看裡面的大堂上，冷冷地道：「我要見總督大人，如果他還想要保住他的總督寶座。」

這幾句話令所有的軍士猛一驚，誰也不敢多出餿主意。

其中有一個軍士問道：「老兄，你要見總督大人？有什麼重要的事？還有……」

艾慈不等他問完，立刻沉聲道：「你囉嗦個鳥，再不通報，老子調頭就走，看總督不砍你們的頭才怪。」

大夥兒一聽，全都傻了眼。

有個機伶的趕忙道：「好，老兄稍等，容我去請來值班大人替你上稟，不過你老兄心裡最好有個底，如果你是來消遣爺們的，稍時你等着吃苦頭。」

那人說完話就走了。

他往裡面去了。

艾慈在台階下來回蹀躞，貼在嘴上的鬍子，總是叫他有點兒的不習慣，他不時的伸手按一按。

片刻……

大門內走出個怒漢來，這人的衣衫可新鮮，上衣還鑲着金片。

一見艾慈，他先是上下仔細看了幾眼，然後沉聲地道：「聽說你要見我們的總督大人，是嗎？」

「不錯。」

「總督大人正忙着，你若有什麼事，對我說也一樣！」

「不一樣。」

那人沉聲道：「你是京裡來的？」

「別問那麼多，我知道總督大人正爲大印傷腦筋，對吧？」

大漢臉上動了容，他眨着虎目道：「兄台是爲了此事而來？」

「可以這麼說。」

「隨我來！」

艾慈仍然邁着四方步，走一步肩頭便前後晃一晃，那模樣兒倒像個老私塾。

他跟那人到了大堂口，艾慈擧首仔細看。

總督的大堂眞氣派，不只是雕樑畫棟，氣象萬千，而且是威風凜凜，氣勢非凡。一隊軍士表現出赳赳武夫模樣，軍容整齊，不愧是一方大員，封疆大吏的衙門，相形之下，比飛龍堡可就威嚴多了。

大堂上，一位臉如重棗、身穿錦袍大漢，轉過身來。

那大漢急急走了上去，小心的對錦袍大漢說了幾句話，那大漢已回身指着艾慈。

於是，錦袍大漢在點頭，武官已走到大堂口。

艾慈被領進大堂上，錦衣大漢自己便坐在一張虎皮椅子上。

大堂上原有十多人，見艾慈走過來，沒有一個開口的，他們誰也沒見過艾慈，臉上露出懷疑來。

錦衣大漢手一擺，免去艾慈施禮，就叫艾慈坐下來。

艾慈也不客氣，一屁股坐在一張大椅子上。

到了這時候，他才抱拳道：「謝謝！」

那武官緊盯着艾慈，他寸步也不走開，敢情怕艾慈對大人不利。

捋着長髯，錦袍大漢道：「聽說你爲本督大印而來？」

艾慈笑了笑，道：「在下江湖中人，不懂官場規矩，有失禮的地方，還請總督大人多包涵。」

「你叫什麼名字？」

「在下姓包，名叫照道，江湖哥們都戲稱我叫『包找到』的就是在下。」

總督大人呵呵笑，道：「本督向不與江湖人物往來，甚少聽到你的名字，不過你願自動的協助本官尋找失印，必是俠義中人，本官先謝謝了。」

艾慈笑了笑，道：「大人千萬別說謝字，小民斗膽前來，說實在的，也不過是爲了拉生意。」

「拉什麼生意？」

艾慈欠欠身，道：「小民替人尋找失物，上至天皇老子各王爺，下至販夫走卒挑擔的，只要丟了任何東西，我都能在限期內爲他找到。」

總督大人呵呵笑，道：「如此說來，你也可以爲本官找到失印了？」

「能，至今我還未失過信譽。」

總督一拍堂桌，喝道：「拿下！」

艾慈忙搖搖手，道：「不必！不必！大牢在什麼地方，只管領我進去，小民絕不會逃走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關了我『包照道』，大人的大印就完了，小民爲大人的前程擔憂啊！」

他站起身，對一旁嚴守的軍官道：「走吧，領我去坐大牢。」

總督伸手一揮，道：「退下！」

他起身踱到艾慈面前來。

他還不停的打量着艾慈。

燈光下，見艾慈穩坐如泰山，心靜如止水，好像一股子不懼泰山崩於面前的浩然正氣。

他心中在思忖。

這個人如果投入軍中來，一定

是人才。

他開口了，聲音溫和多了：「你有什麼方法可以找回失印？又能拿出什麼證明官印不是你盜走的？」

艾慈淡淡一笑，道：「如果我能盜走大人官印，爲何不改盜有銀子大戶？却冒着生命危險來大費周章？」

大人在點頭。

艾慈又說道：「至於如何去找官印，說句江湖話『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大人，小民是靠這一手吃飯的。」

總督大人一聲笑，道：「好，你出個價吧！」

艾慈道：「如果大人出賞格，大人準備出多少？」

總督大人指着十幾個老少俱有大小不等的文武官員，道：「他們正準備出價一千兩，如能把盜印的一齊抓到，賞銀加倍。」

艾慈起身作揖，道：「總督大人，你的這些參謀們不是在爲你做事，他們在害你。」

有個武官憤怒的指着艾慈，道：「你簡直是瘋子！」

搖搖頭，艾慈道：「小民沒有瘋，怕是各位有點不大對勁，你們各位也不想想，大人的印信乃皇上親賜，一旦丟失，丟官事小，怕是腦袋也不保，怎好只出一千兩做爲賞格。」

他看看十幾個人，又道：「這種事情最好不去承認他，你們却那麼快的貼出告示來，消息傳入京，後果怎得了？」

總督大人在點着頭。

他重重地道：「本官也有同感。」

艾慈笑嘻嘻地道：「我趕了過來，就是叫你們快快把告示收回去，就說大人的官印沒有失。」

總督大人道：「你有把握替本官找回失印？」

「我叫『包找到』呀！」

總督冷然地道：「你可曾想過，如果本官拿下了你，加以嚴刑逼供，要你爲本官送回失印呢？」

艾慈冷冷地笑道：「小民命賤實在不值錢，總督大人與小的可就不太一樣了，你說是不是？」

總督大人忽又笑了起來。

大官的面孔總是會變顏色，忽怒忽笑，隨心所欲。

艾慈還是頭一回領略到。

「你很會說話，句句話皆中要害，好，你出個價吧！」

艾慈伸出個指頭，道：「這個數，少一個子兒，小的抽腿就走人，撒手不再管這種閒事了。」

「那是多少？」

「未說明價碼前，小民有話說。」

「本官在聽着。」

艾慈道：「找失物最怕陷於膠着，所以也因時因勢，因人因地而價碼有所不同。」

他環視在坐的文武大員，又道：「大人這件事不能拖，多則十日，少則一日，打從今天起，一日找到，白銀十萬兩，兩日找到，白銀九萬兩，如果第十日送來，白銀只收一萬兩，如果超出十日還找不到，小民的招牌砸了，小民也不願活了，肩上的腦袋我會託人送上來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當然，我還有個附帶條件。」

「什麼附帶的條件？」

艾慈道：「小民只要大人私人腰包的銀子，一兩官銀也不要。」

總督的臉皮在抖動，雙手十指咯咯響，冷冷地道：「本官備銀十萬兩，限期三日，三日以後你也不必來了。」

艾慈思忖一陣，堅定地道：「好，小民就冒這一次險，三日內如果找不到印信，東城門上大人賜小民草蓆一張，派人替小民收屍。」

總督大人道：「江湖中人一諾千金，我立刻派人把貼出的告示給收回，就等你將印送上來了。」

艾慈深施一禮，又對衆文武官員作個半圈揖，輕輕鬆鬆的走出衙門來。

艾慈走出總督府，天色已交二鼓了。

一開始，他走得很慢，因爲他發覺身後有人跟踪他。

就在快到城門的時候，他的脚步突然加快了。

就在兩扇城門要關起來的瞬間，艾慈就像個小幽靈一閃而出了長安城。

他回頭望，跟在後面的人一個也沒走出來，光景全被關在城裡了。

遠遠的，他望見城門又在開，一定是有人要出來。

不用問也知道，跟踪他的人要出城了。

艾慈哈哈一聲笑，他轉而來到了城牆下，貼着城牆急速的爬呀爬，一下子便登到牆上了。

他先看看遠處的城門外，幾個黑影兒奔得快。

再看看城裡面，我的乖乖，有幾條大街上的燈光亮得眞厲害，好像有人在趕廟會似的，整條街都是火海。

長安城牆雖然高又厚，但怎能阻擋艾慈，幾個提縱便又走到大街上。

艾慈沒心情在街上看街景，一路來到了望月樓，有兩個小二已經在熄燈，勞克一人在喝悶酒。

（未完・廿八）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鬼谷

上文提要：五虎嶺上，一代魔頭幽冥秀士楊威，臨終前懇求其親生兒子康少峯接受他的功力，他願將三十多年的功力輸送給小峯，一來，可以作向康少峯母親的一種補償；二來，讓小峯有强悍的內力去對付五毒叟莫倫，爲受迫害的人報仇。康少峯在羣豪力勸下，允肯接受，而楊威在輸出全部功力後衰竭而亡，康少峯哭拜倒地……



踏破鐵鞋無覓處　靜角寺廟乃賊窟

屠鳳臉冷話寒：「勝敗乃兵家常事，娃兒不必裝模作樣，我老人家一時大意，讓你佔了便宜！」

「前輩是說從此不再血洗武林，不談復仇二字？」

「可以這樣說。」

「很高興前輩言而有信，謝謝。」

「娃兒別高興得太早，你還欠我老人家八張銀圖！」

「晚輩沒忘，奪回之後一定物歸原主。」

「然後，咱們再好好的決一高下。」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許、左、呂三女更是面無人色，玉笛金童道：「羞羞羞！講好了不再動手，現在又要打架，一點信用也沒有。」

血女屠鳳語冷如冰道：「任何人都可以饒恕，就是不能放過姓康的娃兒，因爲他是龍虎門的掌門人！」

招招手，又道了一聲：「咱們走！」四婢抬起血轎就走，眨眼工夫便不見了。

這事大出諸俠意料之外，任誰都沒想到，血女屠鳳會這麼爽快的服輸而去，不由得對這位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生出幾許敬意。

康少峯獨戰血女，力克强敵，使羣豪化險爲夷，博得滿場喝采，冷面人魔夏宏先讚不絕口道：「康少俠眞了不起，能在寥寥十餘合內便將血女打得落花流水，唏哩嘩啦，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下第一的美譽非你莫屬！」

康少峯虛懷若谷道：「謬承厚獎，愧不敢當，目下血女的威脅雖解，別忘還有一個更厲害的五毒叟莫倫，把老毒物誅滅之後，天下武林才會有太平日子。」

神州一奇呂松林道：「小峯，你有甚麼打算？」

「晚輩覺得，在寶圖未到手之前，他離開五虎嶺的機會不大。」

「那就再繼續搜尋吧。」

「小峯正是此意。」

孰料，偵騎四出，搜尋了大半天，搜遍了整個五虎嶺，却始終沒見過五毒叟莫倫的一影半踪。

事情透着古怪，莫倫如謎，康少峯心念電轉，作了個痛苦的決定，在心中自語道：「也罷，只要莫魔未死，總有一天會把他擒而殺之，現在倒不如先把鬼谷谷主的事作一了斷，免得再記掛心頭。」

當即噗通！一聲，跪倒在鬼谷谷主面前，一字一頓的道：「徒兒康少峯拜別師娘，從現在起要爲先母報仇！」

羣豪聽得一呆，左慧姑驚惶失色道：「小峯，你這是幹甚麼？瘋了嗎？」

「我沒有瘋，此刻非常清醒。」

「沒瘋為何又瘋言瘋語的瞎胡鬧？」

「慧姐知道小弟不是無理取鬧的，先母死得好慘，此仇不能不報。」

「你已經把神簫玉女殺了，還要怎麼樣？」

「鬼谷谷主是元兇主謀。」

「家母對你呵護備至，你怎麼這樣無情無義！」

「恩歸恩，仇歸仇，請勿混為一談，在下早已有言在先，先師的血仇了斷之後，就要為先母報仇！」

呼地挺身站起，望了鬼谷谷主一眼，又道：「當然，等小弟將血債討回之後，慧姐有權為母索仇，小峯絕不還手。」

左慧姑一揚眉兒，咬着銀牙嬌叱道：「既然是這樣，姑娘可沒耐性等到那個時候，現在就跟你拚個你死我活！」

說幹眞幹，一口氣連攻三掌。

小峯想了想，忍了忍，閃身避開。

左慧姑三招走空，欲罷不能，被母親攔了下來，寒臉道：「慧兒退下，不得跟小峯動手，他親仇在身，並非有意和咱們母女過不去。」

慧姑事母至孝，忙撤掌退後道：「娘，人家欺負到咱們孤女寡母的頭上來了，妳老人家還護着他，也未免太軟弱了，合咱們三人之力，我就不信他能怎麼樣。」

鬼谷谷主道：「慧兒毋須多言，為娘的自有打算。」

康少峯心一橫，故作冷傲道：「妳有甚麼打算！」

鬼谷谷主胸有成竹道：「五毒叟莫倫堪稱是武林中的第一號兇人，老身想是否可以在助你除掉此魔後再……」

康少峯斷然拒絕道：「不必！」

「莫倫一身是毒，其功力修為猶在血女之上，師娘實在放心不下。」

「謝了，此事成功，是我之幸；敗，是我不幸，如此而已，用不到旁人操心。」

「那麼，你的意思是……」

「解決我們之間的問題。」

「現在？」

「現在！」

鬼谷谷主一臉莊嚴肅穆，心平氣和的道：「這樣也好！反正這件事遲早都得給你一個交代，但有一事難安，希望你能應允。」

「甚麼事？只要在下能力所及，萬死不辭！」

「盼能善待我女慧姑。」

「這個儘管大放寬心，我絕不會虧待慧姐，她要報仇，我保証不還手！」

鬼谷谷主聞言頗感欣慰，嘴角微露笑意，對左慧姑道：「慧兒，聽娘的話，遵照妳父遺言嫁給他，這事就到此為止，為娘的不許妳為難小峯！」

話完，右手拇、食二指疾伸，夾住自己的咽喉要害，企圖自絕。

左慧姑一見母親要自殺，嚇得魂飛天外，奮力將鬼谷谷主的右手扳開，哭喊道：「娘，妳老人家這是何苦，他對咱們母女無情無義，妳為甚麼要作賤自己，知道的人說娘對他溺愛甚深，情願犧牲自己，不知道的人還以為妳老人家懼他武功高強，畏罪自殺呢！娘，孩兒不能眼睜睜的看着妳做這種糊塗事，除非把我殺死在這裏，只要女兒有一口氣在，姓康的小子就休想動妳老人家一根汗毛。」

句句辛酸，字字血淚，肝腸寸斷，感人至深，康少峯亦為之鼻酸心碎，扭頭望向別處，不敢正視。

羣豪亦為這突來的變化罩上一層愁雲慘霧，神州一奇呂松林挺身而出，道：「不論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說，此不僅是康少俠與谷主母女的不幸，抑且是龍虎門乃至整個武林的不幸，兩位愛恨交織，恩仇相連，老夫愚昧，不敢借箸代籌，但請以大局為重，放過現在，一切待將莫魔誅滅之後再作計較，留給時間來解決，區區之意，務請三思！」

剎那間，康少峯的腦海裏轉了好幾個念頭，在心底深處默禱道：「娘，先師對我恩重如山，師娘也愛護有加，慧姐更是噓寒問暖，關懷備至，就放過現在吧，等以後再說，也許正如呂前輩所言，時間可以解決一切。」

心意既決，立即公開宣佈道：「呂前輩既然如此吩咐，小峯遵命就是！」

諸俠聞言大喜，懸在半空中的心這才放了下來。

左慧姑更是如釋重負，散去功力，偎依在母親身邊。

鬼谷谷主的神情自始至終一直很平靜，這時反而顯得有些許激動道：「小峯，這樣吧，我們母女現在就回返鬼谷，歡迎你隨時來訪。」

康少峯點點頭道：「可以，假如在下未命喪莫魔之手，三月之內必赴鬼谷拜訪！」

「你肯來最好，屆時老身自會還你一個公道！」

鬼谷谷主母女師徒，此刻心亂如麻，亟欲返回鬼谷，話完揖別諸俠，當即如飛而去。

* * *

羣豪本欲繼續跟隨康少峯，追

殺五毒叟莫倫，小峯却覺得莫倫行踪如謎，可遇而不可尋，不願再勞師動衆，堅持要大家各自歸去，為被毀基業的重建而努力。

於是，黑風崗主冷面人魔夏宏光、九頭神鷹崔斌、武當一塵、一清、一風、黑虎莊主鐵掌趙峯、白龍莊主神劍衞道、醉叟解千愁、神叟余千知、少林智通、智惠以及門下高僧數十人等，一一與小峯握別，依依不捨的先後離開五虎嶺。

場中，僅僅還剩下少林智明大師、神州一奇呂松林父女，病叟龍雲與追魂劍魏武五個人。

五人中少林智明係代表雙腿已斷的智通掌門，為慘死的九州羅漢索仇，小峯欲拒無詞，其餘諸人康少峯則仍堅持與他們各奔前程。

然而，呂、龍二俠却心堅如鐵，認為莫倫武功蓋世，又是毒中翹楚，復仇之路必多險阻，決心鼎力相助，不肯袖手。

康少峯深深為大家的豪情感動道：「兩位前輩既然如此堅決，小峯再不從命就未免太不識抬舉了。」

神州一奇呂松林道：「除邪去惡，人人有責，事關武林公義，大家皆責無旁貸。倒是莫魔行踪詭秘，不知該如何追殺。」

病叟龍雲分析道：「老毒物來此的目的有二，一是找楊威算帳，二是奪銀圖秘籙，如今楊威雖死，寶圖尚未合璧，姓莫的很可能仍滯留五虎嶺。」

康少峯、少林智明、追魂劍魏武亦有此同感，一行六人當即在五虎嶺展開一場地毯式的搜尋。

可是，連搜三日，莫倫依舊杳如黃鶴，不得已只好改弦更張，遍訪名山大岳，往來於武林人物經常出沒的通衢大邑之間。

夏去秋來，兩個月的時間就在奔忙中匆匆溜走，可就是訪查不出五毒叟莫倫的行止去向。

這日，他們來到了湖北襄陽。

進得城門，已是萬家燈火，正當晚膳時分，六人信步走進一家叫「迎賓樓」的飯莊。

迎賓樓生意鼎盛，座無虛席，有的猜拳行令，有的高談闊論；有行商客旅，也有江湖人物；吵雜、煩囂不一而足。

這種地方消息最靈通，諸俠正為找不到座位發愁，忽見東北角上有一桌食客已酒足飯飽，正準備離去，彼此會心一笑，緩步前行。

果然，原來的食客很快就走了，店小二已將碗盤收走，擦拭乾淨，大家禮讓入座。

呂松林隨意點了幾樣酒菜飯食，還特別為智明和尚叫了一份素齋。

不大工夫，便已端整齊備，仿若一家人似的，圍在一起淺酌慢飲起來。

飯已飽，酒興正酣，康少峯發現斜對面的一張餐桌上，坐着四名携刀佩劍的大漢，正在興高采烈的談論一件轟動武林的大事。

側耳靜聽片刻，小峯心頭一震，小聲說道：「各位，這四個人好像是在談論血女屠鳳和五毒叟莫倫的事。」

五俗一僧相顧愕然，急忙停住杯筷，凝神傾聽。

果不其然，四名大漢眞的是在談論血女和五毒叟的事情。

可惜，四人許是有所顧忌，聲音轉趨低沉，聽不眞切，只能聽到一些零星片斷，連貫不起來。

這些片斷歸納後是：五毒叟和血女……十分慘烈……可能。

二十四張銀圖……天下武林……擾攘不安。

襄陽城……靜角寺……破廟……搏鬥。

這三件事是最重要的，惜因太零碎，難窺全豹。

不過，僅就所知的片斷，仍可理出一點頭緒梗概：屠鳳和莫倫碰頭了，發生慘烈搏鬥，二十四張銀圖可能已歸一人所有，但不知是落入何人手中？

拚鬥的地點大概是在襄陽城一座叫靜角寺的破廟內。

諸俠如此推斷，頗為合情合理，康少峯道：「看樣子，這個靜角寺很可能是老毒物的老巢，血女上門索仇，二人發生爭鬥，有必要前去一探究竟。」

呂盈盈道：「小峯哥，你知道靜角寺的位置嗎？」

小峯搖頭道：「過去問一問這四位朋友便知。」

病叟龍雲伸手一攔，道：「賢侄且慢。」

「龍前輩有意見？」

「這四個傢伙鬼頭鬼腦，來路不明，說不定是莫倫的爪牙走狗，故意在此搬神弄鬼，還是小心為妙，以免打草驚蛇。」

「前輩有何高見？」

「可靜觀其變，俟機而行。」

「他們離開時咱們要不要跟踪？」

「當然要，這是唯一的線索，一定要從他們身上查出老毒物的行止去向來。」

康少峯坐回原位，繼續吃喝，約莫過了半個時辰，那四名大漢業已酒足飯飽，準備離去。

忽見門外大模大樣的走進一個鬚髮斑白，矮瘦如柴的古稀老人。

老人雙眉斜飛入鬢，目賽寒星，精光湛湛，不怒自威冷峻的臉龐上有一股慓悍、蠻橫、暴戾之氣，狠行虎步，神采飛揚，一看便

知是一個難纏難惹的傢伙。

店東堆下一臉的諂笑，親自出馬迎迓，緊跟在老人身後，像是一隻哈巴狗，誠恐誠惶的道：「抱歉，小店業已客滿，你老人家……」

老人的話好像在下命令：「我老人家要在這裏吃飯。」

「是！」

「找個座！」

「是！是！」

「要選個好位置！」

「是！是！是！」

幸好，那四名大漢一見來人彷彿老鼠遇見貓，嚇得臉無人色，拔腿就走，店家這才鬆了一口氣，忙命小二哥趕快收拾，請老人落座。

古稀老人的架子夠大，眼睛望着天花板，吐出來三個字：「老樣子！」

店家笑臉相陪道：「三斤二鍋頭，一隻燒鷄，四條漢水裏的活鯉魚？」

「對！」

「馬上來！」

「多少錢？」

「你老人家肯賞光，是小店的榮幸，迎賓樓斗膽也不敢收一文錢。」

「那就謝了！」

店家戰戰兢兢，不敢慢待，直至酒菜如數送上桌，老人開始吃喝一陣後，見再無吩咐，這才躬身告退。

店東合該倒楣，走沒幾步，又被康少峯叫住了，戳指着古稀老人直截了當的說：「他是誰？」

這一問，可把店家嚇壞了，縮頭縮腦，輕聲細語道：「小兄弟快別亂問，出門在外小心禍從口出，如果已經吃飽，就走吧，襄陽城百里之內的人沒敢招惹他。」

掌櫃的談虎色變，康少峯計上心頭，拿出從九州羅漢身上取來的那隻鐵蠍子，猛往桌上一拍，大聲嚷着道：「小爺我問你那個糟老頭是誰？你怎麼反而拿話唬人，慢說是一百里，就是一千里之內的人怕他懼他，我康少峯也不會放在眼裏！大掌櫃叫我們離開是甚麼意思？是不是怕我等也有樣學樣，白吃白喝不付錢？放心，這隻鐵蠍子先押給你，等一下再慢慢算。」

此乃一石二鳥之計，既是說給店東，也是說給古稀老人聽的。

店家一見鐵蠍子，好像碰上了鬼，馬上溜之大吉。

古稀老人僅僅朝這邊望了一眼，並無特殊反應。

諸俠覺出，這一道眼神很熟，似在那裏見過。

同時，身材矮瘦，鬢髮斑白，與五毒叟莫倫的樣子不謀而合。

令人納悶的是，莫倫本是個獨眼龍，眼前之人却是兩隻眼，弄得康少峯等人疑雲重重，眞假莫辨。

四名大漢已去，少林智明大師道：「要不要釘他們的梢？」

康少峯想了想，道：「算了，釘住這個老頭兒更重要！」

古稀老人吃飯的速度宛若秋風掃落葉，沒多久已將三斤二鍋頭，一隻燒鷄，四條鯉魚吃了個精光，拍拍屁股，大搖大擺的朝這邊走來。

隨着他沉穩有力的步伐，氣氛立告緊張起來，六人互換一道眼神，小心戒備。

康少峯細加打量，發覺此人果眞是一個獨眼龍，另一隻裝了個假眼，一動不動，但如距離稍遠，或未細心觀察，根本看不出。

老人那裏也不去，直奔小峯所坐的餐桌而來，一瞥桌上的鐵蠍子，嘿嘿冷笑道：「哦，原來是你們，五虎嶺一別，好久不見。」

康少峯欠一下身子，道：「尊駕何人？」

「康朋友好健忘，前不久咱們還在幽冥教打過照面。」

「這樣說來，你是五毒叟莫倫？」

「不錯，娃兒總算認出了你家莫爺爺。」

身份既明，諸俠熱血沸騰，少林智明大師霍地離桌而起，就要出手進招。

康少峯不願在大庭廣衆前動手，免驚世駭俗，忙示意他稍安勿躁，目注五毒叟莫倫道：「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本掌門找你已久。」

莫倫已有幾分酒意，滿臉通紅，粗聲大氣道：「你小子找老夫何事？」

「有事請教。」

「說啊。」

「九州羅漢死在何人手中？」

「莫某！」

「先父楊威傷在何人手中？」

「莫某！」

「銀圖秘籙落在何人手中？」

「莫某！」

「二十四張已經合璧？」

「娃兒猜對啦！」

「難得尊駕這般爽快，本掌門也不跟你拐彎抹角，小俠我找你的目的就是爲了了斷這三件事。」

五毒叟莫倫衣袖一抖，露出一個吐着毒信的蛇頭來，道：「就在這裏了斷？」

康少峯道：「爲免禍及無辜，換個地方也好。」

「那裏？」

「悉聽尊便。」

「靜角寺如何？」

「靜角寺在甚麼地方？」

「襄陽城西五里處。」

「時間呢？」

「今夜三更！」

「成，今夜三更康少峯一定去靜角寺赴約。」

「不見不散？」

「不見不散！」

小峯話甫出口，五毒叟已如風而去，動作之快，令人咋舌驚心。

追魂劍魏武很機伶，說了一句：「我追下去瞧瞧！」轉身就走。

康少峯道：「師叔，查明他的去處後應即回轉，切勿魯莽，今夜就住在迎賓樓啦。」

魏武已至店門口，揮揮手，表示聽到了，隨即咬着五毒叟的影子追下去。

神州一奇呂松林道：「小峯，咱們好不容易才找到老毒物，就這樣放他走，似非良策，萬一爽約再找可就麻煩了。」

病叟龍雲也有意見：「我病老頭子主張現在就找個地方跟老毒物決一死戰！」

康少峯神色一緊，道：「時地已定，這樣豈不要失信於人？」

少林智明和尚道：「復仇除害事大，請勿自陷泥淖，貧僧認爲即刻行動，不能失之交臂。」

康少峯道：「起碼應該等魏師叔回來呀。」

呂盈盈的理由很充足：「我們動作快一點，一定可以追得上。」

四人意見一致，康少峯不便再持異議，只好順從大家的意思，結賬離去。

足底抹油，一路向西，找人問明白確切方向後，直奔靜角寺而去。

直至追到靜角寺附近時，才追上魏武。

可是，揚目望去却沒見五毒叟莫倫的踪影。

靜角寺建在半山腰上，規模不大，只有十來間東倒西歪的殿宇，既無僧侶，亦無香火，黑沉沉地顯得神秘而又有幾分陰森之氣。

康少峯脚一站穩，便迫不及待的追問道：「魏師叔，老毒物沒追丟吧？」

追魂劍魏武道：「沒有，莫魔跑進靜角寺去了。」

「進去多久啦？」

「剛進去。」

月光如洗，視線尚稱良好，康少峯又有夜能視物的本事，仔細觀察一陣，却一無所見。

魏武疑雲滿臉道：「不是說好要住在迎賓樓嗎？爲何又提前趕來？」

呂松林解釋道：「是怕夜長夢多，想攻其無備，給老毒物來個措手不及。」

追魂劍魏武道：「現在就幹？」

病叟龍雲道：「龍某是有此意，莫魔一旦佈下毒陣，事情就難辦了，但不知康賢侄的意思怎樣？」

康少峯沉吟一下，道：「咱們人已到了靜角寺，老魔必定有所警覺，非立刻採取行動不可，不能給老毒物從容佈陣設伏的機會。」

少林智明大師亟欲替師叔報仇，一聽要動手，第一個衝向前去。

康少峯叫住他，道：「大師且慢入寺。」

智明一楞，正感莫名所以，小峯已將亡父給他的檀木小匣拿出來，道：「莫魔一身是毒，不能不防，入寺之前每人先各服一粒解毒丹，以防不測。」

打開小瓶每人各服一粒後，這才小心翼翼地進入靜角寺。

入寺不久，便發現的確是一座破廟，房倒屋塌，棟斜樑歪，殘垣斷壁，雜草盈尺，晚風過處，寒意透心，偶而還夾雜着夜梟悲鳴之聲，益增幾許恐怖氣氛。

六人眼觀四路，耳聽八方，以臨深履薄的心情緩緩前進。

然而，已搜遍半個靜角寺，始終未見半個人。

亦未見任何機關埋伏，看樣子根本是一座棄置已久的廢廟，早已變成廢墟。

病叟龍雲道：「這個老毒物在搞甚麼鬼？說不定虛晃一招後早已開溜。」

追魂劍魏武道：「魏某親眼目睹他進去，並未見有人出來。」

康少峯道：「老魔約咱們來此，顯然存下一網打盡之心，沒有爽約的理由，現在時間尚早，先將全寺搜完後再行定奪也不遲。」

邊走邊談，繞過一堵矮牆，前面出現一座比較完好的大殿，當即拾級登階而上。

停在殿門口，向內張望，大殿中央稍後有一張神案，後面幃幔低垂，將神像遮住，也不知供得是甚麼神？或是何景象？

殿內積塵甚厚，蛛絲遍佈，香火人煙早絕。

奇怪，地上却大大小小有數不清的脚印，而且，痕跡甚新，顯而易見，前不久曾在此有過一場生死之搏。

另外，左側靠牆邊的地上，擺着六口銅鐘，大的高約七尺，直徑三尺多，小的也高達五尺，直徑二尺多。

仔細一算，共是一大五小。

大鐘擺在中央，小鐘排列四週，狀似梅花。

不論大鐘小鐘，一律鐘口朝下，扣在地上。

那兒來的這麼多鐘？

彼此面面相覷，滿腹狐疑。

康少峯默察片刻後道：「銅鐘排列在此，一定有名堂，各位請在此掠陣，小峯進去瞧一瞧。」

不管五人是否同意，話一出口便跨步而入。

來至鐘旁，再仔仔細細的觀察一陣，還是看不出一點頭緒來。

「哼，我甚麼都信，就是不信邪，倒要打開銅鐘看到底！」

心語間，握住一口小鐘頂端的銅環，猛然用力一提，乖乖，一口重達數百斤的銅鐘，居然被康少峯提起三尺來高，放在一旁。

鐘下有人。

是個女人。

而且還是個熟識的女人！

呂盈盈脫口驚呼道：「哎呀，是血女的門下高足！」

嬌軀一擰，人已進了大殿。

其他的人動作也不慢，一湧而入。

定目處，鐘下的確扣着一人，正是際遇奇慘，受盡屈辱的許心影。

許心影雙目緊閉，臉無人色，縮作一團，坐在地上，手腕上拴着兩條鐵鍊，另一端繫在銅鐘下方的小孔上。

穴道被點，不言不動，彷若死去一般。

康少峯道：「看樣子，許姑娘八成是敗在老毒物手下，被莫魔點了穴道，囚禁在鐘內的。」

當下毫不遲疑，將她被點的穴道全部解開。

病叟龍雲道：「老魔將許姑娘囚禁在此，絕非偶然，定有陰謀詭計。」

康少峯道：「是的，小峯也是這樣想，很可能是衝着我們來的，如非另有企圖，不必如此大費周章。」

神州一奇呂松林道：「問題說不定就在那另外五口鐘內。」

少林智明大師道：「莫倫約咱們來此，無疑早有部署，鐘裡鐘外都得格外留意。」

康少峯道：「且先別管老毒物安的是甚麼心，等許姑娘清醒之後一問便知。」

羣豪沒再言語，不大工夫，許心影便清醒過來，見大家環立左右，喜極而泣道：「哦，是你，小峯哥，你們可來啦，再晚一二日我們師徒主僕恐怕都會死在莫倫手中。」

由於情緒太激動，說到這裡，便再也說不下去了。

康少峯道：「影妹，別急，先靜一靜，然後再慢慢的說。」

許心影作了一個深呼吸，平復一下激動的情緒，緩緩站起身來道：「我們師徒離開五虎嶺後，便直奔來此，找五毒叟莫倫追討另外八張銀圖，不料却撲了個空，莫倫不在，家師只好留言約期再來。」

康少峯道：「屠前輩和老魔約定幾時再相見？」

「昨天。」

「妳們師徒來到的時候，老魔早有準備，以致一敗塗地，作了階下囚？」

「沒錯，莫倫的武功比想像中還要高，我們六人齊上，依然不是他的對手，先後落敗成擒。」

諸俠聽得一呆，本能地環顧一下四週，仍未見五毒叟莫倫的一影半踪。

追魂手魏武道：「令師那裡去了？」

許心影道：「也被莫師伯囚在銅鐘內。」

「那一口鐘？」

「那口大鐘！」

「另外四個小鐘內又是何人？」

「抬轎女婢。」

話至此處，病叟龍雲、神州一奇、少林智明、追魂劍魏武與呂盈盈已爭先恐後的衝上去，有的通力合作，有的單獨行動，去揭那另外五口樓。

許心影睹狀大駭，大聲呼喊道：「諸位快請住手，銅鐘千萬動不得！」

晚了，羣豪動作飛快，已將另外五口銅鐘揭開，現出昏迷中的血女屠鳳和四名婢女。大家一齊動手，五女的穴道亦被解開。

康少峯聽得呼喊，驟然色變道：「許妹妹，妳剛才……」

許心影一臉惶恐的截口道：「五毒叟在銅鐘四週，尤其是頂端的銅環上，塗上劇毒，沾手即爛，十二個時辰之內便會全身潰爛而亡，我們師徒就是因爲中了他的毒，以致功力大減，才落敗蒙羞。」

呂盈盈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失聲尖叫道：「糟啦！糟啦！咱們眞的中毒啦，小峯哥快看看人家的手，一片紅腫，還隱隱作痛，許姐姐的話一點不假，這可如何是好？」

直聽得諸俠毛骨悚然，各自低頭一看，雙手俱已紅腫，且有隱隱作痛的感覺。

可是，片刻之後，仍然僅止於腫痛而已，並未繼續惡化，康少峯暗一運氣，覺得體內血暢氣舒，內力充沛，道：「不要緊，咱們雖已中毒，所幸先父爲了對付莫魔，曾潛心鑽研下毒、解毒、防毒之術達二十年，所製靈藥，其效如神，現在已有抗毒的作用，想來只要再服一粒，便可徹底消解。」

馬上又給大家各服一粒。

果然有效，不久便腫退痛消。

這時，血女屠鳳和四婢，已先後甦醒。

血女得知係被羣豪所救，滿懷感激，謝不絕口。

一向不開口的四婢也千謝萬謝，把諸俠當作大恩人。

血女環顧六人一眼，道：「鐘上有毒，各位可有甚麼不適的感覺？」

康少峯道：「前輩請放心，我等已服下解毒藥，不礙事。」

屠鳳愁眉稍展道：「不礙事就好，如果因爲救我們師徒而傷及各位，屠鳳定會抱憾在心。」

康少峯換了一個話題，道：「請恕在下探人隱私，前輩跟令師兄五毒叟莫倫之間究竟有何仇恨？如果方便的話，可否賜告一二？」

血女屠鳳想了想，仰天長嘆一聲，道：「唉，此事說來話長，一言難盡，簡而言之，莫倫由於行爲不檢，多行不義，先師一怒之下將他逐出門牆。莫師兄因而懷恨在心，二十年後重返師門，將先師殺害，幸好我當時不在師門，故而留得一命。」

「哦，原來如此。」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爲了銀圖秘籙。」

「屠前輩的意思是，銀圖秘籙的主人是令師？」

「對！是先師的祖傳瑰寶。」

「那麼，姓莫的殺掉令師後，有沒有得到寶圖？」

「沒有，先師早有警覺，命我藏在別處。」

屠鳳喘了一口氣，又道：「銀圖雖然幸而得以保全，但懷璧招災，自古皆然，先師爲此喪命，老身也差點身亡，一般武林同道誤以爲我老婆子嗜殺成性，實則乃迫不得已，一切皆因武林中人企圖搶奪銀圖秘籙而起，老身當年從江北逃到江南，追殺我的人也從江北追到江南，於是，血洗大江南北的不幸遂就此發生。」

死神左玄的遭遇，與血女屠鳳幾乎如出一轍，康少峯對此感受甚深，道：「這一點在下可以體會，是非自有公論，留待後人去評斷吧！但不知前輩身上的那十六張銀圖是否仍完好？」

「唉！」血女屠鳳唉聲氣道：「老身來此的目的，是代表先師來清理門戶，並且追回另外八張寶圖，孰料，弄巧成拙，反而栽在莫賊手中，另外十六張也被他搶走了。」

「五毒叟莫倫跑到那裡去了？」

「這個……老身被扣鐘內，已不知他是否仍在此地。」

「靜角寺眞的是老毒物的巢穴？」

「多少年來他一直窩藏在此。」

「那麼，往常都潛伏在寺內何處？」

血女指着神案後面的布幔道：「那布幔後方有一個暗室，裡面遍是機關毒物，貿然闖入之人，不是被機關困住，便是被毒物毒死，是一處絕地，如無十足的把握，千萬不可莽撞。」

羣豪的目光一齊投注在幃幔四週，黑忽忽地甚麼也看不見，亦無任何動靜，夜風吹過，偶而會有顫動與劈啪之聲，神秘兮兮地使人不寒而慄。

小峯目注布幔，提神戒備道：「五毒叟莫倫的武功究竟如何？」

血女屠鳳道：「莫倫最得意最拿手的是輕功與毒道，其內外功夫雖也了得，可能仍非少俠敵手，可慮者是他一身是毒，防不勝防，尤其袖中的那一條『七步追魂蛇』，乃天下絕毒之物，只要蛇信中毒霧一噴，入鼻走不了七步便會毒發而亡。」

「莫倫塗在銅鐘上面的毒藥，比七步追魂蛇如何？」

「略遜三分。」

「前輩可有防毒妙計？」

「沒有，來此之前，我們師徒曾遍訪名山大川，並一再向神醫術士請益，皆無萬全之策，靜角寺之行早已抱定了九死一生之心。」

「依前輩之見，先父的特製解毒藥是否可以對付七步追魂蛇？」

「既能解去鐘上之毒，按理應該有效，只是七步追魂蛇非一般毒物，能否免於毒害我老婆子可不敢妄下斷語。」

「我想多服幾粒，效果也許會更好。」

「加倍服用，藥效應會提高，不妨一試。」

可是，打開木匣子一看，裡面僅餘十粒，現場共有十二人，每人一粒還不夠，康少峯又面臨分配的難題。

既而一想，自從得到亡父數十年性命交修的眞元之氣後，功力更上一層樓，能擊敗血女，足證實力雄厚，照屠鳳的說法，跟莫倫相較，自己可能略勝一籌，當下心念一轉，對諸俠道：「等一下與老毒物動手相搏時，大家切勿插手，由小峯一人應戰即可，各位可以退到殿外去，只要把殿門守住，別讓老魔逃走就可以了。」

張嘴吞服三粒解毒靈丹，取出斷劍交給病叟龍雲，道：「龍前輩，麻煩你，快將屠前輩師徒主僕的鐵鍊斬斷，在下這就去莫倫的老窩裡鬥一鬥……」

「嘿嘿……」

一語未畢，夜空中突然傳來一陣嘿嘿陰笑聲。

大家都以爲莫倫在布幔後面，康少峯握琴在手，迎上前去，羣豪則紛紛後退，把守殿門。

「借光！借光！」(未完・卅七)

上文提要：君不邪劈去「海上漁隱」段昌洪一條臂後逃出生天，屠仁和李凱去準備糧草，遇到山海幫的李大山特來通報，總捕頭佟大年正廣集幾十名捕手，到處在追捕他們四人。君不邪等四人即藏身柳條溝，巧遇白虎堂少堂主王定國帶人來偷于大戶的藏銀，結果被君不邪等人所擊潰，死傷無數。君不邪等只好另尋秘洞棲身……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義海搏命

秘洞獲寶學高招　殺敗官兵洩仇恨

屠仁嘆口氣，道：「此生從未見過如此巨蟒，我以爲，這一帶百里之內，並非是深山大澤，爲甚麼會出現如此巨蟒！」

君不邪道：「我也正想不通，這一帶的山勢並非險峻，除了荒林深山之外，怎會有可能出現這樣的巨蟒？」

就在這時候，巨蟒移動了。

巨蟒往石床一邊移去，然後很馴服的貼着石床一邊不再動了。

君不邪霍然而起，他指着石床，道：「兄弟們，快找找看，這位前輩可有甚麼遺物遺言交代，咱們既然遇上，就是緣份，說甚麼也得替這位前輩完成他的心願！」

李凱道：「對，應該如此。」

四個人立刻又在這方圓五十丈的石洞中翻找起來。

石洞中，有鍋灶、有木桶、有破被，也有幾件四季分穿的衣衫！

從質料上看，這位前輩不是窮人。

李凱乃江南神偷，翻找東西他最是高招！

祇見他用刀背在每一塊石板上敲敲打打仔細聽，甚至還用力推，就在一處石壁牆角下方，他用刀背敲了幾下，立刻笑了。

「在這兒！」

這時候再看那巨蟒，牠仍然不動，一副懶洋洋的匐伏在石床邊！

李凱用刀把那石塊撬開了，祇見是個四四方方一尺見方的石盒子，裡面放了一副銀簪，是女人用的東西，還有一封信箋！

君不邪急忙打開信箋，祇見上面寫着：「江湖險惡少人性，荒洞住我弄蛇人！

玉獅贈送有緣人，絕世武功震天龍！」

君不邪唸着，聽得牛天剛三人大吃一驚！

原來石床上破衣下的屍骨，竟然是早年的蛇郎君。

君不邪四人怎知蛇郎君是何許人也！

祇不過君不邪對屠仁三人，道：「我以爲且等我見了司馬前輩以後，他老人家一定會知道這蛇郎君是誰了！」

他把信箋收起來，再看看那銀簪。

那是一支上面鑲了珠玉的半尺長銀簪，看上去並未有甚麼特殊的地方。

君不邪道：「也許這是蛇郎君紅粉知己之物，爲了心愛的人，他思念中把這東西一直帶在身邊。」

牛天剛點頭道：「可能就是如此。」

君不邪道：「絕世武功震天龍！」

李凱道：「能震驚天龍的武

功，那是甚麼功夫？怎麼學？到甚麼地方學？」

君不邪再看看玉獅子，道：「是在玉獅子身上？」

四個人實在看不出玉獅子本身有甚麼武功可看！

君不邪忽抬頭看石床，他對李凱道：「去找一床棉被來，爲前輩把屍體重新覆蓋，千萬不能驚動屍骨！」

李凱道：「這是應該的，我這就去于大戶家中找來！」

君不邪看看巨蟒，又道：「咱們也去打些禽鳥來餵這巨蟒，牠必是蛇郎君豢養幾十年的伙伴！」

牛天剛道：「我去！」

屠仁道：「阿邪，你看牠會不會傷人？」

君不邪道：「這巨蟒有靈性，牠應該不會傷人！」

他緩緩的走近巨蟒，和善的撫着巨蟒的身子，然後托起巨蟒下巴，祇見蟒首足有一尺多長。

「蟒兒呀，眼下咱們借住你這裡，請放心，咱們絕不會傷害你！」

那蟒收回蟒首，安靜的匐伏在石板上。

君不邪長身起立，抬頭看石床上的屍骨，默默禱告道：「前輩，在下君不邪，如今已難立於黑白兩道的江湖之上，咱們雖是有緣人，可我一身罪孽，祇怕……」

他忽的噫了一聲，伸手在屍骨裡面的破衣下取出一張小箋與一根細而堅挺的老籐杖！

老籐杖有六尺長，頂端有個半尺長的彎曲形象，那比天龍圖拐杖單純多了！

祇見這根拇指粗細的籐杖上却刻着十二個不同的圖形，君不邪一看，便知道上面刻的是武功秘笈。

他再看紙上，祇簡單的寫着：「善待花兒！」

原來這位蛇郎君把武功刻在這根老籐杖上！

其實君不邪還不知道，眞正震動天龍的武功，却是那玉獅子！

＊　＊　＊

君不邪退開來，他低聲呼叫：「花兒，過來！」

祇這麼一聲呼叫，果見那條無精打彩的巨蟒，直往君不邪身邊爬去！

君不邪笑了。

他對屠仁道：「牠叫花兒，哈哈……」

屠仁也樂得哈哈笑了！

二人正在發笑，先是，牛天剛手上提着一隻大山鷄走進洞來，他哈哈笑道：「正在草窩抱蛋，我一石頭把牠砸中，吺，足有三斤多！」

他把山鷄抛在地上，君不邪道：「花兒，快吃吧！」

果然，巨蟒祇張口猛吸，大山鷄已入牠的喉裡不見了。

沒過多久，李凱抱了幾床被褥也來了。

君不邪撿了一床新的棉被，爲蛇郎君重新蓋上，哥兒四個還來個併肩跪拜！

再看那巨蟒，牠緩緩的出洞去了。

＊　＊　＊

君不邪很在意蛇郎君籐棍上刻的功夫，他開始比划着修習了。

當然，他也叫李凱與牛天剛二人，分班前往山前觀察，且看官家捕快們來了沒有。

君不邪四人已下定決心，爲了常在山的仇恨，爲了菜園子張川的怨氣，他們非痛宰佟大年那些狗腿子們不可。

＊　＊　＊

山洞無歲月，君不邪四人已在這柳條溝後山洞中住了五日，這五日就是不見那巨蟒再出現。

官家捕快也沒來，倒令君不邪四人有些急躁起來。

雖然是急躁些，但君不邪是有收穫的，因爲他在很用心的修習蛇郎君老籐杖上的功夫！

看上去祇是十二式，但當這十二式連貫起來的時候，立刻會發覺那威力宛如滔滔江河，隆隆巨瀑，漫天杖影，猶似驟雨！

君不邪不知這杖法的名字，祇覺威力了得。

洞口附近，君不邪正自忘我般的舞動籐杖到急處，斜刺裡忽見一條粗影闖入君不邪的杖影裡！

君不邪一連七杖未擊中那粗影，已發覺是花兒，他哈哈一笑，十二式籐杖連貫使出來。

不料那巨蟒眞個了得，祇見這巨蟒扭動巨軀，閃展騰挪，端的配合杖勢，令人稱奇！

君不邪一連使出七次，終於有一杖擊在巨蟒的身上，發出「叭」的一聲響！

那巨蟒「咕」的一聲直往山林中飛騰而去，但見草木紛紛飛落，砂石被掀彈起，威勢十分驚人！

君不邪大叫：「花兒，我無心呀！」

然而，巨蟒已消失不見了。

巨蟒花兒的消失，令君不邪十分黯然，但也無可奈何！

＊　＊　＊

君不邪除了黯然花兒的離去，便是天天捧着玉獅子仔細觀看。

有時候他很想把玉獅子碎了，查看玉獅子裡面的寶石是怎麼生成的。

其實眞正稱做世間寶物的東西，實在不多，玉獅子就是人間至寶！

玉獅子祇是美玉雕琢而成，貴在一雙獅目，更難能可貴而價值連城的，乃是有一對！

世上有寶石，但寶石又生在美玉之中就少了！

曾有江湖人爲爭奪水膽瑪瑙而廝殺過，水膽瑪瑙者，也祇不過是瑪瑙之中有水存在而已，這比玉獅子寶石生在玉中，就差遠了。

君不邪每天除了練那十二式杖法之外，就是坐在石洞中，揣摸着玉獅子。

他下了個決心，必要時直闖白虎堂，非把玉獅子再索回來不可！

* * *

已是第九天了，這日剛過午不久，牛天剛已對君不邪，道：「怎麼辦，咱們吃的快完了！」

李凱道：「你就知道吃！」

牛天剛道：「偷兒，難道你是烏龜王八蛋！」

李凱道：「甚麼？你……」

牛天剛道：「只有烏龜王八可以半月不吃東西，甚至一個月也餓不死！」

李凱叱道：「大牛，我是說，這個時候咱們不能出去，要吃也得等天黑。」

君不邪道：「怪了，怎麼至今禾見官家有人前來？」

屠仁道：「便是我也等急了。」

他舉舉雙臂，發出叭叭骨響聲，又道：「我的傷也好了，是該活動筋骨的時候了。」

他往洞外走着，又道：「我出去瞧瞧，順便打些野味回來，哈……我擲刀的準頭天下無雙！」

他的話並非誇大，屠仁的四把尖刀，幾乎與他的人已刀人合一了。

屠仁往洞外走，君不邪道：「屠仁，小心吶！」

屠仁回頭一笑，點個頭就不見了。

君不邪提了老籐杖，也往洞口走，他準備練功夫了。

就在他剛到前方的洞口處，忽見屠仁飛一般的奔回洞內來。

「怎麼啦？」

君不邪邊問邊往洞外看去。

屠仁道：「娘的，那話兒來了。」

君不邪道：「狗腿子們？」

「是的，七八個在搜山，好像快過來了。」

君不邪道：「絕不能叫他們搜到這裡，那會驚擾了前輩的寢地。」

屠仁道：「我去引開他們，你快叫大牛二人把石洞封起來。」

君不邪點點頭，牛天剛與李凱奔出來了。

君不邪低聲道：「封洞，準備廝殺。」

牛天剛一聽，雙手立刻冒出汗起來。

他與李凱二人衝進內洞中，兩個不約而同爬在地上先爲蛇郎君叩個頭。

李凱道：「前輩，咱們在此打擾你多天，謝謝了。」

牛天剛也道：「保佑我兄弟四人，殺光那批可惡的狗腿子們。」

這二人站起身來退出洞口附近，二人合力推石壁，沙沙之聲起處，那石洞又關上了。

走出內洞到外洞，圓洞口堆了亂石與雜草，再看君不邪，人已往前面去了。

牛天剛對李凱道：「快走。」

李凱道：「你看！」

牛天剛道：「看什麼？」

李凱道：「林子裡殺起來了。」

牛天剛極目看過去，只見屠仁與幾個捕快正繞着樹林追殺奔騰。

牛天剛雙手抱刀一聲大吼：「屠仁，我來了。」

「殺！」

李凱也撲過去了，這二人奔到林子裡，正看到屠仁正自一個捕快的肚皮上拔出尖刀來。

牛天剛撲到，兩個捕快合力迎擊，牛天剛掄動大砍刀，發出呼嘯之聲，「噹」的一聲直把兩個捕快砍得刀飛人歪，大驚失色。

斜刺裡，飛來一根鐵鍊，直往牛天剛脖子套去。

牛天剛上過鐵鍊當，那是在菜園張的菜園井邊上，他被兩個鐵鍊套在脖子上，差一點勒得透不出氣來。

如今他見這可惡的玩意兒又套來，忍不住的厲吼一聲反臂抓個正着。

牛天剛力氣大，抓住鐵鍊猛一拉，那捕快不及鬆手，身子往牛天剛懷中撞去。

牛天剛豈容他的身子撞到，當頭一刀砍個正着。

「卡！」

「哦！」

那捕快的頭被劈開了，牛天剛抽刀抽出一把腦漿來，幾乎濺他大臉上。

兩個捕快嚇一跳，發一聲喊拔腿就逃，牛天剛把那鐵鍊打橫拋，鐵鍊纏住一個捕快的腿，轟的一聲那捕快往地上摔。

牛天剛大步上去一刀砍，他只砍一刀就把那捕快砍得後背開了洞。

牛天剛不稍停，打橫攔住另一個。

「娘的，這兒不是南京城，這兒你看老子橫行。」

那捕快繞着大樹閃，附近傳來哈哈笑。

牛天剛一聽便知道是屠仁。

屠仁已把幾個捕快殺死在林中，他正自一個捕快的背上拔他的尖刀。

牛天剛咬牙也會笑，忽的貼着樹身閃過去，逃的捕快撞上來，被牛天剛一把抓住他脖子舉起來了。

牛天剛也挨了這捕快一腿，但他不在乎，左臂運力猛一摔，那捕快的身子撞在樹身上，就聽「咚，卡！」

捕快再也不動了。

這是一組捕快，他們是奉命來搜山坡的，不幸碰上了屠仁三個，八個捕快一個也未逃脫。

附近，忽的傳來君不邪的聲音，道：「快過來，過來瞧瞧山坡那一面。」

牛天剛三人擠過去，只見山坡那面分兩批，兩批捕快各十人，正自往山上搜去。

他四人站在正面山林中，能看兩邊山坡，却無法看到柳條溝的于家大宅子，只因爲樹林密密的堵住了。

君不邪道：「剛才殺的是山後面，山前的看不見，如今咱們該怎麼辦？」

屠仁道：「阿邪，我們也分開，先殺兩邊搜山的。」

君不邪道：「我的意思是集中力量。」

他指指左面正自上山搜的十個捕快，道：「我兄弟先殺左面的十人，然後繞過來迎殺右面的。」

李凱道：「殺左面必會驚動右面。」

君不邪道：「那最好不過，等咱們殺完左面的，右面的正好趕來送死。」

李凱道：「能驚動右面山上的捕快，更會把于家大宅中的佟大年引過來。」

他思忖一下，又道：「徐州來的七省總捕叫什麼『八方野龍』袁棟的，自然更會找上來了。」

屠仁道：「姓袁的由我接了。」

君不邪道：「不，姓袁的必不簡單，眼下事情緊急，咱們合力先殺，殺一個就少一個威脅，殺十個壓力自會減輕，走！」

他手持的不是火焰刀，他手持的是蛇郎君的老籐杖。

君不邪要以他的新學武功，試一試這幾天學的功夫到底怎麼樣。

哥兒四個在林中奔，繞過一道山泉斷崖，那牛天剛忽的直撲而上，這一回他不吼叫。

這一回大家都不叫，先殺人要緊，如果叫了，準會驚動對面山上的捕快們。

甚至也驚動了還等候在于家大宅的佟大年一批捕快們。

雙方尚未照面的時候，君不邪已示意牛天剛三人暗暗的隱身在樹後，直待十個捕快接近，牛天剛當先殺出去，果然奔來的捕快出刀不及，生生被牛天剛砍死在草叢中。

附近的捕快看見了，立刻有四個圍上來。

另外五個也往這面奔，早被藏在樹後的屠仁與李凱刺死三個，君不邪的籐杖疾出，兩個捕快也被他打翻在地。

李凱奔過去就出刀。

「噢！」

這一聲哀號傳出去，對面山坡上有反應。

山中有廻音，「噢」聲歷久不息，君不邪與李凱屠仁立刻躍近牛天剛附近。

他三人奔到，捕快中已有人大叫：「報告大人，人犯在這兒呀！」

山上又有傳音：「報告大人，人犯在這兒呀！」

君不邪吃吃冷笑，他發出冷笑中，對屠仁幾個道：「殺！」

「狠宰啊！」

李凱也跟着發了狠，他狂怒的吼道：「在山哥，兄弟們替你報仇了啊！」

牛天剛一聽，也跟着一聲大吼：「張川哥，你天上看得清，看我大牛爲你報仇啊！殺！」

君不邪已似熱淚盈眶了。

是的，兄弟們別的沒有，一腔熱血夠義氣。

三條鐵鍊嘩啦響，早被君不邪的長籐杖挑飛擊落。

君不邪以杖上刻的十二式杖法，打得這些捕快們就地滾哀哀號叫。

果然四人合作了得，屠仁、李凱、牛天剛出刀就見血，這些捕快竟然無一人逃得掉。

四個人剛剛往柳條溝奔去，天爺，只見至少四十個捕快往山上圍來了。

有個大漢與佟大年併肩站在土場上，正在指揮一衆捕快往山上圍捕。

君不邪咯咯猛咬牙，指着下面土場子，道：「兄弟們，下去宰那佟大年！」

他當先如飛的往于家大戶的土場上撲去。

李凱、牛天剛、屠仁也紛紛急走，等到一衆捕快圍上山坡，他四人已奔到土場子上了。

再看一衆捕快，就那麼不過半個時辰，已死了二十五個在荒林中。

捕快們兔死狐悲，有人把死的伙伴往山下抬，就好像這一仗打完了。

現在，君不邪面對着佟大年，以及佟大年身邊直冷笑的大漢。

從這大漢的那身打扮，很明顯的比之佟大年要高兩級，他帽子垂

下一片金絲帶，腰上也是金絲帶，手上拎了一把魚鱗紫金寶刀，不丁不八的挺胸站定。

就在這時候，山上已奔下三十多名捕快，到了土場邊便圍上了。十幾個扛下被殺死的捕快，有的還哀哀哭了。

「大人，他們眞狠，殺死那麼多兄弟。」

佟大年戟指君不邪，吼叱道：「賊犯，你今天死期到了，抓了你們，本大人就地正法！」

土場四週圍了四十個捕快，捕快們個個咬牙切齒，等着撕吃君不邪四人了。

這光景很明顯，今天是個生死分明的決戰時刻。

佟大年身邊的怒漢在緩緩的拔刀了。

「你們之中哪個叫君不邪？」

君不邪道：「幹什麼？」

他大步踏前一大步，道：「有什麼指教？」

那怒漢冷笑道：「不是指教，是捉拿你！」

君不邪道：「行，只不過得露上兩下子。」

那漢子一笑，道：「果然目無餘子，不知天高地厚！」

君不邪忽的怒叱，道：「你大概就是那位江南七省的總捕大人了。」

「不錯！」

「你姓袁？」

「八方野龍袁棟就是我！」

君不邪道：「你大人說咱們不知天高地厚，我却說你們是官逼民反！」

「怎麼說？」

君不邪指着于大戶的大宅子，吼道：「這兒就是發生血案的地方，于大戶一家七口，一夜之間被人殺死光，殺人的强盜是白虎堂派出的殺手，官府却與白虎堂有勾結，抓了我的好兄弟充强盜，大案三天就結案，拉去菜市把頭砍，咱們去到城外面，官家把無罪的張川抓進府衙，也是三天砍了頭，那惡師爺出的鬼點子，非要殺光我兄弟，袁大人，你評評理，這是什麼世界呀？」

袁棟冷冷道：「我不聽一面之辭，我只奉命抓人！」

屠仁怒罵：「他媽的，也是個不講理的！」

袁棟一瞪眼，道：「大膽，找死！」

屠仁欲出刀，君不邪攔住了。

君不邪道：「袁大人，你把事情弄擰了，咱只是把事情說給你聽聽，可不是怕了你，嘿……怕了你，咱們不會留下來，怕了你咱們早走了。」

袁棟哈哈大笑，道：「狂得可以，狂得可愛，眞是可惜呀！」

「可惜，怎麼說？」

「你如果不是死囚，犯了一身的血案，早被本大人遇上，必把你帶在身邊重用，唉，可惜了！」

君不邪道：「少來！」

牛天剛雙手抱刀，道：「如今話已說完，屁也放過，還是動手吧！」

袁棟忽的一吼叱：「少狂！」

他對君不邪又道：「今日局面，本大人不想倚多爲勝，本大人以爲，抓了你，他三人就走不脫了。」

君不邪也冷笑道：「在下以爲，今天如果殺你姓袁的，便是姓佟的也不放在咱兄弟們的心上了。」

他這話令佟大年大爲忿怒。

但他心中明白，這四個潑皮一個也不好惹。

佟大年冷哼一聲，道：「本大人正等着砍你們的頭了！」

屠仁道：「誰砍誰的頭還不知道吶，兒！」

袁棟已咬牙道：「閃開，看我收拾這潑皮！」

便是牛天剛也只好往一邊退。

君不邪不退，他拄着蛇郎君的老籐杖注視着拔刀而來的七省總捕袁棟。

袁棟一邊走一邊叱道：「你不拔刀？」

君不邪不出聲，他只微搖頭。

忽然間，袁棟揮出一刀，那一刀看上去十分平常，但行家立刻明白袁棟這一刀中含有極厲害的絕招。

君不邪就是一聲冷哂。

只見他的老籐杖疾點，點向袁棟的腕門。

那也是杖上第一個圖案，看上去如同毒蛇襲人。

袁棟無從出刀，他偏身「噫」了一聲。

隨之，他揮刀再殺，君不邪的籐杖展開來了，十二式相連貫，穿刺掃打十分巧妙。

君不邪使到第九式，那袁棟忽的躍彈出圈子，戟指君不邪道：「快說，東方不哭是你什麼人？」

君不邪一怔，道：「什麼東方不哭東方不笑的，你在說什麼？」

袁棟叱道：「你小子少裝蒜，你使的杖法就是那個天天與蛇爲伍的東方不哭蛇杖法，當年本大人領教過。」

他此言一出，君不邪這才知道，蛇郎君原來的名字叫東方不哭呀。

君不邪道：「你好像有點駭怕東方前輩了？」

「哈……」

袁棟大笑，聲震山谷，他忽的

看着手上魚鱗紫金寶刀，道：「那一伕只不過打了個平分秋色，是以本大人回到家中仔細研究，如今已有破解方法，小子啊，你可要小心了，本大人十招之內取你性命。」

君不邪聽得心中一緊。

袁棟又道：「蛇郎君在什麼地方？」

君不邪道：「你死了就會遇見他老人家了。」

袁棟大怒，揮刀直欺而上。

他這一回刀法驟變，逼得君不邪迭遇險招。

佟大年大是高興，只等君不邪被殺死，他就會下達攻擊命令，一舉殺死李凱幾個。

佟大年正在打着如意算盤，忽聽君不邪一聲厲吼，他拔身在半空中。

袁棟吼叱：「你逃不掉的。」

這老捕頭確有幾分能耐，手中寶刀已到了君不邪的足下半尺不到。

君不邪當然不會逃，他也逃不掉，只見他半空中連翻空心觔斗，口中大叫：「大牛接住。」

空中的老籐杖往牛天剛飛去，早被牛天剛接在手中。

君不邪就在此刻落在地，手上便也多了一把寶刀。

是的，火焰寶刀拔在手上了。

不等袁棟追上，君不邪回旋一記怪招，口中厲叱：「劈天門！」

嚄，大白天忽見一片紅光閃現，刀芒中有夕陽的光芒般直往袁棟的頭上罩過來。

「噹」的一聲爆炸開來，在碎芒點點中，袁棟的身子貼地滾，這一滾滾出七丈外的土場邊。

等他站起來，那眞的是一身冷汗又灰頭土臉了。

他急忙看手中寶刀的刃鋒，不由厲叫道：「可惡啊，砍去我的一塊刃鋒啊！」

他又逼向君不邪，道：「你使的乾坤刀法？」

「不錯。」

「你也使出羅漢腿法？」

「不錯。」

「這火焰刀你是從什麼地方得來？」

君不邪道：「由一位前輩相贈，爲的是要宰光你們這批牛鬼蛇神。」

袁棟厲叱：「可惡！」

君不邪一挺胸，道：「我有可惡的本事。」

袁棟道：「也難怪你在這南京地面上囂張跋扈不可一世，原來你習了高人功夫。」

他一頓，又高聲道：「鍊子手！」

立刻奔過來四個手持鐵鏈的捕快。

這四人一聲回應，道：「在，大人。」

袁棟道：「準備拿人。」

四個捕快四邊站，手上鐵鍊「咻咻」响。

這時候佟大年也大聲吼叫：「大家準備鎖人，如有反抗，殺無赦！」

嘩啦啦，四十名捕快有七個在抖動着手中鐵鍊，另外的舉刀準備殺了。

就在這時候，突見袁棟擺動手上魚鱗紫金寶刀正面砍向君不邪。

君不邪揮刀迎上，不料袁棟出刀殺人是虛，下盤雙腿交叉疾掃是眞。

原來他以刀引得敵人注意，下面突然出腿，只要被他踢中，這人非摔倒不可。

人犯摔倒，也正是四條鐵鍊紛紛套來之時。

袁棟帶的四人，各有一套鎖拿人犯的手藝，五人配合，捉拿過許多江洋大盜，黑道梟霸。

此刻，君不邪也幾乎上當。

君不邪撥開砍來一刀，立刻發覺下面有異，他不由得使出羅漢腿法，不但閃過被掃倒之危，尚且在袁棟的膝頭上踢上一腿。

「轟」的一聲，倒地的竟是袁棟。

就見那「咻咻咻」直响得掄在空中鐵鍊，拋到中途立刻便又被收回去了。

君不邪火大了，他厲吼一聲：「袁大人，得罪了。」

只見一團紅光崩現，袁棟猛抬頭，立刻滾地再舉刀迎去，他的臉上已見汗珠子滴下來了。

「噹！」

火花飛濺，君不邪的火焰刀已狠狠的切過袁棟的頭頂，不但把袁棟的一頭長髮削落一大片，便頭皮連肉也被削去巴掌大小一塊，鮮血立刻往外冒出來了。

「啊！」

袁棟大叫，隨之又是一聲怪吼：「佟老大，叫他們亂刀殺呀！」

袁棟邊吼叱，邊往人叢中衝過去，十幾個捕快已阻住君不邪的追殺，雙方立刻狠幹起來。

「殺呀！」

這是牛天剛的吼聲，有六個捕快已把他圍住了。

李凱也閒不下來了，他左突右衝，來回奔殺，就是以他的輕功，不叫衆多捕快把他圍住。

再看屠仁，他已正面對上了佟大年。

屠仁早就要找佟大年幹一架了。

南京城中，屠仁常見佟大年耀武揚威，欺壓弱小，只是那是佟大年的地盤上，他只有恨在心裡。

柳條溝不是，柳條溝已是荒涼地，佟大年這是第二次前來，他以爲來了江南七省總捕「八方野龍」袁棟，就能一舉抓到君不邪四人，而且還多帶二十名捕快，加上袁大人的十二名捕盜名手，應可順利得手，不料，一共來了六十四名捕快的大舉出動，轉眼間只有四十幾個了。

此刻，屠仁雙手持刀逼過來，佟大年也卯上了。

佟大年狂吼一聲舉刀就殺。

「就宰了你這賊死囚。」

屠仁是不回罵的，罵是罵不死人的。

屠仁只出刀，因爲刀才能置人於死。

屠仁出刀是辛辣的，因爲他對刀有研究，屠仁也常說，只要出刀，便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放敵人身上的血，否則寧可不出刀。

但此刻，屠仁雙刀狂刺，因爲他恨透了佟大年，更恨透了這批狗腿子們坑殺了常在山與張川。

佟大年也一樣的拚命，因爲他心中明白，如果他不卯足了勁的幹，只怕今天就完蛋。

江湖上誰也不願意完蛋，佟大年更不願意，是以他總是以守爲攻，並不急於拚命。

一個會武功的人，如果採取嚴密防守，這個仗就有得殺下去了。

屠仁却不願拖延，他忽然轉身往牛天剛那面奔去，他似乎不與佟大年幹了。

屠仁尚未衝近牛天剛附近，他已尖刀挑死兩個以背對着他的捕快。

兩個捕快臨死還瞪眼，不知屠仁何時到了他們背後，敢情死得還眞寃。

佟大年也發覺屠仁以背對他，這也是個絕佳機會，似這種把後背全部暴露在敵人刀前的機會，任何人也絕不會輕易放過。

當然，佟大年更不會放過。

佟大年甚至足不沾地，平飛而起，緊閉嘴巴，怒目直視，手中鋼刀雙手抱，直往屠仁撞去。

山頂上洒下一片金陽，好長好快的一片黑影罩下來，罩向屠仁也越過屠仁。

於是，屠仁冷笑了，他半旋身，左手尖刀在他矮身伏地的剎那間，撥開了佟大年一刀殺，而右手尖刀比之左手尖刀更快地刺入佟大年的的肚子裡了……

屠仁咧着薄薄的雙唇：「媽的，你還是上當了。」

「啊……唷……」

當屠仁的刀旋拔而出，佟大年才狂嗥着摔在地上，激起一片塵土飛揚。

屠仁殺了佟大年，他猛旋身，大聲叫：「在山，張川，我爲你們殺了佟大年啦，哈！」

他這麼一聲叫不要緊，捕快們正在拚命的，立刻回身看過來。

果然，佟大年躺在地上不動了。

「殺！」

有七個捕快不圍殺君不邪了，紛紛往屠仁這邊來了。

屠仁一見大吼一聲：「來得好！」

他舞動雙刀狂烈的迎上去，只一照上面，有個捕快的臉皮被他一刀削去大片，白森森的牙也露出來了。

君不邪以火焰刀去斬六名捕快，此刻他奔向李凱。

「阿凱，穩住，咱們合擊，殺光他們。」

李凱也狂吼：「大牛啊，阿凱叫殺光他們！」

正在掄刀狂殺的牛天剛直回應：「他們一個也逃不了，咱們爲在山哥報仇，爲張川雪恨吶！」

在他的吼聲中，不斷的傳出叮噹聲，又有人被他砍刀砍翻了。

就在這時候，忽的有人指着遠處道：「袁大人撤走了。」

這一聲喊甫起，尚有二十七、八個捕快們立刻不幹了，主帥已逃，副帥已死，誰還有戀戰的勇氣。

逃吧！

二十幾個捕快發足了力氣往柳條溝外逃去，光景只恨爹娘少爲他們生兩條腿。

屠仁與牛天剛要追殺，早被君不邪喝住了。

君不邪道：「對付狗腿子們，咱們出刀有分寸，不合與亂殺。」

李凱道：「這一仗殺得眞過癮呀！」

君不邪却憂心的道：「經過這一仗，江南七省，咱們何處爲家呀！」

屠仁道：「可是走了那個姓袁的？」

君不邪道：「姓袁的七省總捕，想也知道他受傷逃走以後，要如何的對付我們了。」

牛天剛道：「怕他個鳥，兵來將擋，水來土淹。」

君不邪還是愁眉不展的道：「且先回山洞中，過一天咱們還是潛回閻王灘避避風頭。」

李凱道：「那玉獅子……」

他見君不邪拾回老籐杖，又道：「我摸進南京城，如今佟大年已死，情勢上應該有機會去找那件玉獅子。」

屠仁道：「還有個惡師爺，殺了惡師爺，咱們再把玉獅子找回來，立刻遠去南洋，跑他娘的遠遠的。」

他仍然忘不了下南洋。

君不邪道：「看情形再下決定，咱們回洞中去。」

他當先往後山上走，心中塞滿了問題。

他心中明白，與白虎堂短兵相接的時間就不遠了，還有官家。

官家死了那麼多人，豈肯輕易放過他們四個。

君不邪四個人原本不是嗜殺之人，沒有人願意殺人，殺人對於他們而言，那實在是被逼的。

如今君不邪四人就是被逼得只好硬着頭皮幹下去了。

是生是死，也只有把命運交付上天，且看各人的造化了。

* * *

四個人走回後山坡上荒林石洞的時候，牛天剛哈哈笑道：「這一仗大獲全勝，殺了佟大年，爲在山哥、張川二人報了仇，痛快！」

君不邪道：「佟大年只是操刀之人，出點子坑在山哥的却是那惡師爺古來風。」

李凱道：「我正是要去取古來風的人頭。」

君不邪道：「一時之間，咱們就在此暫住。」

他指指一邊堆放的大木箱子，又道：「這些金銀寶物不能被人奪去，也許……」

牛天剛道：「如果咱們離開，最好找地方埋地下。」

君不邪道：「是要找地方先埋下去。」

他對李凱，又道：「去南京城的事，我還是不放心。」

李凱一笑，道：「阿邪，我雖未練到來無踪去無跡的功夫，一般江湖客想同我一拚，還不會放在我阿凱心上，你安心啦！」

他立刻就要走。

屠仁道：「阿凱，快回來呀！」

牛天剛抓緊李凱吼道：「你聽清楚，要是你不回來，我罵你祖宗十八代。」

誰都知道牛天剛的意思是什麼。

牛天剛是要李凱別出事，早去早回。

重重的一掌拍在牛天剛的厚實胸脯上，李凱哈哈笑道：「大牛，這一輩子咱哥兒四個泡在一起定了，老天也拆不散咱哥兒四個，哈！」

「哈……」

四個一陣洪笑，那李凱大步往山坡下走了。

* * *

君不邪與屠仁、牛天剛三人並未閒着。

君不邪拄着「蛇郎君」東方不哭的老籐杖在一道山坡林子裡找地方。

那是要找個地方先把幾大箱銀子埋掉。

屠仁與牛天剛二人在于家大院中找了鋤頭回來了。

牛天剛問君不邪，道：「阿邪，埋什麼地方？」

君不邪上下左右看，他嘆口氣，道：「眞是難找，我想了很多，這地方實在不隱蔽。」

屠仁道：「那可怎麼辦？」

君不邪坐在一塊石頭上，他低頭在思忖。

牛天剛指着于大戶那面，道：「阿邪，那些死了的狗腿子們，要不要……」

「埋！」君不邪忽的雙目一亮。

他對屠仁道：「我想出個辦法來了。」

屠仁道：「什麼辦法？」

牛天剛道：「說出來聽聽，人言：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咱們正好是三個。」

君不邪道：「也是大牛提及屍體，令我想起這個方法來的，哈……應該萬無一失。」

牛天剛也得意的笑了。

君不邪道：「我們就在這斜坡上挖個深坑，先把幾箱金銀珠寶放下面，然後上面壓大石，等到大石頭堆到兩尺高下，弄具屍體放上面，搞成一個墳墓狀，墳前豎上一塊石碑，胡亂刻上名字。」

他得意的一笑，道：「誰會知道死人下面埋着寶？」

「哈……」

牛天剛第一個笑了！

屠仁點頭道：「好好好，這個方法是不錯！」

他領先抓起鋤頭挖起來。

牛天剛另一邊用勁挖，這一片岩石眞不少，要挖深兩丈不容易。

君不邪把石頭堆一旁，三個人幹到天黑才把大坑挖有兩丈深一丈長。

牛天剛累得一身汗，他大叫：「這比殺人累多了！」

於是，君不邪三人抬木箱，一隻隻的堆在土坑下，然後把大石又堆上。

附近死了幾個捕快，隨便拖一個埋上面，又是土又是石頭堆成一座墳。

君不邪找來一塊石頭，他打算用他的火焰刀在石上刻幾個字，想想又怕弄損了寶刀。

於是，他找來一塊木頭削平了，在木頭上刻上字。

君不邪刻的是：「于大媽之墓」。

爲甚麼是于大媽？因爲山前住的是于大戶。

一切妥當，君不邪再看看地方，嘆口氣道：「傳言盜匪埋寶藏就會殺人，如今咱們沒有這念頭，

因爲……」

屠仁道：「咱們都是好兄弟呀！」

牛天剛道：「如果兄弟們能長年在一起，娘的，我寧可不要這些東西。」

他說得十分堅定，看不出有虛假之言。

＊　＊　＊

李凱走了，他走得很快，連夜進了南京城！

李凱第一個要去的地方就是李倩娘開的「快活賭坊」！

李凱不是賭，因爲他知道李倩娘如今與惡師爺古來風拚上，二人打得火熱。

李凱進了南京城，發覺氣氛不一樣，街上行人少，大家低頭不說話。

李凱本想先找上小桃紅的家，問一問爲甚麼南京城中充滿着肅煞之氣，但他以爲先去賭坊看一看。

李凱不用花心思，幾個轉巷間便到了「快活賭坊」的後院外那條小巷。

他不能，也不敢走賭坊前面。

不但是他不能走前面，哥兒四人都不能從前面大搖大擺的走進去，那是因爲賭坊的幾個保鑣人物吃過虧，仇人見面不用打，他們去通報官家就麻煩了。

當然啦，換是從前，常在山同李寡婦扭姘得如膠似漆的時候，他哥兒四個便是賭坊上賓了。

此刻，約莫是二更天了吧，李凱很輕易的越過院牆。

他抬頭，臉上露出個微笑，因爲李寡婦房中有燈光，雖然不太亮，但那也表示着屋子裡有人。

李寡婦房中有人，當然是李寡婦了。

李凱絕對相信那是李寡婦。

從房內傳出的細細聲音，那是兩個人在調情，李凱的手心冒汗了。

李凱有這毛病，每次拔刀，手掌就濕濕的。

他此刻就準備出刀，殺的是惡師爺古來風。

輕悄悄的，李凱把耳朵貼上去，半晌才聽到笑聲。

「嘻！」

「噢……輕唷，戳死人呀！」

「你浪吧……哈……如今是咱們天下了……潑皮們也不會找來了，哈……哦……你扭得妙哇……」

「嗯……」

房中男女在交配，窗外李凱轉到前面房門口，他尖刀一挑，發出答的一聲響，一個閃身進了房中。

內房的門是虛掩，門縫可看到床上面。

李凱當然先看床，他發覺大被下面在扭動，長髮飄飄在上面，男的下面直哼哼！

李凱心中忿怒，個惡師爺，眞會享用，幹的是倒轉陰陽亂折騰。

李凱把尖刀握得緊，慢慢推開房門。

他心中也振奮，惡師爺啊，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了。

他要切下古來風的人頭，抱回柳條溝後山石洞，也叫阿邪他們三人高興。

李凱閃身摸到大床邊，抖然一掌打去，打得正自放浪形骸，難以自制的那個女人倒向床裡，李凱的尖刀已扎在那個閉上雙目，滿臉愉快的男人喉管上。

李凱這是要叫古來風死得明白，才未立即一刀把他的頭割下來。

「姓古的惡師爺呀，你的刀筆坑死我的在山……」

他話才說出口，那女子已叫了。

「他不是古師爺呀！」

李凱這才看清，女的也不是李倩娘。

李凱有些洩氣的再往那男的看去，男的張口說不出話來了，臉色煞白。

李凱細看女子，冷冷道：「是你，萍兒丫頭！」

這萍兒乃是李倩娘身邊的侍女，那男的李凱也認得，他正是賭坊的二管帳。

這是自己人「幹了」，李凱的刀收起來。

他重重的道：「你們這是在通姦呀！」

萍兒低頭道：「老板娘點點頭，我們就結婚！」

李凱怒視不敢稍動的二管帳，叱道：「前面二更正熱鬧，你在後院搞名堂，娘的，李寡婦瞎了眼，用你這號狗東西。」

二管帳不過二十五，他期期艾艾的道：「李兄，你找師爺，我知道。」

李凱道：「你知道古來風在甚麼地方？」

「知道！」

李凱忽的把大被掀開來，兩個男女赤裸的露出來。

女的一身細皮白肉長得勻稱有曲線，那男的，一根長槍變了形，好像變成蠶兒了。

尖刀差一點削下他的頭，當然嚇得那玩意兒急急忙忙的收兵躲回老巢去了。

李凱尖刀一指，道：「穿衣裳，帶我去殺古來風！」

二管帳道：「我不能帶你去，因爲那地方是我們老板娘的家呀！」

「李寡婦還有另一個家！」

那萍兒道：「自從你三番兩次找來，老板娘又在三鳳後街買了一幢小宅子，他們……」

李凱道：「不就是在這附近的三鳳街？」

萍兒道：「不錯，很近！」

二管帳道：「我若帶你，我就別混了。」

李凱冷笑道：「好，告訴我，他們在三鳳後街第幾家，他們住的第幾間。」

萍兒道：「第三家，小院也不大，只有三間房。」

李凱道：「好，我且相信你們的話，二位，我走了，你們繼續幹啦！」

他話甫落，人已閃出房門外了。

房中二人再也沒有那種甜蜜蜜的興緻了。

二管帳穿衣裳，那萍兒忽然一個噴嚏打出來。

「哈……嗤！」原來快要冬天了，她光溜溜的在被子外，剛才緊張得不知道冷，此刻有了反應。

她好像從熱忽到涼，感冒了。

＊　＊　＊

李凱與君不邪四人，乃是南京城混大的，城裡城外他們十分的熟悉。

那萍兒說出三鳳街，李凱便知道在附近。

很快的，李凱來到了三鳳街，他進了長巷挨家數，第三家果然有個小院子。

似這樣的小院子，李凱只需扭腰翻滾，人便輕而易舉的到了牆裡面。

他發覺這小院子只不過三丈長兩丈寬，迎面三間，一明兩暗，左右連着別人的房子。

李凱自暗中看過去，只見屋中三個人，兩個男女對面坐，有個侍女站一邊。

李凱雙目一厲，因爲那個男的正是惡師爺古來風。

李寡婦坐在桌子這一邊，兩個人舉杯喝着酒。

李凱知道古來風身邊總是跟着兩個人，那兩人聽說一個叫張彪，另一個石天貴。

李凱以爲這二人必在附近，但他看了四週，並未發覺有疑狀。

李凱抽出尖刀來了。

他這一回絕不再放過這惡師爺了。

他們已殺了佟大年，如今再殺了古來風，總算爲常在山與張川二人報了仇。

李凱已到了門邊，那地方放了一張櫈子，李凱把身子半旋，閃過木櫈，忽然舉刀直往古來風刺殺過去。

李凱的動作夠快了。

他自己也以爲奇快無比，古來風很難躲過。

古來風果然就在桌邊坐着，他的臉上有笑意，但當一團黑影罩進來的時候，那侍女驚呼，李寡婦驚嚇得尖叫起來：「啊……」

古來風却由微笑變冷笑，只見他右手搬起桌子迎上去，右袖猛一抖，一塊絲帕抖向黑影。

他動作之快、之疾，應變之神速，均令人大吃一驚，難道這惡師爺古來風也是會家子？

屋內的黑影正是李凱，他以爲這一回非宰了這古來風不可了。

也許他緊張中帶着有太多興奮，竟忽略了應變的手段，當那放滿酒菜的桌子撞過來的時候，他尚能以左手去攔，去擋，而右手尖刀仍然指向古來風。

也就是這個情況，古來風的絲帕遮住了李凱的頭與臉，等到李凱站定，頓感一片天旋地轉。

他知道上當了。

他也隱約聽到古來風的喝叱。

「還不倒下！」

眞聽話，李凱隨着古來風的吼叫，「咕咚」一聲倒在地上不動了。

這時候古來風走上去，狠狠的踢了李凱幾腿，十分不悅的道：「娘的，怎麼是這偷兒前來，失望啊！」

李寡婦道：「師爺，四個捉到一個了。」

古來風道：「不，四個，我一個也沒捉到。」

李寡婦聽得發笑，道：「眼前不是抓到一個了，怎麼沒捉到？」

古來風道：「娘們，如果眼前捉到的是那個武功奇高的君不邪，便是捉一個也等於捉了四個。」

李寡婦道：「你呀，你把我弄糊塗了！」

哈哈一笑，古來風道：「弄你糊塗在床上，此地你要弄清楚。」

李倩娘撒嬌道：「不來了，這時候還不正經。」

古來風一笑，立刻指着地上倒的李凱，又道：「你難道忘了？兩個月前弄死個常在山，他們四個在姓君那子帶領下，殺了不少官捕，昨日便是佟大年也在柳條溝被他們給宰了。」

他再看看李凱，怕李凱忽然醒過來，又加了一腿踢，踢得李凱吭叱一聲。

古來風又道：「佟大年上報巡撫衙門，上面把七省總捕袁大人由徐州也調來，袁大人功夫高，捉拿要犯有一套，可眞想不到，昨天也差一點沒命。」

李寡婦道：「眞是四個妖精了。」

（未完・十二）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風塵俠侶

上文提要：楊金虎看穿娘親詐病，老父謊稱被蒙面人打傷，都是騙取「錢洞」絕技的計劃，立即離他們而去……他與小原來到賭場，一老婦人以九千萬兩銀票與他倆對賭，如輸了，便要應諾為老婦處理一樁事作為償債，小楊一旁嚴密監視，仍無法看穿老婦的騙術，二人賭輸了，只好隨她來至鎮外履行諾言……



伸援手險遭扼斃　拒婚約身陷牢籠

「阿清……阿清……」

那嗓音中充滿了熱血激盪的深情，和數年生離死別的懷思，感人至深至鉅。

在後面緊追的小楊已忍不住淌下淚水。

儘管他並不知道小原和李清到底情感有多深。

只不過聽他談起李清時的表情，即可測知二人的情感深度了。

男女之情是很難作正確的測驗的。

有很多男女已訂了婚甚至已經結了婚，但他們的情感還沒有一對剛剛認識不久的情人深厚些。

李清衣袂飄飄地站在石坡上。月色下，窈窕的倩影倒映在溪水中。

夜風吹得溪水起波。

她的影子在水中舞蹈晃動，更加不可捉摸。

「阿清……阿清……」

他記得以前總是如此稱呼她的。

李清總是叫他「小野」。

多親切的呼喚。

兩句「阿清」，等於是美好的回憶的導體。

李清震顫了一下，靜止的心湖像一下子激起了驚濤駭浪，她緩緩地迴過身來。

兩人四目相接，千言萬語，一句也說不出來。

「阿　清……　阿　清……　原諒我……剛才的歌……終於勾起了我那封存已久的回憶了！」

李清淡淡地一笑，道：「小野，歲月不留情……」

「妳是說我老了？」

「不是，你以為我們還能像從前一樣嗎？」

「為甚麼不能？」

「小野，你能忘記那些女人嗎？」

「阿清……我對不起妳……」

李清喟然道：「小野，我們還能恢復以前的情感嗎？」

「阿清，這在妳而不在我，從此以後，我不會再浪費一點情感，阿清，妳會恨我嗎？」

「我不會，只不過我有點灰心了……」

「為甚麼？阿清？」

「因為你是我姐姐的未婚夫了呀！」

「阿清，這段婚事是不能成立的。」

「已訂了婚可以取銷嗎？」

「阿清，我們以前可不也有了婚約？」

「那是我們自己約定的，父母尚未點頭。」

「阿清，妳以為伯父母會反對嗎？」

「家父已去世，洞主是姐姐李照的生母！」

「令堂呢？」

「瘋了……」

「阿清，伯母為甚麼會瘋？」

「我也不清楚，反正和李照的母親互相傾軋、交惡有關，甚至有人以為，李照之母會害過家母。」

「阿清，胡葉是不是伯母的忠僕？」

「是的。」

「她很會賭！贏了我，要我去殺李照。」

李清道：「胡大嫂恨李照入骨，而李照也不容於她，因為胡大嫂知道的秘密最多！」

小原道：「阿清，要殺李照也很難！」

「小野，我也不同意你殺她！」

「至少她欺騙我，說是我和她有婚約！」

李清很清瘦，有點弱不勝衣的感受。

小原道：「阿清，妳的心軟，不忍殺她，但她卻想殺妳。」

「她可能以為我們會遇上並拆穿她的謊言。」

「那也不該殺人哪！」

「也許她並無意殺我，只是忌諱我而已。」

「阿清，我以為妳一定比她的身手高些？」

李清搖搖頭，道：「我幾乎不會……」

「妳，那怎麼會？妳的輕功高絕！」

「我只是會輕功而已！」

「為甚麼會這樣，輕功和武功不是同時齊頭並進的？」

「不是。家母未瘋之前，要教我們輕功和武功，卻知道已來不及了，就只教輕功而無武功。」

「『妳們』？還有誰？」

「胡嫂，她和我一樣，只會輕功不會武功！」

小原恍然大悟道：「這就難怪！如果她會武功，也就不須要在賭場中贏錢，而要我去殺李照了！」

小原緩緩走近，想去握她的手。

碰是碰上，但她又縮了回去。

涼涼地，軟軟滑滑地，小原道：「阿清，妳瞧不起我？因為我和那些女人胡來是不是……」

她搖搖頭：「那也不是你的錯。」

「妳也以為不是我的錯？」

「是的，因為你會失去過記憶，而且都是她們勾引你的。」

「李清，本來她們勾引我，我也不會，主要是因為我失去了記憶後稍稍恢復了一部份，很多人欺負我，欺騙我，甚至打我、罵我，我有一種憤世報復的心理，就來者不拒了！」

「我知道一點……」

「況且，她們都志在絕技，」小原道：「武林中死了二十餘的高手，有人放出謠言，說是我殺！」

「這件事我也聽說過，這一手很毒！」

「我會被追殺，甚至有人想生擒我換取巨額獎金，那時危險極了，尚幸不久我就想起了七招絕技的前面一兩招。」

「事實上也不見得是絕技把他們懾服了！」

「對對，而是他們也不捨得我，因為他們想要我的絕技，由硬逼而變成軟的誘騙方式罷了！」

李清道：「小野，我要走了！」

「阿清，妳住在哪裡？」

「那地方很秘密……」

「怎麼？不能告訴我嗎？我可以保護妳呀！」

「我不須你保護，因為沒有人能追上我和胡嫂！」、

李清掠下石坡，真像是大鳥飛掠一樣。

小原追下去，邊追邊叫道：「阿清，我何時可以再見到妳，能不能約定一個時間見見妳和胡嫂？」

「……」李清沒有回答，是奔行太快，還是逆風聽不到，總之，小原越追越遠，她未回答一句話。

小原知道追不上了，停下狂喘。

她說的不錯，當今之世能追上她的只怕太少了。

輕功到了這等境界，的確比武功還管用。

至少可以自保。可是她說「錢洞」的產權鬧雙包是甚麼意思？

好久，小楊才趕了上來。

＊　＊　＊

羅旭和陰美華寃家路窄，狹路相逢。

事實上不是巧遇，而是羅旭非收拾她不可。

羅與秋玉潔等女人組「坤幫」，現在正在籌措，由於陰美華不大支持，就非除去她不可。

陰美華不會賣他的帳。

二人動手之下，陰美華和他差不多。

只有一點，陰美華時間一久，胸部刺痛難忍。

陰美華近來和人動手，都有這現象。

和不太高的人動武，情況好些，對手越高就越痛。

她現在忽然想到，這可能是李照上次為她治好了大小便失禁的毛病後，又為她留下了另一種副作用。

就在這時，齊東海也出現了。

二人夾擊之下，陰美華相信絕

對接不了他們聯手的十招，立刻找個機會向林中竄逃而去。

此刻要跑也不可能了，不久被擒。

現在，羅、齊二人站在陰美華身邊。

羅旭道：「齊兄，此女很不錯，而妳卻一向不重視外貌，只重視胴體，她正合乎你的要求……」

齊東海不語。

「齊兄，我把她交給你了，就算樂一下子也不錯呀，她是小原的叛徒，也不見容於那些女人，在武林中很難立足，你自管玩，玩不出紕漏來的。」

齊東海道：「你以爲我和你一樣？」

羅旭道：「那我就把她交給你了，你看着處理。」

羅旭離去，他以爲齊東海會要的。

齊東海當然也很想。

陰美華的胴體很引吸人，隔着衣衫，好像青春之淚已經透衣而出了，但是，他和羅旭的確不一樣。

齊東海解了她的穴道，道：「妳走吧！」

「你眞是個大好人！」

「也不能算大好的人！」

「爲甚麼？你不算好人，世上還有更好的人？」

「因爲剛才我也考慮過佔有妳……」

「你還是沒有。」

「因爲我和小原過往交情好些，妳曾經是他的女人，友妻不可欺，即使不是他的妻子也不行。」

「羅旭就完全不同。」

「當然不同。」

「你爲甚麼和這種人在一起？尤其昔年他毀過你的臉。」

「我有我的苦衷，暫時不得不故作親近。」

「你知不知道我爲甚麼很快就支持不住？」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傷？」

「不是，可能李照在我身上又作了手脚。」她說了李照看在小原份上爲她治好大小便失禁之事。

齊東海道：「我來爲妳治治看。」

「齊大哥，那眞要謝謝你了！你要是治好了我的病，我可能會嫁給你！」

「我醜得像鬼一樣，不可能的。」

「只要心好就成了。」

「走，找個隱蔽之處，我來試試看……」

在一個廢棄的瓦窰中。齊東海道：「這兒就可以了。請把上衣脫光。」

「你是說一件也不留？」

「最好如此。」

陰美華爲了治病，只好如此。

她的胴體的確沒有話說，尤其是一個清瘦型的少女，能有這麼對豐隆可觀的大奶子。

「我以爲，李照把經脈移到此處，原先是胃經受傷，使此傷升到胸部，所以用力就會痛。」

「用不用吃藥？」

「看來不須吃藥，試試看吧，陰姑娘也要配合，我的手所到之處，妳的氣也要到達，內外滙會，把那股陰炁驅散而逼出體外……」

齊東海的雙手放在她的胸部上端往下緩緩推動。

陰美華最初很不自然，難以收懾心神。

稍後就穩定下來。

齊東海的手在她的奶子上搓揉輕抓。

她記得小原就很喜歡滿把地握住這兒。

只要握住輕揉，她就會全身熱起來。

陰美華此刻雖激動，但這個人畢竟不是小原，而且此刻是爲了治病，只要治好此病，她要對李照下手，非報仇不可。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齊東海忽然吸她的右乳頭，陰美華大驚之下幾乎想砸他一巴掌。

只不過她立刻覺察到，這不是佔她的便宜。

這是治病的一個步驟。

像古代拔火罐（用一個小瓷罐，燃一根火柴丟入，扣在人的肉厚之處，即被吸牢）一樣，利用火罐內部的熱力和吸力，吸出體內的寒濕及毒。

這種老祖宗留下的方法，對某些病還眞有用。

這種吸吮和嬰兒吮奶是一樣。

只不過嬰兒的吸吮力沒有這麼大而已。

齊東海吸過兩個乳頭後即停止。

齊東海道：「你自己用力試試看……」

齊東海也消耗了體力，自行打坐調息。

陰美華感覺胸部舒服了，立刻施展開來，而且全力演練那七招，結果乳部一點也不痛了。

齊東海還在調息。

事實上治療這病很傷身體，以吸吮乳頭來驅除她體內之創傷，雙重地傷害了他自己的元氣。

就在他調息即將完畢時，忽然有人在他的身後捂住了他的口鼻，這眞是一件突如其來的事。

一手緊捂住鼻，一手制住了他的呼吸穴道。

齊東海驚凜之下，自然十分後悔了。

這年頭作好人也會遭殃。

有很多壞人是利用人類的同情心得手的。

也不要以爲作好事就不會上當，造物者也有打瞌睡的時候。

齊東海倒下時，那兩隻手就收了回去。

是誰？不會是別人吧？

這兒只有他和陰美華二人，還會有誰？

此刻，窰內却只有齊東海一個人了。

他忽然睜開了眼。

原來他被人捂住鼻子按住呼吸道要穴時，就知道人家要他窒息而死，夠恨也夠毒。

這種死法沒有外傷，是很難發現死因的。

於是他即時以深厚的內功完全自我封閉。

在「自閉」的狀態下，和死亡完全一樣。

所唯一不同的是，他以「藏經隱脈」之術，把生機隱蔽了起來。

他此刻一躍而起，對人類又多了一種透視的經驗。

人類一旦爆發出獸性來，比野獸還原始。

「陰美華，我會找到妳的……」

＊　＊　＊

陰美華遇上了小原。

那是在客棧中，巧的是同住在一家客棧中。

小楊在午睡，小原在前面用飯時見到了陰美華。

「我知道你恨我狠毒下賤！」

「以前是的，現在不是了。」

「我十分後悔，當時眞是鬼迷心竅……」

小原打斷了她的話，道：「妳想說甚麼，我可以猜到。」

「有一點你猜不到，齊東海救過我！」

「齊東海？」

「對，李照害我，使我一動武就會痛，他爲我治好了。」

「不是上次我代你求情，她已經爲你治好了？」

「沒有，大小便失禁是好了，但又移到乳部。」

「怎麼？那兒也痛？」

「只要與人動手就痛，而且用力越大就越痛！」

「噢！這個女人……」

「齊東海眞是個好人，比羅旭好得多。」

「他本就比羅旭好得多，見了羅旭可要小心！」

「小原，失去你才知道你的長處，這世上已無人可取代你了，只要你允許我留在你的身邊，寧作奴僕！」

小原搖搖頭，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地！」

「離開你，我就沒有自己的天地了！」

「妳的信用已經喪失殆盡，不可能了……」

小原離開了座位，陰美華沒有再說甚麼。

後悔的確是世上最痛苦的事，因爲後悔即表示無法挽救或大錯已經鑄成了。

陰美華坐了一會就出了飯廳。

她下了決心，不再找小原了，她知道再纏下去對小原是十分不利的。

出了鎮，太陽還好高，決定遠離此處。一路上邊走邊想，沒有絕學時想絕學，有了之後才知道絕學並不是人生最重要的東西。

只不過仍有很多人還在不顧一切地搶絕學。

好像只要有了絕學，就可以要什麼有什麼了。

太陽下山了，走出近十五六里。

這是一個小河岔，河邊有一小舟，但沒有人。

陰美華叫了幾聲無人回應，好在她會操舟，上了舟自行划動，到對岸去，可以說只是一衣帶水。

她到了對岸，在舟上放幾兩銀子就成了。

這是雙槳的舟子，划槳是坐在舟子中央。

要是用櫓，就要去舟的尾部了。

這工夫小舟後部小艙中的艙板輕輕拉開，探出一個蒙面人的頭來，然後輕輕探過身子，此刻伸手就可以搭在陰美華的肩上。

陰美華一驚而大駭，舟上居然有人。

她沒有掙扎，因爲她能感覺到這隻手按的地方及力道，是個大行家，掙扎也許有生命危險。

陰美華停止划槳，道：「是哪位朋友？」

「鬼！」

「我不怕鬼！是新鬼還是舊鬼？」

「新鬼……」

「你是齊東海？」

「嗯……」完全是鼻音，有點冷森的味道。

「你沒有死？」

「妳以爲能不死嗎？」

「你眞的是鬼？」

「哈……」齊東海發出一串冷笑。

「如果我們有仇，你爲什麼救我？」

「對！我們既然無仇，妳爲什麼要我的命？」

「我沒有害你！」

「可是那瓦窰中只有我們兩個人。」

「我在洞口練功，試試看用力

之下胸部還痛不痛？忽見洞外人影一晃，立刻追出。」

「我以爲妳在編故事了。」

「我不是編故事！我說的確是當時發生的眞實情況，追了一會未追上那人，回來一看，你已身絕，我大驚之下，決定再去找那人，再追出自然是追不上的，再次回來，你就不見了……」

陰美華被制，倒了下來。

不久，她被弄入小艙中。

在這兒幹那事是窄了些，却還可以湊合。

一個含恨玩女人的人，和基於愛慕的玩法是不同的。

他一方面要使自己獲得刺激，另一方面却要對方受罪，或者使對方有羞辱的感覺。

總之，他要報復，而且是施暴强奸。

他是一份善意救人，她却恩將仇報。

他以爲可能由於陰美華事前許過願，如治好她的病，她可能會考慮嫁給他之故。

那只是一個餌，治好之後不能守信，只好殺他滅口了。

事情是不是如此呢？

陰美華雖不能反抗也不能出聲，但她很痛苦。

她以前很驕傲，除了小原，她沒有和別的男人。

現在，她已經和秋玉潔等人一樣了。

臨去，齊東海還說了一句話，似乎他們都在表現那種狠毒的報復手段，他道：「只此一次！我對妳沒有第二次的興趣了。」

陰美華不久就自解了穴道。

她以爲有了這事以後，她的人生就有了重大的改變。

她要報仇。

她報復的當然不一定是齊東海。

使齊東海窒息的是另一個人，非常陰險而技巧地嫁禍於她，使她被玩了，人家還一點也不領情。

「是誰？」她假設中有兩個人。一個是羅旭，一個是李照。

李照如此報復是因爲恨她佔了她的便宜，陰美華獨佔小原達半年之久，而小原却又是李照夢寐以求的男人。

要是羅旭，可能是爲了討好李照。

李照不太美，但她會的不止七招，而且富甲天下。

陰美華離開小舟，連走路都很慢了。

＊　＊　＊

小原夜裡往往會一個人到山中唱歌。

他希望引來李清，但一直未見到。

只不過小原很有耐心。

這是個日落月無光之夜。

小原又在山谷谷口唱山歌。不久，有人回應了兩句，但小原一停，對方也停了。小原大喜，這不是李清會是誰？

他循聲追入谷中。

這兒有一片峭壁，壁下有些岩穴。

他在其中一個較大的岩穴中，看到一個人影，那應該是個女人。當然，這女人是李清了。

「阿清，是妳嗎？」

「嗯……」

「阿清，我找得妳好苦……」

「……」阿清不出聲。

「阿清，我可以把這七招再傳給妳，使妳有自衛能力……」他走近握住她的手，阿清依偎在他的懷中。

二人互相摟緊，愛撫自然難免。

再進一步當然就會造成迫切的需要了。

她的手抖顫着去握那伸縮自如的東西。

淑女往往也會有激情的，只有是不是適當的時機而定。

就在這時，隱隱地聽到了美妙的歌聲：

「雪花飛歇，
好向前村折，
行至斷橋斜處，寒蕊瘦不禁雪。
韻絕音更絕，回來共人說，最愛夜堂深廻，疏影佔半窗月……」

也許是由於女方正在衝動而激情，血行加速，心跳加快，就會使聽覺減退或失靈。但小原却聽到了。

這闋詞或這首歌，對他太熟了。

剎那間他明白了一件事，現在被摟抱的這一個絕對不是李清，却在冒充李清，他把她推開了。

李清總是叫他「小野」，她却叫他「阿野」。

「阿野，你……」

而且聲音也不一樣。

「妳眞大膽……」

「我……我大膽？」

「不是嗎？」

「別忘了！我們是未婚夫妻呀！」

「是嗎？請問妳是誰？」

「我是李照……」

「李照，我們以前有婚約嗎？」

「怎麼？訂了婚你都不承認？」

「如果我們訂過婚，妳和齊東海之間又是什麼關係？」

「我和他只是朋友，就像和羅旭是朋友一樣。」

「妳有個妹妹叫李清嗎？」

「你問這個幹什麼？」

「不能問這個問題嗎？」

「當然能問，我是有個妹妹。」

「是同父異母的妹妹嗎？」

「對！」

「她和我有一段感情對不對？」

「那是你們的事，我可不知道。」

小原道：「我要告訴妳，這世上的女人我只喜歡一個人，那就是李清，我希望妳能記住！」

「你是說要取銷我們的婚約？」

「對，口頭上的婚約固然不夠鄭重，但最重要的是，妳說了很多的謊言。」

「我說過什麼謊？」

「第一，妳是齊東海的未婚妻，但妳未說。」

「不是……」

「妳要羅旭和齊東海互拚，說不定也對羅旭有所承諾，就像漢時王允的美人計一樣，要董卓和呂布互拚！」

「你胡說什麼？」

「妳一直在追殺李清母女，因爲她母親是妳父親的外室，妳們母女老是以原配或正統自居。」

「這也不假，小老婆總是有外心的！」

「我看這一次不一樣，有外心的是妳們母女。」

「原野，你要毀婚必須負後果責任……」

小原向洞外一掠，李照自後面撲來。

小原不想把時間浪費在她的身上。

出了洞，疾掠向剛才歌唱發聲之方向。剛才李照的確沒有聽到歌聲，要不她會提高警覺的。

李照的輕功不怎麼高。

她和小原差不多，因爲她未專攻輕功。

只不過小原並未找到李清。

＊　＊　＊

又是一個深夜。

山野中有暗淡的星光。

小原到山中唱山歌，他非找到李清不可。

唱了一會兒終於有了回應，只是很遠，歌聲很低。

正因爲歌聲低，尤其只唱了一兩句，很難分別是不是李清唱的，但小原還是循聲趨了去。

他估計到了少女唱歌之處，叫了幾聲，李清未出現，却出現了另外一些人，這當然並不希奇。

爲首的是羅旭。

其餘的是「三奇」的尙和風及馬東風。

「七子」中除了毛嵩之外全都到了。

另外還有秋玉潔、楊金蕊、金棠和藍芝。

這四個女人，就等於是羅旭的壓寨夫人了。

可悲的不是這些女人，而是「三奇」和「六子」等人。

這些人成名多年，風評也不差，這一次却在「錢洞」絕學的引誘之下，全部現了原形變了節。

「原野，我們請你入伙。」

「入什麼伙？」

「參加『坤幫』！而且請你作副幫主！」

「就是請我作幫主我都不幹！」

羅旭道：「小原，那就別怪我不講情份了。」

「你如果有情份，就不叫羅旭！」

羅旭抬抬下顎，「七子」之六全上了。

小原毫不留情，立刻施出絕學，七招交互使用，儘管對方也用同樣的絕學，但他們只會兩招。

這就差得太多了。

小原全力施爲，也等於是教訓他們。不出十招，倒下三個，重創了兩個。楊啟宇佔了楊金虎的光，只被點了穴道。

這是因爲小原怕他施毒。

羅旭未上之前，四女也上了。

這些女人都比「三奇」及「六子」多學一兩招不等。

當然，四女聯手，非同小可。

只不過她們最多的學了三招，其餘的不超過兩招。

這和會七招以上的人比，當然還是不成。

羅旭一看不成，叫他們退了下來。

羅旭一上，那就不同了。

爲什麼說小原會七招以上呢？自他把七招學完之後，偶爾會有意猶未盡的感受，好像後面還有，到底有多少？却想不起來。

雖然並未想出第八招或第九招來，僅憑這點感受，就比僅懂第七招的人要稍稍高明些。

羅旭以「坤幫」未來幫主的身份自居，非勝不可。

只不過他可以體會到，他未必穩贏。

絕學對絕學，在內力伯仲之下，這勢道是十分强猛的，兩人都必須毫不保留才能自保。

七招循環使用之下，打了近七十五招。

小原砸了羅旭兩掌。

羅旭也砸了他一掌，蹴了他一腳。

其餘諸人在一邊鴉雀無聲地觀戰。

這工夫李照出現了，道：「羅旭，退……」

羅旭乖得很，收招就退。

李照道：「小原，你有沒有改變主意？」

小原道：「我永遠也不會改變

主意！」

李照出了手，她果然比羅旭高明些。

李照是「錢洞」武功的正統，自然細膩正確些。

但是，小原等於後來居上。

他用功，肯用腦筋，當然也有天才。

他的成功絕不遜於李照。

只不過李照是洞主夫婦親自指點的，非同小可。

在六十招後，小原開始中掌失招了。

他要打倒對方，那就難了，差距就在這裡。

八十招後，原野挨了不少的拳掌，却仍未失去抗拒力，且都是皮肉之傷，還能支撐下去。

他在和李照動手之前，已打了近百招。

現在又過了百招。

李照突然路子一變，不再是循環使用七招絕學，可能是第八招出現了。

或者是第九招甚至第十招。

總之，小原從未見過這一招。

陡然的巨變，且小原也消耗了大量的體力，連中一掌一脚，被制住了穴道倒地不起。

四周傳來了鼓掌及叫好聲。

羅旭道：「還是小洞主靈光！」

其餘諸人也跟着奉承不已。

楊金虎當然也跟了來，在一邊窺伺，但無能爲力。

他是個聰明人，絕不會不自量力現身動手。

他那兩下子更不成，要另想辦法才行。

不久，小原被帶走了。

＊　＊　＊

陰美華被齊東海玷汚之後，心灰意冷。

本來她對小原還抱有一線希望的。

現在她自動放棄，今生今世再也沒有資格。

就在這檔口，她在一家酒樓上遇上了舊相識喬賓，人稱「花花公子」，作風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事實却並非如此。

「美華，太久沒見了。」

「是的，你在作些什麼？」

「我一直在找妳，但我也聽到有關妳的一些事。」

「我信。」

「妳現在已經是頂尖高手了。」

她嘆了口氣，道：「以前想絕學幾乎廢寢忘餐，但有了之後才知道那不是萬靈丹。」

「怎麼說？」

「有了反而再也不能過平靜的日子了。」

「的確，人成名了不免有些煩惱。」

「你在忙什麼？」

「忙着找妳，但別誤會，我不是爲了妳的武功。」

「當然！」

「不知道我有沒有資格？」

「何必？你說過知道一些我的事，我已是殘花敗柳，已非當年清純清白的陰美華了。」

「我一直以爲妳還是一樣的。」

「我知道，我已經不配了！」陰美華嘆口氣道：「喬賓，你空負『花花公子』之名，人却很老實，只是在外觀上看來，像風流放蕩，非常隨便。」

「美華，這就是知己的話。」

「太遲了，喬賓。」

「我以爲不遲，如果妳眞的看穿了武林，咱們就返璞歸眞，變成兩個不會武功的普通人。」

「不會武功？」

「對，妳剛才說過，學了高深的武功反而煩惱對不？」

「是的。」

「何不變成普通不會武之人，過平淡的生活。」

「怎麼變？」

「你先爲我廢了武功，然後我再……」

陰美華有點激動地道：「喬賓，我知道你對我是眞心的，而且沒有人比你更認眞的了，但是……」

「不是『但是』，我認定了妳。」

「太遲了，你越是對我好，我就越是不敢那麼做，因爲我有深厚的自卑。」

「爲什麼要自卑，在我心目中妳永遠是神聖的。」

陰美華揮揮手道：「喬賓，來生我一定報答你！」她付了帳，要先行離去，她必須迴避。

因爲她怕喬賓的熱情會烤焦了她。

「美華。」喬賓握住了她的手。

「喬賓，原諒我，我眞的不行了。」

「是不是妳和小原還有來往？」

「絕對斷了。」

「還有別人？」

她大力搖頭，喬賓道：「美華，請相信，沒有妳，今生我不會過得快樂，妳能不能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可以，但你也別抱太大的希望。」

「謝謝妳！美華。」

他們分了手，陰美華感動得眼眶潤濕。

上次楊金蕊還罵她假正經，說她和「花花公子」喬賓在一起過往甚密，那會有清白的身子？

她知道，那對喬賓是一種侮辱。

可是她又不能到處向人解釋，那會越描越黑的。

她對不起喬賓，就不想以不潔的身子投入他的懷抱中。

出鎭不遠，就遇上了羅旭。

「陰美華，『坤幫』還是要妳入伙！」

本來當初陰美華要和那些女人成立「坤幫」的。

後來羅旭和那些女人有染，必然給了點甜頭而控制她們，所以陰美華就退出了，加之她感覺失去了小原是今生最大的錯誤。

陰美華道：「道不同不相爲謀。」

羅旭道：「像妳這種人材，必須網羅，如果不能收爲己用，就不如……」

「不如除去？」

「也不能那麼說，强拉也要拉到手。」

陰美華道：「你一向以『錢洞』的正統自居，依我看你也非正統，也可以說只學了些皮毛。」

羅旭道：「皮不皮毛，試試便知。」

陰美華以爲，一旦被擒，可能失身。

這個人才是色狠，「花花公子」喬賓却掛了個色狠的虛名。

陰美華雖瞧不起羅旭，五十招後却落下風。

儘管落了下風，羅旭在百招內却無法得手。

就在這時，李照又到了。

陰美華知道不行。

只不過在另一方面却放了心，李照一到，羅旭就沒有機會向她伸狠爪了，所謂「焉知非福」。

在李照面前，羅旭非常賣力，在九十招左右時，陰美華一招稍緩而被連點兩穴倒下。

＊　＊　＊

「坤幫」並不是設在深山中。

它只是在九華山山麓，背山面水，景色很美。

此幫表面上是由羅旭負責的。

實際的幫主既非羅旭，也非李照，而且李母。

李照之母也就是「錢洞」的女主人。

當李清之母趙雲卿瘋了之後出走，就是李母霍奇花掌權了，掌權的最大權力是知道「錢洞」的地址。

除了她之外，任何人不知「錢洞」在何處。

「坤幫」初具規模，人手不多。

由於此幫是以女性爲主，男性僅羅旭數人，所以招募女性人手比較困難，迄未超過五十人。

「錢洞」主人霍奇花並不住在「坤幫」中。

她偶爾來一下，問問幫中之事。

今夜來此，正好李照不在幫中，羅旭報告了一切幫務，且說了陰美華及小原等人被俘之事。

霍奇花道：「小原是什麼人？」

「就是前盟主原濟文的兒子原野。」

「是他？」霍奇花皺皺眉頭，道：「他不是學過本門的武功？」

「是的，夫人！」

「他和本幫有什麼過節？」

「啓稟夫人，小姐和她有婚約，但小原不承認而想毁婚，所以小姐把他抓了來，還未發落。」

霍奇花要發脾氣，又忍下了，道：「李照回來叫她來見我。」

「是的，夫人！」羅旭退出，正好遇上剛回來的李照，道：「夫人來了，在等妳！」

李照見了母親也未行禮，道：「有什麼事？」

「我看妳越來越沒有禮貌了。」

「不是有『家不敍常禮』的說法嗎？」

「最低的禮貌還是要有的。」

「娘，有什麼事？」

「原野在這兒。」

「是啊！這小子忘恩負義！」

「怕不是他忘恩負義，而是妳把這件事弄亂了，當初和齊東海訂婚以後……」

李照手一揮，道：「娘，過去的事我不愛聽。」

霍奇花挑挑細眉又忍下了。

「娘，您要作太上幫主？」

「我才沒有興趣，我只是有時來看看，妳處理一些事情是否得當？你們畢竟是掛着錢洞之名成立本幫。」

「娘，我知道，妳最關心的是趙雲卿那個女瘋子對不對？」

「當然！」

「我一直找不到她，却見過李清兩次。」

「我對下一代沒有意見。」

「只不過我恨她入骨。」

「妳要如何處理小原？」

「娘，這事妳不要管。」

「娘過去和原濟文是朋友，總是有點交情，希望不要太難爲他。」

「可是他學了本門武功却叛了我們。」

「當年的事能怪他叛了我們嗎？我相信原野那個小子不是忘恩負義那種人，是這件婚事弄錯了，況且『天門玄功』還不能說是本門獨門的功夫。」

「妳不要胡說！」

霍奇花又忍下了，近來女兒常常不禮貌地咆哮、吼叫，她以爲女兒婚姻不如意，發發脾氣也就算了，但却有變本加厲的趨勢。

她知道女兒喜歡小原，昔年却作了錯誤的選擇，以後想改過來已經遲了，只好叫羅、齊二人火併。

霍奇花也就睜一眼、閉一眼算

了。

現在繼續爲此事胡搞，她就不敢苟同了。

李照又出去了，霍奇花發現了關在牢中的陰美華，道：「妳就是陰美華？」

「是的，夫人！」

「妳是跟誰學的武功？」

「原野。」

「爲什麼把妳抓了來？」

「我也不很清楚，可能就是因爲小女子和原野近一點之故，不知李姑娘抓我來如何處置？」

霍奇花嘆口氣，她知道女兒的手段很毒。

霍奇花有點喜歡陰美華了。至少陰美華很有禮貌，態度也很虔誠。

只不過女兒抓來的人，她也不便干預。

＊　＊　＊

李照來看小原。

小原躺在地牢的乾草上故意裝睡。

「小原……小原……」叫了幾聲沒有回應。

她踢了小原兩脚，小原睜開眼道：「有什麼事，妳是母驢還是一匹母馬？爲什麼踢人？」

「誰叫你裝聾作啞！」

「我見了妳就厭惡。」

「只怕還有比厭惡更麻煩的事。」

「落入妳手，一切悉隨尊便。」

「那你也要認了，除非你說出李清的隱藏之處。」

「妳作夢！」

李照笑笑道：「我會叫你連作夢的機會也沒有。」上去之後在出口處道：「你等着瞧吧！」

不一會，地板和牆角處開了一個洞，冒出水來，這出水口很大，不一會，水就浸過脚踝了。

小原的水性不怎麼樣。在水底就不了盞茶工夫，當水淹到地牢頂時，所有的門窗都被石板封住了。

盞茶工夫之後，他灌飽了水，李照就出現了。

水退之後，他被人救醒。

李照站在他的身邊，似乎在告訴他，這只是開始。

救醒他的人正是羅旭，李照道：「小原，說不說出李清和她瘋母及女僕胡葉的下落？」

小原不出聲。

「如果不說，這種『皮包水』的苦刑還要不斷地繼續下去，直到你能合作說出一切爲止。」

「不必浪費時間，不可能的。」

「小原，命要緊，還是一個女人要緊？」

小原懶得回答。

李照揚揚手，門窗上又發出石板移動之聲。

水又開始流洩了。

滿了之後，小原在盞茶工夫之後又昏了過去。

這一次被救醒，小原不停地咳嗆。

他大叫大跳，形同瘋狂。

李照道：「這次可別被他騙了。」

羅旭道：「對！上次失去了記憶，這次好像是瘋了。」

小原大叫之後又大笑道：「我是半掩門，你們……要不要『關門』？只要二十兩……」

羅旭大笑。

李照道：「別上當，他可能是裝的。」

「不會的。」羅旭道：「我自有分寸。」

小原一會又掩面而笑，道：「你們能不能把我的老婆找來，她失踪了，她的名字叫喇叭花！」

衆人又是一陣大笑。

這樣鬧了一天，也沒有再用水灌他。

第二天羅旭對李照道：「我有個辦法可以試出他是眞瘋還是假瘋。」

「怎麼試？」

羅旭低聲說了幾句話，李照大笑起來。

這天的晚飯，一個小廝托了個盤子，盤上放了一個扣碗（也就是有蓋子的碗），放在鐵門內地上。

小原去揭開來，就發出臭味。原來碗內是一條屎橛。

小原又把碗扣上，躺在草上唱歌。

此刻亦沒有人在門外觀看。

停了一會有人在門外道：「你爲什麼不吃飯？」

小原道：「你爲什麼不吃飯？」

漢子道：「我在問你。」

小原道：「我在問你。」

漢子道：「渾蛋！」

小原道：「渾蛋！」

漢子吐了口唾沫就把盤子撤走了。

這天晚上再也未送食物來。

現在小原才眞正看出，李照比羅旭還毒。

第二天一早，又都是送這「東西」來。

小原胡叫亂鬧不停，當然也不吃。

到了這天傍晚，後面上端小窗處忽然彈了兩下。

小原本來不敢應聲的。

他知道，這兒的人都很詐，恐怕是試他的。

一個人要瘋不是那麼容易，由瘋變不瘋更難。

停了一會又彈了三下，且有人低聲道：「小原！」（未完・十六）